

張維翰題



雲南文獻

雲南文獻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雲南昆明西山三清閣



目錄

封面：昆明西山三清閣	楊家麟	一
宏揚見義勇爲精神，促進創新發展	陶 鎔	四
救濟雲南地震與緬北火災難胞的要義	本社	七
雲南籍中央民意代表電慰震災區域同胞	資料組	八
雲南西南地震災區紀略	后希鎧	一二
從唐繼堯到龍雲	許維真	三九
唐繼堯與護國之役	譚家祿	六〇
雲南在抗戰中的任務	李拂一	六八
瀛涯勝覽中之「水上」地位考	張 誠	七二
錢南園的一副對聯及其書藝——兼談雲南民風	隴體要遺著	七四
夷族漫談		
台兒莊戰後中六十軍一八四師禹王山阻擊戰	李 佐・趙汝懋・常紹羣等	七九
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改組經過側記	胡以欽	九二
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改組經過側記一文的幾點補充	李文化	一〇二
雲南昆明市大觀樓之長聯解說	施宏謨	一〇六

大理的風花雪月·····	汪祖華	一〇八
濃密叢林捕巨蟒蠻荒隨獵記·····	楊思渝	一一二
阿廬古洞景色·····	資料組	一一三
文山縣城著名的小吃·····	王需文	一一四
雲南打陀螺競技·····	石安玲	一二〇
鎮雄清明·····	熊光勛	一二三
家鄉特產食物·····	李達人	一二四
雲南「蝴蝶嶺」發現人類化石·····	資料組	一二六
雲南出土熊貓化石——歷史溯及四百萬年前·····	資料組	一二六
泰北美斯樂地區種茶記·····	李先庚	一二七
爲濟助泰北難胞而奮鬥的陳友旺·····	譚偉臣	一二八
泰北四少年一夜鄉心，來台費周章多謝恩師·····	林念平	一三四
捐資教學誨人不倦——李先庚的愛溫暖學子心·····	轉載	一三五
迤南三氣·····	雲耀宗	一三六
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	齊邦媛	一三九
修築滇緬公路與龍陵縣淪陷日寇之經過·····	李毓枝	一四四
花燈歌舞·····	雲耀宗	一四六
雲南民歌·····	資料組	一四八
邊荒老兵·····	思渝	一五二
探親雲南行·····	楊默寧	一五八

返鄉探親記	李淑英	一六三
從昆明之行談到當前大陸工作的方向	王坪	一六八
張三丰行狀	王人品	一七一
一代名將舒子光將軍	傅金泉	一七四
懷龍體要先生	申慶壁	一七七
憶舅父隴體要——致楊宇光先生函	楊煥花	一七八
陳廣深先生行狀	追悼會	一八〇
大哥李祖科	趙懷志	一八二
祭周世顯文	李鍾廷	一八六
憶玉石翡翠名商人廿六	周經綸	一八八
昆明文訊(一)	常紹羣	一八九
昆明文訊(二)	張誠	一九四
高雄市雲南同鄉會之誕生	本社	一九八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七十七年會務報告	周爾新	二〇〇
雲南旅台同鄉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二二〇

宏揚見義勇爲精神，促進創新發展

楊家麟

民國四年，袁世凱妄自稱帝，我雲南以一貧瘠省區護國起義，推翻帝制，再造共和。這種只問是非，不計利害，冒險犯難，見義勇爲之精神，深入全省人心。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雲南即以多年訓練之精銳部隊，開往前方，投入戰場，臺兒莊之役，扭轉戰局，而傷亡之重，令人心驚，厥後雲南更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我遠征緬甸大軍，克盡軍事基地，對外孔道之使命，亦即見義勇爲傳統精神之再度發揚。

大陸淪陷，我雲南同鄉紛紛外來，目前在台同鄉約三萬人，在泰國者近十萬人，在緬甸者可能有三四十萬人，而散居東、南亞，歐美各國者出不計其數。國人習於安土重遷，倘非重大災變，不願輕易離鄉，而今相率外移，奔向自由，構成此一動亂時代的「流離圖」。

我外來同鄉，大都賦性敦厚，關懷鄉情，重視鄉誼。台北雲南同鄉會於四十年代成立後，經歷屈理監事、理事長與總幹事之共同努力，目前已成為同鄉聯繫之中心，後來桃園、台東、台南、高雄等同鄉會繼續成立，各地同鄉便於就近參加，近年各同鄉會間之聯繫，亦漸增加，共同發揮服務功能。

從台北市與各地同鄉會的工作活動中，可以看出我旅台同鄉具有濃厚鄉誼與見義勇爲的傳統精神，茲試舉例，略述如下：

(一)集會聯誼參加踴躍，台北市雲南同鄉會每年均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雲南護國起義紀念，農曆正月初二舉行新年春節團拜，另外還有各種小型集會，同鄉參加甚為踴躍，足見大家樂於相見，重溫鄉情。

(二)獎學助學，募集基金，台北市同鄉會設獎學金與助學貸金，獎助優秀青年。目前捐款已達壹佰數十萬元，足見共具培育同鄉子弟之熱忱。

(三)雲南文獻讀者愈多，台北市同鄉會於五十年代發行「雲南文獻」專刊每年一冊，現投稿者愈見踴躍，訂閱、索閱者較前有加，印出數目不斷增多。內容水準亦有可觀，在各省所出「文獻」中頗獲好評。昔顧言武有言：「觀喬木而思故郡，考文獻而愛舊邦」，希望這本專刊，對報導鄉情，增進鄉誼會有貢獻。

(四)勸募會所基金，多表贊助，台北市同鄉會成立之初，並無固定會址，後承張故代表培光先生捐贈其內湖貸建房屋，始有辦公之處。惟因地較偏僻，同鄉往返多感不便。迨於七十四五年間發起募捐，備在市中心購一固定會所，我同鄉熱烈響應，捐款達壹佰貳拾餘萬元，我在台同鄉中，尚無富商鉅賈，捐集此數，實屬聚沙成塔、積腋成裘，彌足珍貴。繼由張邦珍、羅衡兩鄉長將徐州路住宅捐贈台北同鄉會，始有目前辦公集會之固定處所，高風義行，深堪敬佩。而前述之捐款，得以作為繳納贈屋捐稅及歸還內湖房屋貸款與地價之需，符合捐款購屋之原意。

(五)一再捐款救災響應熱烈，今年緬甸臘戌發生大火災。我旅緬同鄉住宅被焚者千餘戶，無家可歸者數人，五所僑校亦成灰燼，台北同鄉會發起捐款救災，同鄉紛紛響應，迅即撥匯前去，得緬幣四十萬元，（約緬幣官價美金五萬元），由災區同鄉代表妥作分配。最近十一月六日雲南西南瀾滄縣一帶，發生七、六級大地震，毀屋十餘萬間，死亡千餘人，無家可歸者二三十萬人。我各地同鄉會迅即響應當局號召，發動捐款救災，獲得熱烈反應，估計捐款將超過壹佰萬元以上，不久即將彙送紅十字會匯交災區。從以上各項捐款的熱烈反應中，足見我在台同鄉深具愛鄉互助見義勇為之精神。

我雲南同鄉大都賦性敦厚，刻苦耐勞，忠於職守，誠懇待人，今後除各自做好本位工作外，尚希發揮合作互助，見義勇為之精神，共同致力於下列諸端：

(一)協助泰緬邊區同鄉，改善生產環境，生活條件與子女教育，對在緬甸同鄉亦應儘可能予以聯絡協助。在泰緬邊區四十多難民村，約有五萬左右之同鄉，被荊棘、墾荒種植，生活甚為清苦，近年經國內有關機關之協助輔導，已增產雜糧、蔬菜、水菓與茶葉等作物，並經大陸救災會輔助，有計劃的修築通往各

村道路，興建電力與自來水供應設備，形成未來改良生產及生活有利條件，今後尚須促請有關方面，制定協助邊區難胞，改善生產環境與生活條件的後續計畫，並提供生產運銷組織等技術協助。對在緬甸之大量同鄉，亦應儘可能加強聯絡及協助。

(二)促進在台，在泰緬邊區，在緬甸經商之同鄉，改進經營技術，擴大經營範圍，提高經營理念及目標，期有部份小店鋪能逐漸變成公司組織，由一地商店變為跨區域連鎖店，具有相當實力的商業，除銷售生活日用品外，並介入農產品及生產用品加工運銷，進一步能從事生活日用品工業之產製，方有廣大前途。緬甸日後可能轉向自由經濟體制行列，增加與附近國家之經貿關係，我雲南同鄉在緬泰地區，頗有地利人和之便，如有人能把握時機運用資源，當有發展機會。政府撤台，我沿海地區來台工商人士，初時赤手空拳，從事小規模工商經營，後憑其經驗及智慧，逐漸擴展為大中型企業，並成為工商界知名人物，屢見不鮮，我雲南同鄉不宜妄自菲薄，墨守成規，應互助互勉，從事發展。

(三)重視教育培養人才，人才為一切事業之母，我們應儘可能協助在泰緬邊區及在緬同鄉，改善子女教育，並增加其來台升學機會。泰緬邊區現在台升學之大專生約四、五百人，由緬甸前來者，亦有六、七百人。近年台灣中小企業因台幣升值，工資上漲，成本提高，經營不易。陸續前往泰國投資者，聞已逾二百家，投資金額逾十億美元。此等投資廠商，亟需懂泰語、英語與國語而有工作經驗之青年。我由邊區來台升學，在大專畢業並在台灣工作有相當經驗者約數十人，具備上列條件，聞已成為優先羅致對象，教育功效由此可見。我在台同鄉條件較佳，應儘可能重視子女教育，期有成許多有專長高水準之同鄉人才。近年已有若干在美深造，在科技學術上有優良水準，受聘回國服務，為各方所重視者，足見我同鄉應共同朝此方向，促進發展。

救濟雲南地震與緬北火災難胞的要義

陶 鎔

今年中國同胞發生兩次重大不幸事件，一次是在雲南與緬甸邊區瀾滄一帶爲中心的大地震，一次是在緬北臘戌地區發生的大火災。兩次災難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都是非常慘重，所以引起各方重視。並展開救濟工作，在此本人願對此項救災問題提出意見數點於後：

甲、先將兩次災情說明

(一)雲南邊區地震災情簡述：

據來自中國大陸及曼谷與香港的消息報導得知於本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九時左右，在雲南省瀾滄縣和緬甸孟良爲中心地帶發生大地震，其強烈程度到達芮氏七點六級。並且連續十餘次，震動範圍波及附近十四縣局，就是昆明也有感應。災情所造成死亡人數在五千人以上。傷者在二百萬人以上，房屋倒塌全毀者達五十萬戶，半毀者逾一百萬戶之多。因爲在山區交通極爲不便，救濟品運送困難，又恐懼還有再次地震發生，災民不敢進入破舊房屋，只有另建戶外簡漏草屋或宿於郊外帳蓬內，饑餓交迫，不堪想像。

(二)緬北臘戌區火災情況簡述

自中國大陸雲南省於民國三十八年冬陷入中共暴力集團統治後，大陸同胞爲反共而遭迫害逃入緬境避難者，估計在百萬人，僅以緬北臘戌一地即有十萬人以上。可是事出不幸，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臘戌區之難胞三萬戶簡漏住宅，竟發生火災，一日間化爲灰燼，死亡人數在四百餘人，受傷者近萬人。至今仍無家可歸，流宿郊野者二萬五千餘百人中小學四所全毀，青年學子五千人無校進修，仍在失學，亟待救援。

乙、我國朝野對兩次災難的救濟措施

(一)對雲南邊區大地震的救災工作：

台灣方面就大陸與香港等地得知本年十一月六月在雲南邊牆瀾滄縣和緬甸孟良一帶發生大地震後，十一月七日與八日消息，死亡者在九百餘人，傷者在二萬人以上，房屋倒塌者十萬棟，全毀、半毀者五十萬棟以上，詳細傷亡人數及房屋倒塌者因交通困難，不易得知實情。尙待調查統計。北平方面中共政權得知地震災情嚴重，曾向聯合國呼籲救濟。我方中華民國在台灣首先有中國國民黨發動救濟，通知各級省市縣黨部推動，民間團體與個人多紛紛響應，樂捐，交紅十字會及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同辦理轉往雲南邊區救濟災胞事宜。在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亦積極響應，先由理監事諸君自動捐款，各捐台幣壹萬元或伍萬元不等。並登報及分函在台灣若干縣市雲南同鄉會，多做募捐救災工作。預計在台可得台幣壹億元。

(二)對反共難胞在緬北遭火災的救濟工作：

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有中國大陸爲反共遭共黨迫害逃居緬北臘戍地區的難胞約五萬人的住宅，竟不幸遭受火災爲害，所造成的苦難，雖有當地愛護反共難胞的華人領袖羅星漢先生呼籲緬北華僑同胞協力救助，但因緬甸政府所採行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二十餘年已使緬甸變爲極貧窮落後地區，不僅緬甸各民族窮困不堪，連華僑亦成求溫飽不易，因此經數月勸募僅得緬幣伍萬元，約合台幣貳拾伍萬元，緬北受災難胞向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和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求救，僅得各捐壹萬美元救濟費。另由僑務委員會向在緬華僑勸募獲美金六千二百元，如此區區之數，受難者每人所得不過壹美元，無濟於事。言之大爲感歎，爲求使緬北受火災後無屋可住流離郊野之三萬難胞早得安身之所，及五千無校讀書之學生，當地難胞領袖羅星漢先生於今年八月二十四日來信給本人，望聯合在台雲南同鄉向政府與民間慈善團體求助。本人曾請立法委員友好五十人連署向行政院作緊急質詢，呼籲撥專款交國際紅十字會代辦妥善救濟緬北火災難胞事宜。本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至八月三十日覆文，略謂救濟緬北火災難胞事，已由僑務委員會及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各捐壹萬美元，惟因緬甸是社會主義國家，我方救濟恐難辦理爲由，故未先撥專款。至於在台北雲南同鄉已集會商討捐款台幣柒拾萬元，設法轉滙緬北辦理救助事宜。並由中央民意代表數人與本人同往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和政府有關單位商洽撥款救濟，引爲憾事者，迄今尚未有實際救助行動。

丙、救濟大陸災胞與復國的重要性

(一) 光復大陸工作需要多方力量配合：

光復大陸國土不是僅依賴軍事工作，是多方面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工作的配合。也就是先要用七分政治上的心戰，獲得大陸同胞多數人的歡迎與希望，然後才說到三分軍事的運用來配合。因此在今年十一月六日當雲南省瀾滄縣與緬甸接壤地帶發生大地震之後，消息傳到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即決定發動此間同胞捐款救濟，獲得良好反應，捐款交國際紅十字會去作實際救濟事項。惜未向全台灣發動人民慷慨解囊捐款救濟，作到高度同胞愛的熱忱表現。更有慨歎者，對緬北臘戌地區於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所發生之火災，爲害之大幾與雲南邊區大地震相若，可是此間未曾發揮高度同胞愛與同情心，捐款救濟爲數頗微，亟待設法開展。

(二) 大陸災胞得到救助是我復國的強大力量：

雙方決戰的勝敗，心理因素至爲重要。我中華民國政府遷來台灣，經三十餘年的艱苦奮鬥已將台、澎、金、馬復興基地，建成富庶繁榮，爲世界稱頌。並爲中共稱道，有「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之說，反之中國大陸在中共暴政統治下，三十多年來仍在貧窮落後，人民均對中共所行之馬列共產制度普遍反抗。當此大陸發生大災難時，我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人民能把握此時機，擴大運用救災工作，所收獲大陸同胞向心力是無比的偉大，也就是促成中共暴政早日滅亡的要道，切望在台同胞特別重視。尤其在台雲南同胞更當加倍努力，擴大此種救災工作，以報國家。成爲與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另一種偉大貢獻。

雲南籍中央民意代表電慰災區域同胞

本社

【台北訊】雲南籍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關心發生在雲南各縣市的震災、傷亡衆多，損失慘重，於本日（十七）假本市徐州路雲南同鄉會館集會聽取簡報到邱開基、裴存藩、陶鎔、蔣公亮、后希鑑、楊德明、李拂一、楊世麟、申慶壁等多人，推李拂一擔任主席。會中咸認此次震災運動，自執政黨中央號召之後，全國熱烈響應，國際重視，參與救災的國家，多達十餘國，為過去所少見。我應切實推行。在表達方式上，也應加以研究，應揚棄憐憫與施捨的舊觀念。使受者真正感覺出同胞之愛，手足之情，不能與國際救濟相同。會中決定響應這一救災號召在服務處所，及居住地盡力推動，並決定推申慶壁撰擬慰問雲南震災各市縣同胞電。並略述熱烈救災情況。電文如後：

慰問雲南震災各市縣同胞電

雲南省震災地區各市縣同胞均鑒：驚悉連續地震，傷亡衆多，損失慘重。我雲南旅居台灣同鄉，無不視死傷之鄉親為己親，引鄉友之苦，為切膚之痛。紛紛向服務機關學校之同仁，居住地區之鄰舍，請伸援助之手。台北、高雄、桃園、台南、花蓮、台東之同鄉會，亦在積極推動之中。而台灣地區之同胞，亦有發自真誠之關懷，摯愛之表露。加以執政黨李主席登輝及中央之登高一呼，處處表現熱忱樂助之舉，人人均有己飢己溺之意。旬日以來，目所見者，十分關切之情；耳所聞者，一片援助之聲。我等身歷其境，倍感溫馨。惟望我受難同胞堅定信心，牙關咬緊，一致奮起。本諸「殷憂啓聖」之訓，幸致已助人助之果。願有機返里探望親友時能見「屋舍儼然」，田良池美，氣象一新。相撫怡然而樂，是所至盼。特電致慰！雲南籍中央民意代表叩台北戌洽印

雲南西南地震災害記畧

三個縣一夕間全毀、斷垣殘壁堆砌慘劇
五百萬受災人流離、椎心嚎泣訴浩劫

【本報駐香港特派員江素惠雲南瀾滄縣地震災區現場報導】十一月六日，雲南西南邊界地區發生的強烈地震，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由於大陸的財力物力的不足，已緊急呼籲國際援助，並且在雲南昆明成立了「接受國際救援小組」，同時亦宣佈，凡對災區給予援助的國家和地區，均可派人或派記者到災區實地考察和採訪。記者歷經跋涉，目睹了瘡痍滿目的災區慘況。

此次地震的重災區是雲南西南的瀾滄縣、耿馬和滄源縣，其中耿馬縣和滄源地震強度最大，損失最爲慘重，房屋大部份倒塌和破損，與外界的通訊聯絡中斷，且道路斷阻還未修通，所以目前還不能

由瀾滄前往，據悉，地震使滄源小黑江流域的地形地貌變了形，同時發生山崩與地裂，泥石流堵塞了公路。

由昆明前往災區的瀾滄縣，沒有鐵路火車、沒有飛機班次，只能靠公路，由昆明到瀾滄九百多公里，都是蜿蜒的山間公路，盤山而上，依山臨斷壁，路上又擔心山崩的泥沙土石，這驚險萬分的行程，只有求上帝同行，路上兩天多的汽車飛馳，把心都提在手上，到達瀾滄縣時，地震過後的滿目瘡痍忘卻了路途的辛勞驚險與疲困。

瀾滄縣的重災區是縣城外八十公里的拉祜族自治區，這一代的山區完全與外界隔絕，地震後，救援的共軍才開闢了一條小馬路，這裡六百多名的拉祜族人，死了四百多人，其餘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受了輕重傷。

共軍在此地區搭起了竹木棚子作爲臨時的醫院

，白天可遮遮太陽，但到了夜晚，卻不能抗禦急降的氣溫。

拉祜族人十分的貧困，一般簡陋的土房舍，家徒四壁，三餐剛夠裹腹，有的小孩連衣褲都沒得穿，拉祜族的人不會講漢語，完全無法溝通，只有從其愁容滿面去捉摸他們喪失親人家園的哀痛。

地震幾乎把全村給毀了，地震中不幸死亡的，伴以親人的悲嚎呼喚，馬上予以火化，以免瘟疫蔓延，生還者，一無所有，每人獲得了一套衫褲和一些乾糧。

由於對外交通的阻隔，地震後，已新開闢了「空中救災走廊」，中共空軍派出了七十多架次飛機，緊急空運來了救災物資和救災人員，但空運來的食品還是相當有限，有些居民在倒塌的瓦礫中去找尋剩餘的食物，現在災區除了急需糧食和衣服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房子住，這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中共的財力有限正等待國際間伸出援手。

目前救災人員都趕到了瀾滄縣，在瀾滄縣城裡，可見到一批批的救援隊伍熙熙攘攘的，縣城內大部份的房屋被震損，居民都露宿街頭，運載救災物

資的貨車一輛輛馳往重災區，這個景觀頗有劫後餘生之慨！

自從十一月六日的地震發生後，不斷有餘震，至今已發生餘震八百多次，雲南地震局的負責人稱，在今後一個月內，餘震還將陸續出現，同時不排除還會發生六級左右地震的可能，餘震的不斷出現，使營救工作增加了困難，更由於地震災區山高路遠，交通閉塞，同時也通訊中斷，公路幹線斷裂，至今還是有部份地區無法深入救援。

雲南的這場大地震已導致五十萬人無家可歸，其中有四十萬人要露宿田野山崗，全部的經濟損失達十億人民幣，災民有二百五十萬左右。

據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說，有三十多萬間房屋倒塌，受影響的農民有五十多萬戶，農田毀壞了七十二萬畝，災後的雲南可真要是食無糧了！

雲南這次地震，損失最為慘重的地區是拉祜族、佤族、傣族、布郎族等八個少數民族地區，雲南邊遠的少數民族還是相當的落後，生活貧困，仍保有部分原始的風貌，這次地震所帶來的自然災害，已嚴重威脅到這些少數民族的生活！

中共「國務院」爲了雲南的地震之災，特別召開了會議，成立「領導小組」，部署抗震救災工作，並且提出了目前最急於解決的是災區群眾的吃飯、穿衣和醫療、居住等問題。

一九七六年八月間唐山大地震，整個城市夷爲平地，這個慘痛的教訓，應該有所啓示才對，唐山地震至今已十多年了，大陸的地震預報系統還未能完善的建立，尤其是新疆、青海及雲南等地已進入了新的地震活躍期，大陸的地震學家已提出了警告，今後中共若能少花費人力、財力於攻擊武器的發展，多關懷民生則大陸百姓才能有較好的日子過。

罹難人數不斷增加、

棺木不夠用

【本報特派記者趙慕嵩十八日昆明專電】根據雲南省救災指揮部負責人梁文選今天上午發佈的最新「災況情報」顯示，雲南省邊界地區此次發生的強烈地震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最嚴重的一場空前災難。

——迄至十六日晚間九時爲止，已經發現屍體的死亡人數達七百廿二名。

——重傷人數二千八百廿五名。

——受災總人口五百二十餘萬。

——財物損失高達十億人民幣（約合二億七千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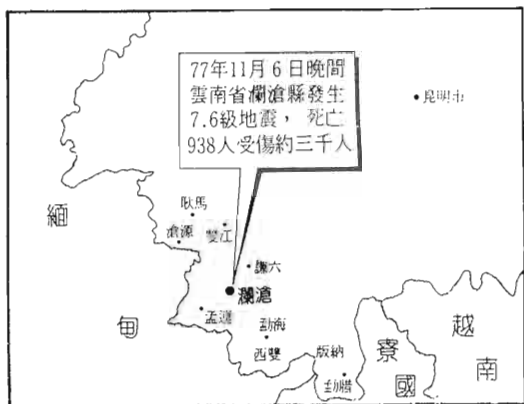
來自災區的救難人員表示，瀾滄縣境的一條繁華街道被震出一條五十公尺寬的裂溝，並且延伸十餘公里長，縣府所在地的中心區形同分割爲兩個地域。這位救難人員又向本報記者透露：災區的整體已全面變形，道路扭曲、壕溝處處，延緩了救難工作的進行。

救災指揮部的醫療官告訴記者，爲了避免瘟疫流行，進入災區的三百廿名醫療人員已將死者屍體迅速掩埋或火化。但因死者人數仍在陸續增加，鄰近鄉鎮棺木供應感到困難。

本報記者從雲南地震局偵測的資料所了解：此次大地震總共發生兩次。

——十一月六日晚間九時三分發生七·六級地震一次。

——同日晚九時十六分又發生七·二級地震一次。
十三分鐘內引發的兩次強震波及了二個縣份：
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耿馬縣和淪源瓦族自治縣。



我對雲南賑災

中共表示感謝

【記者趙慕嵩十八日雲南省昆明專電】中共「總理」李鵬透過「中共人民廣播電台」說：台灣同胞對雲南災民伸出援手，使我非常感動和感謝。」

李鵬說，台灣同胞給與雲南災民的濟助，正是一般同胞愛的發揮，也是骨肉親情的流露。

據了解，中華民國各民間團體的救災專款正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轉送此間的救災單位。

根據本報記者的查訪了解：災區目前最需要的濟助除現金款項外，建築材料（水泥、石棉瓦、塑膠、建材）、食米、食油、鹽也需求殷切。舊衣服及舊鞋襪均謝絕接受。

中國時報 77、11、18

從唐繼堯到龍雲

后希鎧

寶劍光芒征馬壯

救亡多半屬青年

我是雲南人，常常碰到一個問題——唐繼堯和龍雲到底是不是軍閥？

我反問：怎樣才算是軍閥呢？

「下定義」本來是件難事——例如什麼叫做「水」？什麼叫做「空氣」？非經深思熟慮，怎能隨便「下定義」呢？

相同的理由，會唱「打倒軍閥」之歌的人，未必深知軍閥是什麼人物？

唐繼堯和龍雲是不是軍閥？我將如何答覆呢？連「軍閥」的定義也搞不清楚，怎能說誰是不是軍閥呢？如果說有兵的人就是軍閥，軍閥似乎滿街走。假如說軍閥好像土皇帝，洋皇帝更懂蹂躪人

權之道。不過有部電影描繪軍閥「張大帥」，唐繼堯和龍雲好像不是那種人。

問話的人，似乎總是將信將疑；我也祇會苦笑；老實說，大家對「軍閥的定義」，都不能脫口道出；雖經思考，也未見得說的圓滿透澈——祇好「不知爲知之」，反正沒有槍桿子，就當不上皇帝，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元首；例如美國的「權威」，從十三州鬧革命起，便是靠槍桿子搞來的。

究竟「軍閥」是什麼樣人物呢？

依照時下發行最多的一本字典說：「在軍界握有雄厚勢力，自成一派的軍人」，便是軍閥。有一部大辭書說：「民國以來，軍人擁兵自衛，只圖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而不顧國計民生者，稱爲軍閥」。這裏特別指明的是「民國以來」，好像古代便沒有軍閥，或者古代的軍閥，不知擁兵自衛，不知擴張地盤，不知發展個人勢力；古代的軍人都

在照顧國計民生似的。

事實上古今中外，都「出產」軍閥。唐繼堯或龍雲，在那天下猶未出現「真命天子」之前，倒是統率雲南子弟，爲國家出了一些優力，到頭來落得「軍閥之咎」，實在有些不是滋味。我們讀歷史的人，到了檔案不受現實政治干擾之時，總想實事求是，心智才會平衡。現在來談談唐繼堯及龍雲，不是「正是時候」的問題，而是當事人——唐繼堯和龍雲，在現實政治裏打滾，在他們蓋棺之後，我們站在「國計民生」的立場，看看這兩個「不毛之地」的雲南人，是不是也爲國爲民做了一些事？

軍閥是指那樣人物

有人說唐繼堯生有「異徵」，好像在襁褓之中便能領會古人詩句。六歲入塾，若有「宿慧」。雖然沒有說唐繼堯是一位神童，但總是說唐繼堯生來與衆不同。這種說法，應該是寫舊傳記的老調，不足爲訓。

其實，個人憑其才智，未必登天，「時勢」却在製造英雄。

滿清入主中國之後，認同華夏文化，並以儒家思想爲正宗。所以，在漢人的眼裏，滿人雖然非我族類；但是，到了西洋人扣關，連連吃了敗仗之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做學問的子曰詩云之士，對滿人的「異類感」也就不十分強烈了。當時，不管學習西洋的兵學或其他學術，已經成了時尚。換言之，中國的公共權力，從第一個留學生起，便逐漸移轉到「現代人」的手中；光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不得不被推進歷史的後臺。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雲南官方，在廢科舉及選派了留學生出洋留學的命令下，也選派青年出國。唐繼堯就成長在這真正「新舊遞嬗」的時代——唐繼堯十五歲應童子試；廢了科舉，還有什麼前途呢？何況當時的人，除了想在仕途當官之外，尚有救國的赤心，唐繼堯便在家鄉會澤響應清廷留學政策，送到省會——昆明參加留學考試，派去日本留學。

當時，從雲南昆明到越南出海的滇越鐵路未通，從雲南到日本，必須取道貴州、湖南，然後搭船順長江而下，到了上海，再換乘輪船赴日。所以，

從雲南「起旱」(或步行)經貴州到湖南，才搭船去日本，辛苦異常，不是沒有抱負的人所願為。

唐繼堯是不是有抱負的人呢？有人說他想去學師範，有人說他想去學工業；以當時的二分法來說，學師範、學工業都叫學「文」，並不如投筆從戎那樣，才算直接報國。唐繼堯到了日本，接觸一多，便深覺祖國危機四伏，必須要槍桿子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所以唐繼堯改變了初衷，改學陸軍。

唐繼堯初入振武學校，畢業後分發到「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充任「見習」。所謂見習，便是學習實務，算是一名軍人了。見習期滿，才能進入大名鼎鼎的士官學校；學成畢業便取得軍官的資格——回國之後，當然是新軍的中堅分子。

新舊時代遞嬗青年

晚清末年，唐繼堯是真正處於新舊交遞的尷尬人物。他既不能經科舉而做官，要想參與公權力，「革命」自然是捷徑之一。留學回國，可以為官為吏。革命更可左右天下。自一八三九年九月中英鴉片戰爭開始，清廷累戰累敗，喪權辱國，天下譁然

，取而代之的想法，自然容易取得共識，推翻滿清政權，捨我其誰的思想，自然瀾漫在留學生之間。

唐繼堯作如何想？有詩為證：

救亡多半屬青年，痛苦投閒萬里天；

默禱神州多豪俊，暗鋤心地少塵緣。

癡情皓齒歌長恨，抱痛蒼生哭倒懸；

寶劍光芒征馬壯，馳驅大地快揚鞭。

一九〇五年七月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先生當然是領導中心。但是，我們必須肯定——救亡及現代化的訴求，早已普遍存在留學生之間。孫先生到日本去鬧革命，實在是日本多的「明白人」——留學生。這些各省官派的留學生，到日本接受的是「二手」西洋科技及觀念；孫先生帶到日本去的是第一手現代知識及順應世界潮流的觀點，一呼百諾，當然造成時勢。「革命」的呼籲，自然為留日學生所響應。

唐繼堯正是當日的留日武學生，對腐朽進行革命之說，自然跟各省志士一般，欣然接受，也就加入同盟會了。

唐繼堯在他志節上表現兩件事：一是成立「陸

軍團」，這是一個秘密組織，準備以武力推翻滿清政權，就是要用實力去建立民國，所以叫做「革命」。

一是創立「武學社」，這是建立思想體系的學術組織。由於中國一敗於白人英國，二敗於黃人的日本，非常窩囊，被稱為「東亞病夫」——這句話對當時中國青年的刺激，可以說「莫此為甚」。大家都在研究強國強種之道。唐繼堯的武學社，便是提倡「尚武」精神，一反「重文輕武」的歷代朝廷政策。這種「尚武精神」的提倡，恐怕就是唐繼堯被稱為「軍閥」的遠因。

但是，唐繼堯飽受日本軍人的二手鐵血主義的薰陶，頗有英雄氣概外，用現在的話來說，他還是懂得建立大眾「共識」這一套「軟體」。唐繼堯的故鄉——雲南，西毗緬甸，喪於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南鄰越南，亡於法國國民議會撥款的支援。民主不足恃，雲南處於唇亡齒寒的危局，確係事實。

所以，唐繼堯便連絡滇籍留學生，組成「雲南雜誌社」，出版「雲南雜誌」，不但揭發英美虎視眈眈的貪婪，還指責清廷保衛國家之無能；非革命

即不足以自保。說者謂：「雲南雜誌便是鼓吹革命，喚醒雲南民衆的前鋒。」

就是這樣進步的今天，政治家或革命人物要使他們的觀點「成為」共識，除了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外，辦報或辦雜誌，依然是宣傳手段不二法門。從唐繼堯在學生時代便想到辦雜誌這個事實去看，唐繼堯之不是「張大帥」，應該是容易了解的事。所以，唐繼堯參加同盟會，自然不是有勇無謀的武夫行徑，也非夥伴邀約，更不是爲了趕時髦，而是必然有其抱負。

有一次係科先生到淡江大學城區部演講，我也是聽衆之一。他說國父當年教子之道，是鼓勵子孫多讀「學說」著作，閒書是不許多讀的。「閒書」恐怕是指小說之類的書籍而言，讀了是否有益，自有方家論斷。但是，若果西方語文難通，像「富國論」、「物種由來」、「資本論」……等學說著作，就無法涉獵了。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在那新舊交遞的時代，譯本難求固然是一個問題，洋人的學說難受舊士大夫接納，也是事實。係中山先生學貫中西，當然可以開風氣之先，但他的追隨者如唐繼堯

，就難直接深通盧梭或洛克（Locke John）之學。所以，留日學生向舊紙堆中找出路，也是必然的事。

提倡武學新軍中堅

唐繼堯在日本留學時，日本人從西洋學來了洋操，但却從中國學去了安身立命之道。日本軍人才不管民主或獨裁之差異，日本有的名將的戰略思想，據說便與「陽明學說」有關，在日本軍人社會裏，也以能懂陽明學說為時尚，組成了「陽明學社」；「王陽明」就成了一代宗師。

中國留學生以日本軍人為師，染於蒼則蒼，也就學起王守仁來了。所謂知行合一，也就成了唐繼堯行事的圭臬；據說日後唐繼堯之舉大任，便與陽明學說有關。臺北草山的改稱陽明山，誰說沒有原因呢？假如唐繼堯再世，相信他不會反對。戰前日本是一個心懷武力侵略的國家；歡迎東亞各國派遣留學生去留學，不過為了培養親日的高級知識分子，並不想傳授真才實學。在歐洲也有這樣的例子，國家大學的外籍學生，可以請人撰寫博士論文。所

謂深奧的學理，侵略他國的野心，關鍵性的技術門竅，都列為國家機密，嚴格管制。中國留學生似乎不大信邪，偏偏暗中高價購買機密禁書。

日本政府認為「盜購」禁書，茲事體大，便下令嚴密搜查中國留學生，鬧得雞犬不寧。這時，唐繼堯剛從士官學校砲科畢業，本想再考察日本一段時間，也是憤慨異常，跟其他留學生離開日本。

唐繼堯志在振興東亞，也就是希望黃種人奮起，鬥鬥西洋羣醜，共享世界大同。有詩為證：

莫對青天喚奈何，掃開憂憤且狂歌；

壯心百鍊鋤羣醜，寶劍雙飛碎衆魔。

鑄造蒼生新模範，安排黃種舊山河；

澄清事業尋常學，歐亞風雲亦太和。

——東大陸主人言志錄

從這樣的詩章看來，唐繼堯的心地，能說是「軍閥」嗎？

遊韓有感賦詩述懷

假如唐繼堯祇是一名「民國以來」的軍閥材料，憤然離開日本之後，便會逕行回國謀職，做一個

「新軍」的軍官，對上稍息立正，對下虎虎生威。可是，他很奇怪，日本人也學西洋人欺負東亞人來了，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韓國，人民的地位是什麼樣子？日本人怎樣經營這塊跳板？我國東三省受到怎樣的威脅？唐繼堯便取道韓國仁川，進入漢城，親自了解。

唐繼堯自然是以大漢民族的眼光，去看亡日之後的韓國景象。因為韓國在中國人的眼中，情同手足，便有切膚之痛。唐繼堯留有關於韓國的兩首詩，可供後人了解他當時的感受。一首為「游韓感賦」：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
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

× × ×

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
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

另一詩句為「漢城感閔妃事」：

宮苑苑草不成春，慘淡當年舊血痕；
龍劍橫飛歐亞日，仇人肝膽慰英魂。

從這些詩意裏，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熱愛韓國的

傳統。我要在這裏聲明一句：就是「藩籬」不是近代史上的「殖民地」，也不是現代觀念中的「保護國」或「外國」。中國人的「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意義，才能註釋。

唐繼堯在得勢之後，對韓國流亡中國，從事抗日運動的志士，備加照顧。韓國復國之後，曾明令褒揚早已辭世的唐繼堯，說明唐繼堯不但不是「軍閥」，還是真正的漢家兒郎，不愧面對「厚往而薄來」的列祖列宗。

唐繼堯從軍事外交的角度，去考察日本統治下的韓國與東三省的關係，也從政治的角度，去看「殖民地」與東三省的內政問題。從韓國過東三省之後，唐繼堯便在天津停下來，整理他在日本所獲的軍事書籍，並撰寫他考察韓國及東三省的結論。唐繼堯留在日本達六年之久；他在天津翻譯的日本軍書及考察心得，即達二十多種。足見他對學習的用心，對日本擴張勢力之關心。我們必須明白，所謂「考察」祇是一個留學生關心國事的自我行動。所以，我們無法認定「唐繼堯祇顧個人的私利」、「缺乏高超的愛國情操」的指責。他在「奉天車中」

有這樣的詩句：

怪得東方逞虎狼，江山大好醉人腸；

男兒若遂生平願，也應從容併八荒。

邊陲志士關心中土

一個遠在天邊的雲南人，能夠防範英緬法越的威脅已經不錯了，還去關心萬里之外的「中韓日」幹什麼？可見青年時代的唐繼堯，已有「以天下爲己任」的氣魄。「國家事」本來就不是中土人士的專利，邊遠的中國人誰不應該關心國祚呢？

唐繼堯出國之時，滇越鐵路尚未通車，必須採舊式的交通方法，經水旱之辛勞，才到上海搭「輪」赴日。到他學畢歸國之時，滇越鐵路已經通車了。行旅當然方便——從海邊的越南海防，可以直達昆明。但是，在軍略家的眼裏，滇越鐵路在軍事上，就可派上很大的用場。所以，唐繼堯也很樂意取道越南回滇。正如他取道韓國，深入東三省一樣，有考察軍事謀略的目的。但是，令他於心難安的還是生民的痛苦。在「過越南」的詩裏，他是這樣寫的：

萬樹恍榔一曲歌，絳陽溼處過紅河；
江山錦繡蒼生苦，不出斯人奈爾何？

唐繼堯返滇後，做了些什麼事呢？且看他的詩句，便知他的胸懷了：

己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冬旋里途中得句
連年心事繫中華，書劍飄零未顧家；
野老天真眞爛漫，欣然猶自賣茶花。

× × × × ×
危山立馬望西歐，富貴浮雲未肯求；
楊柳千條山萬仞，六年猶記故人不？

× × × × ×
肩輿過處靜無風，流水情多送客蹤；
自喜湖山眞大好，天然形勢胤蛟龍。

庚戌正月（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昆明道中偶成：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
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 × × × ×
雄才幾輩傲崑華，千古功名未足誇；
蔓草他年收拾淨，江山栽徧自由花。

從上面的章句裏，絕對看不出唐繼堯有「本土化」的地方色彩；他朝思暮想的是「中華」，是「東亞」，是「黃種」，是天下「大同」。護國軍打倒袁世凱稱帝之後，唐繼堯遭到汙蔑，恐怕就不能從唐繼堯個人的心路去了解；醜惡的現實政治，便是雲南人連帶受屈的主因。

兒孫自有兒孫福

在我讀小學之時，民國以來的涉外事件，以有關日本的爲最令人憤怒。不管史家如何評斷史實，我們的老師總是說日本欺人太甚，竟趁歐美列強手忙腳亂，急於應付歐戰，無力東顧之時，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約」，逼我國承認……言下不勝憤恨之至；這是雲南起義十年以後的事了。

我們的學校老師都稱二十一條爲「二十一條約」，特加一個「約」字，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後來讀史，好像都沒有「約」字，反而覺得不習慣。現在想來，不管有「約」無「約」，都是欺人太甚。

有人說——假如不是袁世凱想當皇帝，日本就

不會提出二十一條。這種說法似乎很容易被人接受，因爲日本人支持老袁做皇帝，向老袁索償，三歲兒童也能了解這個道理。可是，我們的老師祇說日本欺人太甚，不歸罪老袁。

問題是老袁死後，日本人照樣「欺人太甚」；應當爲何能解釋呢？可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矛頭是指向中國，不論何人當道，日本人都要欺人太甚的——「九一八」就是明顯例子。

袁世凱這樣的人——到了民國時代，還想當皇帝，早被國人否定了；我們要問的是：「假如」老袁各賜一件「黃馬褂」給孫中山和梁啟超，又不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真正立憲，孫梁二人會不會「合作」倒袁？或者其一接受？其反對到底？

但不管怎樣假設，歷史上真發生了兩黨「不言合作」之合作。

袁世凱的排除「異己」，具體說來，就是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的勢力——使這兩「黨」及黨「人」都不能在袁大總統的權力之下生存，在不知不覺中「合作」倒袁。

在事實上鬧分裂的國民黨人，還是執著於共和

，不論孫中山派或黃興派，都在努力「再造共和」。進步黨的領導人梁啟超，也在努力倒袁。「雲南起義」就與兩黨有關了。

有時問題應該從反面去看——除了雲南起義那一批人物之外，海內海外，的確是處處「倒袁」。可以說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倒袁」之聲，便瀰漫在全世界中國人的社會裡，連洋鬼子也說：「若國中無內亂（倒袁革命），則隨時可以實行（帝制）。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這是朱爾典（英使）讓老袁「密談」的記錄。

大總統（老袁）答朱爾典說：「內亂（倒袁）不能決其無，但不至擴大。余可擔保治安之責（平定革命）。惟對外問題，殊為焦慮，不知東鄰有如何舉動？內地治安（倒袁），可保無虞。至東三省及蒙古，實難預料。該處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殺，不論華人為首犯，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

朱曰：「日本勸告（不要稱帝），或係照例文章，至於乘時取利，似亦難言。」

大總統曰：「大隈伯（日）對我駐日公使言：『關於君主主憲事（老袁稱帝），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甚願幫忙一切』。由此觀之，即於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漁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視民意從違。若仍行共和政體，大總統任滿可以休息養老若君主政體，責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勝。」

朱曰：「推辭之故，非責任太重，或不肯放鬆現在權利。查現在各國，不論君主民主，無有如大總統（指老袁之權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權無論矣，即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之權，皆不及也。」

大總統曰：「貴公使此論頗合情理，余處現在地位、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而各部共擔二十分，按理而論，余應擔二十分，而各部應擔八十分，乃為公允。」

朱曰：「若他人擔如此重任（八十分），眠食俱廢矣！」

大總統曰：「余思自為皇帝，不過若干年，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無有不弱之理，是亦可慮。」

朱曰：「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慮及百年以後

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學問閱歷，則王子亦興，平民子弟亦興；若棄家法學問，則又從何興乎？」

大總統曰：「當日提供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胸中，其或百中有一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列也。」

朱曰：「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爾典與美使嘉樂恒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南北和談）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這裡所說的「君主立憲」，是指清廷立憲，並非指袁世凱想做皇帝的立憲；可以說英美使個人都是「保皇黨」的同路人。

從這段「密談」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朱爾典也不贊成袁氏稱帝；咬這洋鬼子一口，說他是袁大

頭的幫兇，似乎與朱氏的「說詞」不符。從這段「密談」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出袁氏稱帝，洋人雖不以爲然；可是老袁「帝迷心竅」，蔑視民意，一意孤行，才會有「中華帝國」胎死腹中的一幕。

總之，袁世凱密謀稱帝，並非「民意」促成；老袁權大心大，才是主因。想封侯封爵的籌安會及受其影響之人，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日本的「勸進」，也不過是推行「漁人政策」。誰在真心「效命」袁皇帝呢？倒是倒袁成風，真有人身許共和，雖斷頭牆，流碧血，也在所不惜。

袁世凱想做皇帝，不過未合時宜的敗筆，屬於個人的狂想；獨夫之莽撞——搞得衆叛親離，羞憤而亡。在歷史上似乎是一件大事；但在政治思潮上，對後世有多大的影響呢？

「貶唐揚蔡」的政治吶喊

雲南起義是什麼？就是「倒袁」成功的一次武裝革命行動。因爲「倒袁成功」，便成了民國史上一次重要的戰役，功不可沒。

「功」是人人都樂意享有的——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爭功之事，史不絕書。祇是「功將罪貶」，便會引起爭議。雲南起義便是一件引起爭議的歷史事件，雖然到了今天，還在貶來貶去；可是「貶唐揚蔡」的老調，很難搞出新花樣。

爭議的重點是什麼呢？

「誰先發動倒袁？」這是時間的先後問題。

「誰主動？誰被動？」這是膽識有無的問題。

時間的先後，膽識之有無，不是辯論家的黑白講，也不是心理學上的問題，而是史實問的有無而已？因為雲南起義是一件歷史事件，無法因個人的喜怒而改變的，柯拉蓉女士可以掀開她的床單給電視記者看：她的龍床之下根本沒有空隙，「躲在床下」之謠，不攻自破。可惜雲南起義的重要關係人，都已物故，再也不能掀起歷史的床單給後死的我們看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認定：史實的先後，膽識的有無。假如「認定」不錯，便可了結此一「公案」。否則，對我們雲南人來說，心情總是七上八下的。

天下文章數吾鄉

雲南起義，又叫擁護共和，簡稱護國（體）。以現代語來說，便是「雲南發動民主聯軍保衛共和國體」，得到各省的響應。獲得最後勝利。

事實上各省紛紛獨立，響應雲南護國起義並非「中國民主終於勝利」，而是袁世凱一死，「稱帝」的主體不存在了，這場反對「稱帝」的戰役便告結束；所以，中國並沒有因「袁氏」的死亡而獲得民主。

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包括政客，認為推翻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仍保有「中華民國」，便是一件頭等大事；所以叫做「再造共和」。「雲南起義」便與「武昌起義」在伯仲之間，因而產生了這樣的邏輯：「假如不推翻袁世凱，中華民國便不存在了」——意思是說：「中國之有民主，全靠雲南起義」。雲南起義是誰發動的呢？

梁任公——啓超先生說：是蔡鍔這個中心人物幹的。

我們先談談梁先生的大作「雲貴首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鏢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的即從余就學。當我國三年辭去雲

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壽安會

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聽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進步黨），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從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爲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

余輩在津原定計劃，欲由雲南潛運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佈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由揭曉速之故也。」（盾鼻集）

爲了避免斷章取義之譏，便將這篇記敘文全文照錄，以窺全豹。假如要我「批解」這篇「報導雲南起義」的記敘文，我就會打若干問號：

「蔡將軍爲何遲鈍如此？到了壽安會發生的「次日」，才去訪恩師共商大計，搞雲南起義的一幫人早就動手了。」

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托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經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

據呂天民（志伊）「雲南舉義實錄」所說：袁氏詭謀「必至實現，惟時機之遲早誰定耳。予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乃先函達滇友羅君佩金（蔡公恩人，亦蔡氏入川之參謀長，雲南人）、李君日垓，趙君伸等，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

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如何耳。予意宜一面造機會，一面乘機會。語。李，居兩君復函，約予東渡。予以東渡愈犯嫌疑，不如直行回滇便。于是遂挈春返……」。

照呂夫民先生的說法，這些「不偉大」的雲南人或亂黨（國民黨）之徒，不是在壽安會之前就進行「大計」了嗎？又在雲南起義之時，傻傻的出了死力；祇落得榜上無名，還受「兩面倒」之謗。這就是說：在壽安會發生之前，全球華人對袁世凱的「皇帝夢」已深知深怨了，就連西洋鬼子也勸袁大總統就幹幹權傾天下的現職算了，還要替鬼孫做夢幹？到了壽安會「次日」才共商大計，是不是遲了一步？事實上「倒表」的人早就各有組織，三三五五，聚論「國非」。眞言之，「倒袁」既成了「風」，採取行動乃遲早之事。梁、蔡、戴三人共商大計，能算「倒袁」的先知嗎？阿門！

二、蔡鐸爲什麼辭去雲南都督之職？跑到北京幹嗎？他的恩師爲什麼教他「虛與尾蛇」？美其名曰：「韜晦」。袁世凱的特務佈滿滇中，文官（軍政

分主）控制雲南，第五縱隊操縱地方武力之時，難道「滇局」就不該「虛與委蛇」？就不能在策略上「韜晦」？必須像「阿Q先生」一樣，直言不諱的搞「倒袁」嗎？雲南人爲什麼那樣笨？眞傻！

三、參加雲南起義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雲南），爲什麼都像機器人一樣？爲什麼都受一個「程式」下的電腦指揮？梁任公便昨這場「倒袁」戰爭的搖控者；在這篇記敘文中，不是說雲南獨立之後一月，貴州怎麼樣？二月後廣西怎麼樣？然後雲、貴又怎麼樣？廣西又怎麼樣？三、四個月又怎麼樣？眞是神機妙算，三國演義中的諸葛孔明，能望任公的項背嗎？眞是「今之古人」。

四假如李烈鈞將軍也有一位恩師，這位受張繼在法國說項，得到法屬越警保護的落難軍人，有了出頭天，雲南起義是不是從蔡鐸一雄變爲「二雄」了呢？是不是現實政治使梁任公的筆下「抹殺」了李烈鈞的功勞？造成了一個唐繼堯挨罵？李烈鈞不提？蔡鐸情有獨鍾的局面？所以，就算到了今天，這檔子歷史公案，還在受人運用呢？

越想問題越多，爲了「解一時之悶」，猶記三

句歪詩，抄錄在此，用供一笑：

天下文章數吾鄉，

吾鄉文章數舍弟，

舍弟跟我學文章……

唐繼堯爲什麼挨罵

論功行償，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也是中國人的「王道哲學」。假如說唐繼堯在雲南起義中，扮演的丑角，罵罵丑角，應該是理所當然。但是，在一般雲南人的心目中，領導再造共和的人物——蔡鐸及唐繼堯，似乎並無軒輊；讀史之後，便發覺「不肯實話實說的人，都在爲現實政治說謊」。

早在幼年之時，便有「聽老兵說洪楊故事」的機會——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正是雲南老兵說「援川」，說「光復」，說「護國」，說「護法」，說「下廣西」的對象。因爲護國打了勝仗，人物又多，空間更廣；連廣東這塊革命策源地，也被護國軍搞下了一塊空間；孫中山先生之「有地立是」，護國軍有無「苦勞」呢？然而，唐繼堯卻左右不能逢源，受盡文人政客的窩囊氣，你說是咎由自取？還

是「不壓壓老唐，怎麼會顯出咱們的威風」呢？

在雲南起義中，唐繼堯真有百非而無一是嗎？

還是吹毛求疵——專找老唐缺點來攻擊唐繼堯？連雲南學校通通關門，把教育經費也挪作護國「軍費」的史實，也得不到論客們的同情——不是雲南「過分」愛國，便是雲南「太傻」。雲南俗語說：「買鞭炮給人燃放」，雲南人做的是不是傻事呢？「滇票」從一元貶爲一角，誰說不是「護國」所賜？在論「護國之功」的文章裡，有幾篇提到雲南財政之窘困？有幾人知道雲南老百姓吃了通貨膨脹之苦——爲的是再造共和？

渲染蔡鐸出京者說：蔡松坡先生是「裝瘋」逃出魔窟的。他們當然不說爲了「政爭」，而是爲了「共和」，松坡先生才在北京街頭「裝瘋」，「抓街上的雞大便吃」。我沒有到過北京，不知當時的北京街頭也像農村的「鄉街子」，滿街放養雞群，雞糞能夠「隨手可得」嗎？蔡鐸出京傳奇早就「訛傳」民間了。因爲梁任公祇說「易裝以行」，祇是「托病」，並未說「裝瘋」。蔡公的秘書周鍾嶽副院長，也沒有在「蔡鐸稱病出京」記中，提到小鳳

仙跟蔡將軍的「過從」——幫助革命。

對蔡鐸出京故事的傳奇誇大，便是對雲南起義的歪曲。這就是說，那些腳踏實地，從事「倒袁」活動的人和事，便被湮埋了。反過來說，不罵唐繼堯，便顯不出蔡鐸對共和政體的忠烈。因此，雲南起義明明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全國性大事，卻被「論客」論來論去，論成了蔡鐸及唐繼堯的功過之爭。粗看似爲「個人之私」，功在蔡在唐，對國家而言，並不重要；袁世凱稱帝不成，才是關鍵。但從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惡戰苦鬥」看來，「貶唐」即所以「揚蔡」；而蔡的背後，還有一個影子——那就是他的恩師梁啟超。梁啟超者，在清爲保皇黨要角，在「民」爲袁世凱之支持者——進步黨之大佬也；在袁氏病斃之後，中國政局究屬「誰黨」天下？尚在未知之天。所以，誇大蔡鐸的大功，便可以增加恩師的政治地位。那麼，貶抑唐繼堯的「心惡行劣」，便是「揚蔡」的反面文章；「雲貴首義」爲何不提唐繼堯及李烈鈞呢？

在雲南起義之前，在進行之時，袁世凱倒斃之後，唐繼堯是不是有可議之處呢？唐繼堯是不是「

完人」呢？唐繼堯有沒有政見上的敵對者呢？

史實就是最好的答覆

一、唐繼堯是有可議之處；不但李烈鈞、呂志伊諸氏吃過「派頭」，而且王伯群早在蔡鐸入滇之前，就跑到昆明談論「活我民國」之事；唐繼堯說：「雲南很窮，財政困難，軍械不足，怎能打垮袁世凱？」一副難色。

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老袁的勢力如日中天，袁大頭不但告訴洋鬼說「治安沒有問題」，稱帝之後誰敢怎樣？事實上搞得國民黨「鬧分裂」，孫中山之從轉入「地下」，必須打腳墨手印（指紋）才能加入「革命黨」。以黃興爲首的國民黨人，又自成一派，以歐事研究會的招牌活動。在「革命黨」發出的第八號通告（一九一五，三，一〇）中，有這樣的句子：「啓者：中日交涉事起，國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實由夫已氏（暗指袁世凱）賣國而來。乃與二次革命有關係者，借此爲舉國一致之美名，有迎機投降者，如何海鳴之自首者也；有恐夫已氏分謗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等之通電國內各報館是

也；有恐受借寇復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認革命爲罪而不認私逃爲罪）急向國人哀告者，如黃興等之通電宣言是也。獨孫先生對於此事默不一言……」從這些話中，便可看出當時的袁大頭，是如何的「威加海內」了。連革命黨也起來闢謠——並未與袁世凱「聯手」。

唐繼堯有多少「本錢」？除了像梁任公所說：「虛與尾蛇」、「韜光養晦」之外，要教唐繼堯「打明鼓，唱明歌」（爆光）去公開歡迎天下志士「反袁」，是不是不識時務？苛責古人？唐繼堯一再向「各方神聖」（志士）乞求，要錢，要槍，要人（鄰省響應倒袁），便是三合軍陣，不是好吃的果兒——「命」不是一「革」就倒的，癸丑第二次革命，殷鑑不遠。唐繼堯到底不是一位神人，在要人無人，要錢無錢，要槍無槍的情形下，袁世凱的魔爪，已伸入雲南，特務或第五縱隊已在雲南佈下天羅地網之時，唐繼堯的堂弟唐三將軍（繼禹）能夠遠赴境外迎接志士，還忍心罵人——排斥共和嗎？雲南人常常說：「擁護共和」是全國大事；所以，不管你「騾子老表」，一律照單全收，就是這

個道理。雲南或唐繼堯並非「倒袁」的「當然主人」。我們說雲南是「一片民主的淨土」，是說我國民主鬥士，爲什麼不去經營雲南？護國軍到了四川，還要教雲南擔任「後勤」，不怪雲南是一個窮省，不說蔡鍔在前線「絕糧奮戰」，卻反咬一口，痛責唐繼堯不接濟蔡公？如果不是蔡公「自想辦法」，這場反袁稱帝之戰，便不堪置想了——雲南真是罪該萬死嗎？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嗎？不是，是一個「揚蔡貶唐」的可笑邏輯。請問——雲南人準備好黃金萬億兩，讓唐公及蔡公去「倒袁」嗎？蔡公既然是「雲貴首義的中心人物」，「中心」到了四川，「想」的是什麼「後勤辦法」呢？

這不是一個歷史公案，而是現實政治污染了史實。除了聽梁啟超的「聲音」外，那些「不偉大的」如李烈鈞、王伯群、周鍾嶽、李曰垓、呂志伊、羅佩金、黃毓成、趙復祥、鄧太中、楊蓁等 有關之人的聲音，也得聽聽，才不會陷入現實政治的醜陋網羅中。

貶唐繼堯的話，雖然到了我們已是成人，還可

以在昆明聽到——那就是雲南人也有人「貶唐」。唐繼堯在從黔督調任滇督之時，人事安排，恩怨頗多；也許是私心引來的怨恨。

有人說蔡公暗藏「手槍」一支，出席五華山反袁會議，唐公因受了袁大頭封爵，不肯倒袁。蔡公把手槍往桌面上一擺，說：「咱們槍是一把，血是一盆；你不倒袁，便同歸於盡。」後來唐繼堯答應出兵反袁，宣佈雲南獨立。這個故事說得有手有腳——說是蔡公使用的手槍，是從黃敏成家裡帶出的。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事呢？唐繼堯假如無心倒袁，「願意穿馬褂」，自然六親不認——既不會讓梁任公先生「遙控」，也不會受一支手槍之脅迫。

早在武昌起義，雲南響應；南北和談之前，唐繼堯便受蔡鐸（在滇任革命後的都督）之命，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出滇支援武昌起義。後來南北統一，袁世凱做了大總統（取得法統），唐繼堯也陰錯陽差，做了貴州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老袁命滇督蔡鐸，黔督唐繼堯去打重慶的熊克武，但在暗中蔡唐二督卻「聯手合作」，出川支援二次革命；表面上還是「服從法統」，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

「虛與尾蛇，韜光養晦」，「應付」老袁。不意蔡鐸的恩師梁啟超做了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蔡鐸也調離雲南，唐繼堯從貴州調回雲南——便是蔡公倒袁把希望放在雲南的主因。也是唐繼堯「虛與委蛇，韜光養晦」，希望蔡公能夠脫險離京，返滇共謀大計的前緣。

所以，蔡唐二人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祇有蔡唐二君自己明白，我們後來之人，替他們作「精神分析」，不是他們有毛病，而是我們多烘於「鄉、黨、黃」的自私。站在國家的立場，我們祇能看實際表現出來的是什麼？正如一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有的可能是失戀，可能是失業，可能是個人的任何因素，才來參加革命；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爲了革命而革命，那就偏離事實了；唐繼堯擁護共和，雲南人作了最大的犧牲，這是一個史實。論客偏要曲解「虛與尾蛇」爲非，不強調「若肉計」之苦，那就是「史論家」在作孽，造成了唐繼堯「很難活」的尷尬之局。

雲南起義與國民黨

袁世凱密謀稱帝，並不「始」於「籌安會的發生」。換言之，在二次革命之前，就有人不滿袁大總統的所行所爲了。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人雖然被老袁搞得東逃西散，反袁之火，應未熄滅。

我們在上面說：一件「蔡、唐、李三雄合作」再造共和的全國大事卻被現實政治污染，變成了一件「蔡唐爭功」的下場。在雲南人來說，便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在蔡公的追悼會上，唐繼堯當衆宣佈——如果一定要說「雲南起義」是誰「首先發動」，應該是「孫先生」。

唐繼堯既是同盟會的會員，也是響應武昌起義，光復雲南的一分子。不管怎樣說，唐繼堯總是受孫先生薰陶的人；所以，譚人鳳記討袁一事說：「……愚見以爲宜遣一使從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與問罪之師……」可見孫先生之徒，還想到雲南尚有一批「同志」，是以「首先聯絡」，可通「獨立」訊息，這是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前的話。

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分裂，孫中山另組革命黨，轉入地下，嚴格紀律，繼續「倒袁」。便有兩

個雲南人受命討袁，一位是軍事方面的鄧泰中，一位是秘密活動的呂志伊。鄧泰中暗爲革命黨的雲南司令長官，明爲雲南武將軍（袁世凱所封）唐繼堯的部下，也就是首先入川激戰北洋軍的支隊長。呂志伊入滇之後，聯絡楊蓁、黃毓英、羅佩金、趙復祥、劉雲峯、申學如、李四垓、趙仲、謝樹瓊等，暗中進行倒袁，深得人心。

這些人是不是進步黨人呢？也不會是梁啟超的死士吧？他們多半是蔡公的部屬或寅友，參加過雲南光復（響應武昌起義）的同志；他們也多半是「孫先生」的信徒。在孫先生遠避日本，深悔不該寄望袁世凱太甚，另組革命黨，準備真刀真槍大幹一番之時，想到雲南還有一班老同志，派呂志伊去聯絡各方倒袁，並非奇怪的事，也不是爲了跟進步黨爭功。

呂志伊在「雲南舉義實錄」裡說：「原乙卯之春，中日交涉（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事起，予獲日京友人（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徒）密函，知袁賊有運動帝制之詭謀……」可見孫先生之「倒袁」，早有此心，早在佈置，並非在籌安會發生之次日才

合謀大計。

呂志伊也不是莽撞之人，在他「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之前，曾函達滇省友人羅佩金、李曰垓、趙伸等先生，「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何如耳……」。

這裡應該說明，唐繼堯有兩重身分，暗中是孫先生的信徒（同盟會），明裡是袁世凱各省都督「政權」後的開武將軍（雲南行政權握在進步黨人任可澄之手），有人罵唐繼堯為「風派」，或許與他的這雙重身分有關。讀了呂志伊的「雲南學義實錄」，可以了解「革命黨」倒袁的艱苦，也可以了解唐繼堯的處境困難，更可以明瞭袁世凱實施了政策「分立」（將軍署及巡按使署）之後，都督已無「軍政一把抓」的大權，唐繼堯之畔有任可澄（巡按使、管政、進步黨）監視。

我們必須明白袁大總統時代，活動最多，鬭爭最烈的就是國民黨及進步黨。梁啟超是進步黨的老大，仍然承繼保皇黨的遺風，支持袁總統；所以，

執政的進步黨（熊希齡內閣是梁啟超促成，梁任司法總長）與國民黨便處於「惡鬭」的局面——這就是老袁為何同意安排任可澄在唐繼堯之畔的答案。

事實上梁啟超也如孫中山一樣，受了袁世凱的烏龍——袁氏志在做皇帝，「事必躬親」，誰也不知袁大頭的悶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國民黨卻早有發覺；但是二次革命失敗後，人心渙散，幾乎亡黨。元氣大傷之餘，手無寸鐵的孫中山來收拾殘局，他的方式也改變了——他認為同黨「聽他的話就好」，同志們不必高談闊論，大家也懂不了多少革命之道，「跟著我走準沒有錯」；一副「龍頭大爺」的模樣，確定袁世凱為革命對頭。梁啟超到籌安會的次日，才與蔡將軍鏢共商大計哩！

這祇能說梁氏受老袁的欺騙較深；但是，反過來說，袁大頭過分重視武力，將文人看扁了。所以，蔡鏢到滇，不必看成個人之功，而是老袁的做法，成了「衆怒難犯」，遲早都會有人揭竿而起的。所以，雲南起義的本質，如果必須一提政黨，便是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在沒有「合作」的口號之下，共同幹下來的「大事」；事實上雲南人在出錢出人

，犧牲最大。爲蔡公或唐公去爭功，算明智嗎？專門去挖蔡鐸及唐繼堯的瘡疤，不是幾近無聊嗎？

梁啓超將雲南起義的「金」，完全貼在自己的臉上，固然好笑。看看雲南起義的「在事人員」，以國民黨籍者爲衆，便說這是國民黨「全力以赴」，也非事實。讀讀呂志伊（天民）的「雲南舉義實錄」，貶唐貶蔡，都是遺老遺少的妄行不足爲訓。

到了今天，還在有人借雲南起義的「一面之詞」，加以「斷章取義」，要在現實政治中發生作用——這種走梁任公老路的打算，能夠有什麼新作爲呢？因爲史實祇能「靠史實」取勝，不是靠「論」可以「黑白講」的。好在雲南起義，不過是民國時代的一件大事而已，去古未遠，資料一天天豐富，已經不是「名家」或「權威」可以壟斷實史的時代了。例如「抗戰」是誰的功一樣，史實就是史實，不容辯來論去；還在企圖將黑的說成白的，祇能怪自己不進步，多烘的頭腦，已經不是以取寵於民智已開的大衆了。

呂志伊「實錄的啓示」

在我個人看來，雲南起義之後，爲什麼會「聚訟紛紜」？原因祇有一個：起於「愚衆可欺」。爲什麼辛亥革命，祇有「誰開第一槍」之類的爭議？原因也祇有一個，就是保皇黨不好爭功，其他黨派還未誕生，談不上爭功。所以，便平安無事。到了袁大總統時代，至少有三分股政治勢力在「纏鬪」，或明或暗，昧於黨派「自吹」的國人，頭暈目眩，不悉什麼是真？不明什麼是假？識者深水摸魚，趁衆人皆「醉」之時取利；無知無識的大衆，反正「國家事，管他娘」，任人偷雞摸狗，是非是白，也就真象不問了。三股勢力如次。

一是袁大頭所說：「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這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滿腦子想的是做皇帝。既看不起搞政治的人，也不把「民意」放在眼裡。那些「蠅營狗苟」之輩，便成爲袁皇帝暗盤上的要員；籌安會諸公，當然是「袁皇帝」精挑細選而來。那麼，執政的袁大頭，便利用公權力來鎮壓異端，公權力成了私權力，也就成了三分股政治勢力之一——因刀槍在握，成爲唯我獨尊的勢力。

一是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反對黨——國民黨人，

分裂之餘，仍不甘心袁賊稱帝。雖如喪家之犬，仍懷推翻帝制壯志，到處尋找機會，趁機革命。

一是執政黨——進步黨頓失政權，已經義憤滿膺，加上籌安會的刺激，便大義凜然，跟老袁翻臉了。

在矛盾統一的「定律」之下，各路英雄向「雲南集中」，並不是什麼「神秘難解」之謎——大家都有「拯救祖國，倒袁第一」的共識，才會千里迢迢，跑到雲南去發難。

但是千萬不要「受惑」——假如唐繼堯不是「真心倒袁」，並與當權派——袁世凱及其特務，進步黨的雲南巡按使任可澄等「虛與尾蛇」，那些革命志士會有那麼傻？跑去雲南去自投羅網嗎？各方神聖是不是對唐繼堯有「信心」？念唐忠於共和？才會跑去雲南倒袁？這樣淺顯易懂的道理，竟使國人為處五里霧中，達半個世紀之久，寧非怪事。

唐繼堯蒙冤五十年，不管他地下有知無知，我認為都是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怪現象」；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耻辱；因為「以訛傳訛」這句成語，竟應驗在讀書不求甚解的「治近代史」諸先

生之身上。

為什麼叫做「讀書不求甚解」呢？

「蔡鍔領導的護國軍，為什麼要冠以一個地方性的形容詞？稱之曰「滇軍」？難道這種「中性」的形容詞，否定了他們的「革命性」也不知察覺嗎？雲南護國軍的革命性，列舉如次：

(1) 滿清在滇的「新軍」推翻專制政體，造成了擁護共和的「時代趨勢」；後來雲南「各界」一致反對袁世凱稱帝，並非任何個人的「英雄事業」，難道還不明白嗎？為什麼要刻意凸出「個人」？

(2) 雲南護國軍是以反對「異族」（滿清）統治的姿態出現；所以，他們稱推翻朝廷成功為「光復雲南」。在漢、滿、蒙、回、藏諸族共和的觀點下，「光復」字樣是不是用的恰當？固然值得推敲；但是，革命黨人在「長期的驅逐韃虜的薰陶下」，說聲「光復雲南」，怎能據此排除革命陣營呢？何況是以「族」為分際，沒有畛域的意義。

(3) 在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革命軍，也像其他革命軍一樣，在「新軍」時代是由北洋軍系統所控制。但是，大多數被北洋軍官控制的新軍，雖然搖身

一變而成共和革命軍，組織系統却未遭破壞；所以，袁世凱依然有「做皇帝夢」的本錢。祇有雲南的共和革命軍才逐殺將領，徹底奪得新軍的指揮權——也就是將校尉各級軍官，絕大多數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因此，這批新軍的特性是「革命」，不是「地區」——雲南；祇能突出他們的「畛域性」，放棄他們的「革命性」，誰說不是革命史上的敗筆呢？「倒袁」之日起應稱「護國軍」。

(4)雲南護國軍雖然以雲南人爲多數；但是，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孫中山之徒，他們的目標是共和革命——爲何領導人是「全國性」的，被領導者也爲「國事」而傷亡，爲什麼不承認是全國性的隊伍呢？刻意凸出他們的「地方性」呢？

換言之，民初「將在滇軍人奪權成功的革命軍「地方化」，便造成國民黨人空談理論，但知問罪中原，缺乏腳踏實地，切實建立革命基地的成算——受袁世凱的「修理」，可以說「咎由自取」。

二、打擊唐繼堯並不等於「削藩」；因爲唐繼堯與黨中央的矛盾，既非政治思潮（民主或專制）問題，也不是領導權誰屬（唐繼堯無打倒孫先生的

野心）的問題；祇是達成民主制度的「策略問題」而已。

唐繼堯認爲護國之役，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並未得到民主。護法之役，同樣採取「敵對」，中國依然沒有得到民主。倒不如採用美國的聯邦制度，劃分中央及地方的職權，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中國的民主政治；所以，唐繼堯很贊同聯省自治（地方自治）的構想。在行動上，唐繼堯一邊在雲南推行民主政治，一邊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各省實力人物掛鉤。

然而，袁世凱死後的北洋軍閥則是主張「武力統一中國」。也就是誰的「手臂粗」，誰就做老大；現在的中國不是這樣嗎？唐繼堯主張聯省自治，是從實踐（護國護法）中求得的結論，也就是主張和平統一中國。

以唐繼堯的觀點，用今天的話來說，祇是一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可是，在國民黨受愚於袁世凱之後，才想到「革命尚未成功」，非自建武裝，掃除一切建國的障礙不可；因而不分清紅皂白，也不懂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分野，更不知「不是

敵人，便是朋友」的哲學，一律仇視，一律稱之曰軍閥，將昔日的信徒，也以軍閥視之。

這種過分中央集權的思想，必然造成自我意識的高張，個人崇拜便甚行於全中國了。不了解和平統一中國的意義，怎麼可以了解聯省自治的好處？今天，海峽兩岸的地方勢力，日越增強，美國式的聯邦思想，雖然沒有鼓吹，甚至避免談論，却在不知不覺中茁壯，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簡單的把唐繼堯歸類如北洋軍閥一般，不會是唐繼堯的錯；因為到了唐繼堯蓋棺空論之時，他反對的「新生事物」祇是中央集權，不是民主制度。除非老唐也贊成壓迫民主、不然，隨便罵罵唐繼堯是「什麼」，也是不符實際的；誰說不是罵大街呢？

有一本叫做「國民革命史」的書，可能是「揣測」有錯誤。作者雖未標明「貶唐揚蔡」的傳統觀點，字裡行間，仍以唐繼堯其人處於「被動」見責。為什麼不將唐繼堯派員與各省「接洽倒袁」之史實正面報導，反說唐繼堯「因候蔡鐸意向」，才成為灰色人物。可見國民黨並未「搶」雲南起義的「鏡頭」，不過是讀書不求甚解之徒，不是以訛傳訛

的妄人，便是安心效勞現實政治的勢利的小丑。雖至今日，「貶唐揚蔡」還在餘波蕩漾；由不得要問一聲：「蔡鐸身在北京，實等幽禁；見說客就要錢，要槍、要人；深感倒袁不易的唐繼堯，為什麼非候蔡鐸的『意向』不可？」如果唐某要穿「黃馬褂」，昆明有的是欽差大臣，唐某要打倒袁世凱，蔡鐸在天羅地網之中；唐繼堯真的沒頭沒腦嗎？

蔡不揚，進步黨實「……空名而已，別無何等勢力之可言。吾人撫今追往，轉不得不嘆賞曩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果有先見之明，賢於吾輩萬萬也……」這才是為何貶唐的真實理由。（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中華新報，「進步黨員之憤慨」。袁大總統之命，赴京「養晦」之後，被唐繼堯「編餘」的軍官們，是如何熱心共和，跟呂志伊「暗中報」，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至十一日）便可看出在籌安會之前，國民黨人是怎樣不顧生死，要「創造時勢」，以拯救民國。同時也可看出唐繼堯在袁世凱的強大壓力下，為何「以假亂真」，達到陽奉陰違，以收「保存革命實力」之效。更可看出蔡鐸應

結合倒袁」的情形。如果說唐繼堯受迫而倒袁，不是受迫於蔡鐸，是受迫於昔時的留日同學諸公及部隊幹部造成倒袁的「氣勢」。呂志伊到南洋去募款，便是「袁世凱乃龐然大物，非一省之力可以推翻，求助於革命之母」的鐵證。可惜國民黨的後死者不察，在編護國史的時候，還在相信幼年所讀的教書，誤導史實。

護國公案到了今天，還在冷鍋裡炸豆，也不過是不平則鳴的道理。如果史實就是史實，在事出力人員都有份；如果國民黨人及進步黨人承認是在「沒有口號」的合作下推翻袁世凱，這場擾攘不休的「史論」還有什麼好論呢？

教科書是雲南人改的。

在我們街上，有一名姓席的老者，因為懂得「地理」（風水），又識文字，大家都很尊敬他。我讀小學，見席家二樓的窗門上，寫著斗大的「唐」字。這時，傳說「唐公」已經吞金自殺過世，唐的勢力不復存在，但席家窗上的「唐」字並未抹去。聽說書寫這個「唐」字的席老先生，在雲南內戰中是支持「唐派」；但是，我們的小學老師對蔡鐸的

「出京」，歌頌得如痴如狂。可見蔡唐二公，在雲南民間，都有「人緣」。

我在昆明新聞界服務的時候，已經是龍雲主政多年了，情形大有不同——蔡唐二公已經變成「唐蔡二公」去了。如果談到「軍中倫理」，蔡先唐後，理所當然。如果以護國論先後，唐既坐鎮後方，發號施令，自然應該唐先蔡後。可惜蔡唐二人均已作古，不知他們舉義之時，有沒有想到歌功頌德的後人，會在這個「排名」問題上作文章。

並非所有的雲南人都是「唐」派；但是，有的雲南人祇願在私下（或不願透露姓名）罵唐繼堯。在正式場合，尤其在紀念「雲南起義」或「護國紀念」之日，都把護國起義之功，歸之於唐繼堯。蔡公不是敬陪末座，而是梁啟超「貪天之功」，歪曲事實，將雲南人流血汗的成果，都歸於他們師生兩人；所以，因為憤恨梁啟超祇提到蔡鐸在雲南起義中的作用，未提到雲南人對共和竭智盡力的辛勞，便對蔡公「淡化」了。

甚於有人說：梁啟超曾要唐繼堯出資七十萬銀元，讓進步黨有錢活動。梁派私下也說：四川前線

戰況（護國）正緊，唐繼堯不肯供應蔡公薪餉彈藥。這種強調蔡唐之間有矛盾的說法，顯然各有漏洞——實際情形如何？大家都不願提——而是「是非一大堆」。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蔡鐸存電唐繼堯：「急口雲南唐都督鑒：昆密。我軍激戰兼旬，耗彈頗多。炮彈現只存二百發，槍彈除原領者悉數用罄外，縱列彈藥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隊紛紛告急，請予補充。逆料在川境內，尚有數場惡戰，務乞飭兵站速配解炮彈三千顆，槍彈每支加發百發，趕運來瀘，不勝禱切。查滇存炮彈為數甚少，並懇向日本訂購兩三萬發，借資接濟。如何？乞示復。鐸叩。」

從這則電文裡，我們可以看出四件事：一、護國軍有必勝之心；二、前方急需彈藥；三、滇境存彈不多；四、主張舉外債革命。如果以蔡鐸過日的秘密借款所需時日而言（用於廣西護國軍），恐怕彈藥還沒有運到前線，袁世凱早就死了。可見當時的雲南，羅掘已盡，才會想到「舉債」之法。然而，艱苦的歲月總算熬過去了；誰知「後人」竟將這種「窮得無奈」的史實，「反面處理」，作為攻

訐唐繼堯的口實。

既然抓破了臉，便找弱點互相攻擊。蔡公不見得是「完人」——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是為約法（護憲）而戰，所以主張大總統死了（袁世凱），應該由副總統（黎元洪，曾參加武昌起義）繼任，為什麼蔡鐸要簽名推荐段祺瑞？顯然違背約法（憲法）。蔡鐸倒袁的目的，不是「護憲」，而是為了權勢。於是，蔡公說：簽名是別人代簽的。

換言之，唐繼堯堅持約法的立場，必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其他主張都是違背約法的。幸好蔡鐸早日蓋棺，得了「擁護共和」之名。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口耳相傳，蔡鐸出川的部下回滇，驅逐唐繼堯遠走香港，是袁世凱餘黨段祺瑞「運動」所造成。

這裡指的百足之蟲就是袁世凱——他雖然死了，但他的勢力並未作糊蝶散；軍閥時代便正式在中國上演了。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對雲南人來說，大家還是忠於史實，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後知後覺，也不認

爲自己的祖先沒有瞻識，心中總是有不平之氣。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紀念日，大家都會想到蔡公及唐公。不論在台灣，在緬北，在泰北的雲南人，他們也不會相信蔡公牽著唐公的鼻子走嗎？

所以，雲南籍的中央民代，不祇一次，也不祇一人，不斷向執政黨及政府有關部門陳情，闡述雲南起義並非蔡鐸師生二人導演的傀儡戲——政府編印教科的先生不察是情，採信梁啓超（政黨宣傳）一面之詞，作爲史料，抹煞了雲南志士的主動性，造成全國的錯覺；甚而版本不同的教科書，互相抄襲，以訛傳訛，殊非所宜，要求回歸正常，以史實爲準。因此，現行的教科書根據史實編成，是雲南中央民意代表多年多次努力的結果，並非國民黨有意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在我們雲南人看來，倒是國民黨麻木不仁；那麼多「黨籍志士」參加雲南起義，死的是國民黨分子，流血的是國民黨分子。可是「以黨治國」的政府單位，還是「懶於查證史實」，聽信進步黨人的「獨佔宣傳」，才會造成雲南人在流血流汗之餘，落得一個「傀儡之勇」的餘憾；時至今日，還要被

遺老遺少「罵大街」，說成「風派」。

我在這裡祇說一句話：「爲了某些政治勢力罵大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實才是最正確的答案。」以雲南起義來說，史料一天天的增加，擔任最後裁判的不是「斷章取義」，不是自說自話的「論說」宏文，而是史料。大陸爲了護國（雲南起義）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之革命戰爭，我看到所出的兩本書：一是「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一是「護國討袁親歷記」。希望對雲南起義有興趣的朋友，設法找來看看——因爲這場近代史上的戰爭「進行」之時，共產黨還未成立，不會偏向某方。可惜的是唐繼堯爲了「反對中央集權，主張聯省自治」；兩黨對他都很不愉快，雲南人遭到城門失火之殃，祇能怪地城觀念加上邏輯頭腦的不靈光了。

林虎之言——可以「攻錯」

寫李宗仁口述傳記的唐德剛教授說，李宗仁老愛談「護國」……，意思好像在說：護國時代的李宗仁，不過是一名芝麻官，高談護國大政幹嘛？

我想問問讀者諸君：李宗仁高談護國，真的

錯到那裡去？真是好管閒事嗎？我想，李宗仁錯不到那裡去。

護國倒袁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發動起來的事，更不是三言兩語便能促成。蔡鐸十二月十九日到達昆明，二十三日唐繼堯及任可澄（袁政府之雲南開武將軍及雲南巡按使）等電袁世凱取消帝制；：，時間不過四、五天，請問任何話劇社；就算有了劇本，在這短短的時日內，能演出一齣話劇嗎？何況真刀真槍的倒袁？

護國之役，除了「雲貴」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參與其事的實例——廣西各級軍人，也是在「醞釀」中完成「護國倒袁」運動；怎能強迫李宗仁忘懷呢？

參與護國運動的人，不論軍職文職，不論職級大小，都投入一份「心力」。所以，老兵談護國、談倒袁，已是南中國人士的興致；因為這是他們生命史上的一段樂章。

林虎在「我與陸榮廷聯繫討袁護國的經過」一文中說：「迨雲南提出起義先決條件（唐繼堯「要人」——須得廣西保證支持）後，即由鈕永建和我

由香港進南寧要求陸榮廷同意。」林虎等完成任務回港，「……突接楊永泰從上海打來密電，報知蔡鐸已脫險離開北京，乘某輪來港，要我們接待他。我們當某輪到港時，就派人把蔡鐸接上來。這時蔡還不知道我們在雲南進行的情況，他只說他對袁世凱做皇帝非常憤慨，因而冒險離開北京，打算入雲南發動討袁，能夠發動一連算一連，不顧成敗利鈍。經我們把在雲南進行的情況告訴他，他大喜過望，說是非出京時意料所及。其時，雲南的情況漸趨明朗化，羅佩金，顧品珍等的活動成為公開的秘密……」。

不知梁任公再生，看了這篇文章作何感覺？國民黨既然分裂了，各人的遭遇不同，感受也不一样。我們祇好用唐繼堯說的話來作結論——「如果一定要說誰發動雲南起義，這個人就是「孫先生」。」

（轉載中外雜誌）

唐繼堯與護國之役

楊維真

一、前言

護國之役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件關係民國存亡的大事，其致成之因素，則是因袁世凱帝制自爲而來。袁氏的帝制運動不僅是民國的一大危機，且爲北洋軍系盛衰之關鍵，日後中國的長期分裂亦可說種因於此，其影響相當深遠。何以辛亥革命後不久，即出現了帝制運動，當然其中問題很多，但不外乎時代背景、袁氏個人意圖、野心政客推波助瀾、國際情勢之變化等因素^①。帝制運動於民國四年達到高潮，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接受了所謂的推戴，承認帝位，並預備五年元旦登基踐祚，帝制運動至此進入緊鑼密鼓之階段。

帝制運動發生後不久，反帝制運動亦積極醞釀。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護國軍起義，國內反袁各派乃結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在內外激盪下，

帝制運動終因各方之反對而取消，袁氏本人亦因此憂憤而死。護國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推翻洪憲帝制，再造共和，這也是其在歷史上之價值與地位。多年來論者對於護國之役聚訟紛紜，於其領袖人物亦臧否不一，尤其對於唐繼堯更是議論最多。本文根據若干資料，試圖釐清唐氏在此役中之態度，並評介其在反袁運動中角色之扮演。文分六段，目次如左：

一、前言

二、唐氏生平

三、雲南護國討袁之醞釀

四、護國軍起義

五、護國之役的影響與唐氏之評議

六、結論

下就各節分述之。

二、唐氏生平

唐繼堯，字冥虞，別號東大陸主人，雲南省會澤縣人，清光緒九年七月十二日（西元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生。其家「累世均以科名顯於鄉里，父爲邑中名宿」②。六歲入私塾，十五歲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員。不久適清廷廢科舉，令各省選送學生出洋留學。時滇省風氣未開，青年學子視跋涉重洋爲畏途，故多遲疑不應召。唐氏則慨然謂人曰：「乘長風破萬里浪，男兒壯志也，何懼爲？況負笈異邦，學成救國，正吾輩今日之責」③。乃慷慨請往，赴省考試，榜發獲中，遂于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派赴日本留學。唐氏由滇起程時，擬學工業；抵達日本後，深知祖國危狀，以「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爲國家效用」④，遂改學軍事。入東京振武學校，時同學二百餘人，唐年紀最小。光緒卅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唐以第一名畢業⑤。畢業後，入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見習，充士官候補生。見習期滿，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爲第六期生。當時革命之說初倡，各省志士麇

集東京，中山先生創設同盟會，士官生多人入會。受到當時革命思潮的影響，唐繼堯很快地加入了同盟會。在校並與同志秘密組織陸軍團，以革除滿清推倒專制爲唯一目的，暇時則常與李烈鈞、閻錫山、李根源、宋綬光等分析時事，研究政情⑥。創設武學社，刊行武學雜誌，提倡國人尚武精神。又見於滇省毗連緬越，情勢危迫，思以文字喚醒滇人，同起救亡，乃與滇省同志組織雲南雜誌，爲開導社會之先聲⑦。

唐氏在校時，除潛心於軍事學術之學習及革命事業之進行外，因見日本名將之戰略，無不得力於陽明學，且日本軍人多具有陽明學之修養，於是復以餘暇研究陽明學說。常與日本陽明學社名士學者交游，窮究身心性命之學，知行合一之說。這對唐氏一生影響頗大，「其後日勲業，得陽明知行合一之學不鮮」⑧，這也是唐氏不好空談，重實力，不重虛名的思想來源。唐氏出身書香門第，舊學早有根底，留東時與李烈鈞、羅佩金等友善，常有詩詞之唱酬，著有東大陸主人言志錄，其志向抱負躍然紙上。光緒卅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唐氏畢業

於士官學校。是時日政府有搜索中國留學生事，蓋日人對於軍事高深學問，多不使中國學生知，留學生乃暗購日本秘密軍事書，事洩被逮，牽連多人^⑨。留東學生多憤然思歸，唐氏亦於此時與滇省同學數人返國。在留東數年中，唐氏不僅學習了高深的軍事技能，砥礪革命的志向，並增益其人格之修養，這對於唐氏日後事業之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唐氏返國。歸國途中，欲順道考察日人經營朝鮮、東北情形，乃取道仁川、漢城、經東三省，沿途關於軍事外交及政治等，無不留心調查。抵達天津後，乃將在日所得重要軍事書及沿途考察結果，譯刊二十餘種^⑩。唐氏遊韓時，見當時朝鮮情勢，曾有「游韓感賦」一詩：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⑪

其詩其情，溢於言表。是以日後唐氏對於韓國復國志士，乃多方支助^⑫。是時滇越鐵路已通車，唐氏

乃取道越南返滇，途中特別注意滇越路有關之形勝要地。在返滇途中，這個充滿抱負的年輕軍人寫下了「偶成」一詩：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雄才幾輩傲崑華，千古功名未足誇。蔓草他年收拾淨，江山栽徧自由花。^⑬

願解蒼生苦，栽自由花，唐氏的志向是相當大的。抵滇後，出任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旋調十九鎮正參謀官。在此期間，唐氏「不辭勞瘁，凡所獻替，多為大府嘉納」^⑭。後以籌備秋操之功，委為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然因唐氏對兵士闡發民族主義，為忌者中傷，遂解兵權，調任講武堂監督。唐氏乃從教育入手，除教授學術外，仍以革命宗旨灌輸學生。時留日士官同學歸國後，多充任滇軍中級軍官；而講武堂畢業之學生，則分發滇軍為下級幹部。他們在士兵中宣傳革命思想，運動部下，故滇軍極富有革命精神^⑮。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雲南軍界亦亟謀響應。是時陸軍中

、高級軍官「或在羅佩金家，或在唐繼堯宅，群聚密議，風聲日緊」^{①⑥}，乃決定於十月卅日（陰曆九月初九，後稱「重九起義」）發動起義。重九起義中，唐氏率所部進攻督署，戰鬥頗為激烈^{①⑦}。由於滇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作戰英勇，次日昆明即告光復。成立大漢雲南都督府，推蔡鐸為都督，唐氏被任命為軍政、參謀兩部次長，兼講武堂總辦，後又兼任陸軍幹部學校校長。綜觀唐繼堯在雲南光復的過程中，從醞釀、準備到發動起事、獲取成功，唐氏都積極參與組織和領導工作，對雲南光復有其一定的貢獻^{①⑧}。是時諸將領以雲南光復，自矜其功，唯一繼堯年資稍後，退然若無所表見，鐸獨深喜之^{①⑨}。蔡鐸與唐氏在日時早已相識，返國後又同在滇軍任職，同為重九起義之發動者，二者關係頗為密切，蔡鐸對唐氏深為賞識，這對唐氏日後功名事業有極大的影響。

雲南獨立後，鄰省四川情勢混亂，且武漢形勢有變，北洋軍奪回漢口、漢陽、南方獨立各省有籌組北伐軍之議。時蔡鐸「以時勢未可知，滇能聯黔而資財賦于蜀，不難與中原爭衡」^{②⑩}，乃派張子貞

率三梯團援川。另組北伐軍，以唐繼堯為滇省北伐軍總司令，率三千餘人，取道永寧、瀘州，會合援川滇軍，由重慶出秦晉，以趨燕雲。唐氏乃率所部，於民國元年正月由滇省出發^{②⑪}。行軍途中，唐氏旋又奉蔡瀘之命，假道貴州，代平「黔亂」^{②②}。這是唐氏一生中重要的轉捩點。是時貴州雖已獨立，但內部却有傾向革命派的自治學社與立憲黨人組織的耆老會之對立。自治學社主要領袖多非黔籍，且多利用哥老會徒，黔中秩序大壞，乃激起耆老會之不滿。耆老會一方面以貴州樞密院名義向蔡鐸發電，聲稱貴州公口橫行，要滇軍代平黔亂；一方面則派戴戡赴滇，向雲南軍政府懇求出兵，並聯合雲南軍政府中黔籍人士，影響蔡鐸之態度^{②③}。適逢此時南北和議告成，北伐失去目標，蔡鐸乃電唐氏立即「督率所部，戡定黔亂為要，勿庸改道入川」^{②④}。民國元年二月廿七日，唐氏率部抵達貴陽郊外，即與耆老會領導人物劉顯世等商定用兵計劃。三月三日凌晨，入黔滇軍與劉部保安營分途進兵，占領貴陽城門各要地，貴州軍政府代都督趙德全逃亡。次日耆老會諸人以亂事仍待滇軍戡平，力挽滇軍留黔

，並擁立唐繼堯爲貴州都督。滇軍入黔雖爲平亂，但此舉確也開創了民國史上一個省級政權干預並顛覆另一個省級政權之先例²⁵。在援黔戰役中，唐氏表現了相當卓越的軍事才能，「當繼堯之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散卒，器械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繼堯善撫循駕馭，以黔人劉顯世、周沆、戴戡等備諮謀，而韓鳳樓、劉法坤等領軍」²⁶，上下一心，將士用命，乃得克成大功。在唐氏率軍援黔這件

事中，蔡鐸居於重要地位。先是蔡鐸既與唐友善且深賞識之，乃以北伐軍司令一職授唐，及唐氏率軍戡平黔亂，鐸復全力支持之。唐氏出任貴州臨時都督以後，蔡鐸立即匯寄五萬元給唐，幫助唐氏解決財政困難，以安定貴州局勢²⁷。其後蔡鐸復電袁世凱，薦唐氏爲貴州都督。可見蔡、唐二人交情之深及蔡對唐氏寄望之重。而唐氏確也能不負蔡鐸之期望，在督理黔政中展現高超的政治才幹，「繼堯遂一意撫凋殘，輯奸暴，以戴戡、任可澄爲左右參贊，親禮諸長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雜用鄉里。黔民欣然望治，忘其爲客軍。」²⁸在政事上，則唯蔡鐸馬首是瞻，「其行政治軍，一秉蔡鐸指揮，

議推鐸爲雲貴都督，以堅辭罷」²⁹。雖然如此，由於蔡、唐二者之合作，滇、黔乃形同一體，貴州亦成爲雲南之外府。「黔省財政素絀，未光復前，賴各省協餉維持。滇軍駐黔後，餉糈尤絀，唐氏慮增重黔人負擔，乃商之滇當局，仍由滇解餉接濟滇軍」³⁰，此雖爲唐氏德澤，亦有賴唐、蔡之交情。

民國二年十月，蔡鐸解職入京，並薦唐以自代。先是滇省援川軍回滇後，諸將領自以首義，且援川有功，漸不聽令，鐸深患之；又因二次革命事，爲袁世凱所忌³¹；且有鐸將組織內閣，或任參謀總長，或督湘之說³²，於是決去職。離滇之際，深銜雲南諸將領之異己，乃舉唐氏繼任滇督，並假中央政府命臨之。蔡鐸薦唐自代，不僅表明二人深厚之交情，也使唐氏一躍成爲雲南最高軍政長官，日後方能成就護國大業，故此舉關係重大，「可見唐氏之功名，莫非蔡鐸有以造成之」³³。當然，唐氏個人的才具、抱負，也是相當重要的。唐氏離黔之時，黔父老送至數十里外，後追念唐氏在黔政績，乃爲其建生祠，立督黔紀功碑³⁴。這一年，唐氏剛滿卅歲，由黔返滇，開創其功名事事的另一高峰。

三、雲南護國討袁之醞釀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勢力伸入南方，當時全國大都在袁氏勢力控制之下，唯有西南雲、貴等省，未被北洋勢力侵入，仍保有相當的獨立性。唐氏繼任滇督後，當務之急是安定滇局。時袁氏控制大半個中國，且隱然對西南呈合圍之勢，只要雲南一有動亂，北洋軍即可長驅直入，進而囊括整個西南，完成袁氏武力統一之計劃。因此唐氏督滇後，不改鐔之成規，一方面結好雲南將領，排除異己；一方面則捕殺民黨，保境安民³⁵，以免除袁氏對他的疑忌。事實上袁世凱對西南一直不能放心，乃藉裁軍、縮減軍費等手段來削弱西南各省的軍力。民國三年度雲南軍費預算為三十二萬餘元，四年度則銳減為廿四萬餘元³⁶。軍隊經裁編後，只有陸軍兩師一混成旅，憲兵一隊，及警備隊若干，後又添加餉兵旅、騎兵旅各一，總兵力約二萬餘人³⁷。民國三年五月，袁氏裁撤各省都督，分授將軍名號，督理軍務，奪其民政，另設巡按使掌理民政。袁氏乃派任可澄為雲南巡按使，其作用一為分唐氏之權，一

為就近監視。隨後袁氏並派其侍從何國華為特使前來昆明，封唐為開武將軍，常駐滇中；又派路孝忱為滇軍第一師參謀長，暗中監視，以為袁氏之耳目。此時形勢是陳宦督川、王占元督鄂、湯薌銘督湘、龍濟光督粵，加上駐川邊的曹錕第三師、張敬堯第七師，袁氏控制了長江中游和華南，下一步即是進而控有西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陳宦督川，此舉對雲南構成直接威脅。袁氏以「川滇等省，向無中央軍，故派曹錕、張敬堯率師駐川邊，以備不虞。今又派陳二庵（宦）率三旅入川。西南軍力薄弱，有此勁旅，不足為慮」³⁸，可見袁氏對西南之處心極慮。雲南外有北洋大軍環伺，內有袁氏偵探密布，唐氏既非北洋嫡系，其受歧視可知，省內又是軍隊、餉械兩缺，處境十分困難。如果袁真想以武力統一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則下個目標即是西南。若雲貴不起而反袁，那西南地方勢力只好坐困，或是步二次革命贛、皖之後塵，成為袁氏武力統一下的犧牲品，論者以為這才是雲南軍事領袖的實際考慮³⁹。

在這種情形下，唐氏只有一面陽示服從，對袁

虛與委蛇，但仍保持一定距離；一面積極準備，擴充實力，並且密切注意袁氏之意圖。民國四年，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交涉時，各省將軍幾乎一致遵從袁氏命令「嚴防亂黨藉端破壞」、「靜候中央解決」，而唐氏却在二月廿五日致電粵、桂、湘、鄂、川、黔六省將軍、巡按使和護軍使，建議西南諸省互相提挈，整理軍備，一旦中日交涉破裂，則秣馬厲兵，以抗日侵略。電文隻字不提袁氏所謂「嚴防亂黨破壞」一事^{④0}，說明唐氏並非全然同意袁氏之作爲。唐氏早年在日時，曾受革命黨陶，返國後又參與雲南起義，其立身出處，當然自有打算。時蔡鍔任職北京，唐繼堯常與之書電往來。據曾任唐、蔡二氏秘書長的周鍾嶽回憶說：

民國三年秋，余因病辭滇中道職，奉蔡公電邀，瀕行，唐公密謂曰：「袁氏自平寧鐵路後，擁智自雄，蔑棄約法，取消自治，排除民黨，窺其舉動，將不安於總統，必有盜國之日。蔡公在京，寧能屈伏其下？異日袁益疑忌，可危孰甚！宜勸其脫身南來，共維國事。」余至京轉陳此語，蔡公深然之。及四年

秋，籌安會發生，蔡公密電唐公云：「袁氏變更國體，事在必行，關係國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公復電謂：「滇中已有計劃，請公南來主持。」此類往復密電，悉余所代擬或親譯者。^{④1}

此類文件均爲私人收轉，而交法郵寄遞，以避政府檢查^{④2}。從這段資料中可以看出：（一）唐氏對袁頗有戒心，且已有反袁之意。（二）唐、蔡二氏屢有書電往返，彼此聲氣相投。（三）雲南已有反袁計劃，且希望蔡鍔南下主持。又據曾任護國時期雲南督署秘書長由雲龍的回憶說：

兩年以來，袁世凱種種專制獨裁，唐、蔡已早不滿意；迨四年秋冬間，籌安會、統率辦事處稟承袁世凱意旨，一切措施趨向帝制，野心暴露，急爲之備。時蔡鍔調京任經界局督辦，因密爲要約。^{④3}

可見唐、蔡二人既同對袁氏不滿，而彼此之間亦有某種默契存在。是以日後蔡鍔出亡，方能逕赴滇中，而唐氏亦開誠相與，迎蔡入滇共舉討袁護國大業。唐氏心中對袁氏種種作爲，早有不滿，只因形

格勢禁，只有對袁暫採敷衍態度，暗中擴充實力。民國四年二月，黔軍團長王文華派遣李雲鵠至滇，密謁唐於第三辦公室，以袁謀日亟，文華對時局，唯唐馬首是瞻，請示方略。唐答以袁謀果發，則國必亂，惟滇逼強鄰，黔則湯蕪銘扼駐於湘，此時只有勦自操練，不可輕露，先取滅亡。並撥械彈若干，以充實王部黔軍^{④④}。可見唐氏之考慮所在。此時同盟會雲南支部長呂志伊亦受孫先生命令，回滇活動，唐氏透過趙直齋，表達歡迎之意，並願聘呂為高等政治顧問。及呂氏抵昆明，竟遭警察廳拘留。鄧泰中聞訊，往告唐氏，唐立即約見呂，並言此乃奉統率辦事處電，巡按使署所為，將軍署並不知情。隨後唐乃向統率辦事處覆電，擔保呂氏無事，統率辦事處覆電仍要唐「嚴密監視」^{④⑤}。這說明唐氏對革命黨人採取寬容保護的措施，對袁氏則採敷衍的態度。四年八月，籌安會成立，請願團繼起，紛紛勸進，帝制之說甚囂塵上。唐乃邀軍政各界會議，討論勸進之事，楊蓁首先反對，惟因政界多袁氏死黨，唐氏乃戒楊蓁「宜量力無易言」^{④⑥}。時各省勸進電文紛上，而滇省則遲遲不發，蔡鍔乃由京密

電，要唐速上勸進電，免召袁氏之疑。唐氏內心實不贊同帝制，但是因雲南力量薄弱，便不能不多加考慮，於是只有虛與委蛇，亦上書勸進^{④⑦}。曾任護國一軍秘書長的李曰垓回憶說：「自籌安會發生，雲南唐將軍繼堯，每以良心上過不去為言。抑鬱憂憤之態，時形于色。雖限於所處地位，不便昌言反抗，要其志已決，識者早已知其微矣」^{④⑧}。同時唐亦曾詢其表弟鄧泰中之意，鄧回答說：「泰中隨從將軍生死以之，但袁氏果為帝，泰中決意退隱。」唐氏甚然其言，並示不願臣袁，亦欲退隱意^{④⑨}。這些均足以說明唐氏自籌安會以後，反袁之心日堅，只因限於實力薄弱，乃隱忍不發。

唐氏雖早有反袁之意，但當日僅蔡鍔及二、三高級幕僚知曉。而滇軍久受革命黨人薰陶，尤其中下級幹部最富革命精神，反對袁氏帝制亦最力。當籌安會成立消息傳到雲南，滇軍團營長等對於袁氏帝制自為，群情憤慨，蔡鍔致書梁啟超曾言：

滇中級軍官健者，為鄧泰中、楊蓁、董鴻勳、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進言於莫督（唐繼堯），並探詢主張以定進

止，冀以未得吾儕之意嚮所在，且於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穩靜。⁵⁰

此時袁氏在滇中偵探密佈，時機未成熟前，唐氏是不輕易洩露的，但是中下級軍官不明白唐氏意圖，於是乃有激烈行動的表示。據戴翼翹回憶說：「激烈派要唐繼堯反袁，萬一唐不反袁，他們也會有對付的辦法，這真叫唐爲難。」⁵¹當時，董鴻勛、鄧泰中、楊蓁邀集李文漢、田鍾谷等中下級軍官，在昆明西山舉行秘密會議，譴責袁氏背叛民國，誓死討逆，並聲言「唐反袁我們就擁護他，唐不反袁，我們就推倒他」⁵²。呂志伊回憶說：

中下級軍官，曾秘密在余處開會數次，決定四項辦法：1. 於適當時期，要求唐氏表示態度，2. 如唐氏反對帝制，則仍擁其爲領袖，3. 如中立則將彼送往安南，4. 如贊成帝制則殺之。惟唐是時已決心反對帝制，因極端守秘密，故中下級軍官尚不知。⁵³

這段話很清楚地說明了滇軍中下級幹部的反袁情緒，及當時唐氏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唐氏若再不表明自己的心態，滇軍很可能就有內變產生。在各

種因素考慮下，唐氏乃將他長久以來鬱積心中的意念表明出來。呂志伊回憶說：「唐一日囑趙直齋約余前往磋商，謂反對帝制，早具決心，以雲南僅有兩師兵力，尚不及北洋軍十分之一，宜聯絡各省，多有響應者，始不至失敗」⁵⁴。又據護國一軍梯團長劉雲峰說，自籌安會成立，滇軍將領莫不義憤填膺，「各將領時常集議，咸欲舉兵討此叛逆。……會議後，即數陳於唐公，唐公也甚贊成」⁵⁵，這時唐氏已表明反袁決心。唐氏甚至還向駐省城連長以上軍官表示，對於國家大事，時機成熟他自有決定。一旦國家有事，使用軍隊，「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個波浪」；並命令他們「好好練兵，好好掌握部隊」⁵⁶。話雖說得相當含蓄，但意思却是誰都懂的。從此，中下級軍官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唐氏既已表明其反袁決心，乃加緊反袁之計劃，各項準備工作亦在積極進行中。不過由於要避袁氏耳目，各項工作均秘密進行，是以詳情遂不爲外界所知。現就當時雲南軍政幹部所遺資料，試對此問題做一說明。唐繼堯在當時所做的準備工作，最

重要的約有下列四方面：

(一)儲才：舉大事者首需人才，護國軍之所以人才輩出，唐氏儲備培養之功不可沒。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除部份東渡日本，餘皆無所歸宿。此時雲南爲袁氏勢力未及之地，黨人乃紛紛赴滇，唐氏並「由滬派員招致在外之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前後來滇」⁽⁵⁷⁾，或任要職、或參內幕、或派至講武學堂任教，革命勢力因而潛滋暗長。曾參與江西二次革命的戡翼翹、趙又新等人，即是於此時來到雲南，加入滇軍⁽⁵⁸⁾。

(二)整軍：時滇省只有陸軍兩師兩旅，正規兵力僅萬人左右，加上警備隊亦不過二萬餘人，一旦有事不足應付。袁氏防範甚嚴，唐氏不能公然擴軍；然而爲了擴充實力，便以補充缺額及防亂名義陸續徵兵，戡翼翹即是掌理軍隊訓練事宜，負責訓練新兵⁽⁵⁹⁾。除了添編警衛團二團外，並陸續徵召新兵，由原有十團兵力，擴充爲廿六團，成爲日後護國軍的主力。另外則於講武學校招收志願隊學生百餘名，並將測量局班員調入該校學習，以培養軍事人才⁽⁶⁰⁾。

(三)餉械：唐氏曾向德國定購二百餘萬元之軍械，但因歐戰發生，僅運一部分來華，卻爲袁所扣留。四年春夏，滇以編練模範團名義，向參謀次長唐在禮請領械彈一批。九月初旬，以準備秋操及防邊爲名，派軍需課長繆嘉壽、兵工廠長趙仲赴日購買軍火⁽⁶¹⁾。這批軍火適於起事後不久趕運到滇，裨益作戰甚大。此外唐氏又密派呂志伊赴南洋各地籌募餉款。一面密令財政廳及各縣清理各項財政，並將地方槍械，以修配爲名，悉數收集解省。復令軍械局兵工廠，分別整理舊械，趕造新品，以籌備軍實⁽⁶²⁾。四情報：自籌安會成立後，帝制運動更爲加速進行。唐氏乃召集高級幹部會議，並決定派員分赴各地，進行情報聯絡工作。於是派劉雲峰往江蘇、趙伸、吳中桂往廣西，李植生往四川，楊秀靈往湖南，呂志伊往南洋，與各該地同志聯絡⁽⁶³⁾。其後護國軍起事，出兵策略及各方之呼應，得力於此者不少。當日這些工作之進行，均秘密爲之，以做未雨綢繆之計劃，對於日後護國軍起義有甚大之助益。當時反袁各派或以言論、或以行動申討袁氏，但沒有一派擁有地盤，握有軍隊，故雲南軍界態度異常重要

。雲南是當時反袁派注目之焦點，其本身有計劃、有準備，唐氏亦確然有反袁之決心，所以當一切條件成熟後，雲南起義乃如水到渠成。

四、護國軍起義

護國運動是繼辛亥革命後又一次各派政治勢力的大結合，其共同目標是反袁。梁啟超曾言：「此次各派皆經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飽受數年來苦痛之教訓，客氣悉除，誤解一掃，人人各自懺悔，其前此之所為溫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⁶⁴這確然是當時反袁各派的共同寫照，及其結合之基礎。現就護國軍起義之經過，做一簡要之說明。

(一) 蔡鐸出亡

蔡鐸對袁氏帝制自為早已不滿，民國四年八月十五日，即籌安會成立次日，蔡鐸至天津向梁啟超諸人說：「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袁）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幹這一回不可。」⁶⁵同時與雲南仍保持密切聯絡。當籌安會成立時，蔡曾秘電唐繼堯曰：「此間發起籌安會

，討論團體問題，此事關係國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覆電謂：「中華民國國體已定，豈能動搖？如果實行，決難承認。」到了十月，帝制運動更為明朗化，蔡鐸乃又密電唐氏云：「變更國體，勢在必行，國內必生變動，望公預為準備。」唐氏復電謂：「業經有所準備，請公南來，共圖大計。」⁶⁶因唐、蔡二人常有密電往來，袁氏頗生疑忌，且此時滇省袁氏耳目亦有密報來，據周鍾嶽回憶說：

一日，蔡公自統率辦事處歸，愀然謂余曰：「莫賡（唐公字）反對帝制，已有人來京告密，袁已電令川督防制。」余問告密者誰？蔡公謂，曾在雲南陸軍第一師充參謀長之某人。也。⁶⁷

於是北京對各方函電檢查愈嚴，適得滇省致蔡鐸書，乃密令軍政執法處派人至蔡宅搜查，蔡鐸以見疑於袁氏，謀去之心益急。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蔡鐸離京赴津；十二月二日，由津乘船赴日，旋經台灣、海防輾轉赴滇，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昆明，共舉護國大業。

(二) 雲南軍界五次會議及李烈鈞、蔡鐸入滇

唐氏既表明反袁態度，乃密召軍界人士集會，而有五次秘密會議。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唐氏密召軍界中堅人物於混成團本部，昭示討袁宗旨，諸將皆感奮，願效死。因與各軍官約定三事：(一)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是為起義前的第一次會議⁶⁹。十月七日，唐氏復召集中堅幹部，決定起義時機：(一)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餉糈時；(四)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為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⁷⁰。此為起義前之第二次會議。此外並密派使者，分赴各省聯絡。

此時袁氏派駐滇中的密探偵得情報，密電袁謂唐氏態度不明，請先事防備。袁乃一面令川督防制，一面派其羽翼入滇，陰謀破壞首義之舉。十一月三日，唐氏密召諸將領商議，決定內則積極準備，外則表示鎮靜，嚴防奸細煽惑軍心，是為起義前之第三次會議。會後並派其弟唐繼禹及李宗黃分赴滬、寧，聯絡同志並相機運動馮國璋⁷¹。十二月初，李烈鈞等人由南洋啟程至海防，唐氏乃派其表弟鄧

泰中赴河口迎接，此時風聞蔡鐸北京寓所被搜，蔡氏潛赴日本，故鄧泰中所負另一任務，即是迎接李烈鈞代致唐氏邀請入滇之忱後，續往港滬兩地，探訪蔡鐸之行蹤，並邀其回滇共襄大舉⁷²。李烈鈞等人乘舟至海防轉河內，因張繼在巴黎與法國內閣交涉成功，法特電河內總督加以保護。居二日，李至老開，電唐曰：「此來為國亦為兄，今到老開已多日矣，三日內即闖關入滇，雖兄將余槍決，向袁逆報功，亦不敢計也。」翌日唐氏覆電曰：「良朋遠至，將蒞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宣。堯喜迎公，特不敢預有表示，茲派舍弟繼禹躬迎，願稍候之。」⁷³李氏乃於十二月十七日偕唐繼禹至昆明。是時蔡鐸亦離日經香港抵河內，唐氏再令其弟繼禹至海防往迎並保護之。十八日，救平蒙自道尹周沅、阿迷縣知事張一鵬謀刺蔡鐸之陰謀。十九日，蔡鐸抵昆明，護國三傑乃得共聚一堂，齊心協力，共舉討袁大業。

十二月廿一日，唐氏聯合蔡鐸、李烈鈞，召集本省文武大員及各地同志會議，到會者數十人。議決先電袁氏，令其取消帝制，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

天下，限廿四小時答覆。如屆時無答覆，或答覆無圓滿之結果，即以武力求最後之解決⁷³。是爲首義前第四次會議。次日（廿二日）夜十時，唐氏於將軍行署召集外來同志諸人，並本省上校以上軍官及各機關長官，開第五次會議。當即舉行宣誓，從關岳廟請來神牌，高燒紅燭，香烟繚繞，於莊嚴氣氛下，由唐蔡二人領導依序宣讀誓詞：

擁護共和 我輩之責 興師起義 誓滅國賊

成敗利鈍 與共休戚 萬苦千難 捨命不渝

凡我同人 堅持定力 有渝此盟 神明必殛

誓畢各書本名，並以絲線纏姆指，用針刺之，注血入玉鐲與酒調和，分成小杯共舉而飲，以示永矢弗渝⁷⁴。廿三日，唐氏與巡按使任可澄聯銜發電袁氏，請其取消帝制、懲辦元凶，並限廿五日上午十時答覆，否則武力解決，是爲「漾電」。次日蔡鍔、戴戡復電袁氏，作同樣勸告。電去後，袁氏期滿無覆，唐蔡諸人乃於十二月廿五日通電全國，反對帝制，宣布雲南獨立。廿七日午刻，唐氏親到省議會召開國民大會，宣佈獨立，萬衆歡呼。全市人民自動書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遍懸國旗，情緒

熱烈莊嚴。並通告外交團，聲明維護共和宗旨，於是各國乃守善意中立⁷⁵，護國之役遂以展開。

（三）護國之役

自廿一日以來迭次會議，有主張起義後設立臨時元帥府，以與袁氏對抗；但唐氏以爲討袁「在求實力倒袁，不在以空名嚇袁。對於各省在以大義激發，不在以崇稱號召」⁷⁶，因而反對設立臨時元帥府，主張仍恢復民國以來都督之名號，並以雲南都督府爲討袁之機關。當時唐蔡二人皆願自行率軍出征，互讓都督，雙方均當仁不讓，相持不下，最後終以衆議主張不變更現狀，唐氏乃受任都督，坐鎮後方，統籌一切⁷⁷。雲南宣布獨立後組織護國軍，推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率領三個梯團（旅）出川，分取敘州、瀘州、重慶；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率領兩個梯團出桂趨南寧；都督唐繼堯兼第三軍總司令，預備出師武漢，暫行坐鎮省垣，統籌軍政全局。唐氏並與蔡鍔、李烈鈞約定三事：（一）關於軍制軍令，凡涉總攬之事，只以雲南軍督府名義行之；（二）蔡鍔、李烈鈞應聘任，來往文書用咨函；（三）對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⁷⁸。此可見唐氏

謙遜之心，雖居都督之位，彼此仍以平等視之。故各軍總司令雖在都督之下，而組織大綱中無統屬之規定及字樣，其所傳佈之來往文電，均係平等語氣，露布全國之檄文，亦由唐、蔡、李等共同列名。

隨著護國軍事所需，滇軍由原有步兵八團增編至廿八團，警衛團增編至四團，騎兵砲兵亦增編至四團，合計正規軍擴充至卅六團，兵力達三萬人以上（正規軍），較舉義前之兵力增加二倍以上⁷⁹。糧餉方面，除由財政廳按月籌集外，並按下列各項籌款補助：（一）向各機關提借存款，共計七十二萬餘元；（二）裁併閒冗機關，停辦中學以上學校，將所有款項移助軍費，計月共三萬餘元；（三）舉義前中央由塩款月撥協款十二萬五千元。舉義後商准稽核分所盡數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銀一百六十七萬餘元；（四）設立籌餉勸捐，共收銀卅五萬一千餘元；（五）南洋華僑捐助軍餉，共十二萬八千餘元。（六）將雲南中國銀行銀幣二百萬元，分發第一軍攜入四川一百萬元，第二軍八萬元，第三軍第一梯團二萬元，挺進軍十萬元，其餘八十萬元留作本省軍餉；（七）發行護國公債一千萬元，後因故停止發行

⁸⁰。此乃籌備糧餉之大概情形。

在戰事方面，蔡錕率護國第一軍會同戴戡所部黔軍攻川，戰事最爲激烈。但因護國軍兵員既少，餉械兩缺，補給不易，戰局始終膠著於川南敘、瀘一帶。後來四川劉存厚、鍾體道相繼響應護國軍，聲勢始大。民國五年一月廿七日，貴州獨立；三月十五日，廣西獨立，影響國內民心士氣極大。且此時西南各省已形成一反袁同盟，整個形勢爲之改觀。貴州、廣西相繼獨立後，護國軍精神爲之一振，袁氏在內外情勢交迫下，乃於三月廿二日正式宣佈撤消帝制，復稱總統，想謀妥協，但是護國軍非要袁氏退位不可。五月廿二日，四川將軍陳宦通電宣布獨立，此舉對袁打擊甚大⁸¹。另一方面李烈鈞護國二軍於滇桂邊境，解決龍覲光的侵滇部隊後，乃由桂入粵，與桂軍脅迫龍濟光獨立，並組織聯軍北伐。五月廿七日，袁的另一心腹湖南將軍湯薌銘亦宣告獨立。袁氏在衆叛親離，內外交迫的情勢下，六月六日終於一病不起，民國體制恢復，護國軍大功告成。

五、護國之役的影響與唐氏之評議

護國之役的直接成就就是打破洪憲帝制，再造共和，其在民國史上有很大的意義。論者以爲辛亥革命結束了異族的君主政體，護國之役則結束了漢人的官吏君主制⁸²。洪憲帝制無疑地是民國成立後一大危機，其背後的理論基礎是中國民智未開，不適合共和體制，故護國之役雖是關於國體的戰爭，但同時亦如蔡鍔所云，此役是「爲四萬萬人爭人格」而戰。經此役後，中國傳統的官吏君主制正式告終，民國共和深入人心，其後溥儀在民國六年及廿一年的復辟，只是由軍閥、日本人操縱的傀儡而已。共和政體獲得認同，雖然在日後軍閥混戰的時期，中國的政治一直無法上軌道，但大家對共和政體卻未曾再懷疑，這是護國之役的影響之一。

護國之役的第二個影響是中央集權的崩潰。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是袁氏中央集權努力的最後階段。從民國元年以來，袁氏與國民黨一連串的爭鬥，均可視爲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衝突。二次革命後，袁氏幾乎控制整個中國，此時中央集權達到最高潮

。護國軍的勝利使袁氏武力統一的迷夢幻滅，也使地方分權的興起；尤以護國之役中各省的獨立，更是開日後南北分裂之先河。袁死之後，其後繼者仍繼續中央集權的努力，但他們那種微弱的努力，不能與袁世凱同日而語。至於曹錕、張作霖等地方軍人入主中央，更證明中央勢力之衰弱。民國五年以後，由中央文官統治全國的希望雖沒有斷絕，但事實上則猶如等待黃河水清一樣。論者以爲傳統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初的共和制度被袁世凱摧殘，洪憲以後共和制度的殘餘不能使共和制度順利地運行，而且此時又沒有一個如袁氏般的個人至上主義者，在治法與治人兩缺的情況下，中國只有走向分崩離析⁸³。此乃護國之役影響之二。

袁世凱實在是民國初年得以治理中國的人物之一。梁啟超曾言：「以今大總統（指袁氏）論，中外報紙評其人者多矣！有敬愛之至極點者，亦有憎惡之至極點者。然無論爲愛敬、爲憎惡，要其爲人有一種政治才能者也。」⁸⁴除了具備卓越的政治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是袁氏握有當時全國最精銳的北洋軍。北洋軍是清廷傾全國之力練成的勁旅，亦是

袁氏起家的本錢。民國以後，隨著袁世凱勢力之擴張，北洋軍將領們多位居方面，封疆裂土，這時只有袁氏尚得以駕馭掌握；但在護國之役中，北洋軍系已有離心離德的現象。及至袁氏死後，北洋軍系乃告分裂，再無如袁氏般有威望之人得以號召領導，於是北洋一分爲皖系、直系，加上後來的奉系、國民軍系，此後乃演成軍閥混戰之局。南方亦是如此。護國之役時西南六省結成反袁同盟，護國之役結束後唐繼堯力倡「大雲南主義」，囊括川、滇、黔三省；廣西陸榮廷則據有兩廣，聯絡湖南，形成特殊勢力，此即所謂「西南軍閥」。從民國五年護國之役後，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底定平津，東北易幟，全國統一止，這段時期乃爲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無論南北，均籠罩在軍人統治的陰影下，形成現代史上一種很特殊的現象。此爲護國之役影響之三。

唐繼堯實爲護國之役的重心人物之一，其在此役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唐氏早年負笈日本時，即加入同盟會，深受革命之洗禮；返國後又親身參與雲南重九起義，實乃深具革命熱情之少年軍人。

觀其詩文，即可見其抱負之大，志向之遠，當然不能坐視袁世凱摧殘民國，帝制自爲。但同時唐氏又深受陽明學說之薰陶，講求知行合一，重實際，不重虛名。在考量當時形勢之下，雲南一隅之地實不足擋袁氏全國之力，乃埋頭建設，擴展實力；外則對袁陽示服從，以避袁之猜疑。同時唐氏積極與蔡鐸聯絡，約其南來，觀其往來文電即可知唐氏早有反袁決心。籌安會成立後，滇軍中下級幹部激起反袁浪潮，誓死義不帝秦，但因不明唐之苦心，乃有激烈行動之表示，至此唐氏乃揭櫫反袁決心，以安軍心。適蔡鐸、李烈鈞相繼入滇，唐乃毅然反袁，共圖大舉。唐氏既有反袁決心，且滇省亦有反袁準備，乃得順利組成護國軍，舉兵討袁。唐之迎蔡、李入滇，實乃基於彼此深厚之感情，若唐氏無意反袁，蔡、李等人即不得入滇，甚若唐氏有心賣友求榮，則蔡、李二人性命危矣。據唐氏侍從副官鄒若衡言，當唐氏接到蔡鐸由海防來電時，說道「事情只問應該做和不應該做。蔡老前輩既來雲南，我們當然歡迎他，成敗利鈍，在所不計。」^⑤清楚地說明唐氏對蔡鐸之友誼，及唐氏反袁之決心。後

來在四川戰場，蔡鍔與鄒有一段談話：

蔡又問：「那麼，唐將軍又爲什麼毅然決然歡迎我來呢？」我說：「這是因爲總司令對唐將軍恩情太重，威信素孚，唐將軍是個重義氣的人，因此總司令一來，他就毅然決然，竭誠歡迎，破釜沈舟，在所不計了。」蔡微笑一下，點點頭說：「你觀察得不錯，所以我晉京之前，袁世凱要我保薦雲南將軍，我不保李鴻祥而保唐。要是李鴻祥做雲南將軍，我也不會來雲南了。」⁸⁶

由此可見唐、蔡二人相知之深。唐繼堯有次與其長子筱蓀談話，唐筱蓀問：「蔡老伯留在這兒很危險，袁世凱封您的將軍侯爵，豈不都完了？還得殺頭，犧牲太大！」唐繼堯回答說：「蔡松坡是我的知己！」⁸⁷一語道盡了唐蔡之結合，實基於道義，根本未有權力私念，觀其二人於起義前互讓都督一事即可知。

除了事前的計劃與準備外，自護國軍興後，前方部隊人力、物力之支援，糧秣餉糈之籌措，外交之聯絡，情報之蒐集，後方治安的維持，在在都需

要唐氏運籌辦理；正因後方穩定，械彈兵員源源補充，各地附和響應，護國軍才得以殲滅頑敵，克致戰果。綜觀唐氏在護國之役中之表現，不論事先對於反袁的各種計劃、準備之進行，或是迎接蔡、李等反袁人士入滇，或是舉兵討袁，高舉護國大業，他都扮演著積極的、重要的角色。唐氏對於護國之役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六、結論

袁氏洪憲帝制乃民國成立後一大危機，關係中華民國的絕續存亡。當時全國人心激於義憤，一致奮起，致力討袁，乃有「護國之役」的發生。護國之役是全國各派政治勢力繼辛亥革命後又一次大結合，其共同目標則是「反袁」。護國之役雖是各派勢力的結合，但是雲南首義之功卻是不容抹滅的。唐繼堯早有反袁之意，且袁氏逼迫日緊，滇軍中下級軍官又富革命精神，加上蔡鍔、李烈鈞入滇共圖大舉，更促使唐氏反袁之決心，於是唐氏乃毅然決然舉兵討袁。唐氏早有反袁之計劃及準備，但爲了避免袁氏耳目，只有秘密進行；及至蔡、李等人入滇

，宣佈討袁，得以在短短期間中組織護國軍，展開護國之役，正是昔日唐氏暗中準備、籌劃之功。護國之役得以完滿達成，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唐繼堯在其間所扮演之角色，頗值得吾人肯定。以區區雲南一隅對抗掌握全國之力的袁氏，不僅需要完善的計劃及準備，更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毅力，唐繼堯在此役中的貢獻是不可沒的。

註釋：

- ① 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②，第廿編民初政治(二)，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頁一二一—一四一。
- ② 不著撰人，唐繼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十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十一。
- ③ 同前，頁十二。
- ④ 庾恩賜，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昆明，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二月，頁八。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頁一六四。
- ⑤ 李根源，雪生年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十二。
- ⑥ 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頁八。
- ⑦ 唐繼堯，頁十二—十三。
- ⑧ 同前，頁十三。
- ⑨ 李根源，雪生年錄，頁十五。
- ⑩ 同⑦，頁十三—十四。
- ⑪ 唐繼堯，東大陸主人言志錄，近代中國史料叢書第卅輯，唐繼堯附錄，頁一四六—一四七。
- ⑫ 后希鑑，「唐繼堯與蔡鍔」，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頁六十。
- ⑬ 同⑪，頁一六〇。
- ⑭ 庾恩賜，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頁十四。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五。
- ⑮ 唐繼堯，頁十四—十五。
- ⑯ 孫種因，「重九戰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上海，一九五七年，頁二二九。
- ⑰ 蔡鍔，「滇省光復始末記」，辛亥革命(六)，頁二二五。
- ⑱ 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西南軍閥史研究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三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頁三九〇。
- ⑲ 鄧之誠，「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二卷二期，民國廿四年。轉刊於周開慶編，四川與護國之役，台北，四川文獻社，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初版，

頁一一〇。

20 同前。

21 唐繼堯，頁十八—十九。

22 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六。

23 馮祖貽，「評唐繼堯督黔」，西南軍閥史研究所刊第三輯，頁二八—二八九。

24 周鍾岳輯，電光集（蔡鍔辛亥革命後之軍政電稿），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七。

25 同23，頁二九〇。

26 鄧之誠，「護國軍紀實」，頁一一一。

27 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七，註③。

28 同26。

29 駱任之編，唐繼堯軼事，上海，民新書局，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再版，頁一。

30 唐繼堯，頁廿四。

31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再版，頁一二〇。又見鄧之誠，「護國軍紀實」，頁一一一。

32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昆明，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上冊，頁十二。

33 駱任之編，唐繼堯軼事，頁二。

34 同30。

35 胡平生，梁蔡師生與護國之役，台灣大學文史所刊四十四，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民國六十五

年六月初版，頁八八。關於唐氏痛殺民黨之因，一說唐氏率軍北伐入黔時，因故與黔軍北伐軍衝突，總統府秘書黔人平剛，借孫先生名義，拍電申斥，並令唐氏退兵，唐氏乃懷恨在心，自此與孫先生分途，仇視革命黨人，見劉德澤，「護國軍與中華革命軍之目的」，革命文獻四十七輯，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頁三八。一說蔡濟武及李根源內弟被捕殺，實有兩因，一因唐與李根源猜嫌頗深，唐不願李之勢力伸入雲南；一因偵探向唐報告蔡等之舉動時，適袁派赴滇之專使何國華在座，鄧泰中、楊素事前極力營救無效，曾大罵某偵探不知進退，見何慧青，「雲南起義秘史補注」，遠經半月刊廿四期，民國廿六年二月廿日，頁廿九。

36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頁一三三。

37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近代中國史料專刊第六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三八三。當時滇軍編制，每師二旅，每旅二團，每團二營，每營四連，每連百人左右，如此滇軍一師僅三千兩百人，北洋軍一師則萬人，尚不及其三分之一。故滇軍正規兵力雖有二師二旅，但實際上兵力僅萬人左右，見戴錫翹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6)，台北，中

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初版，頁廿六。

38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二〇。

39 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頁一四五。

40 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三—三九四。

41 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回溯」，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十七—十八。

42 白之瀚，「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春秋月刊，四卷一期，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頁三。法人自築滇越鐵路後，並於雲南置郵，不受中國政府檢查，直至十八年換立新約，始得撤銷。

43 由雲龍，「護國史稿」（原刊於「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存萃學社編，護國運動，香港，崇文書店，一九七三年三月，頁六十四。

44 同42。

45 李希泌等編，護國運動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上册，頁一〇二—一〇四。

46 同上，頁一〇五。

47 戴翼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一。

48 轉引自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六。

49 同46。

50 蔡鐸，松坡軍中遺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輯

，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致梁新會函」，頁五一—六。

51 同47，頁廿二。

52 楊如軒，「我知道的雲南護國起義經過」，轉引自顧大全，「試論雲南護國起義」，西南軍閥史研究專刊第三輯，頁三〇六。

53 何慧青，「雲南起義與國民黨之關係」，南強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雲南起義紀念專號，南京，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日，頁廿一—廿二。

54 同前，頁廿二。

55 轉引自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七。

56 轉引自曾業英，「雲南護國起義的醞釀與發動」，歷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頁八十七。

57 由雲龍，「護國史稿」，頁六十四。

58 戴翼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

59 同前，頁廿—廿一。

60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册，頁十三。

61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册，頁卅六

62 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民國五十五年，頁四十三。

63 同60，頁十六。

64 梁啓超，護國之役電文及論文，近代中國史料專刊第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從軍日記」，頁一八六。

65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九年台一版，「護國之役回顧談」，頁八十八
66 周鍾嶽，「雲南起義紀念日報告」，革命文獻，第六輯，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四十三年十月，頁九三。

67 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迴溯」，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十八。

68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册頁十五
69 同前，頁十五—十六。

70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台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卅日初版，第二冊，頁一—五—二二。

71 同前，頁一一九—一二〇。

72 李烈鈞，「護國之役」，革命文獻，第六輯，頁八八。

73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册，頁十九—二〇。

74 戴戡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二—廿三。

75 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四四。

76 同73，頁四五。

77 同前，頁四九—五〇。又見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迴溯」，頁十九—二〇；及戴戡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四。

78 同75。

79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册，頁一三四—一三五。

80 庾恩賜，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册，頁一三九—一四二。

81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二〇—二二。

82 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頁一四五—一四七。

83 同前，頁一四六—一四八。

84 轉引自張朋園，「維護共和——梁啓超之聯袁與討袁」，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2，第廿編民初政治(二)，頁一六〇。

85 鄭若衡，「護國時期見聞簡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護國討袁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一一〇。

86 同前，頁一一二—一一三。

87 黃天石，「雲南起義的史實解剖」，春秋月刊，十六卷二期，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一日，頁十七。作者少年時曾參與雲南戎幕，歷掌簿書，並曾代表唐繼堯氏報聘湘粵。

雲南在抗戰中的任務

譚家祿

資源豐富 四季如春

雲南位於我國西南部，雲嶺之南，故名稱「雲南」爲古「滇」，省會昆明市，全省面積四十萬餘方公里，當時人口約爲一千九百餘萬人，境內水力「資源豐富」，地勢位於雲貴高原和滇西縱谷、氣候「四季如春」，地扼西南國防要衝，南鄰越、遼，西接印、緬，種族復雜「夷漢雜居」，但在歷史上，遠在西漢元帝時代，聞名的大學問家孟孝琚，名璇，學行載於簡策，就出生於滇省昭通縣，現尙有其碑可辨。三國時代，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目的是「思惟北征，宜先入南」。乃得確立蜀漢基業。明成祖承襲了諸葛武侯的戰略原則，先派沐晟平雲南，服交趾，方得以堅定北征之信念。滿清入關之後，先有吳三桂西據有雲南，繼有乾隆帝數番征緬，始確實的穩固了愛新覺羅王朝一統

中國之根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雲南護國推翻帝制民國再建，凡此種種，在在都足以說明雲南這一個地區，攸關著國家興隆大計。

雲南山川壯麗，風物菁華，省區滇海、龍潭、石林、麗水、點蒼、洱海、雞足、雲山與東川紅銅，箇舊烏錫、大理花岡、普洱春茶，尤以許多歷史性的重大事件，足以史記可證。

滇緬公路 如期完成

當「七七事變」爆發時，以上海、長江方面爲其所謂「警備區域」的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正在台灣方面演習，籍口「事態惡化」，由長江到黃浦江排開艦艇三十艘以上，派遣部隊登陸，八月十三日上海攻防戰展開，也就是「全面抗戰」的開始，同月十四日是我中國空軍在上海上空首建戰功的「八一四空軍節」，不久日軍封鎖我整個大陸沿海，僅

有雲南省對外主要交通幹線的「滇越鐵路」運輸軍火物資補給前線作戰。

雲南同胞在省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雙手萬能，發動民工，在一年之內又如期完成全長九百五十八公里的「滇緬公路」，支持長期抗戰，於是大後方的「西南運輸處」在宋子良處長的領導下，在雲南成立，滇籍緬僑梁金山（保山縣人），多次的愛國捐獻，僅汽車部份前後捐獻計達二千輛以上，筆者當時軍校畢業，分發在滇黔綏靖公署獨立第三大隊服務，擔負保山至永平兩縣滇緬公路段的護路工作，各站庫之軍品堆集如山，從未聞全線各站庫發生過意外事件，滇緬公路每月有二萬噸軍需物資運入國內，擔負了全面抗戰軍品物資的運補工作，致使戰局得以穩定，爭取長期抗戰。

雲南健兒 出征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兼駐黔綏靖公署主任，第三預備軍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主任等職，全面抗戰

開始，同年八月奉中央令任盧漢為陸軍第六十軍軍長，當時即以滇軍基幹部隊之步兵第二旅長安思溥部，整編為陸軍一八二師任師長，步兵第三旅高蔭槐部，整編為陸軍一八三師任師長，步兵第九旅長張冲部，整編為一八四師任師長及軍直屬砲兵營、工兵營、警衛連、通訊兵連等單位，在同年秋天分別出征抗日，二十七年四月，六十軍參與台兒莊大會戰役英勇奮戰大捷，同年七月中央晉升六十軍長盧漢任第三十軍團司令，兼其第六十軍軍長，同月中央任命孫渡將軍為陸軍第五十八軍軍長，又以滇軍基幹部隊之步兵第一旅長劉正富部，整編為新十師任師長，步兵第五旅長魯道源部，整編為新十一師任師長，步兵第七旅長襲順壁部，整編為新十二師任師長，同編軍直屬單位，暫師出征抗日，歸三十軍團部指揮，先後參加武漢會戰大捷，長沙會戰、南昌戰役等之功績，陸軍第三十軍團奉令擴編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任龍雲為總司令。盧漢為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在前線指揮作戰後升總司令，第一集團軍之兵源由滇省健兒補充，第一集團軍所屬之三個軍之第五十八軍軍長由魯道源升任、第六十

軍軍長由安恩溥升任，新三軍軍長由張冲升任，繼續在前線作戰。

雲南健兒，凡年在二十歲之役男，均被征入新兵訓練營接受三個月之入伍期訓練後，撥編補充團隊繼續整訓幹部由中央軍校昆明第五分校分發學生及幹部擔任，整訓後補充第一集團軍兵力，滇省在主席龍雲領導下，全省人民，團結一致，全力擁護中央，支持長期抗戰，對大後方之「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運補工作，達成任務。

日軍南進 攻佔越南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日軍台灣混成旅團與海軍陸戰隊，在其第三縱隊及飛機的支援下，突然在海南島的海口附近登陸佔領海南島，實施「南進政策」，先攻佔「荷屬印尼」取得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質的供給，六月十二日，日本又與泰國簽訂了「互相中立協定」，借道泰境北上進攻滇緬企圖，以截斷滇緬公路運輸補給線，同月十九日復對法國駐日大使安里提出抗議，禁止將武器、彈藥、汽油、卡車等物資經滇越鐵路輸往中國，二十四日又向

英國要求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八月一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又向法國駐日大使安里提出：「日軍在越南過境及使用越南機場」的要求，安里當即表示反對，在此時期，日軍第五師團已集結於中越國境，藉口由廣西南寧假道越南撤退，同月二十六日終於在越南海防登陸，侵佔越南，不久又攻佔泰國首都曼谷，達成南進策略：「不攻重慶，先取滇越」，截斷我國對外交通之運補，迫我求和，實現其所謂：「東亞新秩序」，其真正之目的，不僅在以中國為其奴隸國，乃是要製造以日本為「盟主」的「大陸帝國」、「亞洲帝國」、進而「世界帝國」。

滇軍回滇 加強南防

日軍在海防登陸佔領越南，滇越鐵路河口至大樹塘段鐵路，我方主動破壞，自此滇省境內連日來遭受日空軍轟襲，省會昆明市數次遭受日機轟炸，尤以重慶方面，連日來不分晝夜遭受日機反覆空襲轟炸，同年九月滇黔綏靖公署步兵第三旅旅長 旭部，在中秋節夜晚自昆明趕運蒙自，進駐金屏邊擔任第一線防務，同月十七日英國首相邱吉爾，不

顧日本的執拗要求，再度開放滇緬公路，於是西南動脈的滇緬公路被封鎖三個月整，又開始輸血液，十月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奉令率六十軍軍長安恩溥部之一八二師及一八四師回滇，成立滇南作戰軍總司令部，十二月又改爲第一集團軍總部，進駐蒙自加強南防。

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自抗戰軍興，先後將雲南基幹之各步兵旅奉令整編爲第六十軍，第五十八軍及新三軍三個軍出征抗戰後，近三年來又將滇黔綏靖公署各警衛部隊，又先後編成六個步兵旅，即滇黔綏靖公署步兵第一旅旅長盧潤濤，第二旅旅長龍純武（龍雲長公子現住台北市），第三旅旅長旭，第四旅旅長邱開基（現國大代表），第五旅旅長馬繼武，第六旅旅長龍奎元，中央爲使全國軍權統一指揮，奉中央令將第一旅改爲暫編第十八師，第二旅改爲暫編第十九師，第三旅改爲暫編第二十師師長安純三，第四旅改爲暫編第二十一師師長龍曜，第五旅改爲暫編第二十二師，第六旅改爲暫編第二十三師長潘翔端，暫十九師駐昆明，暫二十三師駐滇東外，其他各師配屬第一集團軍加強滇南防

務。暫十八師、暫二十師、暫二十二師奉令整編爲陸軍第九十三軍，晉升盧潤濤爲中將軍長，暫二十一師以原番號補一八三師缺編入第六十軍，滇南防務計五年致使佔領越南日軍未敢越過紅河一步。

襲珍珠港 長沙大捷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四時（中國時間），日本海軍機動部隊的艦載飛機，自航空母艦起飛，突然偷襲珍珠，致使停在港內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艦八艘，炸沈三艘，炸傷三艦，英駐新加坡主力艦「威爾斯親王」及「却敵」號二艘同日被日機炸沈，太平洋英、美海軍主力消耗十分之八。

第二天的九日下午七時，中華民國政府由主席林森署名發佈文告，正式對日本及德、義三國宣戰，實則乃是自九一八中日開戰以來忍耐了十年之久，纔終於宣戰，十日日本開始在菲律賓北部登陸，十一日美國與德、義互相宣戰，自此開始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二十六國聯合戰線的同盟國對日、德、義爲首軸心國戰爭，二十二日美國軍事代表勃蘭德及英國代表印度軍司令長官魏菲爾都抵達重

慶與蔣委員長舉行會議，討論的重心皆集中於保衛緬甸，三十一年元旦，二十六個國家發表「聯合國共同宣言」，中、美、英、蘇列為四強之一，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越南、泰國亦入中國戰區，美國推荐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任美軍駐仰緬軍司令，同月九日日軍發動超過十萬人的大部隊進犯長沙，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所率領的中國精銳部隊中第三十兵團參與長沙大會戰英勇奮戰，經三次長沙會戰大捷，這是蔣委員長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最初勝利，受到了各盟國輿論之讚揚和電賀，揚名於世。

緬甸作戰 臘戌失陷

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於二月四日訪問印度之後，三月一日為視察緬甸戰線，由昆明飛往臘戌視察，在此時期滇緬公路上每月有二萬噸以上軍需物資運入國內，是我國抗戰時期的最大補給線，故這條路線的防衛，在中、美、英三國來說，乃是一個最重要課題，日本方面，對此一路線，也相當重視，由飯田祥二郎中將擔任司令官的日

本第十五軍，自元月二十日開始越過泰國邊境，侵入緬甸。在國軍方面是以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一軍編成遠征軍，由羅卓英擔任司令官，急速由雲南西進入緬增援，但捷足先行的日軍，業已於二月下旬越過在仰光東北約一百公里的西湯河防線，進窺仰光，蔣委員長令史迪威將軍指揮入緬的中國遠征軍先遣部隊之第二百師戴安瀾部增援，才趕到同古還距仰光二百五十公里的三月七日仰光英軍不支，便於八日放棄仰光。

蔣委員長二度緬甸之行，被日軍諜報的偵悉在臘戌受到二十架日本轟炸機空襲，又自臘戌飛返昆明的途中，復有十八架日機追襲，幸得中國空軍援護。遠征軍第二百師奉令防守通往滇緬公路的同古及平滿納一帶，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奉派救援緬甸石油產地的仁安羌救出被日軍所包圍之英緬軍七千多人，車輪百餘輛，可是由於分兵救援英軍，以致中國軍在平滿納的戰鬥力減弱，結果日軍機械化部隊自同古迂迴平滿納東側北上，直撲滇緬路重鎮臘戌，終於四月二十九日臘戌失陷，蔣委員長即指示史迪威速調中國主力北上集結於密支那及八莫，

但因史迪威所率領的數萬中國部隊，在緬北徘徊不定時，八莫與密支那却已於五月九日相繼失陷，切斷中國軍的退路，史迪威乃擅自撤往印度，戴安瀾師長則在緬北壯烈犧牲，部份官兵回到雲南境內，直到八月纔退往印度雷多，其中頗多因飢餓疫病而死。

組飛虎隊 在昆成立

抗戰四年初期，緬甸的首都仰光是我國際交通滇緬公路的大門，從各國進口的物資軍火，全從仰光沿滇緬公路運經昆明轉運前線補給作戰，自從中國運輸物資的動脈滇緬公路被阻斷後，則唯有依賴由印度加爾各答經蘇卡到昆明的航空路線，必須要非常困難的飛越過「喜馬拉雅山」，運物資到昆明，再轉達前線各地補給作戰。

美國退伍人上校陳納德，召集美國退伍軍人所組織的「志願飛虎隊」在昆明成立後，所使用的四十號改良戰鬥機與日零式機作戰，一經遭遇，日機即被擊潰，自此日機很少出現滇境上空。三十一年七月四日美國政府改編志願飛虎隊為「美國駐華

空軍」，陳納德恢復發現役晉升准將，三十二年三月三日陳納德的空軍擴編為「第十四航空隊」，晉升陳納德少將司令，美政府使十四航空隊充實力量，握有五百架飛機，自七月二十日起支援前線向日空軍挑戰。

八月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九月六日經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中，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於九月十三日選舉蔣委員長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肩負政、軍方面的最高責任。

中印公路 提前完成

民國三十三年是中國在長期抗日戰爭過程中最艱苦的一年，是年春季日軍開始在中國戰場發動了「一號作戰」，又稱為「打通大陸作戰」的大攻勢，從保留在東北對蘇聯的關東軍及華北的「北支那方面軍」共抽調出十個師，投入戰場慾打通平漢鐵路，四月十四日攻陷鄭州、洛陽後，更謀打通粵漢鐵路，六月十八日長沙淪陷，但在滇緬方面，五月十七日，中美混合突擊隊向密支那飛機場突擊成功

，經過兩個多月激戰之後，終在八月二日奪回密支那，遠征軍也配合出動支援緬北反攻戰爭，先後光復騰衝、龍陵、芒市等地，由密支那南下的中美混合突擊隊在芒市會師，於是由印度經緬北到雲南的「中印公路」在雲南人民雙手毅力的堅苦奮鬥中，只有一年的時光提前完成。

十二月二十五日由何應欽上將擔任總司令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在昆明成立，駐防滇南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奉令擴編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

三十四年元月二十八日滿載物資的五百輛卡車，由中印公路，經過緬北開入雲南省境，駛向昆明，凡經過各縣市城鎮，公路兩旁站滿了歡迎的人群，一個個臉上的表情表現出十分快樂的心境笑容滿面，手拿國旗，歡欣鼓舞的鑼鼓聲、高歌聲、炮燭聲和歡笑聲預祝著抗日戰爭勝利的早日來臨，我政府為紀念史迪威將軍的功勳，並將中印公路，更名為「史迪威公路」。

日本投降 滇軍入越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

共同發表「波茨坦宣言」，促使日本投降，八月六日清晨，由泰里安島起飛的美國第二十航空隊，乃二十九飛機，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杜魯門總統對日本發出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則將會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沒有回答，於是九日又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蘇聯看著日本就要崩潰，即於八日晚間對日本宣戰，參加了宣言的行列，蘇軍蜂湧進入東北，十日日本對國際廣播表明附有條件維持「天皇體制」接受「波茨坦宣言」，十四日決定無條件投降，十五日天皇向其國民廣播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一小時之前，先總統 蔣公在重慶親臨中央廣播電台，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的「以德報怨」宣言，希望日本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弟兄之國，擔負戰後世界安定的一份任務。

同盟國劃分受降地區，將越南北緯十七度以北日軍交由中華民國受降，中央指派盧漢總司令為越南受降軍司令官率六十軍，九十三軍和暫十九師，暫二十三師八個師入越，八月成立越北軍政府，九

月越南北部日軍代表土橋勇逸在河內向盧司令官簽署降書，遣送日軍回國。

滇軍在越之八個師，奉令整編爲六個師，以加強六十軍及九十三軍兵力，整編後的六十軍任曾澤生爲中將軍長，白肇學爲一八二師師長，隴曜爲暫二十一師師長，潘翔端爲一八四師師長，陸軍第九十三軍中將軍長盧潤清留任，任許玉潤爲暫十八師師長，李韻濤爲暫二十師師長，龍澤淮爲暫二十二師師長，任務完成，盧漢回滇接任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六十軍及九十三軍由越南轉戰東北戡亂。

綜上各節雲南抗戰先後出兵五個軍，兵員達三十餘萬人，發動民工，如期完成「滇緬公路」及「中印公路」和長時期的維修工作，出錢出力，安定大後方，全力擁護中央，支持長期抗戰，日軍南進，攻佔越南，侵入泰緬，駐滇南第一方面軍的兵力達二十萬人，駐滇西遠征軍兵力達四十萬人，糧食補給，取之於滇，雲南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犧牲奮鬥，是堅苦的，我們生在這戰爭的第一代，應爲雲南抗戰的歷史任務作見證，也是我們這一

代的責任，我們更希望我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全力擁護中央，效忠政府英明的領導，認清共產主義是經濟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

上承91頁

五月十七日，我們八五團隨師部和八七團八八團於傍晚八時左右陸續撤到大運河南岸，楊洪元團長充當本師後衛，還在禹王山上掩護本部撤退，張冲師長已見各團渡過運河南岸了，但他仍在運河北岸浮橋邊等着不走，直到楊洪元團長下來後，才慢慢地和部隊一起走向浮橋。

來接防的王文彥師，並沒有遵照命令到禹王山去防守，據說只沿運河南岸防守，不去禹王山了。

附記：作此李佐當時任一八四師一〇八六團第一營第三連長，趙汝懋當時任一八四師一〇八六團重機連連長，常紹祥當時任一八四師一〇八五團少校團副。

瀛涯勝覽中之「上水」地位考

李拂一

瀛涯勝覽暹邏國條（註一）：「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有一市鎮，名上水，可通雲南後門。此處有番人五六百家（註二）。諸色番貨皆有賣者，紅馬斯肯的石，此處多有賣者，此石在紅雅姑肩下，明淨如石榴子一般，中國寶船到暹邏，亦用小船去做買賣」。

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本，對「上水」未有校注。

陳棠花瀛涯勝覽暹邏條註釋本註稱：「國之西北，即指詎大城之西北，上水，伯希和謂：當非溯水而上，而係市鎮之譯名，但伯希和自謂對暹國古市鎮不甚明瞭，不能證明其地。筆者爲先查考其名稱，然後以通雲南道證之。北部的清邁（即景邁），爲通雲南後門之一地，其地產鴉片，筆者嘗見販鴉片者，記鴉片來源曰上水，以代清邁，此殆指溯流而上之義。另一大城西部可通雲南後門地，即千差那武里，其地即產紅馬斯肯石（詳下）處。此地

可由三佛塔孔道至緬境，由至沿陸爾溫江而入撣部出雲南，此地有夜功河之二支流：一名槐艾；一名槐萊，即大支流與小支流之意。槐義爲水，但音則非「上」，且地在大城之西，當說不去。維紅馬斯肯的石在千差那武里出產，但可攜售於他地。另一地則爲彭世洛，其地近素可太。彭世洛因位於昭披耶河近北部支流（即難河）與（容河）之間，故古代稱彭世洛爲上槐，上義爲二，槐義爲水，即二水匯流地也。由彭世洛至素可太，再至拉恒通暹北夜束入緬境，沿薩爾溫河至于撣部入雲南。若以清邁入雲南最近，但其地多山，且此地爲暹北部，非西北。千差那武里雖爲紅斯肯的石出產地，亦暹西非西北。彭世洛則在暹北稍西，其地古代名二水地，暹名二音上，故第一字可譯音，第二字可譯義，而得爲「上水」。又稱：「考暹古代通雲南途道，由暹西即三佛塔道略如上述。清邁誌一書記載：古代暹北，昌萊（位於清邁之東北極北邊陸地）入古八

百大甸而不能由北直趨，因阻於山嶺，須先繞西行，入緬境，再繞東入昌敦，而入東里（十二版納），古代途道均如此」。

陳君以清邁「爲暹北部，非西北」。謂：「彭世洛則在暹北而稍西，其地古代名二水地，暹名二音上，故第一字可譯音，第二字可譯義，而得爲上水」。認爲「上水」即彭世洛。根據現代暹羅地圖，大城位東經一百度三十五分，彭世洛位東經一百度十五分，在大成北方偏西約七度。清邁位東經九十八度五十二分，在大成北方偏西約十九度。上水則在清邁府城東北九公里，位於大城北方偏西約十八度。清邁及上水，雖同爲暹北地區，但較彭世洛均更爲偏西，雖不正位於西北方，以北北西略北之地位而曰國之西北，應說得過去，古人不會嚴格到必須偏西四十五度，方能稱爲西北方也。又陳君釋二水地曰：「暹名二音上，故第一字可譯音，第二字可譯義，而得爲上水」。但暹語「二」（SUANG）音近「双」而不近「上」，未免牽強。同時彭世洛遠居清邁之南微東四百三十七公里，距離雲南後門甚遠，更難圓其說，至謂「古代暹北昌

萊入古八百大甸而不能由北直趨，因阻於山嶺，須先繞西行，入緬境，再繞入昌敦，而入車里（十二版納），古代途道均如此」。清邁誌一書，未能獲閱，是否如此記載，無從復按。

按「上水」（

SANSAT），位於

清邁府城東北約九公里，湄濱河之東，渡河而西，即清邁府城，潮屬僑胞譯爲「訛西」或「訛柿」，爲清邁府屬十九個縣之一。全僑寓清邁多年，曾數度往遊，滇僑書信往還，通作上水，口語或循暹語作「上腮」。暹鐵公路未通達暹北以前，滇南商旅，大都集中於上水做買賣，亦有遠至大城或曼谷貿易者。暹北鐵路通至清邁以後，僑寓上水滇人，多數移入清邁府東城外王河街（CHAROENPRATHES ROAD）一帶。舊時十二版納商人至上水做買賣者，通常由車里大猛籠出國，南行經緬屬猛果（猛壘）、猛勇、猛白了，西南折經猛嶺、猛、紅勒，大其力而入暹北邊境湄賽（潮僑譯作柿）。猛籠至湄賽，馬程約六日，一百九十一公里，又南行二日至景海（舊景海土守備司，今通作昌萊或清萊），六十五公里。民國十七年初，余曾就

伴紫梗商馬幫旅遊至此，然後換車至曼谷。當時暹北公路已通至景海略北，湄賽一段正興築中。由景海西南行經湄歲、淵八寶、湄咯沾而至上水，約五日程，一百六十六公里。或田景海南行經網攀，再西南折經淵八寶、湄咯沾、沙吉（亦作黎色菊）而至上水，亦五日行程，約一百六十八公里，此兩途，余僑寓清邁時，均曾踏勘，並無山嶺阻礙，僅嶠沙吉至淵八寶段為山路，但山勢不高，可以通行機車、吉普車或牛車。由滇南邊境猛籠，經猛累、猛勇、猛白了、猛嶺、湄賽、湄沾、景海、湄歲、淵八寶、湄咯沾、嶠沙吉至上水，長四百二十公里，馬程十四日即可到達，路甚易行，無「由彭世洛至素可太，再至拉恒通暹北夜束入緬境，沿薩爾溫河至于憐邦入雲南」，迂迴曲折一千二百七十餘公里，翻越道納山脈，渡薩爾溫江以及跋涉若干窮山惡水，耗時四十餘日，方克到達滇邊之必要也」（註三）。

佛海漢擺夷罕榮邦君言：彼於光緒初年，曾趕馬至曼谷做買賣，即遵由猛籠出國，南行經猛累、猛勇、猛嶺，進入暹境湄賽，復南行經景海、葩天

、猛坳、老關（南邦）、大城而至曼谷。罕君言：那時暹邏還沒有公路及鐵路之建築，由猛海到曼谷之交通工具，端賴騾馬，約須四十日或四十餘日之行程，方克到達。由猛海往返曼谷一轉，動須跋涉三閱月。若僅至上水，則由景海轉西南行經湄歲、淵八寶、湄咯沾、嶠沙吉等地前往，約兩週即可抵達，往返途程，不過一月。

瀛涯勝覽著者馬歡，隨鄭和通使暹邏時，暹都大城。大城距上水約七百二十三公里（註四），合營造尺制一千二百五十五里。馮承鈞據勝朝遺事及國朝典故本，校改為「國之西北去二百餘里」，疑「二」字上脫一「千」字，應改為「國之西北，去千二百餘里」，庶與實際距離之里數差合也。

（註一）商務民國五十一年臺一版馮承鈞校注本廿一頁。

（註二）陳棠光編著鄭和通使暹邏考附錄：瀛涯勝覽暹邏條註釋本作二三百家。

（註三）由彭世洛西出素可太、達府、夜束，途長二百二十四公里，由夜束渡梅河（薩爾溫江支流）而入緬境馬瓦底（MYAWADI），然後北行經

瑞岡、巴本至雷崠（雷高），長約五百公里。由嵵崂東微北折行經猛阪、猛屯、猛薩，東北折經猛柯而至景棟（昌敦），長約四百五十公里。由景棟繼續東北行經蠻打丙、猛麻而至雲南又一後門打洛，約一百公里，共約一千二百七十五公里，合二千二百十四營造里。較由猛籠經猛累、猛勇、猛嶺、湄賽、清萊、湄歲、湄八寶、嵵沙吉一途至上水之四百二十二公里，合七百三十三營造里，要迂迴曲折多跋涉了約八百五十三公里，合一千四百八十餘營造里之遙。昔山大城西走千差那武里，再西行入緬繞道，則途程更為遙遠。棠花先生所言，似有差誤（註四）

暹羅普通地圖附表：大城距清邁七百十四公里，清邁至上水九公里，共七百二十三公里。鄭和通使暹羅考：「清邁離大城過遠，計六〇九公里，等於近二千里」。距離之公里數及折算數，疑均有誤。但大城至清邁之途徑非一，若干地圖附表之數字有九三七公里、八八六公里、七一四公里等之不同。今以最短之七一四公里計算。（鐵路線：曼谷至大城七二公里，大城至清邁，六七九公里，共七五一公里。）

輓庾代表家驕

護持國權，冊載擺伏蓬島，一心結伴，還鄉成空願。含淚有餘哀，修文天宇，三春鶯啼滇池，萬里招魂。

申慶壁 敬輓

李宗黃先生百齡冥誕

申慶壁

丙寅冬李公宗黃百年誕辰紀念與會者四百餘人賦紀

李師百歲值隆冬，冠蓋京華仰高風

宿望清徽元首，勳華垂世口碑中

儒林一致稱其德，朝野同聲頌其功

鶴去人間存典範，開山地治千秋宗

薪傳地治六十秋，育李栽桃始益州

轉進三台重建樹，經營冊載耀全球

及門弟子長朝市，樞府里胥稱策猷

咸道復興基地上，待宏遺訓彌鴻溝

申慶壁丁卯春膳正

錢南園的一副對聯及其書藝——兼談雲南民風

張誠

雲南的書法，由于錢南園的影響，繼之有趙藩、陳榮昌等幾輩書家的舊習推崇，自清中葉以來便形成了以顏書體係爲主要風範的書風。

這種書風的形成，一方面是對前輩鄉賢的尊崇，一方面也是滇中樸學儒士敦厚憨直民風在書法藝術上的體現。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山國民族的情調和氣質。縱觀錢南園的這幅楷書對聯，可以看出，這是在顏真卿書法基礎上發展了顏書體系，南園的楷書比顏真卿寫得瘦硬通神，極少有如蒸餅的筆劃。凡點均圓實敦厚；長捺則如大刀直劈，剛勁有力；小橫畫細而富于彈性，或如錐釘直刺，所向披靡。特別是「隱霧豹」和「得霜鷹」兩組字，寫得氣勢逼人，觀者無不聯想到這「霧豹」和「霜鷹」這樣的猛禽兇獸在「霧」和「霜」這樣險惡神秘的特定環境中的形象。「文采」和「精神」則突出表現了一種高尚的氣質。「南山」和「九月」在字形結構的筆劃處理上「特別是筆劃少的字」則體現了南園

匠心獨運，下筆不凡。正如清道人李瑞清評他說：

「南園先生學魯公而能自運，又無一筆無來歷，能令君謨（蔡襄）却步，東坡（蘇東坡）失色，魯公后一人而已」。蘇東坡晚年自我感覺已超過顏真卿，現觀其書法連南園都趕不上也許是氣質的關係。

昆明地區從清代錢南園始，至民國年間，書家輩出，源遠流長，影響所及，早已超出地區的範圍。倘若你到昆明地區的名勝古蹟走走，你就會發現，大凡著名的楹聯、匾額，幾乎都與顏書錢字有淵源關係。何故雲南人如此敬重這顏錢書體呢？筆者在省圖書館舉辦書法演講時，無意中在堆雜物的地方看到原雲南圖書館博物館的一塊大匾，名曰「樸學齋」，一看就知道是學錢公書體的，再一細看，匾上有一跋款很有意思，既解釋了這「樸學齋」的由來，更道出了雲南民風的特點。因匾額久堆雜物之中，字迹多有損壞，今就可識者抄錄于後。跋曰：「滇僻處西南，民風以陋而得樸士風。亦然樸學之

儒敦厚憨直，往往處爲名士，出爲名臣。而無僞名之患，夫驚名者，外金玉而中敗絮，滇士雖陋，恥與爲伍。今上臺關龍池精舍以古學敎之，異可陋習盡除，人文大盛，不佞謬主講席，深懼雕琢繪繡之失木質也，爰榜所居曰：「樸學齋」。既以自助并勉多士，且識夫後之教滇士者。」末署「光緒十九年癸巳春石屏許印芳題并識」「會澤張曾書」「註：曾字較模糊」

我想文中所說：「出爲名臣」，肯定是指錢南園先生。滇士的樸學風氣與偏愛顏錢書體有很大關係，而這種精神氣質又變成了偉大的實踐。君不見滇省以貧脊的經濟獨舉護國討袁的大旗，三迤健兒奔赴抗戰前線血戰台兒莊，滇中父老以血肉之軀築成抗戰之唯一通道——滇緬公路。然滇人不居功，不自傲，此乃敦厚憨直之滇中儒士特質。上朔到錢南園的剛正不阿，直聲震天下，正是一脈相承。錢公在昆明地區的殿閣廟宇撰寫的匾額爲數不少，不幸的是八四年四月二日筇竹寺華嚴閣一場大火，焚毀了南園先生楷書對聯一副。內容爲「已作真金詎復成鐵；是惟師子乃解逐人。」痛哉，惜哉！再察



文采南山隱霧豹
精神九月得霜鷹

南園的人品學養，皆以滇中氣質爲本，繼而進京會考，流寓宦海，久之則陋習盡除，而人文大盛，終譽享海內外。諸如陳筱圃、袁嘉穀之中進士、中狀元、主學政、執編譯，赴東瀛之考察，倡學府、重人倫，促吾滇之倡盛，造就人才。再後者如唐公繼堯、惺庵公鍾嶽、迪之熊慶來公等先賢莫不如此。論錢南園的官職并不大，僅只是正四品，然錢公能有此作爲，得到後世的敬重。難怪連美國的普林斯頓美術館和法國的佛利爾美術館都收有南園墨蹟的藏品。

夷族漫談

隴體要遺著

中國民族問題，只有蒙古、新疆、西藏三個地區的民族各有各的語言、文字、宗教、社會結構、生活習慣，值得注意而外；其他地區，從東北以至西南，你要嚴格的分辨出每個人的種族，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以我們所知古書上所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說吧，這些民族是古時實有的事實。但現在完全不見了。夷族已不在中國之東，只在滇、川、黔邊境留下來，成為少之又少的少數民族。就以最主要的漢族來說吧，元清兩朝移居內地的蒙滿兩族，現已找不出他們的民族特徵，好像都是漢族了。華夏之中的河南，有的是猶太人。又如所謂匈奴鮮卑的鮮卑人，都已完全漢化。有少數人的漢姓叫「獨孤」有點特殊，據說很多人已改姓劉。那麼姓劉的人，有一部份必是鮮卑族了。我認為依照孫總理所說，統稱為「中華民族」才是一個正確名稱。

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什麼都學蘇聯。蘇聯的少數民族問題最複雜，對少數民族政策是施政的一項重要事件。中共在大陸，也大搞少數民族運動，有的地方，當然也有用處，但如雲南迤西大理一帶的所謂民家（周鍾嶽、趙藩這此名流都屬於民家）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他們是少數民族了。中共替他們查出他們的歷史，稱之為白族，以有別於漢族。有一位先生曾經對我說「今天才曉得我不是漢族，我是白族」。對於夷族呢，承他們厚愛改彝族。我覺得這種觀念和傳記文學投稿人廖某一樣，用保羅兩字，來代表夷人兩字。他應當坦坦白白的寫保羅，不應自造一個「旁出來」夷族就是夷族，古已有之有什麼不好？

夷族在種族上與苗族、漢族是有分別的。據一位在劍橋大學學人類學的英國人（他表面上是傳教之士，主要是來研究他所學的東西。我幼年時曾經

做過他學生，習英文、數學）說由體形和骨格來研究夷族和藏族同是一種民族。但藏族的文字是拼音字夷族的文字是象形方塊字，我說：前者是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後者是和中國文化同源。他還是沒有作肯定的結論。我所知的夷族根源僅此一點。

要了解夷族近代史，要在「明史」和清代的史實當中才能得點概要。這些我都沒有研究過。現在已無精力去尋材料。這裡所寫的只是個人所聽來的傳說，和自己親族的部份情況而已。

這裡所述的夷族的分佈地區，似乎不應以後希鑑君所寫的雲南東部的幾縣為限，應當包括貴州的黔西、大定、畢節、威寧、四川的永寧、左蘭、等縣和金沙江西岸大小涼山在內。我想，當年中國政府對這個區域用兵，多部落戰敗後接受政府的安撫，被分封為當地土司。稱為「府」如烏蒙府，清朝改土歸流後，地方政權，另委官吏執行。但各家土司在其勢力範圍內，仍保留其土司官各項制度。一部份不願投降的家族，逃到金沙江西岸，過他們獨立的生活，政府不再用兵追究。直到中共取得政權後實行他們的少數民族政策，現已深入涼山區域。

金沙江西岸的夷族，只有他們的貴族首長，沒有東岸土司制度。據我所知如納吉、沙馬等家族是涼山的貴族和東岸的這些土司是同一階級的，他們根本是涼山人，算不得昭通或永善的燕山人。他們在東岸，不會有很多產業的，盧漢雖和他們是親戚，但在夷族階級制度中，似乎要差一點？我家和涼山的夷族只有間接親戚，沒直接親戚，所知不多，關於此點，緬武或許多知道一點。

本文所述這個區域的土司，不只烏蒙一家，烏蒙的範圍，只限於昭通及附近一兩縣，昭通夷名「伍母阻」烏蒙兩字，大概由此而來，烏蒙土司漢姓陸（？）民國初年，已經衰敗不堪，只有一點虛架子了，我有一個堂妹，嫁給他家，這位妹夫婚後不久死了，堂妹改嫁，我回雲南後很少談及，大概沒有人了。

鎮雄、彝良兩縣不屬烏蒙範圍叫做「芒部府」，我們隴家是芒部土司的後人，隴家的族人很多，共產黨來後也殺了很多，據說虎口餘的小輩，仍舊不少，我們的夷姓叫做「芒鼎」。隴家有點名氣的兩位先輩叫隴政、隴赦，明史上也有記載，夷族古

時也是用火葬，隴家的火葬墳，明時立的碑，現在鎮雄還有很多。

貴州的威寧、畢節這一帶號稱「烏薩府」土司漢姓安大定永寧這一帶大概叫做「鹽倉府」詳情我也搞不清楚，只曉得明末時有一位很能幹的奢香夫人，率兵勤王打到成都，兵敗回來後，她的子孫改姓余、楊、蘇、李、四姓現在只剩余、楊兩姓了。夷族婚姻制度很嚴，我們隴家老一輩親戚，大多數都在安余楊陸這幾個姓裡轉來轉去。

雲南會澤巧家一帶，叫什麼府，我不知道，只曉得會澤拖車陸家（龍總曾的岳家，是否這個陸字也不清楚）是這個區域的土司，路遠我們沒有親戚關係，平彝一帶也應當有的，因為永寧余家那裡夷族有關係，我也不清楚。

昆明也有夷族，昆明的夷名，叫「幾貼谷」，因為昆明是雲南的首府所在地不能設土司，只有少數窮苦夷民住在城郊，一般如廖某之類妄人，呼之為僱僱。

夷族很注意階級制度，大體上正為希鎧文內所寫，分為黑夷白夷兩個階級，但在土司制度的圈子

裡，似乎應分為四個階級，這些土司的家族，自己形成一個階級，把一部份與他們有關的黑夷，視為他們屬下的又一階級，因此黑夷可以分為兩類（一）與土司有關的黑夷是土司家的大管事，大頭目，凡有婚喪大事，都少不了他們，土司家的土地分一部份給他們，每年只納一點物品為租如一隻羊之類，他們來到土司家（改土後仍稱衙門）有坐位，可以坐低凳子，一部份坐世襲的「黑比摩」。（二）另外一種黑夷，自己有小量土地，也是一個小地主他們總是避免與土司接觸，因為他們的階級性也強不能和白夷通婚，又不願和漢族通婚，所以與土司有關的黑夷和獨立自主的黑夷，還是互相視為一個階級婚姻相通，黑夷之下就是白夷了，改土歸流後，土司的土地，大部租給漢族收租，有一部份給幾百年來，依附在土司家族的苗族耕牧，他們都是自耕自織，不需要金錢，最忠實的民族，治安不好的時候重要金銀財寶之類可以秘密放在他們家裡，比任何保險箱都可靠，另外有一部份土地留下給住在土司衙門附近白夷作生活之用。這些白夷，又要在土司家裡當差人，人丁也不是很多，耕種收穫都靠上述苗族每季

來服役幾天，來時，只要有兩大碗酒、大塊臘肉，他們就很滿意了，這些白夷又分兩個階級一個階級是他們的女孩子必要時要到土司家當使女，小姐出嫁時至少有兩個使女陪嫁，另外一階級的女子則絕對自由。這兩個階級之間，絕對和諧相處沒有問題，只是自動不通婚，所以嚴格說來，要分四階級，金沙江西岸，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在上述這個區域裡，夷族的語言，大致相同。

但爲江蘇省鎮江人，不容易聽懂鄰縣丹陽人的說話一樣，不是絕對相同的，至於金沙江兩岸的不同，我想比廣東、福建與國語之間的差別還要大，這大概是商業不發達交通不方便的結果，夷文是方塊象形字，只有「比摩」家族，一代傳二代的會讀會寫，還可以吟詩作對，每一土司家，屬下都有兩種比摩「黑比」「白比」在婚喪典禮中，擔任重要職務。我在鄉間居住時少，沒有見過那些禮節，只有在清明上墳時，看見在每一座主要墓前有黑比來指揮祭禮、唸經後，殺一豬一羊，作爲祭品，土司衙門附近的這些白夷，全家都來墓前野餐才算典禮完成，比摩所唸的，據說不是什麼經文，祇是在墳前背誦

先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光榮史實，以此，我覺得夷族沒有什麼宗教，或信仰任何鬼神，對於祖先的祭祀到是非常隆重，祭祀時所用物品，和中國古代的物品大致相同爲「邊？」「豆？」之類（想不起來寫了）。

夷族的婚姻關係很認真，廖某說，不重視輩份，這是胡說八道，但有兩種缺點一是太重視階級制度，配偶不容易找，表兄妹結婚是常有的事，血緣太近是不好的。二是民族自大狂在我們的先輩裡，絕不與漢族通婚，一個人的太太太，一定要夷族，但假如這位太太沒有生育，困難問題就出來了，同階級的夷族女孩子，不會給你做小老婆，只好求之於漢族，但漢族太太所生的子女，在更老的一輩時，婚嫁都很困難。原則雖如此但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勢利、現實，有錢有勢的人一樣都有辦法的。

這些土司家族的文化水準，並不比這個區域漢族低或者因爲比較富有，可以說比一般人還相當的高，就如上面所述永寧余家的先輩，有一位號大山的詩人，印行的一部詩集，內中有一首長歌，描寫他的夫人的家族（屬烏薩府）的興衰情形，詩寫得

好對於當時烏薩府豪奢的生活，雖則有點誇張，但生活豐裕情形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夫人也能詩另有一部詩集，幼年時先父曾經選給我們讀過，余家在滿清末年，去日本留學的有五人之多，有一位算是我的表兄叫余建光，回國後在陳英士先生左右工作，陳果夫先生告訴我，他是英士先生下四個要員之一，不幸早死了，又如芒邵府的我家藏書，在附近各縣，很少有人能超過我家的，大字木刻所謂江南版的廿四史我家有一部，分別裝在很精美的書箱裡，不同版本五經有幾部，各種文集也很多，我記得好像子書很少，這些是什麼時候收藏的，我也搞不清楚，先父是一位讀書人，清末應考得了秀才功名後就停科舉了，在家自修，我常聽說對史記漢書很感興趣，民國前幾年，曾攜一僕經滇越路到香港、上海、南京，參觀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後又順長江經四川返家，回家後就把我和我一位早故的姐姐送到傳教士那裡，受了兩年教育，先母也是出身烏薩府安家，雖不能寫作，可以閱讀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這類小說，對紅樓夢的故事很熟，這些事實對夷族沒有深切了解的人是不知道的。

共黨取得政權後，這些家族的成年人，不是被殺，就是判幾十年監禁，房屋全被燒燬，前年我一個侄子，在派來對我作統戰說：我家的那些書籍，被一般無知的幹部，不加保存成爲廢紙全部完了，我的兩個弟弟，一個死在監裡，一個槍斃，一個妹妹因爲自小有眼疾未出嫁，成了被鬥爭的地主，受盡了人間的一切痛苦折磨一年有餘，結果自殺來自己「解放」，我家住宅後有範圍很大的一个松林，是先輩人培植的大約在三拾萬株以上，共黨成立一個機構，全部伐光，我這侄子曾在林場裡作小工若干年，幼年時他父親（我二弟浙江大學農學院畢業）曾教他讀過一點英文，政策變了把他由小工而提升做彝良縣第一中學英文教員。

金沙江西岸情形據說比較好點，沒有搞過最殘酷的鬥爭運動，但全中國人民都在一窮二白的生活中受苦受難，對少數民族運動，假定共黨真要想做好也做不出什麼名堂出來，人類進化的歷史，有其自然發展的程序，不是少數執政的人所能操縱指揮的。

台兒莊戰役中第六十軍

一八四師在禹王山的阻擊戰

李佐

趙汝懋

常紹群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舉世聞名的台兒莊戰役，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從三月中旬到四月五日，後一階段是從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我們滇軍是參加台兒莊後一階段作戰的。這次戰鬭一開始，敵軍即以主力板垣、磯谷兩個師團及偽軍劉桂堂部約三萬餘人再犯台兒莊，不到旬日就攻到台兒莊東北四戶鎮、小良壁、蘭城店以北之線，我台兒莊正面守軍第一線的于學忠、湯恩伯等部，阻止不住日軍的猛攻，台兒莊危在旦夕。原來六十軍是駐在鄂北，豫南一帶整訓的。四月十七日軍部轉來蔣介石的命令，開赴河南的民權，開封一帶集結，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指揮。接着李宗仁眼看台兒莊不能守，徐州將是岌岌可危，即電告蔣介石要求調六十軍到台兒莊參加作戰，蔣介石照准。因此，我們的列車於四月廿日開到開封車站時，李宗仁派聯絡參謀到民權，開封沿途車站，向六十軍

先頭部以傳達命令說：奉蔣委員長電令：「第六十軍直開徐州待命，不許中途下車」。『每一列車，只准停留十分鐘』。接着就送來蔑蔑袋裝的饅頭，四川榨菜一大包一大包的抬上列車來給我們食用，因而我們就沒有停留地向徐州前進，廿一日夜到達徐州。軍長盧議是於廿一日上午坐專車趕在部隊先頭到達徐州的，他見到戰區長官李宗仁，軍委會付忌參謀長白崇禧，他們命令第六十軍歸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指揮，部隊速到運河北岸台兒莊東北地區集結。白崇禧在旁插話說：六十軍最好要在廿四日前集結完畢。盧議軍長又去找孫連仲聯繫，孫命六十軍集結在于學忠的五十一軍右側背邢家樓、陶溝橋、蒲旺、東莊地區，作爲第二線部隊待命。但對敵情緊急的真實情況，則避而不談。白崇禧反而向盧議軍長說：『台兒莊情況前幾天很緊，目前已趨緩和』。孫連仲則說：『敵軍攻勢雖猛，但我

們打得很好，局勢已趨穩定。實際是「正與我軍將到達集結地的途中，于學忠、湯恩伯兩部已混亂潰退，使我軍未曾展開即與突入之敵不期遭遇。（引自盧議所寫【第六十軍血戰台兒庄】一文）。

同日上午各師師長已到達徐州，盧軍長由孫總部回來后，派人傳知若師師長到花園飯店開會，告訴了他去長官部接受命令經過后，面交一份電報稿式的命令一份，大意是「孫連仲集團的于學忠、湯恩伯部隊在嶧縣以南附近及其以在蘭陵，橫山之線與敵人激戰中，本軍奉令歸于學忠指揮為預備隊，限近日以前渡過運河在台兒庄東南地區集結完畢」。各師集結地點，第一八三師在右，集結於陳瓦房、邢家樓、五聖堂、小庄地區，第一八四師在左，集結於台兒庄以東陶家溝、浪滄廟、馬家窩、丁家橋地區，第一八二師在右後，準備做軍預備隊，集結於蒲旺、辛莊、載莊、后堡地區。軍指揮所設在東庄。（省政協《台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廿輯安恩溥寫的《抗日戰爭中第六十軍第一百八十二師在台兒庄作戰經過四十乙》一九二頁倒數第一行一九三頁——五行。）

四月廿二日上午九時，一八四師前衛團一〇八五團在趙家墩車站下車，其餘各團及師部陸續到達運河南岸。筆者記得本師前衛團一下車，敵人的飛機十多架就飛來上空盤旋轟炸，團長曾澤生指揮全團就地疏散在麥地里隱蔽，不一會敵機即遁去，全團官兵並無傷亡，只是曾團長的騎馬被破片炸着點微傷。大約午后四時，我們師的前衛團——一〇八五團到達運河南岸，五時渡過運河按照長官部指定集結地區——陶溝橋一帶集結。

原來在部隊尚未渡過運河之先，張沖師長就本着了解敵情地形，才能作出部署兵力的處置的精神，立即親到運河北岸了解情況，觀察地形后，認為戰鬪的集結地區是運河北岸的一個狹長地區，不易展開，而且又是背水為陣。在北岸敵我雙方情況未明時，最好暫時集結在運河南岸。建設各師先派人跟前方守軍及附近地區守軍聯繫好，了解敵我雙方情況，以及地形地物，掌握基本要點之後，然後進入防地，才比較穩當些。於是他立即找到一八三師師長高蘊槐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他，請他考慮一下暫緩渡河！高回答「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應該

按照上級的命令進入指定的地區集結，如果要變動軍部命令的話，最好請你一個人去找軍部請示好了，我高某決不能去」。張冲碰了高的釘子後，只好命令本師隊伍是日午后五時開始渡過連河按照指定地區集結。

由於前線激戰和潰退情況，于學忠對盧議將軍諱而不言，同時本軍又沒有派人到前方摸清敵方的情況，遂盲目前進，但在我軍尚未到達指定地區接防時，于學忠、湯恩伯等第一線部隊就向左右兩翼潰退，證出一個土缺口，敵人即乘虛進攻擴大突破口時，即與一八三師遭遇於陳瓦房、邢家樓、王聖堂一帶，激戰竟日，午后五時，陳鐘書旅長親自指揮部隊沖入敵陣，與敵租兵相接時壯烈犧牲，穩住了邢家樓，王聖堂之線陣地，使一八二師、一八四師有備戰的時間。

我們一八四師於四月廿二日，薄暮進入陶溝橋、丁家橋、浪滄廟、台兒庄之線，師部命令各團認真構築工事，準備戰鬪。

四月廿三日拂曉前，我們一〇八五團，一〇八七團奉命部署在李庄附近，迅速構築工事，迎接戰

鬪，八六團、八八團為防守台兒庄作為師部預備隊。

是日拂曉后，敵軍繼續四一八三師攻擊前進，着於邢家樓，五聖堂之線的同時，並向一八二師的蒲旺採取重點進攻，對我們一八四師採取攻，以掩護其右翼的戰鬪，但我們一〇八五團，一〇八七團的陣地仍遭到敵軍的炮轟和坦克的幾次進攻。由於我們加強了工事，傷亡不大，入夜敵軍對我師的陣地進攻停止了，雙方只有零星的冷還在不時互相射擊。張冲師長傳令我們一〇八五團，一〇八七團，一方面派一部份隊伍擔任警戒，其餘部隊連夜加緊構築工事，廿四日，廿五日敵軍重點進攻一八三師的東庄火石埠陣地及一八二師的蒲旺、辛庄、后堡等陣地，對本師第一線陣地，未發動進攻，但不時仍對我師陣地不時砲擊，以牽制我師不能動彈。

經過兩天的戰鬪，盧議軍長已悉到敵人是主動進攻，我軍是固守阻擊，但地形開闊，有利於敵人機械部隊活動，而我軍只有步兵輕重武器，而且陣地大多平坦，不易防守，除令各師加強工事，堅守

陣地之外，即將上述情況報告了長官部，說明我軍原有的管退山砲太舊，已送武漢修理，未隨部隊進入戰場，請調配野砲一個營，重砲一個營，戰防砲一個連，加強作戰火力，得到了李宗仁的同意，四月廿四日，長官部配屬的砲十六團一個營趕到，其餘於廿五日陸續趕到，從此我軍各師已有重武器配合作戰了。

一八三師在二十二、二十三日與敵人激戰後，所受損失嚴重，高蔭槐師長已向軍部呼救，要求增援，軍部急令我師增援，並要張冲親率一個團前往。張冲即命王炳章旅長率領一〇八七團火速增援，他本人帶了特務連的一個排先趕到一八三師師部，高師長向張冲師長介紹了敵我雙方情況，王炳章旅長率王開宇團進入一八三師的右翼陣地，加強了原來的防禦力量。高在此時，曾向張冲表示；這次吃了敵人的虧，主要是當初進入集結地區太倉促，沒有準備，和未了解敵人情況所致，言下頗有自責之意。張見高有反省自責的表示，便說：過去的事就算了，今後我倆要同心協力，共同守住陣地。

王炳章旅長率領一〇八七團於四月廿四日上午

九時進入一八三師右翼陣地後，立即加緊構築工事，加入戰鬥。入晚邢家樓守軍一八三師常子華團與敵激戰，傷亡過半，團長常子華負傷，此時王炳章旅長親自指揮，一〇八七團向敵發起衝鋒，展開白刃戰時，王炳章旅長胸部負傷，此時他傷口正在滴血，衣服染紅，他不要攙扶，獨自一人強自下山，找到了師指揮所，向師長張冲立正敬禮，請師長驗傷，因為流血過多，面色雪白，師長看了他的傷口部位後要派人送他下去，他却堅持不用，自己一步一步地離開了陣地。五聖堂、邢家樓經過反覆沖殺，在敵大部隊猛攻下，五聖堂、邢家樓，相繼失守，一〇八七團與常子華團退守東庄，火石埠之線。但這天敵人對我一八四師陣地未發動進攻，只不時仍用砲轟擊，以示騷擾而已。

原來在戰鬥開始後，盧議軍長到前線親察部署兵力時，曾在丁家橋與張冲師長研究，張冲師長建議，敵人向我右翼猛攻，企圖從我右翼突破，搶渡運河，切斷我隴海線，直取徐州。台兒庄在上次戰鬥中，已成廢墟，工事不堅，敵人在此已吃過虧，只要守住禹王山，就能保住台兒庄，禹王山不守，

台兒庄也守不住。盧議軍長認為張沖的見解是很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當即下令第一八四師向禹王山轉移，限四月廿六日以前進入禹王山佈防，準備構築工事，不料四月廿四日晚，蔣介石到車輻山車站，召見了盧議軍長，蔣介石說：「台兒庄的得失，有關國際視聽，必須以一個師堅守」。因此：盧議軍長只得改變原來計劃，令一八四師以一部在原陣地，大部進駐台兒庄，加強工事，嚴密防守，轉移禹王山的命令則暫不實施。

四月廿五日廿六日，日軍又發動進攻，主攻目標是一八三師及一八二師蒲旺陣地，並對我師與一八三師結合部，猛烈攻擊，估計敵人的再向我師採取色抄。

截至現在為止，我一八二師已被壓迫到西黃石山，戴庄、相庄，上、下相庄之線，一八三師固守東庄、水石埠、陳家坡之線，一八四師爲了家橋、浪滄廟、台兒庄之線。

湯恩伯部爲西 河東岸大良壁，北瓦、岔河鎮之線，于學忠部爲燕子景南北之線。

四月廿七日八點多鐘，六十軍軍部傳來孫連仲

總部命令，其要旨略謂：「敵主力已深入六十軍正面，進入我國軍袋形陣地，決於本日（廿七日）十時（後改爲十二時）各軍開始全面出擊，消滅進入台兒庄以東我袋形陣地的敵軍人。以于學忠部向東，湯恩伯部向西，封鎖袋口，第六十軍向北，合力殲滅，進佔邢家樓、五聖堂、五窰路、蒲旺、辛庄地區之敵。軍部命令一八二師以一部由右向辛庄、蒲旺出擊，大部堅守陣地，第一八三師以一部向五聖堂、五窰路出擊，大部堅守東庄，並接替一八二師火石埠的陣地，一八四師以一部向陶溝橋出擊，大部份堅守浪滄廟，台兒庄陣地。並配屬砲兵準備火力，制庄蒲旺附近的敵砲兵，支援第一線步兵出擊。

六十軍各師按照軍部的部署全面出擊，我一八四師派一〇八五團向陶溝橋出擊，受到敵強烈火力阻止，沒有進展，其餘各師均爲敵火力所阻，並受到了嚴重損失。使一八二師就陣亡團長董文英一員，一八三師陣亡團長嚴家訓一員，三個師出擊傷亡官兵約千餘人。于學忠，湯恩伯的出擊部隊，只應付了一下就退回原陣地。本軍出擊的結果，不僅沒

有消滅袋形陣地的敵人，反而給敵人更加囂張，對出擊部隊猛追猛打，使原來一八二師陣地原來以爲有山地特長可以發揮雲南部隊第三線陣地——湖山，鍋山全被敵人佔領，被迫退守禹王山麓至谷山間陣地，防止敵人向南擴張，並由余建勛團防守禹王山北麓，左翼李家圩，房庄之線。

是日午前八時，一八二師師長安恩溥把昨日及今晨情況用電話報告盧議軍長，請考慮一下，萬一敵人佔領禹王山，突破運河，直趨徐州，將大大影響戰局的意見，以加強運河南岸的部署云云。過約半小時盧議軍長電話答覆：現在調一八四師來與你們共同負責固守禹王山，已限該師今夜廿點全部來到禹王山，現在先派一個營歸你指揮，嚴飭高振鴻等務須固守陣地，到一八四師來到後調整，張冲就來和你商量。盧軍長電話剛放下，張冲師長就在電話向安師長問明目前敵我雙方的情況，安師長把前方敵我情況告知後，並說現在重要責任是余建勛團擔任，余團長指揮所在李家圩。

張冲師長接到盧議軍長的電話後，立即打電話與一〇八六團團長楊洪元，先派一個營到一八二師

歸安師長指揮，柏團長即令馮天祥營立即前往一八二師待命，馮營長到後，安師長命令歸高振鴻旅長指揮，高命接替張澤營禹王山南面山腹至棗庄營陣地。同時，張冲師長向軍部請求命令一八三師調回王開宇團增強禹王山陣地的防禦力量。

一〇八八團仍負責固守台兒莊的任務，令一〇八六團（團長柏洪元）馳援一八二師，命一〇八五團（團長曾澤生）由原陣地向禹王山轉移，統限於本日十六時以前到達指定地區。自己帶領師特務連的一個排（排長張士明）急奔一八二師陣地。那時敵人的砲火正向一八二師陣地打得正甜，到處硝煙彌漫，敵機瘋狂地投彈掃射，張冲師長不顧危險親臨前線，准備越過火線，很多士兵都向他勸說：「請師長：回去」，張冲師長說：不要怕，你們用火力掩護我就行了，說完，就喊機槍手向敵人陣地射擊，他就穿過了火線，直奔禹王山陣地。

張冲認爲：一八二師所守的禹王山陣地，很有戰略地位，它在運河東岸，台兒庄東南端，東北是湖山、鍋山，北音是邢家樓、五聖堂陣地，俯瞰我軍全部陣地，是台兒庄地區制高點，也是我軍唯一

可以憑險據守的高地，一旦禹王山失守，則我軍運河北岸的部隊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徐州也將遭到嚴重的危險，影響整個戰局不小，因此，張冲師長不顧一切的向禹王山飛奉前進。張冲師長帶着特務排來到了李家圩，那是一八二師余建勛團的陣地，位於禹王山左翼的東北角，此時敵我雙方正在塵戰中。張冲來到了余團的陣地後，余建勛團長向張冲師長報告了部隊的戰鬪情況，張冲向余建勛說：現在你的部隊無論如何也要守住陣地，本師來增援的柏洪元團在半小時內一定趕到。余建勛也堅定的表示，請師長放心，只要人還在，陣地一定守得住，我們是下決心與陣地共存亡的。正說話間，敵人的前排砲打過來，掃平了山頭的小樹，張冲也被砲彈震得坐在地上，余建勛請張冲先進掩蔽部休息一下，張冲說：不必了。並證余，馬上去指揮戰鬪，要余轉告一八二師全體官兵，說援兵馬上就到。一八二師官兵聽說一八四師師長親代隊前來支援，士氣大振，人心鼓舞。原來一八四師一〇八五團已於四月廿五日以後，退守在丁家橋附近，四月廿八日奉到師部轉移禹王山的命令後，團長曾澤生立即帶隊

向禹王山飛速前進，於午後四時到達禹王山麓，積極向禹王山高地前進，一〇八六團原來在四月廿四日接奉令防守台兒庄，作為師的預備隊，加緊構築台兒庄附近工事，以防敵軍的進攻。四月廿八日八時卅分。張冲師長命令：「一〇八六團即刻派一個營飛速前往，一八二師陣地，歸安師長指揮外，其餘部隊由該團長率領立即出發，火速佔領禹王山高地，阻止敵軍進犯」。柏洪元團長奉命後，立即率隊由台兒庄通過運河浮橋到達南岸，沿運河向東急進，此時敵砲火不斷轟擊，一〇八六團在砲火威脅下，仍飛奔前進，於午後三時到達禹王山以南，又通過浮橋達到北岸。此時張冲師長已在橋頭等待部隊到達。他命令我們向禹王山前進。迨我國前進到禹王山山中腹時，敵軍先頭部隊已佔領禹王山高地，太舊旗已插在山的頂端上。張冲師長即命楊洪元團長迅速代隊槍佔禹王山頂。柏團長立即命令第三營發起進攻，全營官兵懷着憤怒的心情，上起刺刀向山頂沖殺上去，將到山頂，營長王朝卿腳部負傷，兩個連長陣亡，全營官兵傷亡很重，攻擊受到挫折，情況萬分緊急，團長立即命令第一營第三連連

長李佐帶領該連舊第三營指揮，第三營 營長王紹堯令李佐務必奪取山頭，李佐再次衝鋒，冒着敵人密集的砲火向山頭衝殺，一時悲壯的喊聲和部隊支援的槍砲聲，凝結成一股氣壯山河的力量，山岳奔騰，風雲變色，終於把佔領山頭的敵人打退到禹王山北端的稜線下面，官兵們憤怒地把敵人的太陽旗撕得粉碎，雙方相距六、七十公尺。爭奪戰結束時，大約是下午五時，進攻禹王山之敵遭到失敗後，倉惶地退回禹王山北麓大、小柏莊。

下午六時前後，柏洪元團長率第一營營長凌發鎬，副營長柴光上到禹王山稜線佈置陣地，把第三營的殘存部隊大部換下來到第二線整頓，命已奪取山頂的第三連連長李佐堅守禹王山的最高點，並將第三營殘存的比較完整的曾紹章排舊李佐指揮，鞏固山頭陣地。李佐連人數超編，約百二六九人，此次奪取禹王山頭的攻嶺戰中，傷亡過半，仍能佔領最高點的橫線，向右為李慶義的第二連，再右為張海蘭的第一連。團屬重機槍（連長為趙汝懋）以三挺機槍，分配每連隸屬重機槍一挺，營部掌握一挺，以副營長柴耀光為前沿陣地指揮，全營即時加

緊構築工事，因山上大部地方多係碎石石土，掘壕困難，張沖師長請求軍部迅速運送沙袋數千條到禹王山，構築工事，師長又發動預備隊的士兵，延山下挖土用麻袋包運上山頭，堆積成掩體，同時師長命令山頭上的工事，一定要在上半夜構築為跪射掩體，用沙包堆壘起來的胸高，要能擋住機步槍子彈的射擊。

一〇八六團奪取禹王山主要陣地，阻止敵人強渡運河，直取徐州的企圖，穩定了六大軍阻擊敵人的戰線。此時張師長採取以下部署，以五四三旅萬保邦的一〇八五、一〇八六兩團守備禹王山，一〇八五團在左，一〇八六團在右，左翼為五四四旅的一〇八七團守備李家圩，房莊之線，再左翼為一八三師右翼為一八二師。

一八二師余建勛團李家圩，房莊的陣地，由一〇八七團王開宇團接防後，余團由安師長命令固守棗莊營陣地，在一八四師一〇八六團陣地右後方。

軍部命令一八四師張沖師長為守禹王山陣地的主要負責人，所有全軍部旅團長，一律在禹王山與運河之間指揮戰鬪，不准到運河南岸，負傷官兵的

交接兵，規定在運河北岸橋頭，運送傷兵的人，不准過運河，送飯到禹王山的人，在橋頭登記，往返查對通行。軍部還命令特務營派兵兩個排，分別在運河南岸浮橋頭執行軍長盧議的命令，有時盧議軍長親到橋頭監督，穩定了軍心，全體官兵都表示與陣地共存亡。

四月廿八日夜張冲師長與一八二師師長安恩博會商，安師長以爲：敵戰壕胡山、鍋山，瞰制着我珈河西岸迄叢莊營，勝陽山等陣地，對禹王山威脅也大，特別是駐在禹王山東麓邱家林之敵對我禹王山陣地，有若附骨之，必須沙底清除才對。兩師長協商定於廿九日反攻胡山、鍋山、邱家林之敵，經報軍部後實行。

四月廿九日拂曉前，一八四師五四三旅旅長萬保邦（日本士官學校砲科畢業，大革命時期任程潛第六軍砲兵團團長）除聯絡軍部重砲營支援外，集中一八四師迫擊砲，十三米厘二特種機槍及其重武器親自指揮在禹王山排列，集中火力對準鍋山、邱家林的敵人轟擊。拂曉我一八四師一〇八五團的出擊隊何啓龍（三營營長）指揮的李庭珍、相瑞周兩

個連和一八二師一〇七七團張澤（營長）指揮的兩個加強連在砲火掩護下分別向邱家林、鍋山、胡山反攻。邱家林之敵二百餘人幾乎全部消滅在我砲火之下，我一八四師何龍反攻隊伍攻入邱家林肅清線戰，因爲邱家林是雙方的彈槽，我攻擊隊收繳武器，清掃戰場後未加佔領，敵也不敢再來佔據。鍋山之敵約二、三百人，大部份被我砲火消滅，殘敵頑抗，一八二師張澤營衝入殲滅驅逐時，不幸營長張澤負重傷。一〇七八團代團長陳浩如率部往鍋山繼續攻擊，遭到胡山敵人數百峰湧反掉，陳浩如陣亡，攻擊頓挫，鍋山復陷敵手。兩師反攻部隊，於是日下午一時，返回原陣地固守。

在敵人遭到我反攻部隊的攻擊和我重砲，迫擊砲的強大火力轟擊時，敵軍以濃密的砲火對禹王山我方陣地進行破壞射擊，我守山頂的李佐第三連的沙包全部毀壞，有的官兵包括連長被沙袋壓在戰壕裡，掏出來後仍繼續堅持戰鬥，敵人多次進攻，均被多次打退，敵始終未能越我雷池一步，同時敵人的飛機數架在我陣地上空盤旋，因雙方守軍接近，敵機並未投彈掃射，我師十三米厘二的高射機槍對

敵機射擊後，敵機遁去，停止了活動。

四月卅日敵砲對我師及一八二團的陣地繼續進行轟擊，由上午八時到十時，中午十二時到十四時，下午五時至六時，都不斷砲擊，我們八六團、八五團的陣地上的沙包幾乎每天破毀數次，或者夜間壘起，早上又炸毀掉，但我一〇八六團、一〇八五團的迫擊砲，配合軍的重砲不分晝夜的向禹王山北麓的敵軍陣地進行轟擊，使敵軍受到嚴重的破壞，使拿一〇八六團四門迫擊砲，每天射擊的砲彈，不上五十餘發，狠狠地制壓敵軍砲兵的活動。

敵軍經過兩天的砲敵，遭到我軍砲火的嚴重還擊，未獨達到它佔領禹王山的目的，五月一日以來，每日拂曉，中午、薄暮，均以數百發砲彈轟擊後，繼以坦克伴隨步兵向我禹王山及一八二師陣地重點進攻。五月三日敵軍集中火力攻擊我師禹王山西北——李家圩，房莊的陣地，企圖把李家圩，房莊攻下後，由左翼側面攻佔我禹王山陣地，我李家圩守軍王開宇團英勇抵抗，將敵擊退，但狡猾的敵人於當日改變攻擊重點，又轉向我禹王山東北坡度比較急陡之處夜襲，當夜十二時以後，敵軍開始向禹

王山右翼守軍一〇八六團第一營第二一三連進攻，以曳光彈，照明彈指引敵軍前進，並用各種口徑砲向禹王山盲目射擊，我方四門迫擊砲在柏洪元團長親自指揮下，射向敵人的砲彈統計為三千七百餘發，陣地上砲彈爆炸聲，手榴彈爆炸聲、機步槍彈藥聲齊鳴，有如山洪爆發。在戰鬥的過程中，我守軍在各自的戰壕裡，沈着應戰，使陣地固若金湯，密集的槍砲聲，到拂曉方停止。拂曉後，一〇八六團第一營營長凌發錫，傳令兵小羅到前線副營長柴耀光處了解昨夜的戰況，到柴副營長掩蔽部後方約廿米處，被敵擊傷左手跑回營部，重機槍兵在死角內也被槍擊，柏洪元團長的衛士從掩蔽部出來被擊斃。此時柏洪元團長用電話將情況報告旅長萬保邦，通過觀察，了解柴耀光掩蔽部已被敵軍佔領，前方守軍經過激戰，但未將竄入之敵擊退，萬保邦旅長即令一〇八五團曾澤生團長將該團的預備隊抽調吳俊的一個排，及重機槍排兩挺重機槍，立即衝鋒前進到禹王山左翼高地，機槍對準柴副營長的掩蔽部射擊，並令該團迫擊砲連連長羅謙親自操作，向柴耀光掩蔽部射擊，由於羅謙素來的射擊極為精確，

因而射擊的砲彈準確的擊中掩蔽部，把掩蔽部疊起的沙包全部摧毀，竄入的三名敵人被埋在掩蔽部內，四名逃走，被我軍前線守軍擊斃。吳俊率領該排前進到掩蔽部時，用十字鎬挖倒蹋的沙袋時，有一名日軍腿部受傷壓在沙袋下面，該敵兵由沙袋下面翻爬起來竟敢抓著石頭就打，吳俊只得將該敵人當場擊斃。經過查證：敵軍由右翼斜坡進入我一、二連陣地時，有敵兵七人携兩挺輕機槍，一支步槍，兩箱子彈，在雙方混戰中，摸進我方陣地，將副營長柴耀光及來找柴耀光的一個排長×××殺害，把掩蔽部作為據點，拂曉後向我陣地後方射擊，妄圖動搖我方守軍。進攻之敵被擊斃在陣地前方的死屍有九十具，拂曉後，敵我雙方都不能接近死屍，到夜間我一、二連有組織的到陣地前方搜集敵軍衣袋時，還搜獲敵屍上的許多東西，如日軍用的日鈔，千人針等等。其中有一本日記，逐級送到旅部，萬

保邦旅長是熟習日文的，他看後說：是日軍的一個中隊長寫的，大意是說：他們的中隊由日本長崎上船時，全中隊官兵為二百五十人，通過戰鬥只剩下

一百四十人，進攻禹王山又遭到堅強的對抗，傷亡很大，他請求編為決死隊，在夜間奪取禹王山，以報天皇云云。經過師部傳達這份敵人的日記，大大地鼓舞了我軍士氣。關於被我軍擊斃在我軍陣地前的死屍，臭不可聞，影響守軍的衛生，後由軍部運來的汽油，於夜間燒毀。

五月四日，日頑寇仍不以昨日夜襲的失敗而放鬆進攻，緊接我一八四師方面驅逐其竄入之際，開始猛攻一八二師一〇七七團所守的棗莊營等陣地，一個上午不停，下午又轉而猛攻我一八四師一〇八七團李家圩陣地，將日來炸毀剩存的房舍夷為平地。這個李家圩村落，在張沖師長接替一八二師占領禹王山時，曾先到李家圩視察過，原來一八二師余建勛團防守時，也只利用作一些監視伏擊的前進據點，主力係配備在李家圩，房莊之間的山背和右靠禹王山左抵運河，彎曲部正面比較狹窄之線。在敵寇猛攻李家圩陣地時，在張沖師長同意下，王開宇團長於夜九時許，才主動放棄。緊接著張沖師長仍立即命令師預備隊的一〇八八團去李家圩，房莊防守，敵人又繼續向李家圩，房莊進攻，我一〇八八團，邱秉常團長堅決頑強抵禦，孔守不放，該團團

長副張念祖負傷，第一營副營長楊毓章，第三連連長周尙武（貴州人）陣亡，第一連連長張彥負傷，但該營營長楊治華一人擅自退出，後被張冲師長發覺，命令將楊治華送到師部處理，楊治華到後，張師長對他嚴加斥責，叫特務連派人將他押送到軍部軍法處依法訊辦！但到軍部的次日，李宗仁下令撤退未及審理，就開如突圍，楊治華跟隨部隊行走，就這樣不了了之。

由于昨夜王團所守李家圩村子放棄後，張師長老老實實的報告孫總部，孫乃令將團長王開守送交總部審辦。此時安恩溥也正來房莊師指揮所互相談及此事時，一致認為：王開守雖然放棄李家圩這個村落，但我們的一〇八八團就緊跟着填補固守，而孫總部偏要小題大作，令人憤慨，即與軍長盧議商定後，決定不送去。

五月五日上午敵軍猛攻一八二師棗莊營陣地，有一小部竄到棗莊營前沿，立即被棗莊營前沿守軍肅清。午後敵寇又轉向我一八四師禹王山陣地進攻，仍然先用重砲轟擊，壓制我軍砲擊之後，步兵向我大舉進攻，我軍則在敵軍砲擊時，進入堅固的掩

蔽工事內，砲擊停止後，立即開來阻擊敵人的進攻，敵人步兵進攻時，敵人砲兵除向我軍縱深延伸射擊外，對我陣地却無法轟擊，因敵我短兵相接，雙方是近距離作戰，就這樣我軍發揮了自己近距離作戰的特長，消滅了敵人有生力量，牢牢地守住陣地，此時一八二師安恩溥聽着敵人猛攻一八四師禹王山左翼地的砲聲隆隆，極為關切，即以電話問張冲師長，問問他師的情況，搖不通，派副官胡華來房莊指揮所看看，回來報告安師長說：張師長掩蔽部中砲彈一枚，掩蔽部震垮，適張師長，萬旅長正在吃飯，隨萬旅長來的兩個衛士被炸傷，電話正在修復中，現在激烈的槍砲聲，就是敵在猛攻房莊。電話通後，安師長打電話問問房莊情況？張師長答：「穩如泰山」安師長說：「莫太吹了」，今早你不是吹你的掩蔽部位置如何地選得好，最安全，馬上就出問題，這就是教訓了。

本夜九時許，敵軍乘著大雨來襲擊我一〇八五團、一〇八六團的陣地，極為激烈，敵軍砲彈射到我們一〇八五團指揮所附近，此時我們團長曾澤生因公到旅部，只團副長常紹群一人在團指揮所，

當敵人進攻時，常團副帶着護旗排督戰，不準誰後退一步。敵軍不到一小時又來進攻，又被我前線守軍擊退，直到夜間十一時敵軍才停止攻擊。

五日到十日的五天當中，敵人雖沒有對我軍發起進攻，但敵人猛烈的砲擊變成了騷擾性、迷惑性的零零碎碎的轟擊而已。

此時張沖師長根據敵情的變化，他相應的對敵情作了重新估計：

(一)敵軍從正面採取中央突破戰術仍不能攻下禹王山直取徐州，可能從魯西向我軍實行大迂迴，大包圍的戰術，截斷我軍的後方供應線，并包圍徐州。

(二)敵軍白天進攻我軍多次都無戰果，只好採取夜襲我軍，以達到奪取禹王山渡過運河的目的。

(三)敵軍主動轉移用砲火牽制吸引着我軍，根據這些估計之後，張師長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一)命令各隊夜間加強戒備，以防日軍偷襲。

(二)組成小股部隊，由迫擊砲一門，輕機槍一挺，步槍三、五支等裝備而成，在我軍火力接應的範圍內襲擊，騷擾敵人，偵查敵軍動向和其它情況。在此期間，敵人也向我軍陣地進行着小規模的進攻，

敵我兩軍就在這樣的戰鬥過程中，又延續到五月十六日。

在五月十三日張師長和盧軍長相遇於運河邊，派人把安師長叫去，問問一八二師的傷亡情況，問團長還有誰？營長還有幾個等等，另外未談什麼，盧軍長就走了。

五月十四日來三個密令，簡單的說，戰地整編各師以現有官兵的實際情況，能編一個團的，編一個團，能編兩個團的編兩個團，士兵名額，以戰前名額標準為例，多點可以，太少不行，但沒有具體規定。

五月十六日午後軍部來了個命令，本軍另有任務，禹王山一帶陣地交四十師王文彥部接防，各師酌留少數部隊在原地掩護，第一八四師作為後衛部隊撤退，為撤離做好清場的工作。

張沖師長同安恩溥師長商議：兩師所有後方人員盡量來協助軍部派來的人員在廿點以前將浮橋架好，廿點開始，一八二師先撤，不留掩護部隊，一八四師留兩個連在禹王山掩護，廿二點開始，廿二點前兩師師長來到橋頭，指揮部隊過河。

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改組經過側記

胡以欽

民國三十四年，我在以龍雲爲主任的昆明行營任參謀。當時，軍政機關沒有宿舍，我們下班後都住在家中。同年十月三日凌晨，密集的槍聲把我從沉睡中驚醒。爲了弄明情況，乃起床四處打電話詢問。但昆明行營、滇黔綏靖公署、雲南省政府以及雲南所有的憲警機關都無法接通。當電話接通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時，對方給我的答復是：「沒有什麼事情，不要驚慌。」我無奈，只得喚起家人照應門戶，以防意外。天剛亮，一輛軍用吉甫車開到西寺巷我家門口。門房來報：「有一位上校軍官叩門求見。」我開門迎入，來人自我介紹說：「我姓申，是防守司令部的參謀，奉杜司令官面諭來見胡委員，面呈兩封重要的信。」我說：「家父不在昆明，我是他的兒子胡以欽，信能否給我看看？」申參謀道：「我來時，李宗黃代主席曾交代過，如胡委員不在，便找您，信在此，您請看吧！」我接過信來，見是一封以蔣中正署名的親筆信，略謂：

「惺甫、縉山二位先生①：志舟兄主持滇政多年，備極勛勞。中央同仁爲保其晚節令名，擬調其來京長軍事參議院，共襄國是。滇省府由盧漢署理，在盧漢未返滇前，由李宗黃同志代理。恐志舟兄發生誤會，請二位先生從中斡旋，並敦促志舟兄於本月五日以前來諭，中正將親在機場迎候。」另一封爲李宗黃親筆信，略謂：「弟倉促奉命來滇代理主席，但志舟兄拒不見面，昨晚已與杜光庭部②發生衝突。志舟兄處，除惺老與吾兄外，無人可以進言。爲免桑梓糜爛，並顧及志舟兄的安全，望吾兄速出面斡旋，以期和平解決爲禱！」我讀信後對申參謀說：「家父現在安寧溫泉，外面戒嚴，此信無法送去，奈何？」申道：「杜司令官及李代主席再三交代：信務必要送到。您是否可以辛苦一趟？否則，我難以復命。」我說：「好吧！我與你一齊去見他們說明情況。」

我與申參謀同車向昆明北郊崗頭村後的湧泉寺

駛去，車過北較場時，還不斷聽到密集的槍聲。

當申參謀引我進入設在湧泉寺內鴻翔部隊司令部③杜聿明的臨時指揮所時，見到當時雲南的財政廳長李培天、民政廳長楊文清和昆明行營政治部主任裴存藩等幾個人坐在會客室裡，等待杜聿明接見。我單獨進入裡間，見杜聿明，李宗黃，關麟徵，邱清泉，周至柔，晏玉琮，龍滌波，趙家襄等約十餘人正在用早餐。彼此招呼後，我徑對杜聿明、李宗黃說：「申參謀送交的信，因家父遠在溫泉，周惺老昨晨已飛重慶，實難如命呈交。」李宗黃道：「我是應召在西昌謁見蔣先生後，帶着他的親筆信飛來昆明的，到後方知惺老已飛重慶，現在只有靠令尊辛苦一下了。」杜聿明道：「早餐後，我派申參謀陪你專車去溫泉接蘊老。」

申參謀與我所坐的吉甫駛至碧鷄關時，只見公路上架設着鐵絲網和拒馬、沙包等路障，禁止任何車輛通行。我們乘的雖是貼有防守司令特別通行證的車，也不讓過去。申參謀與負責警戒的一個少校交涉了一陣回到車前告訴我：「沒有杜司令官手令，他硬不放行怎麼辦？」我說：「請他過來談談

試試。」那位少校與申參謀來到車前，我下車相迎。他見我身着軍便服未佩帶軍銜，又見申以一上校級軍官的身份遇事還來問我，弄不清我是什麼人物，便向我立正敬禮。我很客氣地問他：「你是那個部隊的？」他說：「五十三軍周福成部×師×團的營長。」我道：「你是軍校學生嗎？」他答：「十三期的。」我又問：「你見過校長的親筆字嗎？」他道：「見過的。」我說：「我們這次是奉杜司令官面諭去送一封校長的親筆信。沒有杜的手諭，憑校長的手諭是否可以讓我們過去呢？」我說畢即將蔣介石的信交給他看。他看完後說：「我馬上報告我們團長，請您等一下。」他在電話上講了幾分鐘，即回來吩咐連長下令撤開路障讓我們過去。我告訴他：「×營長，我們還要回來，望告訴你營的官兵到時放行，不要再耽延好嗎？」他說：「好的。」由於沿途的耽擱，我們抵達溫泉已是下午四點多了。

我與申參謀走進我家別墅後，見我父親正坐在螳螂川畔的花園中釣魚。我喊了一聲，他回頭問道：「你今天怎麼會有空來？」我答道：「昆明已戒

嚴，鬧得人心惶惶，附近的老百姓因斷水都來我家中打水喝。您老人家倒還悠悠閒自在。這裡有蔣先生和李伯英④老伯的兩封信，是杜司令官請這位申參謀和我特地趕送來的。您看後便知究竟了。」我父親讀信後，沉思良久才說：「出面，則違我多年不問政事的初衷；不出面，又奈蒼生何！你龍伯伯的為人，素性猜疑，如此一來，必疑你周烟伯和我參與蔣謀，逼他下台。不過，雲南的一般顯貴，對龍只知阿諛奉承，唯唯諾諾，此時誰還敢向他進言？爲免昆明百姓遭池魚之殃，看來也只有冒嫌而勉爲其難了。」時家母歐陽氏在旁，亦力勸他以百姓爲重，促其命駕。父親乃慨然偕母親與我與申參謀驅車返昆。車過碧鷄關，天已黑盡，沿途警戒的士兵平端着槍迎着車燈來檢查。我見家母緊張，乃叫司機把大燈關閉，開亮車內小燈，緩緩行駛。他們見車內有婦女，車上又有特別通行證，才少了一些麻煩。

我們抵家時已八點多鐘，申參謀再三懇求我父上崗頭村。我父親道：「你不見沿途那種緊張戒嚴的情況嗎？請你上復杜司令官，說我明天一早就去

看他。」申參謀道：「今天不能把您老請去，我實在難以交差。」我在旁插言道：「爲免申參謀爲難，您給杜司令打電話吧。」我父親在電話中與杜聿明約定，翌晨先與龍雲見面，然後再到崗頭村面談。在彼此未晤面前，杜部應立即停止向滇軍進攻，否則難以調停。杜應允。事後得知，從三日凌晨起，滇省所屬各機關及官員家的電話皆被控制，僅有我家的電話可以接通，杜聿明等的布置可謂周密，用心亦良苦矣。

十月四日晨，父親由我陪同驅車至威遠街龍公館。當龍夫人顧映秋弄清確是我們父子在叫門時，才從門樓上的小窗中探出頭來說：「志舟在五華山，務請您家上去拉他一把。」我們便轉頭上五華山。

當天，長春路以下是第五軍部隊在警戒，馬市口一帶是龍雲次子龍繩祖的獨立旅部在原有的碉堡周圍堆着沙包，架着機槍在防守。由於我家的小車上貼有上五華山的「省」、「行」通行證及杜聿明專人送來的特別通行證，加以省府的警衛部隊都認識我家的車號，所以一路通行無阻，直駛五華山大營門口。大營門前橫放着一輛大卡車，車上布滿已

拉出導火線的集束手榴彈，兩邊沙包上架着輕重機槍。一上慰軍官見到我父親，趨前立正敬禮，並道：「請您家稍候，我馬上打電話報告主席。」

不一會，龍繩祖迎接我們步上五華山。當進入光復樓大廳時，見張冲坐在衣帽間內一沙發上。我父親正與張雲鵬招呼時，龍雲迎出，緊握着我父親的手，拉向大客廳後的小客廳內，我與龍繩祖坐在大客廳內談話。不久，龍雲忽問：「哪個在外面講話？」龍繩祖與我同聲應道：「是我們。」龍雲高聲道：「胡以欽、龍繩祖，你們兩個進來！」我二人進入裡間。見兩位老人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中間擺着幾件極其簡陋破舊的鴉片烟用具。龍雲氣憤地說：「你們也來聽聽！媽×，老蔣說老子擁兵自固，日本投降後，他叫我派盧永衡⑤去越南接收，我不僅讓第一方面軍全部開進越南，連龍繩武的十九師⑥也一齊叫開進去了。等我的人調空後，他便叫杜光庭對我下手。好嘛！老子今天就是不走，五華山是他老蔣的昆明行營，我是行營主任，要死，我也死在這個崗位上，讓國際友人也看看，究竟是哪個擁兵自固？是哪個背信棄義、排除異己？」我

父親見龍雲氣極，勸道：「大哥⑦，您有什麼值得生氣的？從北伐以來，老蔣的爲人難道我們還看不清楚？依我看，今天賭氣和他們硬拼沒有任何好處。首先，把昆明打爛了，幾十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遭受損失，有違大哥十多年的苦心；再說，也要知己知彼嘛！目前，盧永衡全師遠在越南，他背後有關麟徵的九集團軍及杜聿明五集團軍的大部，歸路已斷；昆明被邱清泉的第五軍及周福成的五十三軍所包圍，滇西有王陵雲的第九軍和霍揆章的二十集團軍。我們的幾個保安團被分割包圍於各縣，用什麼來對付人家？繩祖世兄這點兵力，連鴻翔部隊都應付不了，何況主力已被包圍在北較場，連突圍都不可能，正所謂『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了』。大哥還是三思而行吧！」龍繩祖點頭稱是，龍雲沉吟不語。

見龍雲氣稍平，我父親又道：「胡、張事變後⑧，我二人就在這裡見面，交接省府及三十八軍印信，不覺已十八年了。我看您除了操心全省大事外，還得天天傷腦筋應付老蔣。人家處心積慮要您下台已非一朝一夕。今天的形勢已非昔比，人家軍、

警、憲、特到處都是，您這個行營主任對中央軍既不能調，又不能命，這個空頭主任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看來」這十多年您的日子並不見得比我好過。年紀也大了，落個清閒自在有什麼不好？我看您去重慶後，老蔣也不會把您怎麼樣。真要賭氣硬拼，便將玉石俱焚，何況人家掌握着輿論，還可以加給您這樣那樣的罪名，大哥還是冷靜深思為好。」

說話之間，五華山東後門附近傳來一陣緊密槍聲，龍繩祖忙出去查看。我父親也驚訝道：「杜光庭答應停火，我才上五華山，怎麼又打開了？真就這麼無信？」龍雲接過話茬，又指責蔣介石一貫背信棄義，玩弄權術，表示要死守五華山。我父親也表態說：「若他們無誠意談判，繼續進攻，我父子定在山上陪大哥到底。」

槍聲旋停，龍繩祖回來報告說，是守軍見對方異動，首先開槍，才引起互射。這樣，二位老人的談話又才得以繼續。我父親說：「杜光庭等請我出來，是和您商量一下如何和平解決此事，您就談談如何回答他們吧。您看戒嚴才一天多，老百姓就連水都喝不上了，再下去，我們如何對得起他們？龍

雲沉思良久才說：「我提三個條件：第一：雲南省政府要正式移交；第二：立即釋放被他們繳械關押的雲南軍警及其他人員；第三：第五軍全部撤離市區，立即解除戒嚴。」我父親道：「好吧！我這就到崗頭村去。另外，我看李伯英此來，也是老蔣臨時決定的，不如您與他見見面談談比較好。」龍雲表示同意，我父子起身告辭。龍雲對龍繩祖說：「代我送送你三叔吧。」我們即在龍繩祖的陪同下步下五華山。

當我們的車子駛抵崗頭村時，杜聿明派出由軍樂隊和一連全副武裝官兵組成的儀仗隊，親自與李宗黃、關麟徵、邱清泉、趙家襄等人在道旁按正規軍禮相迎。禮畢，我父親問杜：「你這是幹什麼？」杜聿明道：「縝老是老前輩，又是『和平使者』，豈能怠慢！」這個場面真頗有戲劇性。

到湧泉寺坐定後，我父親達了龍雲所提的三個條件。杜聿明道：「前兩條不成問題，但第五軍撤出昆明，再進來又要流血；立即解嚴，秩序也無法保障。另外，還請縝老轉告龍主任：我們奉委座電令，要他在五號以前到重慶，否則，我們也只有執

行命令，強行上五華山了。」我父親聞言哂笑道：

「蔣先生給我的親筆信，說是要調龍主任去長軍事參議院，並沒有講要拿死的去嘛！搞僵了怕不好交代吧！他手邊只有被圍在北較場的兩個步兵營，五華山也只有兩連人駐守，連鴻翔部隊也難應付，第五軍撤出昆明還怕什麼？」杜聿明道：「據我們截獲的電訊，龍主任正分別令各縣武裝團隊向昆明集結，如果他不服從中央命令，企圖負隅頑抗，我們只有動用空軍和裝甲部隊，硬上五華山了。」我父親站起來正色嚴肅地說：「你是請我出來調停，還是叫我來代表龍主任接受最後通牒？若不是爲了昆明百姓免遭兵燹，我何必兩面爲難！只要一紙八行上復蔣先生，說明無能爲力的苦衷，杜司令該不會也認爲我是在違抗中央吧！」一時滿座默然。他看了一下左右，又道：「我看龍主任的條件並無苛求，若諸位無視公論，一定要打，那就請打吧！我只有自嘆無能，就此告退了。不過你們要對昆明的老百姓負責，是非曲直，國內外的輿論會作出結論的。」李宗黃和其他將領見此局面，紛紛勸我父親坐下，請他繼續爲和談斡旋。

我父親見杜聿明態度不再那麼強硬，爲顧全大局便改顏道：「蔣先生既親函要惲甫與我出面，惲甫不在，我再不管，大家都難向蔣先生交代。大家還是心平氣和地以和平解決爲好。」杜聿明等表示贊同後，我父親又說：「時間如此緊迫，光庭兄上命難違，我們可以理解。爲了求得快點解決，我認爲最好是伯英兄直接去與志舟兄見面，當面談談以示誠意如何？」此話一出，李宗黃沉吟不語，杜聿明、邱清泉、趙家襄等則一致認爲不能讓李代主席去冒險。我父親徑對李宗黃道：「志舟被大軍圍困，難道五華山還能擺『鴻門宴』？我父子保伯英兄大駕前往如何？」李宗黃乃下決心道：「有蘊山兄父子陪我上五華山，龍志舟也不會對我怎樣，我不去反而不好，諸位請不必多慮。」杜、邱、趙等作了一陣詳商後，決定派出一個加強連護送李宗黃去與龍雲會面；同時，由趙家襄去我家與龍雲的代表會談細節。於是分別驅車進城。

當我們的兩輛轎車在武裝車隊的護送下駛抵長春路口時，獨立旅馬市口的守軍即紛紛進入工事作戰門準備。我叫司機停車，我父親走到李宗黃的車

前說：「龍氏父子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見你帶着部隊不能不產生疑懼。這不但不利於會談，反而更危險。不如只由我們三人前往以表誠意如何？」李宗黃表示同意，但護送的×營長則要堅決執行杜聿明的命令，率隊扈從。李宗黃也不愧是軍人出身，便命令營長道：「一切由我負責，你服從命令，原地待命。」於是我家車在前，李車在後，直開到五華山下。

龍繩祖迎候於大營門口，並陪同我們步行上山。至光復樓前，龍雲迎出。坐定寒暄後，李宗黃道：「志舟兄，弟這次倉卒奉命來昆，事先毫無思想準備，昨天發生的衝突，讓你受驚，真對不起。」龍雲道：「這也難怪你。」李轉入正題道：「您所提的三個條件，杜光庭等全部接受。今天您我見了面，省府便算作了正式交代，其餘細節可交秘書長們去具體辦理。不過蔣先生要您明天即到重慶去，杜光庭等不敢不遵令照辦，望您慎重考慮。」龍雲道：「公私兩方面，我都有許多事要辦，明天走怎麼來得及？」李宗黃與我父親再三勸他以大局爲重，以安全爲重。反正非走不可，何必計較早遲，拖

延誤事。而龍雲仍堅持不允次日成行。只答應派他的行營中將副官長楊立德去我家與杜的參謀長趙家裏面商具體問題。談話到此告一段落，李宗黃與我們起身告辭。龍雲送至光復樓大廳門口。

下山途中，龍繩祖對我說：「被圍在北較場的部隊給養無着，請代想想辦法。」我說將正式轉請趙家裏解決。楊副官長則對我說：「我一個人去會不會有問題？」我說：「您老現在是去我家與趙參謀長會談，怕什麼呢？」楊始安心與我們一同驅車到西寺巷我家中。

當我父親以電話告訴杜聿明李、龍會見的情況後，杜聿明道：「龍主任不肯明早動身一事，我實在不能作主。他硬不走，我也只有下令疏散五華山附近居民，硬上去。」我父親聽他口氣咄咄逼人，便問道：「昆明還有更高一級的中央指揮官沒有？如沒有，請你替我接通蔣先生的電話，我直接與他談。」杜答以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現在昆明。我父親即約他去衛長官處，共商龍雲的行期問題。杜答道：「蘊老請先行一步，我馬上就來。」

當李宗黃與我們的車開到翠湖南路衛立煌官邸

不久，⑨杜聿明也趕到了。衛立煌和其新夫人⑩對來客殷勤接待，但對正題却不敢輕置一辭。見到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對蔣介石的事全不敢過問的情況，我父親不禁慨然道：「既然衛長官也不能作主，我們會銜電蔣先生請示如何？」電文旋即發出，不久，蔣的回電便至。略謂：「……電悉，中央同仁均仍盼志舟兄五號來渝。如逾期不至，則將以違抗命令，別有企圖視之，中正亦愛莫能助矣。」我父親立即將蔣介石的回電及杜聿明、衛立煌等所持的態度，在電話中告訴龍雲。龍雲道：「聽說何敬之（應欽）要來，你與他關係不壞，⑪請找他談談如何？」我父親道：「我們也馬上就要去機場接他。一切我當盡力而為，不過，大哥還是作好早走的準備為好。」龍雲應允。

我們一行數十人往迎何應欽的專機於巫家壩機場。何應欽聽完杜聿明等的匯報後，沉吟不語。我父親道：「敬之兄，您是總參謀長，志舟又是您的陸軍副總司令，事情迫在眉睫，您應當出面緩和一下才說得過去呀！」何應欽道：「我才從河內來，到重慶是去面報接收情況的。對昆明發生的事不了

解。再說，蔣先生的事，不叫你管的，便不能管，我怎好插手？廬山既如此講，就只好請示一下再說吧。」

當西昌行轅的電話接通以後，只聽何應欽說：「委座嗎？——我是應欽呀——雲南問題龍志舟已願交代——他說還有一些事要辦，明天來不了——我就就推遲一兩天吧——子文要來——那當然更好，對龍志舟的面子也好些——好吧！我就在這裡等子文來——後天與子文一起飛來重慶。好！」接着，何應欽與龍雲通電話，告以宋子文下午來昆明接他，後天一齊飛重慶。最初龍雲不同意走。經何應欽再三勸說後，才答應六號一同飛渝。

當天傍晚，宋子文的專機抵昆。晏玉琮設宴招待後，宋即驅車上五華山。何應欽和我父親均未同去。杜聿明應我父之請，當晚宣布解除戒嚴，並通知雲南各界：龍主任六號飛渝履新，屆時往機場歡迎。

六日晨，宋、何、李與我父親同往五華山迎龍。昆明各界人士齊集在原國民黨省黨部門前（今華山南路省外貿易局處），候宋、何、龍等人的車開過

，才魚貫隨後駛往巫家壩。

當龍雲將要步上舷梯時，又出現了一幕戲劇性的場面：杜聿明戎裝佩劍，跑步至龍前立正敬軍禮。龍雲問道：「杜光庭，這下你該滿意了吧？」杜聿明立正朗聲回答：「報告主任，我很滿意。」龍雲道：「你的兵該撤出昆明了吧？」杜聿明道：「主任的飛機一起飛，部隊馬上就撤出。」宋子文與龍雲登機後，何應欽拉着我父親，要他也上飛機。我父親笑道：「蔣先生要惺惺甫與我出面斡旋，我那位親家不在，我只得勉為其難。總算承你們幾位給我面子，幸不辱命，和平解決了問題。志舟兄有你和子文陪同，還要我去幹什麼？代我上復蔣先生，並問候文湘嫂吧！」於是大家握別。

飛機起飛後，龍繩武、繩祖弟兄來到我父子身旁，龍繩武問我為什麼不去越南？^②我答以未奉調令，並表示遺憾。龍繩祖道：「感謝幫忙，北戰場駐軍的給養，趙參謀長當天就派車送去了。」我說：「應盡力的小事，不足介意。還有件更大的事呢！」龍繩祖驚問何事？我道：「二哥駐昭通那個團在調昆明途中被中央空軍發現，當時杜聿明說龍伯

伯還在調兵遣將，企圖抗命，要周至柔派幾架飛機去轟炸。我當時恰巧在旁聽到，便對他說那個團是早就接到調防令，來與昆明這個團換防的。不如派架飛機去投『原地待命』的命令，免傷無辜。杜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告訴他說，獨立旅那個團換防的命令是我擬的電稿。他聽後才請晏玉琮派飛機去投『原地待命』的命令，而未去轟炸。」龍氏弟兄再三稱謝而別。

蔣介石武裝改組雲南省政府一事，至此告一段落。

注釋

① 胡英字蘊山，雲南講武堂特別班畢業，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護國、護法等舊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其事迹散見貴州、雲南部分文史資料中。時任原國民黨中央後備執行委員及滇省府委員。惺甫為原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周鍾岳之子，後任考試院副院長，與胡為兒女親家。

② 即杜聿明。

③ 鴻翔部隊即降落傘部隊，為抗日後期美軍代國民黨政府培訓作反攻用者。司令為張緒滋，當時駐扎昆明北郊崗頭村後之湧泉寺內。

轉至71頁

④即李宗黃。

⑤即盧漢。

⑥龍繩武爲龍雲的長子，時任暫編十九師師長，雲南人均叫他「龍大」。

⑦龍雲與胡英爲金蘭之交，龍排行爲大，胡排行第三。一般人均稱三叔，胡稱龍爲大哥。

⑧胡、張事變即胡若愚、張汝驥聯合發動突襲龍雲，將龍雲囚禁於五華山的「六·一四政變」。後經胡英赴滇西重組三十八軍，任龍部旅長盧漢、唐舊部朱旭、孟坤等爲師長，打敗胡、張，救出龍雲並交給龍軍政大權。

⑨衛立煌在昆明時住在翠湖南路（雲大斜對面）盧漢之妾羅露萍所住之別墅，內極豪華。

⑩衛立煌在昆所娶的夫人系西南聯大校長海貽琦的小妹妹，留美學生。

⑪何應欽爲前騎軍總司令王文華的妹婿，護國戰爭時期與胡英同屬王文華部下，並同爲黔軍旅長。胡任騎軍總指揮時，何兼參謀長，因共事多年，私交頗厚。

⑫龍繩武所屬之暫十九師赴越前，其參謀長甘藝副師長白肇學曾約胡以欽一同赴越南接收，替他們做法語的翻譯工作，胡已應允。但一直未正式下調令，故胡以欽始終未去。

十承151頁

小調：十綉扇子 魯桂香唱

一綉扇子慢慢悠悠，郎是水來妹是勾，那天才能勾得上，郎不拋來妹不去。
二綉扇子照樣裁，帶信小哥買線來，多買紅色少買綠，扇子綉起妹送來。
三綉扇子綉得好，綉條花蛇來繞腰，不是花蛇他不要，無緣姊妹她不交。
四綉扇子綉得多，勸郎不用手來摸，用手摸來變花色，妹的辛苦郎曉得。
五綉扇子綉把傘，綉把花傘遮太陽，花傘只遮妹一個，不遮別人有情郎。
六綉扇子綠蔭蔭，綉對白鶴飛上天，天上白鶴天上對，地下姊妹結成親。
七綉扇子七畝田，葫蘆打水發乾田，不圖白米好吃飯，只要郎哥一段情。
八綉扇子綉白紗，勸郎莫在外貪花，貪花不着失掉命，黃泉路上成冤家。
九綉扇子綠線底，風吹草花飄百里，雙個洋在滿山叫，那個曉得妹找你。
十綉扇子十哀哀，把白合順街裁，人家白荷開敗了，妹的白荷還不開。

對《民國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

改組經過側記》一文的幾點補充

李文化

讀了貴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胡以欽先生所寫的《民國卅四年雲南省政府改組經過側記》一文以後，我認為作者所敘述的是他當年親身的經歷，全文平鋪直敘，如實地描寫了那一段經過，未加修飾及評論，很符合寫文史資料的原則，是值得我借鑒的。

我是《側記》中所寫的代理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黃的次子，讀了《側記》後，再三與本人腦子裡所儲存的記憶信息相對照，覺得筆者所述與當年所發生的經過事實無誤，是值得作為一段「信史」載入文史資料的。受到胡以欽先生文章的啓發，本人感到也有必要將自身所見所聞的一些與當年雲南省政府改組前後的事實寫出來，借貴刊一角以作補遺。因為胡以欽先生所寫的是從家父李宗黃民國卅四年十月三日到達昆明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情況開始，至十月六日龍雲離開昆明而結束。那麼，家父往昆明之前及龍雲離昆後那段時間的情況又是怎樣呢？這便是我所要補充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晚，家父與我住在重慶浮

屠關上鵝嶺李家花園家中，也和往常一樣十點鐘已經就寢了。二日凌晨一點鐘左右，聽到有人叫門，勤務員問明來意後，將我叫起來，說是蔣委員長官邸的人送急信來。我到門口接過來信，看見是以蔣中正署名交家父親拆的信，便急忙送給家父拆閱。當家父看信時，送信人告訴我說：「明天一大早便有車子來接，赴九龍坡乘專機前往西昌，請李主任及早作好準備，以免誤事。」說畢即匆匆離去。

家父把信交給我，我見信內有即將改組雲南省政府，請即來西昌面談等語。家父說：「時間緊迫，又沒有說明要我去幹什麼，很難估計今後的動向，目前只帶一個秘書和一個隨員去，行李越簡單越好。」當時家中只有我父子二人，我得看家，不可能隨同前往西昌，我問家父打算帶那兩個人去，請他快作決定。家父說：「你去把申慶璧①和雇員吳映忠二名叫來吧。」我立即前往棗子楠樞當時由

家父主持的「工作競賽委員會」②把申、吳二人叫起來，對他們講了情況，他們便一同來到李家花園，這時已是十月二日的上午四點半鐘了。家父對申、吳二人略作工作安排後即上床假寐。我一面代理家父整理公文包和必需的衣物，一面與申慶璧閒談，以待天明。

天剛亮，即聽到外面傳來急促的脚步聲，然後有人高呼：「車子來了，請李主任上車。」話音方落，蔣經國已推門而入。家父忙把他迎進客廳向我介紹說：「叫蔣老伯。」蔣經國讓道：「不敢當，不敢當，叫大哥就行了。」蔣經國對父親說：「雲南的情況比較複雜，家父望李主任速赴西昌會商，以便妥善處理。就請上車吧。」家父即叫申慶璧、吳映忠二人帶着行李一同上車，馳往九龍坡機場。我則留守家中照料門戶。

這以後的情況申慶璧在事後對我講述說：「我們乘專機飛抵西昌後，分乘小轎車及卡車趕往蔣委員長行轅。沿途道路崎嶇，顛簸異常，汽車在塵土飛揚的土公路中急馳了一個多鐘頭到達一個山頭上的一幢房子，蔣介石即在那裡召開「改組西南三省

政府的會議」。③除令尊與關麟徵等人外，還有宋子文、陳誠、龍滌波，我與吳映忠及其他的隨行人員都不得進入。會議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在散會後用膳時，令尊才告訴我：「會上決定讓我代理雲南省政府主席，飯後即馬上乘車到機場，飛往昆明。以後的工作可能很繁重，你要先有個思想準備。」

「由空軍五路指揮部副司令王叔銘親駕之專機抵達昆明巫家壩機場時，已是十月二日午後三點半鐘。杜聿明已早在停機坪等候，飛機才一停穩，杜即叫放下舷梯，走上機來，與令尊及關麟徵談了他在昆明為對付龍雲所作的準備情況。然後對大家說：『爲了保密起見，凡是乘坐這架專機的人，包括機組人員在內，均不得不暫時留在飛機上等待天黑，各位即在機上用餐，到時自有車來接。』於是我們在機艙裡閒談和吃飯，直到天已黑盡，才有幾輛汽車開到機旁，我們下機即乘車向崗頭村駛去。」

「當晚，中央軍駐昆明的首要人物均聚集在北郊崗頭村鴻翔部隊司令部——杜的臨時指揮所開會。會上杜聿明表示：『等委座限令龍雲交出雲南的時刻一到，各部隊即按計劃行動，一定要按時完成

任務。』令尊對杜聿明等人的軍事行動部署，不便插言。但爲了對今後任代理主席的處境着想，希望最好能夠和平解決，因而提出蔣委員長也會交給他一封親筆信，轉交周惺甫、胡蘊山兩先生，望他們出面從中斡旋，最好能在採取行動之前，將信交周、胡二人。這樣，杜聿明才說：『只要龍雲不負隅頑抗，能按委座規定的日期離開昆明，可以不用武力解決。給周、胡二位的信，因周惺老今晨已經飛渝，我即將派人送交胡蘊老。』」

申慶璧還講述了杜聿明派人送信給胡蘊老，以及胡出面五華山勸說龍雲和平移交等具體情節，大體與胡以欽先生在《側記》中所述的相同，我就不贅述了。

申慶璧還與我提起一段插曲說：「蔣介石原已任命關麟徵爲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關聽說家父將乘飛機飛西昌，便隨機同去見蔣，目的是請蔣介石面授機宜後即到東北上任。誰知他到了西昌以後，蔣叫他參加在行轅召開的會議。會上蔣介石說，他考慮再三，認爲杜聿明在雲南與地方勢力相處不好，現在他決定由關麟徵接替杜聿明，出任雲南省警備

司令，改派杜聿明去任東北九省的保安司令。所以關麟徵也和家父一樣，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同機飛到昆明。我想那次如果關麟徵不知家父去西昌而隨機飛去見蔣介石請示的話，他就不參加那次「西南三省的改組會議」，蔣介石即使認爲杜聿明再留在雲南不恰當，也可能不會一時心血來潮把關、杜二人來一個大對調。他二人的命運大概也不會像後來那樣：一個就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不久便碰上「一二·一運動」被迫匆匆調離雲南，去成都任中央軍校教育長，以後客居香港直至病故他鄉；另一位在東北戰場上被解放軍打得站不住腳，在淮海戰場上被俘。

當龍雲乘坐的飛機抵重慶九龍坡機場時（十月六日），蔣介石親率部份國民黨的軍政大員到機場迎接他到李家花園下榻。此處爲當時雲南興文銀行重慶分行的招待所，是一幢二層樓房，布置很講究。抗戰期間，許多到重慶開會的雲南軍政要員都曾在那裡住過。龍雲當時在樓上的臥室恰與我的寢室隔着不到一丈遠，兩窗遙遙相對，陪伴他的只有他的獨生女兒龍國璧和一個隨員。我雖未與龍家的人

直接接觸，但由於興文銀行的兩個招待員與我是同鄉，龍雲在那裡居住後，他們覺得不方便，向我家借了一間空房子住。除了按時去伺候龍雲外，我們常在一處閒聊，這樣就使我很自然地知道不少龍雲當時的生活情況。

龍雲到重慶後，既不到軍事參議院視事，也不外出拜客。一連七天閉門獨處，即使是軍事參議院的高級將領來拜望他，龍雲也拒不接見。七天以後，有電話通知他將委員長要來看他，但龍雲表示很冷淡。當蔣介石到達時，龍雲不但未外出相迎，甚至未邁出房門，直至蔣介石已進入客廳，龍雲才緩步從樓上下來。雙方互道寒暄落座後，對雲南省政府改組一事均隻字不提。默坐片刻，蔣介石說：「看你的精神不大好，要注意休息。如嫌這裡不清靜，可另找一處獨家的小院居住。」龍雲也不置可否。二人對坐僅幾分鐘，蔣介石即辭去。龍雲既不挽留，也不相送，只在客廳門口微微一躬身便徑自上樓去了。憤懣之情，現於辭色。

蔣介石出了興文銀行招待所後，我見他漫步觀看李家花園景色，似有所感觸。大概是因在抗戰初

期，他曾在此園中度過了日機頻繁轟炸的一段歲月。後因英國新任駐華大使卡爾到達重慶，蔣才遷出李家花園到曾家岩去住，把那幢官邸讓出作為英國大使館。他看了一會，停步命侍從叫來園主人李果生問道：「你家這座園子為何如此零亂荒蕪？應該好好修整一下嘛！」李果生回說：「自當年日本飛機大轟炸後，園子損壞很大，我家已無力修復，即使稍事清理一下園子，也得花很大的人力物力，目前是力不從心矣！」蔣介石未講什麼，隨即登車離去。

過了不久，蔣在李子埡為龍雲找到一幢別墅，經龍國璧看過認為滿意後，又由興文銀行派人去加緊修理布置。我也曾有幸去看過。這幢別墅座落在嘉陵江畔，時值深秋，江上碧波盪漾，園內花木繁茂，比之已經破落的李家花園幽靜多了。待一切修理就緒，龍雲一家即移住該處，因相距較遠，對他遷居以後的情況，我即不得而知了。

雲南昆明市名勝大觀樓之長聯解說

施宏謨

中國名勝古蹟中有著名的六大樓，大觀樓是其中之一，其餘五樓為武昌之黃鶴樓，成都之望江樓，廣州之鎮海樓，湖南岳陽之岳陽樓與浙江嘉興之烟雨樓。

大觀樓有一副全國最長，對仗最工整之對聯懸掛在樓下靠水之一面，凡到昆明觀光旅遊的人，必然前往大觀樓一睹此聯為快，最近四川等地雖有更長的對聯出現，但無一聯有此聯工整。此聯之上下聯各八十九字，為清朝文人孫髯翁所作，上聯寫昆明四週之自然景色，下聯寫歷史重點，全聯之原文及重點注釋如下：

上聯：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①，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②，西翥靈儀③，北走蜿蜒④，南翔縞素⑤。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⑥，梳裹就風鬢霧鬢⑦；更頻天革地⑧，點綴些翠羽丹霞⑨；莫孤負⑩：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⑪，三春楊柳。

下聯：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⑫，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⑬，唐標鐵柱⑭，宋揮玉斧⑮，正跨草囊⑯。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⑰，捲不及暮雨朝雲⑱。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杆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注釋：①披襟：解開衣襟；岸幘：推開頭巾②神駿指昆明東邊之金馬山及金馬寺。古印度之孔雀王朝之阿育王，為宣揚佛教，向四方縱馬奔馳，佛教隨馬之奔馳而傳播，金馬山即馬止之處因而得名③靈儀指鳳凰，實則指碧雞，即頸、胸均為金綠色之孔雀，雲南、緬甸及中南半島所產之孔雀均為綠頸綠胸，與印度所產之藍頸藍胸孔雀有別。昆明西郊之山曾有此綠孔雀出現，當地人誤以為綠雞或鳳凰，因稱該山為碧

雞山。④蜿蜒指昆明北郊之長蟲山或蛇山。⑤縞素本指白色之絹帛。此處引用為昆明南方晉寧縣境內之白鶴山。⑥蟹嶼螺洲指滇池中之小島嶼、小沙堆。⑦風鬟指美女之蓬鬆之高髻，霧鬢指美女之雙鬢梳得像薄霧。在此實指搖曳生姿有如美女之垂柳。⑧蘋在此指浮萍。蘋天葦地為連天之水中都是浮萍，滇池沿岸全為蘆葦所蓋。⑨翠羽為魚狗（翠鳥）之翠綠色之羽毛，丹霞即紅色之雲霞。⑩孤負原為辜負。詞見李陵答蘇武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孤負陵心』。⑪九夏指夏季之三個月計九十日。芙蓉有二種：一為木芙蓉，一種為荷花。在此指荷花。⑫把酒凌虛為對着虛空舉起酒杯。⑬漢習樓船有兩說：一說謂漢代因欲遠征安南，曾在昆明湖（一說為滇池，一說為洱海）上演習水上作戰。一說謂漢武帝因使臣經昆明至印度而在昆明附近受阻，而在長安開鑿昆明池，造樓船操練水軍，以便遣往昆明，討伐阻碍道路之蠻夷。⑭唐標鐵柱，此鐵柱又名天尊柱，為唐代唐詔所立，現在彌渡縣西郊祭莊大陰鐵柱廟內，柱上有『維建吉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廿二字。建柱之目的不外乎『崇功報德』或記念佛教之傳播。⑮宋揮玉斧，宋太祖趙匡胤因鑑於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為避免與大理國政權發生摩擦，而以玉斧（一種小巧之文房玩物或頭上飾物）在四川版圖上，畫大渡河為界，並曰『此河以西非吾有也』。⑯元跨革囊，元世祖忽必烈征大理國時，乘坐革囊（羊皮筏或牛皮筏）渡過大渡河及金沙江，而至大理。⑰珠簾畫棟指宮廷中所挂之珍珠簾幕及雕梁畫棟，即豪富之帝王之家。⑱暮雨朝雲指豪華帝王之家像朝雲暮雨一樣，變化無常，終於烟消雲散。此兩句見王勃之『滕王閣序』。

大理的風花雪月

汪祖華

在很久以前，就聽說大理有所謂風花雪月四景，風是指下關的風，花是指上關的花，雪是指點蒼山的雪，月是指洱海的月，「下關多風的原因，據說從西南方四十里，所來的冷空氣，到下關後被東山擋住，時時流到平陽地面，進到兩關裡面，四面也被山包圍着，冷空氣在裡頭旋轉，不能騰空放散，於是互相激盪，發為狂風，聲若錢塘潮湧，勢若萬馬奔騰，每年從夏八、九月起一直到來年的二、三月，常常是這樣的。清陳鼎的演遊記說：「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斬伐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燃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必下蓋整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

息，語云：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好哉，蓋滇西瘴氣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上關是龍首關，下關是龍尾關，上關為要衝，是點蒼山北界的一峯，王明嗣曾有詩云：「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洱水、勢軋點蒼山。」據徐霞客遊記上說：「龍首關二里波羅村，西山麓有蛺蝶泉，「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方，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燦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所謂上關的花，似乎專指這一種，不過大理縣志稿上說：「上關有泉，從石腹湧出，旁有花一株，高丈餘，夏日花開，狀蝴蝶，首尾相啣，長垂至地，蓋奇觀也，今不存。」大理氣候溫暖宜人，所以常有四季不謝之花。

點蒼山的雪，由於山高，洱海的月，由於水長

，真是氣象萬千，濕漉胸襟呢？

「點蒼山在縣城西三里，自北而南，繇七十餘里，一共有十九峯；中和峯聳峙在中央，它的南邊有龍泉，玉局、馬龍、聖應、佛頂、馬耳、斜陽、七峯；北邊有光英、應樂、雪人、蘭、三陽、鶴雲、白雲、蓮成、五台、滄浪、雲弄十一峯，各峯皆如五老比肩，中隆爲坑。」所以兩峯中間，都夾着一條溪水，合起來一共有十八溪，中溪在中和峯南，它的南邊有綠玉溪、龍溪、清碧溪、莫殘溪、葶萱溪、南陽溪，它的北邊有梅溪、桃溪、懸仙溪、雙鳶溪、白石溪、靈泉溪、錦溪、芒湧溪、陽溪、萬花溪、霞移溪、阮芸台的詩說：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爲界，林樾矗浮圖，嵐靄罩關闕。」可作全山形勢的鳥瞰說明。蒼山之奇，以清碧溪，洗馬塘爲最，前者是徐霞客所盛稱，後者，尙爲徐霞客所未到。「羅華田蒼洱之間陳鼎濱遊記又載：「點蒼山一名靈就鳥，梵語耆闍掘，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峯，

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唐貞元十年春正月，崔佐時奉使與南詔盟於點蒼山，即是此處了！

洱海是由西洱海，洱源湖，鳳羽河三個源頭匯成的，北起鄧川東南，南至鳳儀西北，腹廣約二十里，兩端漸狹，長約百里，樣子像上弦的月牙，首尾攏抱着點蒼山的雲弄斜陽兩個峯的山麓，中虛其腹，西納十八溪水，東納東山老太青水，東南納鳳儀波羅江水，東南流經下關，折西出黑龍橋，更西行出元生橋，迴繞到點蒼山的背後，五十里至合江鋪西北，納樣潯江，南會瀾滄江，海裡有金梭，玉几，赤文三島，有青莎鼻、大貫朋、鸞鸞、馬簾四洲，又有九曲，皆可田可廬。

陳鼎濱遊記，對於洱海，有一則奇特的記載，他說洱海是「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帆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我在當時，尙未

看到此書，未克求證，如就記憶，洱海中的舟楫，似大都張帆的。

明鄭旦，有夜歸洱海道中詩云：「查查空原暮、蕭蕭旌旗行、長風吹海暗、新月傍人明、河影城頭墮、秋聲塞外生，客懷頻說劍、時事正論兵。」

朱應登題蒼洱詩云：「風前洱水白泱泱、雲裡蒼山晚更蒼、六詔至今歸一統、殘碑猶說段平章。」

滇人楊奇鯤有游東洱河詩云：

「風裡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清、江國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

讀他們這些詩，當可想見洱海風光於萬一了！明楊慎（用修）謫戍雲南永昌，歷三十五年，凡郡縣名勝，無不偏搜，所著陶情樂府種中，有寫風花雪月的，也有專詠月色的，設非飽賞洱海的月景，決不能寫出如此的傑作。因其所作，傳詠滿滇，用併錄附，以利讀者欣賞。

對玉環帶過清江引 風花雪月

解凍池塘。鴨頭新綠皺。楊柳東邊。鵝黃初擺就。行雨拂高唐。飄煙籠遠岫。一陣寒生。羅衣金縷透。衣羅纖腰原自瘦。料峭黃昏後。春光飄又零。花

信潺還愁。紅芳吹成南薰晝。

萬綠枝頭。胭脂新點破。七寶闌邊。粉團拋幾箇。燕子拾香泥。蜂兒催晚課。暗減春光。亂紅牆外過。亂紅飛來千萬顆。滿地和煙墮。餘香粉蝶尋。豔曲黃鶯和。惜芳醉來清陰臥。

玉樹銀花。飄飄穿戶牖。翠閣紅爐。纖纖籠玉手。驢子緩吟鞭。羔兒催暖酒。明日尋梅。前村何處有。前村朔風夜半吼。萬里平洲數。豐年望十千。令節迎三九。東園暗黃先上柳。夫人詞暖酒作美酒令節作冷節

水面樓台。影出清虛殿。雲母屏風。露見嫦娥面。霞帳掛金鉤。天機垂素練。窈窕清光。離腸今夜斷。離腸斷時關塞遠。且醉西園宴。佳期玉鏡飛。良夜金波淡。悠悠一聲何處管。夫人詞掛金鉤作釣金鉤

仙呂八聲甘州

詠月 席上有歌此詞者中有病句遂為改訂

冰輪懸鏡。看漸離滄海。飛上瑤京。金波不定。偏大地霜凝冰淨。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明。是誰將瓊樓玉宇修成。

〔么〕奈高處不勝清冷。想素娥應悔。誤餌長生。

青天碧海。夜夜怎禁孤另。仙家難免別離苦。靈藥難醫寂寞情。有誰將蟾宮閨怨。傳下青冥。

〔賺〕圓缺陰晴。總是人閒天上情。偏廝稱。清樽翠。歌窈窕。舞輕盈。吹簫弄玉翩翩下。解珮飛瓊島嶼迎。娉婷。從頭細數風流處。百般堪聽。

一本風流慶處作風流

〔解三醒〕愛春月蒙朧花影。有千金一刻難并。柳梢才上天街靜。又早人約黃昏。照樓臺歌管聲偏細。映院落秋千夜轉深。穿芳徑。眞箇是惱人春色。好夢難成。

〔油胡蘆〕愛夏月雲頭金餅。對蓮池紅粧臨鏡。夜遊銀燭何須秉。暗牆頭自照流螢。

〔解三醒〕愛秋月四時偏勝。到中秋分外精瑩。清輝香霧佳人興。鞦韆才鬧。鵲又驚。銀盤彩漾蓮花白。金粟香浮桂子清。寒光映。眞箇是玲瓏七寶。表裏通明。

〔油胡蘆〕愛冬月梅梢清耿。與馮夷六花爭勝。玉圓瓊屑交相映。喚詩人蓬萊夢醒。

〔解三醒〕秦樓月與簫聲並冷。侯山月共笙韻雙清。西江月醞曹瞞恨。牛渚月泛袁宏興。梁園月綠苔生。閣芳塵靜。長安月練搗秋風萬戶砧。人間境。最堪憐曉行殘月。茅店雞聲。

〔油胡蘆〕娥池月妖嬈倍增。羅浮月夢醒參橫。瑤臺月舞青鸞影。海棠月高燭燒銀。

〔解三醒〕初生月蛾眉淡勻。將曉月弓彎西嶺。上弦月參差匿露些兒鏡。暈花月擁祥雲。南浦月彩雲夢斷歌蘇小。廣寒月一曲霓裳舞太眞。重思省。總不如西廂待月。成就鶯鶯。一本成就作斷送

〔油胡蘆〕梨花月溶溶滿庭。楊柳月低照樓心。蹀躞舞影。桃花月底香肩並。梧桐月犬吠金鈴。

〔解三醒〕是恁的萬般情景。算都是明月粧成。月如無恨長圓滿。却不似世上離別輕。今人不見當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心無盡。怎能夠把嫦娥喚應。問箇分明。一本却不似世上作却不是世人

〔尾聲〕月團圓。人歡慶。仙宮塵世一般情。但願得常把金樽和月飲。

濃密叢林捕巨蟒 蠻荒隨獵記

云川思渝

泰緬邊區，山巒起伏，作者在這叢林茂密，一片浩瀚無垠的綠波處，親自目睹了兩場極富刺激性的捕巨蟒情景……

三、四月份，泰酒地區，家家忙着「砍地」、「火燒山」，準備播種的日子，一個炎熱的上午，寨子里李二嫂十歲的小孩，跑得滿頭大汗地來叫老張：

「大叔，大叔，我媽叫你快去！地裡有條大蟒，快——」

盤繞一條菜色大蟒蛇

我上午的課已完，老張約我一起去。我幫他拿了砍刀，他扛長矛，手提麻袋。我們跑步到了地裡。李二嫂站在地道的樹蔭下，指向地裡：

「蛇在中間草棵裡，喏，喏，那邊——」
砍地播種，先砍四周的野草雜樹，然後砍中間

。這樣放火燒地的時候，灰肥會更多一些，燒的範圍也好控制。李二嫂砍了周圍後，砍到中間草叢，突然發現那兒有條蟒蛇，連忙嚇得躲開了。

我們沿李二嫂手指的方向，仔細一瞧，果然在亂草葛藤裡，盤繞着一條菜色大蟒。老張很鎮靜地把袋子打開，摸出一大條有濃烈硫磺和石灰氣味的布，另外又拿出一塊毛巾。他用毛巾把李二嫂及她滿身大汗的小孩由頭到腳擦了擦。然後，自己也擦了揩汗。

老張叫李二嫂和小孩不要動。我尾着老張慢慢向蛇移過去，我們的腳步，驚動了蟒蛇。它昂起頭，發着威。吐出血紅的蛇信，嘴裡發出「呼、呼」的聲音，擺出一副凶狠的準備攻擊的架勢。老張手執長矛，沉着的把那塊布和揩着汗的毛巾，挑在矛尖上，漸漸遞送到蟒的跟前。老張用力將布和毛巾拋過去。這時，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蟒蛇像中邪似

的，立即將布、毛巾纏了起來，纏了又纏，越纏越緊。最後，把頭藏在中間；竟成一團，一動也不動了。老張和我合力將蟒蛇抬進袋裡，用繩扎了口。

最怕硫磺、石灰氣味

李二嫂過來，客氣地向我道謝。

我說：「不用謝我，要謝的是老張。」

「打蛇，他呀，巴不得，何屑謝——」

李二嫂孩子他爸過世後，老張對她娘兒倆很照顧，像一家人一樣。

我問老張：巨蟒爲什麼這樣聽話？那塊布和毛巾有什麼名堂？老張笑了笑，得意地說：

「蟒最怕硫磺、石灰的氣味。有汗的布、毛巾混在一起，味更濃。所以，蟒蛇緊緊纏着，死也不放了。」

李二嫂說：「他呀，看起來老實；心裡呀，鬼得很。」

我說：「老張，你幫李二嫂用蛇肉做幾個菜，差不多了，叫小孩喊我一聲，嗯？」

我看着興奮的老張，又看看臉紅紅的李二嫂，摸摸小孩可愛的臉，笑笑，走了。

阿盧古洞景色

洞中有洞、洞洞奇 景中有景、景景絕

【本報香港三十日電】中共「新華社報導，雲南省阿盧古洞景觀堪稱世間奇絕。

報導說，阿盧古洞地處滇東南彝族群聚居的地區，「阿廬」，彝語中有水有石之意。中國古代偉大的地理學家徐霞客曾兩次入洞考察，並稱之爲「天下大觀」。這個古洞主要由瀘源洞、玉洞、碧玉洞和玉笋河組成，全長四千公尺，洞中有洞，洞中有天，洞中有縱橫交織，宛如一個迷宮。有人說，這個洞是雲南石林奇觀在地下的再現，即有桂林榕洞的奇美，也有湘西黃龍洞的宏偉氣勢，同時還有中外古代宮殿的高雅輝煌，並非言過其實。

報導說，這個古洞中，碧玉般的石笋、石柱、石幔、石花、石珠等，與倒懸的石鐘乳、石蓮、石瀑、石宮燈等相映成趣，令人嘆爲觀止。在洞中玉笋河上泛舟，猶如灕江畫中行，遊人稱之爲「洞中有洞洞洞奇，景中有景景景絕。」轉載

文山縣城著名小吃

王需文

記得小小離家時，承兒時同學邀約，吃遍了文山縣城的小吃，迄今思之，足供朝夕佐餐，以增添晨昏間佳餚之不足。自開放探親後，特函家兄王需章撰述縣城著名小吃，以响旅台鄉親。

文山人除土著的少數民族外，來自祖國四面八方，既傳來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又匯集了各地的風俗習慣，也根據本地的特產，創造了各種口味的多種多樣的名特小吃，使錦繡山鄉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現選其別具一格的十二種，作以下簡述。

三七根燉雞：「開化三七」是文山的特產，既是高級營養的滋補品，又是多種功能的名貴藥材，三七根還是佐餐的美味菜。幾百年來，醫家的經驗總結是：「人參能提一時的虛神，三七可補長久之正氣。」作為南人參的「三七」，按其有效含量與北人參對比高出一等，這種說法是有科學依據的，惟因過去產量少，價格高，用的人不多，名聲無人

參大而已。

三七作為滋補菜餚的吃法，普遍是用三七根煮豬骨頭豬肉或豬腳；更高級的是燉雞。做法是先將三七根用清水泡軟洗淨，裝進殺好整潔的雞腹裡，放上少洗薑片、蔥頭和適量的胡椒粉，用有蓋的汽鍋隔鍋燉爛，即可食用。雞一只或肉一斤，用三七根四至五錢較為適宜。

三七的功用概括為「生消熱補」。熟食可補血強身，滋陰壯陽，健胃潤肺，功效大而性緩和，無有害毒素，聞誤服參茸無救，未有食用三七而中毒。三七根燉雞作為肉食端上席面，雞肉連湯帶根而食，既有肉香湯鹹的美味，又微帶苦涼回甜，苦甜中和，適得其中，人人喜食，食后腹中略熱，遍體溫暖，老人或小孩，當晚就有減免夜尿，神靜安眠的良效。宴客桌面上有三七根燉雞，甚為名貴；全家人聚桌而食，老幼男女均有補益，推為文山名食之首。

味道鮮美的早米線：選本地上好白米，磨製漿粿，熟壓而出之細絲米線，質軟，不易斷，色白味鮮，涼溫燙食均可，在雲南同類產品中，可算首屈一指，爲文山名特食品之大宗。

文山城自古有趕早市的習慣，從東方發白起，街上即熙熙攘攘，上學的，上班的，各處來做買賣的，退休的老人，提着籃子上市場的主婦，大多要先吃一碗早米線，而布滿街道的米線館，在這個五萬多人口的城鎮，就有兩百多家。他們半夜就起，先炒豌豆芽熬湯，隨即用豬血煮旺子，配佐料芝麻、胡椒、辣子油，拼和菜綠豆芽、水酸菜、韭菜頭、蔥花、芫荽等；又將先已切成顆粒的豬皮肉拌、醬油、面醬炒香成油泡着的臊子，加熱備好后，開始拉切豬脊肉、腿筋成薄紙似的肉片，按定量裝入小碟。榨坊天色微明就送來新鮮米線，萬事俱備。叫喊喊接待，顧客陸續光臨。

早米線分單碗、雙碗、單朶、雙朶。目前以吃單朶、雙朶較爲普遍。雙朶碟內是兩陀薄片，單朶只一陀肉片，肉上加淋用辣子煉成紅色的豬油，再撒味精芝麻胡椒，抬到桌上，又用大碗抬來滾燙

的豌豆芽湯，內帶旺子。將碟內鮮肉片及佐料放入湯中，攪散朶熟；又抬來上碗在熱湯裏燙過的米線，放有臊子及和菜，吃的人用筷子將米線一箸一箸挑進湯里拌勻而食。米線過朶肉旺子碗，呼之爲「過橋米線」。

朶肉米線，是鮮肉、熱旺、酥臊、嫩菜、香蔬、辛料、甜酸辣的總搭配，而以米線爲主，聚鮮食美味及多種營養於一碗，故四時不分，寒暑咸宜，老幼婦孺，人皆喜食。黎明赴市，空腹燙食一碗，頓覺滿口甘美，溫體爽心。熱旺塊吞入腹，更是五內舒適，養心潤肺，老年人齒牙不濟，也能全部消受，若佐以椒塩餅一個，早酒一盅，越加容光煥發，六腑充食，滿面生春，上班辦公或勞動，精神飽滿。外地來客一經品賞，無不嘖嘖稱羨；行商坐販，工農軍學，無不爭相食用；邀友宴客，成雙聚桌而食，各如其願，皆大歡喜。

溫淘米線：是文山春末夏初的晌午食品，賣米線的食館，都於午間製作出售。溫淘，又叫鹵子。要先熬好豌豆芽湯，將豬排骨砍碎成塊，即是肉油豆湯，然後兌合小粉水，攪好雞蛋汁，切好蒜苔，

發軟木耳、將嫩豌豆米和青蠶豆米放入湯中，加大灶火湯滾漲時放入木耳、蒜苔及適量醬油與塩，隨即淋小粉水進鍋，微微攪拌，湯即成糊狀半流體，還在漲動，迅速淋入攪好的雞蛋汁，用鏟輕輕拌動，滿鍋現出白色蛋花，溫淘即已做成，很快舀取入盆，冷放灶上，配備味精、芝麻、辣子油等佐料，韭菜、綠豆芽、芫荽、酸菜等和菜，搗碎大蒜兌好酸醋，專候食客光臨。

來客中有要吃涼溫淘的，即用碗先裝米線，放入蒜醋，舀一大勺溫淘蓋在米線上。加臊子、淋油、撒芝麻、味精，由客人自己放和菜辣子。有喜吃熱溫淘的，就將米線在漏勺裏入熱湯擺燙，才裝碗加蒜醋，蓋鹵子。溫淘還配吃雞蛋麵。也分涼熱兩種，又是一番風味。

溫淘是趕應時鮮的舊製食品，以鮮嫩豌豆、蠶豆和蒜苔為主，食時既脆嫩又香甜，富於營養；啃骨頭有味有趣。春暖夏熱季節，吃上一碗，溫涼適中，滑腸潤胃，進一步配合文山細絲米線的優點。到青豌豆、蒜苔過市，溫淘米線也過市了。

稀豆粉米線：稀豆粉，是用豌豆磨成漿，濾出

豆渣后所剩的淨汁，在鍋裏燒漲成糊狀流體的淀粉，故稱稀豆粉。將米線抓入碗裏，用銅勺舀滾燙的稀豆粉汁，翻來翻去地與米線攪拌，至米線燙熱後，在蓋一勺豆漿在上面，放入醬油、塩巴、辣子、芝麻麵及薑湯，即成稀豆粉米線，食時再次攪拌，入口鮮甜濃鹹，滑而易吸，不沾油膩，不着葷腥，有清淡純素之感。

文山米線，長細韌柔，不易斷折，用豆漿翻燙幾次，米線不碎反而鮮甜味美，是以米線而見長，且製作簡便，佐料無多，不沾油肉，成本較低，操作頗易，為文山城經濟食品之一，老年人許食清淡之物，而豆漿的營養豐富，每日素食一次，對身體很有好處。

涼雞米線：配合文山細絲米線的特點，按季節各有不同。夏秋之間，日頭當午，擺攤出售的涼米線很覺清涼可口。

涼雞必須選肥嫩的子雞，燒湯略煮至變白，即時取出，整個冷放，又叫白軋雞。雞湯不宜留得過多，味道方才濃鹹；涼米線中放入兩小匙，比放味精更鮮甜。涼米線要有好酸醋，以糖醋為佳，酒醋

次之，和菜是韭菜頭、萵笋絲、綠豆芽、細木耳、茼蒿等，外加油炸花生米。佐料有薑湯、芥末湯、大蒜湯、芝麻油、花椒油、醬油、辣子油、芝麻醬、黃豆醬、芝麻麵。涼米線配上小塊涼雞，再加涼雞湯多種佐料來配合一起，集酸甜麻辣之大成，美味適口。吃在口裏，涼在心頭，爽至全身，是大眾化的消暑較佳食品，大熱天吃得又酸又辣的時候嚼上幾顆油酥花生米，奪去酸辣味，香酥滿口，更加舒適。涼米線加放幾顆花生米，創始人有一定的「一口之於味」的學問。

此外，用同樣的涼雞和佐料配吃油染涼麵，更爲人們喜愛，醃蘿蔔吃後，剩下的醋湯，用冷米線泡在裏面，不須再放佐料，又別有風味。

豆漿稀飯：文山城裏，既富於營養，又簡便清淡的素食，還有豆漿稀飯。

把煮得一半工夫的稀飯，兌入濾過的淨豆漿，再熬煮爛化，即是豆漿稀飯。再將春好揉成圓筒的香米餌塊，切成薄片，放入稀飯裏煮軟，每碗稀飯搭上三四片，放薑湯、芝麻、塩，用筷子扒拌，喝豆漿咽稀飯，又吃餌餅，三者得兼；芝麻香，薑湯

辣，怯寒驅滯，有益身體，滿足人意。稀飯不帶油葷，鮮淡有餘，入腹清爽，蛋白豐富，飽肚子，免積食，是一種老少咸宜，大眾化的優良飲食。

豆漿稀飯早上擺攤在要路口零售熱吃，已有數百年歷史。從前，吃早點的人，以吃稀飯占大多數，都喜歡另外買幾個煮熟的沙白薯，撕碎拌在豆漿裏吃，也有買椒塩餅拌着吃的，增加稀飯的濃度和味道。現在沙白薯很少有了，稀飯裏也放餌餅了，代之而起的是油炸粿，一碗稀飯泡入油炸粿，才好喝好吃，邊喝稀飯邊咬粿，軟脆兼備，酥香都有，熱腸暖腹，別是一種欣賞。

豬腳稀飯：把豬腳煮在稀飯裏。名稱簡單，但製作複雜精細，滋味濃郁，引人欲嚥。雖以豬腳和稀飯爲主，但豬腳之外，還有豬肉、小腸和嫩雞；只是豬腳，油水和甜味都不夠，必須加肉腸添油水，還要用雞湯提甜味；這些肉食都可搭稀飯一起賣；雞不煮在稀飯裏，只是把雞湯燉入；豬腳豬肉和小腸，也是先煮粿才與稀飯混合。稀飯，也不是普通一般的，而是以糯米爲主，加進一部份六谷米熬稀後，再加嫩京豆米或架豆米、豌豆豆米、各種肉

類、鮮豆、珍米的大雜燴，才是道地的文山豬腳稀飯。

在街上擺攤出售的豬腳稀飯鍋灶，燒炭火，保持稀飯的熱度；家中煮好的肉類和稀飯挑來放在鍋裏溫好；涼雞另擺；豬腳蹄肘分開，小腸按長度切節，仍摻進稀飯裏。備好細葱、芫荽、醬油、薑湯、芝麻、辣子麵。每碗稀飯和每節小腸都有定價，吃的人要在稀飯裏加雞的，加豬腳肉的，加小腸的，雞和豬肉照數算價，切好後加在稀飯裏，再放佐料。只要肉類吃得動，稀飯六谷米和鮮嫩的各種豆米煮得化，吃的人沒有不滿意的。

椒塩餅：文山城的椒塩餅，是早上的普通零食。製作時先揉發麵溫放，另用熱豬油與麵粉拌合，放入花椒粉與塩揉攏成酥，取發麵扯陀趕薄，以酥爲餡包圓，再趕薄疊起，又趕薄疊起，至三四次後裏攏，切成兩半，背合背地扭成螺釘形式。按成圓餅趕薄，放入底火微，蓋火旺的鏊裏炕黃發香，餅的全面都有扭絲，食時分絲分層，香酥微麻，以出鏊熟食爲佳。既香且脆，較糕點中的塩酥，價低而另有風味，早市上人人喜購。如需要做高級一點的

，在餅上敷上一層豬油或肥瘦碎肉，食之更美。上省外出，攜帶二三十個饋贈親友，既是本地土產，又富家鄉風味，受禮人非常歡迎。

席面上用椒塩餅與花生米、蜂子、核桃分別在油鍋裏復煎，連同醃蛋作拊盤，是佐酒的上品，開席時的第一道菜。吃早米線加一個椒塩餅在氽肉湯中和米線而食，增加鮮濃美味，食後香甜滿口，人滿意，很多人吃過之後，已不想吃早飯了。

文山城的早點，以米線泡椒塩餅、豆漿稀飯泡沙白薯，爲兩大特色，早市上最爲普遍，已歷三百年。現在沙白薯少了，又分季節，常年已改泡油炸粿了。

油炸粿：用飯米漿配豆漿，以香油炸製而成，爲文山城最普通的小食品，價便宜而味佳美，用小篾簽穿上拿在手裏，即可隨吃，最受人們特別是小學生的喜好。因而油炸粿的小攤子，各處可見。因做法吃法都簡單，而且不分季節，常年製售。

用百分之七十大米，百分之三十的大豆，頭晚泡水發軟，磨細成漿，放上淡塩，小鍋生火將油煉透後。即用微凹小勺，舀一平勺米漿入漲油中炸黃

一面，騰出勺子，粑泡起來後再翻來炸另一面，兩面泡凸成半球形，黃透了，即可用勺撈出，置於鍋上的鐵絲網裏控油，油滴盡後即成。炸得好的，油炸粑雖泡，却不是空壳亮，裏面還有一團米肉。

從前，油炸粑是用沙白薯切絲拌入米漿裏同炸，後來沙白薯很少了，改切洋白薯絲代替，沒有白薯，就切洋芋絲代替，吃起來更加香脆，有的是炸雙層的，又是一番味道；有的在心裏放小椒塩餅或幾片香腸，吃了更香。現在某些攤販，爲了多炸多賣賺錢，什麼絲都不放入，米漿裏只放蔥花，增加一點香氣，就簡單多了。

扭**糍**：糯米泡水後入甑蒸熟，趁熱舂化，卽爲**糍**，將蘇子、黃豆、花生米炒香，分別碾細、拌入細糖，分裝幾鉢，按愛好分別裹吃，是爲扭**糍**。

賣扭**糍**的攤子是一對谷籃，一頭放盤，裏面擺面鉢、盤碟、筷子筒，糖稀罐等，一頭底上支火盆，生栗炭火，火盆上放一圓鍋圈，將舂好的**糍**放入小鍋，拾到鍋圈中，鍋底剛好接着火，**糍**隨時保持溫熱，然後才將擔子挑到鬧市，擺攤零售，

顧客要吃多少扭多少。賣的人先在水指上粘點豆麵，才在鍋裏抓扭出一團**糍**，將大團扭成小團，隨扭隨在鉢裏裹酥子或豆麪、花生麪，於入盤裏，淋上糖稀，顧客抽箸就盤而食。這種**糍**，比過冬的酥子團筋骨更硬，又糯又香甜，別具一種風味，吃進肚裏，耐勞經餓，一般平民和勞工頗爲歡迎。

豆沙**粑**：將豆沙抹在**粑**上而食，就叫豆沙**粑**，是挑着擔子沿街喚賣的消夜食品。售賣者置備平底整鍋一口，火盆一個，放入擔中。家裏用糯米碾成面粉，以水拌合揉攏，裝在盆裏，豆沙是將豆子煮熟，混合紅糖豬油，在鍋裏塌細塌勻成糊狀，裝入鉢裏，另有蒸熟的糯米飯，趁熱用扁平杯子裝成底平頂圓的飯團，擺在方盤裏，連同面盆、豆沙鉢等一起裝進擔子。然後在火盆裏生炭火，放上整鍋，裝一碟炸好的香油及一塊薑，卽挑擔上街出賣。

到街上擺好的擔子，鍋底抹油，把糯米團圍在整邊，鍋中就煎兩面黃的圓**粑**，如只要**粑**，取出鍋來，塌上豆沙出賣。若要糯米團，就將炕熱的糯米團，底上塌上豆沙。有人兩種都要，就將糯米

雲南打陀螺競技

石安玲

陀螺這玩意兒，大概全中國各省都有，只是其玩法不同，大小及型式均有不同而已，在理論上它因係普遍性的運動玩具平常娛樂，沒有特意提倡掀起「風潮」的必要；大部分的人並會先入為主的加以否定。以為不切實際。絕對不可能提得起社會大眾興趣，提倡是多餘的。

筆者知以上情形，但有不同看法；陀螺種類繁多，計不下十餘種；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有兩頭尖，有一頭半尖一頭全尖，及平頭的……等。就以大小來說，有數十斤重者如台灣桃園大溪者，小的只有指頭大；玩法有一隻手玩的，有雙手同時用力玩的；有專是大人玩的，有大人小孩混在一起玩的，也有專供小孩子玩的，總之不一而定。其來源歷史筆者無法考證，敬請讀者見諒，並望給予指正。幸。

雲南省少數地區有一種玩陀螺的方法，名叫「打陀螺」，他的玩法應該是老少咸宜，不但可當做

一種運動，亦是一種競技。可兩人對打，亦可多人編隊對打。玩的時候，一方為擲家、一方為打家。擲家為守打家為攻。擲家就是用純索繞上陀螺數十圈，扯轉擲在劃定的圈內或距離內，給打的一方在一定的距離以外，將繞好數十圈線索的陀螺，跑步放線扔打出去，擊打高速轉動中擲家擲的陀螺。並將其打推到幾公尺甚致數十公尺以外，使其不再轉動，或雖然仍在轉動，但轉動的時間不如打家的長久，打家就是贏家，可以繼續成為打家。若是打家一方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倒到擲家擲的陀螺，或都打到了擲家擲的陀螺，但轉動時間不及擲家的長久，打的一方就變成了輸家，要變換位置，成為擲家了。

不過有時打家這一方中僅有一人打到擲家擲的陀螺，且轉動時間雙方相同。這一情況下，這一人就要增加距離再打，名之曰：「打遙」。經一次或數次打遙後才分出勝負情形。——這樣循環一打一擲

，非常有刺激感，激發好勝心，使玩性增濃，有益身心促進健康。

這樣玩法的陀螺不能太大，亦不能過小，大則無法繞上數十圈線索再扔出一二十公尺，準確的擊中對方陀螺。過小則很難把握住準頭。通常較大者長十五至十八公分，小則十至十二公分。直徑大則十二三分，小則五六公分較為合用。其式樣如附圖，材質：以體重堅硬耐撞擊耐磨損之木料為宜

一般的編隊：兩人對打只要約訂誰擲誰打，或猜拳決定時間場地就可以玩起來了。兩人以上雙方各數十人，則須先行編隊，以雙方技術相等者為對打對相，雙方各選一人，以免造成上士對下士，下士對中士不公平現象，成為打家永遠是打家，擲家永遠是擲家，使一方興趣缺缺結局。通常編隊在十數人以上者，多以村里為單位選出優秀選手編成之，第一名先打或先擲者均名之曰：「先鋒」，第二名為老二，三四名以下類推。最後一名為「老壓」，亦是這一隊人員輸贏的決定性人壓陣人物，地位最為崇高，此項職位多以技術最佳者任之？（因為不論其他的人是否輸贏，他的輸贏才算是最後輸贏

的判定。換言之他若是擲家，贏了整個擲家就可成為打家了。因為在整個競賽過程中，那一隊輪打的時間最長久就是勝利者，也是這場競賽的贏家，是受人崇拜讚許的。）

當然這不是說打的一方或擲的一方，其他人的輸贏完全不加計較，而是說打方十數人沒有一人能打倒（打平手）或打贏對方，老壓就要有打平手或打贏對手的本領。若一人都沒有打平或打贏對方，打的一方就要變成擲方了。

此一競技運動，在雲南省有些地方頗為盛行，每年春節前後，大人小孩甚致五六十歲老人都參與玩樂，熱鬧非常，參與者致有忘記了吃飯情事。筆者小時亦曾參與玩過，其趣味至今未能忘懷。然任何一種運動或競技，都少不了適當的場地，打陀螺亦然。通常須要較為平坦長八〇——一〇〇公尺，寬四〇——五〇公尺土地。地板以硬黃土為宜，沙地洋灰地柏油面均不適用。

台灣玩陀螺的地方亦有幾處，最有名的是大溪的大陀螺王，日月潭九族文化族村亦在玩，但亦僅是象徵性的點綴而已，其參與人口相信全部不超過

數百人。筆者所說這種雲南有些地區玩的「打陀螺」競技運動，若能有人出資闢建場地。初最好是設在大型遊樂區附近，以引起人們注意，再找幾人善於該項競技者作實地示範。當可引起許多的人觀看參與活動。減少青少年飆車賭六合彩大家樂等歪風蔓延。

在政府大力提倡全民運動之今日，各地方政府或有資望而又熱心人士若能給予支持資助，是項競技性運動，相信當可在全台灣各地盛行起來，蔚成風氣。筆者以為社會風氣日趨靡壞，道德淪喪，青少年犯罪日增今日，這項競技性運動若能大力予推廣，有其正面意義；是合群性規範性的作用，對人們守法重紀精神有良好影響，身心健康有莫大助益……

上接119頁

團按扁，抹上豆沙，按合在粿粿上，稱它為「宅蛛抱蛋」。

這種食品，飽肚而甜嘴，很受熬夜人的歡迎。現在熬夜人少了，年青人又是喝酒的多，賣豆沙粿粿的叫聲已聽不到了。

火燒：鍋裏燒紅的油煎餅，多層而有肉心，本地稱為火燒。做火燒是先將麪粉合水揉攏發好，用另外的麪粉與豬油拌合加塩揉攏成油酥。又將精豬肉剝細，拌入蔥花薑米做心子，也有用豆沙做心的。然後才將麪捏成團，按薄後放進一團油酥包攏來，反復三四次折回來用滾筒趕薄。才按平加一點肉心包好，再趕圓趕薄。煎火燒的鑿，斜支在一口裝滿灶灰的鍋上。在鑿下半燒炭火，燒漲豬油。將做好的麪餅放入滾油中煎炸變黃，翻來再煎背面，兩面煎黃拈起來即可食。這種火燒，外皮分多層，又放少許鮮肉心子，香酥脆軟兼而有之。下酒、下飯、空嘴吃，放在湯裏泡軟都好。老人嚼得動，是零食中的上品，價錢也便宜，適合大眾的口味和需要。

鎮雄清明

熊光勳

我國重視孝道，民間祭祖上坟掃墓相沿成風，

但清明上坟祭祖掃墓，一般是男人們的事，而家庭主婦專司烹調祭品，惟清明祭祖上坟掃墓不用刀頭。除了必備很豐盛的佳餚。並攜帶鐮刀鋤頭等工具到墓地，先除去四周的野草。修整坟墓一新，設祭品，燒冥紙，鳴炮，向墓行三跪九叩後，散善（潑水飯）打一碗清水，放下少許飯菜，再燒幾張冥紙放進去，潑在墓地四周讓小鳥啄食，然後不分老幼席地而坐，共同分享一次豐盛的野餐。

剛埋的新墓，冥紙在坟上散散落落，坟飄仍在飄盪，沒過七七，藉掃墓之便請道士為死亡納七，以示超渡。

道士穿上佛衣，戴上副冠，扮得像唐僧西天取經，海螺嘯呀嘯呀吹奏，木魚可大可點了幾下，開始唸唸有詞，哼哼唱唱。

小時候好奇，聽清楚了幾句台詞！

時維

天運×年×月×日，在××地為新故亡者××人摧山納七……。

修陰齋主××人

超渡接近尾聲，有一人持鋤頭，另一人提一小桶石灰，也許劃清界限，挖下一鋤說：「買田買地」提石灰的問：「買到那裡？」拿鋤頭的回答：「買到××處業葉」……。論語：親既葬，日月已遠，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人子之道。

訪八大藝坊

申慶壁

偉臣領余夫婦與劉學周先生訪施南施鄉兄八大藝坊

戊辰再度遊高雄 急訪左營畫馬公
一入藝坊觀畫壁 萬驅駿足疑飛龍
賀蘭山關衝能破 恩買卡江驚再逢
為應多姿多米世 肯否增色俗望同

家鄉特產食物

李達人

四十年離別家園，懷念不已。近與返鄉歸來友好談及所見，以「河山非依舊，景物更全非」兩語概括一切。感慨之餘，回憶八年對日抗戰前及抗戰中，以職務關係，或因部隊長途演習，或為分區駐防，曾食用過部份地區特產，雖時光遠逝，風味猶存。

一、潯江藕粉蓮子 潯江位於滇池與撫仙湖（又名陽宗海）間，水資源豐富，土質肥沃，蓮池遍布；夏去秋來，花謝葉落，蓮子成熟，蓮藕肥壯，收蓮子於蓮蓬，掘蓮藕於泥土，藕肥壯如嬰兒手臂，肉厚味甘，炒、炸、燉、煮，隨即所欲，且可生吃；大部洗淨切片曬乾，磨成粉末，名曰藕粉。蓮子顆粒亦大，食用亦廣。兩者均以昆明為集散地運銷。

二、宜良乳餅與燒鴨 乳餅為牛乳製成，營養價值極高，通常切片煎黃，為餐飲中佳品。燒鴨製作巧妙，香脆軟嫩，味極鮮美，勝於道地北平烤；

台灣各餐館出品，難與之比。最負勝名者為狗街所產。

三、石屏桿條魚與紫米 石屏臨異龍湖，湖中產魚名桿條，大者八、九斤，小亦斤餘；無橫骨細刺，味美肉嫩，為魚中佳品；尤以寶秀鎮旁之寶秀湖所產更佳。紫米亦特產之一，色由紅而紫，品質遠勝蓬萊米；配以紅棗、蓮子熬粥，極可口，營養價值更高。

四、開遠雜果酒 其酒以各種果實製成，紫紅其色，味甘醇，香沁心脾，銷滇越鐵路沿線；抗戰期間，以供需增多，品質大不如前。

五、江川康浪魚 該魚產撫仙湖中，魚身細長約五寸許，捕後淹鹽曬乾，以昆明為集中地，運銷滇中區各縣。江川因濱撫仙湖畔，近水樓臺，收益甚豐。

六、蒙自甜石榴 水果中之石榴，吾滇半數縣區均生產，惟數量不多，庭院大者之家，僅種一、

二株點綴庭院，品質亦遠遜蒙自甜石榴。蓋蒙所產，享價遠近，銷至昆明；通常兩枚一斤，最大者一枚即近。皮薄粒大核小，味極香甜。以縣南約十里新安所產者更負勝名。

六、建水酸石榴、黃果、燒豆腐 酸石榴之大小顆粒，與蒙自甜石榴相同，惟味略異；因甜而逾分，乃略帶酸味，蓋無酸味淡，酸多損甜，其貴在此！應以「一分酸味九分甜」定評。日其鄰縣蒙自產甜石榴著名，建水則產酸石榴爭勝。黃果爲橙之一種，樹高二丈許，果大，通常一斤三枚，二枚一斤者亦不少；皮薄汁多，甜勝蜂蜜，故附近各縣，均同稱爲「蜜通」。該縣南三十里大田山所產，品質更佳。抗戰前滇越鐵路暢通，上述兩種特產，北銷昆明，南銷越南。燒豆腐生產，與一般豆腐無異，僅其型體爲爲一寸見方；醃酵後稍乾，吃時，備辣椒粉、醬油爲佐料，好友一、二，清酒一樽，以本炭火邊烤邊吃，閒話桑麻，談論今古，滿食慾而溢情趣。

吾滇特產食物繁多，不識不知者不敢信筆；右述乃憶鄉思者也。

高雄市雲南同鄉會 申慶壁

高雄市雲南同鄉會成立余夫婦與王功成兄暨朱心一兄嫂應邀觀禮欣見圓滿成功偉臣領導有方賦賀

高雄鄉友會立秋 盛況躬逢解百憂

女學校前人攘攘 英雄館裡樂悠悠

思齊先哲須相扶 志助後昆拔頭籌

領導有方基礎立 更望團結上層樓

馬幫吟 申慶壁

高雄雲南同鄉會成立施慶鄉兄圖馬幫為賀敬題

山高江險古滇中，車駛船行難遠通。

端賴馬幫為管道，盈虛調劑使民豐。

掌幫班把謹嚴制，尖哨鍋頭善盡忠。

平日商團歌綠野，戰臨浴血展雄風。

芽萌滇洱移高雄，桂子蘭孫已成叢。

團結一心歸策馬，迴望三迤聯征鴻。

畫家識得思鄉意，風貌數陳楮墨中。

旨顯車如流水世，猶懷山谷馬如龍。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

申慶壁於台灣旅次

雲南「蝴蝶嶺」發現人類化石

資料組

〔美聯社北平二十八日電〕考古學家在雲南省境發現了四百萬年前的「蝴蝶人」的化石，這項發現使得人類最早會使用工具的祖先再向前推了大約二百萬年。

雲南民族自治區古物管理中心一位「官員」說，在雲南小河村（譯音）所發現的二百顆化石牙齒，六十五個石器和十三件骨器，可能代表人類的開始。

不願透露姓名的這位「官員」說，這種史前「人類」是根據一名村民今年二月在化石所發現的「蝴蝶嶺」一地而命名的。

他說，這種古老人類的身體大小和外貌還有待確定。不過他說，「蝴蝶人」可以直立行走，以獵狩和挖植物根部為生。

上海文匯報二十七日刊出了這項發現的報導。

被認為最早會使用器具的哈比利斯人大約是在二百萬至一百六十萬年前。在進化系統樹上，它是演成人類的最古老的一支。

直立猿人則在一百萬至三十萬年前，並演化成智人。

尼安德塔人是在十萬至四十萬年前，克羅曼農人則在三十五萬年前。

轉載中央 76.9.30.

雲南出土熊貓化石

——歷史溯及四百萬年前

〔美聯社北平一日電〕一家報紙報導，考古學家發現了三枚約有四百萬年之久的熊貓牙齒化石，此一發現支持了大熊貓發源於中國大陸的理論。

週三的「文匯報」指出，這幾枚牙齒是在雲南省發現。雲南省目前仍是這種稀有動物的棲息地。

該項報導指出，專家認為四百萬年前的大熊貓體型比現在小三分之一，但是外形差不多。

今天的熊貓長成後，身長可達一百五十公分，體重一百四十公斤。

近年來，由於熊貓的主要糧食箭竹短缺，加上很難在被人飼養的情況下繁殖，因此這種行動遲緩的白褐色相間動物處境危險。

自立晚報 76.10.2.

泰北、美斯樂地區種茶記

李先庚

民國六十一年春，余蒙我中華民國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主任委員趙聚銓及中央情報局長葉翔之將軍邀准並得我段希文將軍同意，復蒙泰國克利安薩將軍（隨任泰國國務院長）之大力贊助，保我由台來泰，主持種茶任務。當時美斯樂地區，固遍山叢林，找不到一棵半棵茶苗或茶樹也。

我到達基地後，首將挑選所得之五十萬粒茶種，由台空運來泰，李文煥將軍，也在麻力壩飭其部衆，挑選五十萬粒麻力壩茶種，經月餘之驟馬駝運來基地參與育種。今日美斯樂茶之能名聞泰國，實因名山名種，有以致之也。

談到茶樹之培育栽成，固經緯萬端，諸如水土選擇，一棵一粒之培育，如稍有疏失，即無法成大器，不觀乎我們當時不僅動員全部反共義胞參予耕耘，甚至美斯樂興華中學全部師生，在王兼校長畏天督率下，每天下午，師生們挖土的挖土，種茶的種茶，把一粒一粒的茶子，放進已啟好的育苗紙袋

裡，一袋又一袋的搬到苗圃上。真正的不分男女老幼成百上千的茶郎女兵，忙在一堆，達百萬棵的茶苗，就這樣的培育成長，發出芽苗，莫不嘆爲觀止。

泰國國防部長他威，得聽茶苗成長的訊息后，乃由克利安薩將軍陪同，親乘直升機羣擁到美斯樂地區巡賞，莫不親向段希文將軍同我及所有軍民稱賀，並共同舉杯爲中泰兩國國運昌隆爲祝。

事隔十五年了，我此次得舊地重遊，與老戰友們看到聲譽中外之遍野茶林，喜出望外，十年樹木，此之謂乎。在此不能不提及者，美斯樂地區刻確有茶樹，幾超達叁佰萬棵，實乃我中華民國之大陸救災總會在合理事長正綱之督導下不斷的增植所有，形將爲美斯樂地區我反共義胞之主要生活財源所寄也，特撰稿以爲之記焉。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撰於美斯樂

爲濟助泰北難胞而奮鬥的陳友旺

譚偉臣

突接來函 感慨萬千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廿六日中午，突然接到中原大學總務長陳友旺先生給我的一封限時快信，是這樣寫的：

敬愛的 譚先生鈞鑒：

上月初，泰北帕黨山防區段國相指揮官的長公子——段家壽先生特由高雄來訪，並贈一部珍貴的名著——雲南反共大學校史。友旺詳細拜讀了三次後，受益良深，這是一部非常難得有血有淚，堅貞反共，艱苦奮鬥的偉大歷史見證。特向 先生致敬。隨函奉上「泰北難胞」一冊，敬請 鈞覽。並祝全福安康喜樂如意

晚陳友旺 敬上

七十五年五月廿五日

泰北難胞一書，係銅版紙彩色精印類似畫刊，然每一圖，每一字，皆鏗鏘有力，將我泰北難胞所受苦難之現狀，赤裸裸呈獻於讀者之前，因鐵證如山，頗具說服力，據載該書已分贈給台北市各區里辦公處，已深入民間，此外，更令人感動的，舉其繁榮大端，尚有左列：

一、每年以新台幣壹佰貳拾萬元濟助泰北難胞，（各難民村）並已付諸行動，（如附表一）。

二、陳總務長又在立法院、國民大會、光復大陸委員會……等政府機關報告后開：

（1）我們在台灣的生活情形。

（2）泰北難胞所受的困境。

(3) 爲甚麼要去泰北服務。

(4) 泰北難胞的重要性。

(5) 集大家的力量來幫助泰北難胞，解決目前困境。

三、繼續向救災總會及工商界領袖爭取支援泰北難胞中。

(附表一)

爲了支援泰北難童們的教育等困境，陳友旺特別籌款自七十五年四月一日起，每年暫以新台幣壹佰貳拾萬元約合美金叁萬零陸佰元，先予支援聯合新村等八所難民學校，並請救總代滙駐泰國遠東商務處轉發，分配如左：

單位	美金金額	用途
聯華新村	五、五〇〇	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七位老師和一名校工之薪資等。
帕克山難胞村	五、五〇〇	一、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老師生活津貼。二、支助貧困難胞種植雜糧、蔬菜等以維持一家生計。三、照顧老弱無依之難胞。
回莫難胞村	二、〇〇〇	支助解決全村飲水之困境，老師生活津貼，和照顧老弱無依之難胞。
滿堂難胞村	六、〇〇〇	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十二位老師薪資和辦公費等。
老象塘難胞村	三、〇〇〇	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老師薪資和照顧老弱無依之難胞。
密額難胞村	三、〇〇〇	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老師薪資和照顧老弱無依之難胞。
雲華新村	一、〇〇〇	支助教導難童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之老師生活津貼。
美斯樂難胞村	二、〇〇〇	支助教導學童中華傳統文化之老師生活津貼。學習
泰北難胞辦事處	二、六〇〇	突發火災、意外傷亡、病患急救等，請陳茂修主任就近代爲救助。

特別令人感慨萬千的是：

甲、姑無論從滇緬邊區奉令撤來台灣的或由泰北來台升學的，一到台灣不久，有一些人就染上惡習——向錢看！向錢看！爲了私人利益，同胞相互攻訐，甚至構詞詔害，無所不用其極。學成貪圖浮華，不肯再返泰北爲自己的親友同胞服務。向錢看！有奶便是娘。向錢看，道義拋諸九霄雲外，是非不辨，黑白不分，向錢看……。

乙、反觀陳總務長友旺先生係浙江人，爲了逃避中共的殘害，自十三歲，離開父母，投筆從戎，由舟山群島隨軍來台，奉准退役後，從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原大學總務長，達九年之久，陳夫人黃麗春女士，係美國加州大學植物學博士，現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均爲虔誠的基督徒，惟因如此，乃有泰北之行。可見陳總務長與滇緬邊區和泰北方面，皆無任何淵源，僅同爲反共復國的中國苦難同胞而已，拿中國救災總會的公費來台升學的泰北大專青年同鄉，學成就「樂不思蜀」者能無汗顏乎？

施勝於受 美滿幸福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八日，陳友旺總務長、來函云；

偉臣先生鈞鑒：

來函拜讀再三，謝謝 先生對友旺的讚許實不敢當。原定十日專程踵府致敬，由於十一日是端午節，經與內人商量後，擬改期再來求教。

友旺非常敬仰 先生才學，同時更羨慕 先生有那麼好的幸福家庭——高貴善良的夫人，三位美麗的千金小姐和一位年輕英俊的公子，在此祝福府上每一位安康快樂如意。隨函附上家小合照一張，請作留念。另郵寄上「泰北難胞」十六冊，煩請 先生轉贈 炳公校長夫人、蘇副校長、邱副總指揮、柳副總指揮、李先庚將軍、楊兆麒將軍、李則芬將軍、李勵吾將軍、朱心一將軍、丁作韶博士……等長輩，並請代爲致敬，餘容後陳，敬祝

全福康泰

晚陳友旺 敬上

七十五年六月八日

自古道：「施比受，更有福」，佛曰：舉頭三尺有神明。基督云：信我者，「必永生」，以神愛世人也，友旺先生胸襟闊達，神祐其有「幸福美滿家庭（如圖）」。

今年援款 百八十萬

每年以一百二十萬元，資助泰北難胞行動，今年因朱心一將軍之奔走，又急增六十萬元共為新台幣一百八十萬元之巨，經過是這樣的：

一、國防部令飭陸軍總部，要收回南部某訓練基地八百八十多公頃土地，發生糾紛，因此案涉及好幾



個鄉鎮農民之權益，我當時正率內子和三女往韓國、日本作數月之工商考察，接農民代表：老教育家黃水厚、薛松根、謝聰明等之國際電報後，立即返國，被推選為協調會總代表，率團到台北與有關院部協調，下榻中山北路田園大飯店，陳友旺先生知道後，特親來旅社接我到陳公館參觀「泰北難胞」彩照展，並將陳著親送到朱心一將軍府，承招待晚宴後，席間朱將軍惠允有機會，即幫忙爭取工商各界援我「泰北難胞」專款。

二、客冬（75年）前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軍長——甫景雲伉儷自泰率團返國參加雙十國慶，暨先總統蔣公百歲誕辰，下榻於高雄市正修工事董事長李先生府別墅多日，特來舍一談並送珍品蘭花盆景，朱將軍及劉學周隊長與我皆作陪客，（如圖）自右起；李董事長大公子李佛山，作者長子譚正中、甫軍長夫人、甫軍長、雲南反共大學機砲隊長劉學周上校，和作者合影於李公館別墅內。

李董事長暨其長公子惠允於今（76年）夏季設法於高雄市開國際獅子會時，捐款若干？

三、今年元月廿日，李董事長，果然履行諾言，獨自慨捐新台幣陸拾萬，由朱心一將軍代表我「泰北難胞」接受援款後，當即交給陳友旺先生，由其分配轉交泰北各難民村。陳因急事返北，朱去看海軍老部下蔣指揮官少良、余偕劉隊長及長子，陪伴甫軍長伉儷等合此照留念。當天晚上國際獅子年會高雄市分會於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舉行，獅友五萬人參加我與朱將軍被邀為貴賓，有影視紅星演出並大放煙火助興，盛況空前。

拋磚引玉 盼獲共鳴

含淚寫這篇文章，內心感觸良多，真有不能不吐如梗在喉之骨，囑陳如后；

一、最窮苦的是「泰北難胞」。但憑良心講，最有錢的，也是「泰北難胞」！想請有錢的泰北難胞大亨們，發出慈悲的「同胞愛」，不要再壓榨自己的同胞難友，應知「唇亡則齒寒」啊！要永遠銘記大陸被

赤化這一「血的教訓」！

二、從滇緬邊區回來的胞澤，在政府自由自在的生活環境下，卅多年來，有成就的，已大有人在，能否拿出點良心？少上幾次酒家舞廳，少請幾次不必要裝闊的客，多多少少布施一點給我們當年留在臺北堅決反共復國的忠貞戰友？在這教育普及，經濟成長，文化低落的台灣社會裡，希望有人走出市僧之門，發揮愛心。

三、朱心一將軍、陳友旺總務長、正修工專李董事長，加上作者本人在內，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其對我臺北難胞的助益，雖然是「杯水車薪」，非常有限，不過我們長期不斷的作此「拋磚引玉」的工作，其最終目的是如陳友旺先生在立法院、國民大會、光復大陸委員會演講時，所說的一句肺腑之言，那就是：「集大家的力量來幫助臺北難胞，解決目前的困境」。他們不但是我們的同胞，而且是我們的同鄉，更是我們反共反攻復國，生死與共的戰友，因此我們亟其希望獲得所有海內外中國同胞之共鳴。

最後請聽 難胞呼聲

陳友旺先生曾撰「臺北難胞的呼聲」大文一篇，刊於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報副刊，文圖淒清而寫實，因此獲得聯合報的共鳴，已成立收款專戶，百億不嫌多，十元不嫌少，總而言之「心動神知」，只要不沽名釣譽，誠心為善，菩薩自然會保佑府上「福壽康寧，子孫富貴榮華」的。下面就是陳著「難胞呼聲」，敬請閱聽，發出愛心為禱！

泰北四少年一夜鄉心

來台費周章多謝恩師

林念平

今年的中秋夜，對李永暹、張義生、王東琴和施建國四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來說，第一次感受到離鄉背井不能回家團圓過節，那種心情豈只是一倍思親」所能言喻！

月色依舊，畢竟還是故鄉的明，然而爲了能夠達成回到祖國繼續升學的心願，且在嚴師兼長兄王濟群的悉心照顧下，多少平撫了四名遊子些許思鄉情愁。

李永暹四人都是剛從泰北地區回國升學的難胞子弟，王濟群是他們在泰國滿星疊大同中學就讀時的級任老師。能夠回到台灣繼續升學，對泰北難胞子弟來說是件夢寐以求的事，也是他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爲了幫助這些學生達成心願，王老師犧牲了自己的工作，歷經了無數的波折，在旁人眼中看來，這簡直是「傻子」才幹的事，他卻甘之如飴，甚至還得不到家人的諒解。

王濟群從中原大學畢業後，原本有份理想的工作與美滿的家庭。三年前，他「突發奇想」，不顧新婚妻子的反對，毅然放棄所擁有的一切，隻身跑到泰北難民村的華文學校去教書。在滿星疊的大同中學一待就是兩年半，擔任數學、物理科教師，還做過教務主任工作，半年前爲了安排難胞子弟回國升學的問題，才離開泰北難民村回到台灣。

政府對泰北難胞子弟回國升學的態度是同意安排分發學校，但要求他們必須以合法的身分和手續申請回國。然而泰北因地理位置比較特殊，難胞的身分取得也較爲不易，王濟群爲了安排這些學生能夠順利前來台灣，替他們到各有關單位奔走求助，打過不計其數通的電話，寄發的函件已有一個人高，還踏破了幾隻鞋子，再回到泰北去安排他們回國的手續，費盡辛苦才得以讓這些學生順利成行。

泰北難胞因經濟環境不好，根本就沒有能力供

捐資教學誨人不倦——李先庚的愛溫暖學子、心

資料組

【本報記者周森惠訪】今年七十六歲的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李先庚，青年時代投身軍旅為國效力，

中年時期獻身教育。他任教政大廿七年期間，自奉甚儉、不圖個人享受，視學生如己出，經常資助清寒學生生活費及出國深造費用。目前已退休的李先庚，最近更捐獻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清寒獎學基金嘉惠學子。

李先庚教授是雲南大理人，民國廿五年畢業於政治大學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當時日寇侵華氣焰甚熾，戰爭隨時一觸即發，滿腔熱血的李先庚，選擇從軍的報國捷徑，首先在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部經理財務工作。由於表現傑出受到當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倚重，卅歲英年，就升任少將財經處長。民國卅八年，李先庚學家隨政府播遷來台，民國四十年，奉政府調派，到滇、緬、泰北邊界協助李彌將軍建立反攻游擊基地；四十七年奉調回台灣後，先在成功大學任教，五十年應政治大學之聘擔任會計系教授直到退休。

李先庚教授關愛學生如同己出。由於他自奉甚儉，節省下來的薪資部份都用來資助清寒學生的學

費及生活費用。

李教授經常在下課之後把全班學生帶回家吃飯。現任政大商學院院長鄭丁旺說，李老師是一位很親切和藹的長者，他從不貪圖個人享受，可是發現學生需要幫助時，動用自己私蓄毫無吝色。

政大會計系主任汪泐若說，李教授曾資助四十萬元供一名政大講師在國外修博士學位。他說，李老師通常每年資助七、八名清寒學生各一萬元作為助學金，而且還捐款給身處泰北的學子作為教育費用，他不但慷慨解囊資助泰北難胞，還鼓勵自己的兒子去泰北邊區服務。

李先庚教授年近八旬，他卻不為自己晚年退休生活著想，最近慨捐一百五十萬元給政大作為清寒學生獎助學金，他的學生決定共襄義舉籌募三百萬元成立財團法人李先庚教授清寒學生獎助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昨天舉行創校六十一週年校慶大會，校長陳治世頒贈李教授「捐資教學、誨人不倦」的紀念碑，以表揚他嘉惠學子的精神，台北市長許水德以校友身份向李教授致敬。

雲南山川壯麗，氣候四季如春，尤以昆明爲最，風景之美欲賽西方瑞士，只因交通落後，教育不發達，文化不能交流，因而知識閉塞思想守舊，各

地方形成各自格局，人的性格也就大不相同。迤南地區就出現了三個不同品質的氣，這可不是瘴氣、毒氣、霉氣之類人所生畏的東西，而是人民尊敬、信賴、誠服的三位仕紳人物，就是當時人們熟知能詳的口頭禪：『景谷李希哲的福氣，新平李潤之的客氣，磨黑張孟希的脾氣』。民國二十、三十年代，這三位同鄉長輩在迤南顯赫一時，大名鼎鼎，左右着迤南一帶的政治環境，有見官大一級的特權階級，是共產黨的死敵，首先遇難者是張孟希，次者是李潤之。李希哲福大命大有福氣，當雲南淪陷時，毀家抒難，順利逃脫魔掌，領導著他的部隊轉戰滇緬邊區打游擊，一路逢凶化吉，安全撤回台灣得以善終。賢哲們雖已作古，墓木已拱，已爲歷史陳

跡，他們對迤南的貢獻功不可沒，可以添作茶餘飯後談話資料，源遠流長。

李希哲的福氣

哲老生前事蹟已分別刊載於本文獻第九、十三、十七期，本期只記述迤南人民說他有福氣的由來。哲老生得一付佛面大耳，說起話來帶著阿整的口頭習慣，以學識他稍虛李潤老、張孟老，但在人生際遇上聊勝他們倆位一籌。自從思普區團防大隊長開始，一帆風順；開採鳳崗鹽井，班洪抗英，抗日游擊，無往不利。結交了很多達官貴人巨賈，廣結善緣，每任思普區督辦，專員，各地土司皆水乳交融，交往莫逆，尤以楊督辦樹人最爲知己，班洪抗英得楊鼓勵最大。由於景谷縣盛產鹽巴，他自己有鹽井，財源滾滾流水般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哲老天生四海，素有孟嘗君之譽，能得到迤南父老尊敬，信賴是理所當然。他身有百分之五十傣族血

統，邊區的傣族、卡瓦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對他的擁護自不在話下，所以他的福氣由此見端倪。民國十五年鳳崗井有人開採，因採不到礦以致中輟，當時哲老不過三十來歲，不信邪鬼，遂湊資從事冒險，果然皇天不負他的苦心，終採到鹽礦，成功的建立起鳳崗鹽廠，給國家增添財源，給人民帶來就業機會，也給他自己創立基業，這就是人們說他有福氣的開始。民國廿一，二年英國人盜採我國班洪邊疆金銀礦產，激於義憤經他發動人民組織義勇軍抗英，憑匹夫之勇，儉促成軍，裝備之劣衆所週知，開赴邊塞驅逐英帝收回礦產，轟動中外，盈得民族英雄之尊稱。民國廿三、四年間思普區轄內匪患，省保安團進剿反被匪勦，鑒此，人民陳情省府，央請哲老督師勦匪，終將土匪救平從此，李希哲的福氣的口頭禪響亮流傳迤南地區。卅八年哲老職司思普區專員，眼見土共猖獗，發動轄內各縣組織反共自衛團隊，憑其聲望號召鄉勇，一呼百應，正在進行勦共之際，主席盧漢變節，勦共受到影響節節失利，臨時儉促撤退，以破斧沉舟心情向滇緬邊區轉進，一路上追兵在後，大江在前，風聲鶴唳，草木

皆兵，折兵損將，衝過萬難艱險，進入緬境又被緬軍迎頭狙擊圍攻，迫而轉入爲人畏懼的卡瓦野人山區。野人素以獵人頭聞名，慶而他昔日抗英伙伴卡瓦王仍不忘舊情，率著其族人跪在路邊迎接，哲老曾被衆卡瓦王擁爲總王。真是奇蹟出現出乎所料，哲老所經凡事逢凶化吉，化險爲夷，最終安全撤回台灣，享度晚年，這不是名副其實『李希哲的福氣嗎』？

李潤之的客氣

潤老新平縣曼薩垵人，普洱中學畢業，曾任團長，瀾滄縣鴉片煙統運負責人，賺了不少錢，家產萬貫，富甲一方，以致可以擁兵自衛，國學基礎深厚，允文允武，能吟詩作賦，寫得一手美麗毛筆字，爲人忠厚誠肯，待人很客氣，在新平縣被尊爲李三老爹。任胡若愚軍第二團團長時，龍胡爭奪雲南政權；胡不敵龍而失敗出走省外，潤老受池魚之殃，其第二團帶來遣散噩運，帶領著一批追隨他的部屬返回新平故里，維持地方安全秩序，成了一股穩定力量，對新平一帶的治安貢獻不小，遠近聞名皆以馬首是瞻，唯命是從，潤老求才若渴，禮賢下士，

不分男女老幼，富貴貧賤，和藹親切，招待來客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其客氣師出有各在此。他在新平如日正中天，不可一世，說話算數，極獲地方父老尊敬，他一位過門守節女公子不幸早逝，全戛薩垠人不分男女老幼自動帶孝，可見新平人對他的感戴不同凡響。

卅八年土共在迤南叛亂、奪城劫寨、清算鬥爭、殺人越貨、生靈塗炭，他與景谷縣李哲老經常保持聯絡，當哲老揭干首義反共時，他即派出裝備精備精良一個大隊南下支援，奈因交通困難，情報不靈，不明敵情，中途遭遇土共余衛民部伏擊，潰不成軍，從此失去互相支援，潤老旋被土共誘捕槍決殉難，以致家破人亡，其壯志未酬已身先死，對雲南反共事業蒙受損失不貲。

張孟希的脾氣

孟老寧洱縣磨黑井人，亦官、亦商、亦辦學，他在磨黑有鹽井，首善之富，出自書香門第，其國學根基深厚由來有自，文武雙全，經常有三個大隊兵力，曾任殖邊營營長，人們一直以張營長稱呼，生性剛強耿直，對屬下管束極嚴，令出必行，嚴

如父母，動輒打人罵人，故有張孟希的脾氣之惡名，其實他對屬下賞罰分明，對百姓秋毫無犯，體恤民困，凡跟過他的部屬對他忠心不二，中年時對政府有微辭，遂為共謀從中趁機煽惑利用。卅八年他兼任磨黑中學校長，潛伏在學校內的共謀老師暗中散播共產主義吸收黨員，並帶學生到西薩去搶劫，他知道後立刻將共謀正法，雖然如此，孟老仍逃不過共謀誘惑，在磨黑搞起所謂人民自衛軍，出兵攻下思茅，普洱城，趕走以余建勛為首的專員公署，以致讓土共在迤南聲勢坐大，是導源於孟老糊塗之錯。當志得意滿之際，他的三個心腹大隊長，李國芳被土共暗中處決，彭聲揚，朱炳祿兩位大隊長兵權被剝奪，大權旁落，待發現共黨真面目情知不妙，欲掉轉槍口為時已晚，嘆大勢已去，土共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孟老逮捕，推出清算鬥爭公審，遊街示衆後處以極刑而殉難，其狀可憐，家人不敢收埋，變成孤鬼野魂，好不悽慘，恨悔不當初，大錯鑄成回天乏術，只怪脾氣毀了一生，所謂英雄氣短，怨天尤人無濟於事，這就是意志不堅者應有的殷鑑吧。

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

齊邦媛

自從出版界趕上時代潮流，也用電腦排出暢銷書排行榜以來，引起我最大興趣的是浮沉其間的『未央歌』。許多許多年來，這一本厚達六百多頁的老書，自民國四十八年初版至今四十餘版，一直在不斷進出的新書叢中穩穩地佔一席之地。大多數的人稱它為抗戰小說，而它實際上未涉抗戰，年輕的讀者也不見得會為那個時代而讀六百頁的小說。而如果说它是浪漫的愛情故事，它並沒有寫出真正的愛情。那麼『未央歌』一書生存之道何在？

文學作品當然並不一定要反映或刻畫一個時代。也並非每個作者都有這種興趣和使命。『未央歌』開篇說明它的緣起，點明了抗戰初起的年月和西南聯大遷至昆明的經過。它甚至還繪出了校園的回憶圖。但是對那一個實際上已經翻天覆地的戰爭，保持的是若即若離的態度。作者鹿橋在「再版致未央歌讀者」一文中說得很明白：它是「一本以情調風格來談人理想的書」，但是它「另外有更重

要的任務，它要活鮮鮮地保持一個情調，那些年輕特有的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那情調在故事情節人物個性之外，充沛於光線、聲音、節奏、動靜之中。……故事困於時代、地點、人物，往往事過境遷顯得歷史味太重很是陳舊。情調由文字風格來傳達，往往可以隔了時代，因一代新讀者自身經驗及想像力而更替長新。」

（第四—五頁）

作者確實堅持用這種情調貫穿了全書，「爲了一定要另創一個比較永恆的小說中的世界，我想只有用風快的刀一下把兩個世界割開。」被割掉的世界是抗戰時期的現實世界（譬如說抗戰時期的物價）。割掉這現實的世界，文字才能乾淨，人物性情才能明爽，昆明的陽光才會耀眼，雲南的風雨才能洗脫心上無名的憂傷，如此未央歌裡的地方、情節、人物就分外美。盡情的美，不羞不懼地美，又歡樂的美。」

有了作者如此一番交代，讀者即不能用歷史時代觀稱它爲抗戰小說了。雖然書中不是沒有八年抗戰，也不是沒有災禍。「楔子」中有一句說：「這天是九月廿八日，那時節戰火已遍燃國中。東南、東北，半壁江山已是稀糟一片了。」日本飛機也曾轟炸昆明多次，書中也有三頁描述空襲時民衆的傷亡與驚嚇。但是，對於得天獨厚的西南聯大學生，戰爭的災禍自有它輕鬆的一面：「外文系的學生說『警報是對學習第二外國語有利的，我非在躲警報躺在山上樹下時記不熟法文裡不規則動詞的變化。』」

「流亡學生的貧困也自有天然紓解之道，在校園裡，「他們躺在自長沙帶來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陽光正鬆鬆軟軟的好睡。他們一閉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興奮多變的時代，富壯向榮的年歲，便驕傲得如冬天太陽光下的流浪漢；在那一霎間，他們忘了衣單，忘了無家，也忘了饑腸，確實快樂得和王子一樣。」（第十一頁）

在『未央歌』中，歡樂和喜悅是它主要的情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氾濫全書。對於書中人物

，「那一霎間」幾乎是他們全部的大學生活。在全書六百一十頁中，太陽似乎很少落下。夕陽是畫家的配色碟，「雨季的尾巴就是孔雀的尾巴」。晨昏「兩道寒風的關口，正像是出入夢境的兩扇大門。」而雲南特產的野生玫瑰，「伸著每枝五小片的尖葉，鑲著細細的淺紅色的小刺，捧著朵朵艷麗的花」從第一頁開到最後一頁，豈止是四季而已！在「緣起」章首，即說這花是有靈性的，「每度花開皆象徵著一個最足爲花神所垂顧的女孩子……」

抗戰八年，到了民國三十年珍珠港事變之後，東南亞多已淪入日軍鐵蹄之下。偌大中國已不止是半壁江山稀糟一片了，而戰火始終未燃至昆明。在西南聯大的校園上不僅弦歌不絕，且維持高深的學術理想，爲中國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而這種有靈性的花一直開著，似乎象徵著不止一個爲花神所垂顧的幸運兒，蔭庇他們過著有情趣的大學生活，讀書，交友，戀愛，盡情地追求歡樂與美，全然不見顛沛流離，生離死別陰影的威脅，這豈不是比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境界麼？能吸引今日青年讀書的，這必然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但是這本書卻絕不能稱之為抗戰文學作品。書

中人物和故事發生在那一場天翻地覆的戰事邊緣，不但未受波及，而且看到了真正太平時代看不到的景象；思索了一些太平時代不會想到的問題。譬如滇緬公路上發國難財的單幫客，把昆明的市區染上了物質浮華的天堂假象，書中人物如宋捷軍者流就棄學從商，成了「白手起家」的小暴發戶。緬甸戰局惡化的時候，中國軍隊與盟軍聯合入緬，征調了一些四年以上級的外文系學生作翻譯官，然後又去了一些二三年級的外文系學生和各系有特別技能的學生隨軍服務。緬北、滇西的密支那、瓦城、臘戍等城告急的時候，歸僑與難民湧進了昆明，西南聯大參加了政府的急救工作。書中男女主角全曾在「一部紅十字會的救濟車上奉獻心力。有時也會自問，活著是為什麼呢？」看見報紙上什麼地方有了天災，立刻在腦中繪出一幅哀鴻遍野的景況，又想到那裡還有戰爭，又想到身邊的社會也不健全，又想到全世界竟無一是處。馬上做刺客？馬上作兵士？全殺不完各種的敵人！馬上去救災？馬上捐掉所有的錢？明天報上的災情仍是嚴重。」（第二七二頁）只是

這樣的苦思不多，幾乎完全不影響全書輕快歡愉的情調。對於這一批幸運兒，戰爭是什麼？民族的生存和前途是怎樣？似乎只有極模糊的觀念。甚至有一種事不干己的距離，乃至冷漠。書中有一段寫遷校第三年，學生們為了抵抗奢靡的昆明市聲，「可憐，他們便提高了喉嚨念書。用自己的嗓音阻塞了自己的耳朵。他們是不怕空襲的。有了空襲時，他們說：『炸罷！我們這個病人，病根深得很，戰爭的醫生，多用些虎狼之劑罷！』」（第三百一十七頁）

為何會如此全無憂患意識呢？是誰在投彈，炸的又是誰？既是中國人，又是大學生，怎會有如此怪誕冷酷的戰爭觀？

以這個角度看『未央歌』，覺得這些俊男美女好似參加了一場路程數千里的郊遊，來到了一個芳草鮮美的桃花源。男耕女織非關我事，知識的追尋輕而易舉。政治鬭爭、思家憂國都休提起。在他們追求美與愛的過程中，容不下「世俗」的憂患意識。參加者的名單是由幸運之神親自圈選的。抗戰時期，由淪陷區遷往四川與雲南的大學由於新址與主

持人氣質的不同，亦自有其不同的命運，雖然都達到了高等教育的目的。

構成西南聯大的三校，北大、清華、南開，原是中國最具自由學術傳統的大學，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有各具特色的地位。由北平天津輾轉遷往昆明，路途千萬里，若沒有高瞻遠矚的安排和克服萬難的毅力，豈能辦到！想到半世紀前運輸能力之落後，路途之險阻，更令人肅然起敬。『未央歌』的「楔子」故意以舊小說手法敘述一段該校與土地之緣，莫非也是說明人間因緣際會，幸與不幸亦是傳統所謂的天意？查良釗先生在「憶西南聯大」（載『永懷查良釗先生』書中，傳記文學社，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開篇即列出該校精神是：

「自然 自由 自在

如雲 如海 如山」

進一步他更詳述樹立在昆明校園上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所列四點：

(一)我國歷史亘古自今，亦新亦舊。

(二)三校聯合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打破了「文

人相輕」之惡形相。

(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爲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之三也。

四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爲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之四也。

此碑樹於抗戰勝利，三校北返復校時。而查先生寫此追憶於個人第五次南渡之後，嗟嘆當年喜悅之短暫，四十年間「往事已爲陳跡，環顧世局，變化多端」，北返之期許又已爲遙不可及的還鄉夢所代替

。查先生孤獨半生，和許多同輩人物一樣，終於埋骨於此。而西南聯大的「自然、自由、自在」的學術研究精神；「如雲、如海、如山」的人生胸襟，今日何處可尋？

『未央歌』既是寫這樣一個校園上的故事，而昆明也確實倖免戰爭蹂躪，它所要保持的在那個幸運的地方曾經有過的「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也就無可厚非了。書中最真實，也較有深度的，是一些學生們的會話。如朱石樵、宴取中、伍寶笙、余孟勤和童孝賢（小童）間對話很傳神地反映了四十年前的大學生的思想內容：他們對國家、學校、課業的看法；對人生的困惑與探討；窮困中自娛的生活情趣……，種種都有他們的看法，雖然是「大學二年級（Sophomore）」的論點，卻有一種深度，一種從容，這種深度和從容必然是校園的理想風格的產物。這自然、自由、自在；如雲、如海、如山的氣度，對流亡無家，正在成長年齡的青年人該有極大的引導作用吧。這種幸運當然遠比一切外在的影響深遠。這也許就是它生存之道之一。

上接134頁

子弟到台灣念書，而政府只同意安排他們入學，至於來台手續費用及機票等，都得這些學生自行負擔。王濟群雖然個人能力有限，但他還是到處告貸替臺北學生負擔來台的費用，事為全國私立教育協會及台北市補習教育協會得知，捐款資助這些學生順利來台入學。

王濟群原先打算幫助六名成績優異的臺北難胞子弟回國繼續升學，如今卻僅來了四名學生，還有兩名因故未能成行，王濟群為此一直耿耿於懷。然而目前已來台入學的四名臺北學生，學校雖已安排入學就讀，但他們日後在台的生活費用卻無著落，王濟群無奈的表示，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聯合報 76.10.8.

修築滇緬公路與龍陵縣淪陷日寇之經過

李毓枝

民國廿六年，日寇侵華，佔據盧溝橋，即大肆以陸空軍並進，一面轟炸，一面攻擊，我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西南即爲抗日基地，政府趕修滇緬公路，運輸軍需物資限期完成以應急需，而滇緬公路，由畹町至昆明，均由我滇省同胞負責修築，而我龍陵乃路經之一，縣境公路全長約三百公里，尤其艱險之怒江，東西兩岸，全部分由我龍陵縣負責，平坦地區，分由騰衝、鎮康等縣擔任，那些無法行走的懸崖峭壁，要將他修建成路，真是困難重重，在修毛路期間，那些懸崖，稍一不慎，即滾落深淵之怒江，先後滾落江中好幾人，江水洶湧，屍首無法打撈，同時工作之老弱婦孺，都是親鄰戚友，哭嚎之聲，不絕於耳，所派去之民工、貧民居多，年長者六七十歲，幼者十二三歲，自備工具糧食，政府既無工具，更無津貼，貧戶被派一人，而去兩人，以一人代稍爲富有之鄰居，換取食糧工具，一人負

責自己，每日工作時間，天明出工，日落休息，中午僅食午餐時間而已，因限於迫促，晚上還要加班，區鄉鎮派去監工人員，更無休息時間，經常還被省縣督工處、警告申誡、記過，民工之疾苦，全無處申訴，風霜霜宿，生疾患病，更無醫藥治療，而死亡修路之工人，政府毫無救助，人民悲痛呼號之聲，實不忍聞，毛路修通，又要鋪石，征兵積谷，救國捐獻，更是緊急萬分，而維當時之急，學校停課、工廠停工、筆者身任教職，奉派區級監工，披星戴月，辛苦過渡，毛路修通，患病返家醫治，而本縣因修路，而死亡之工人，全縣統計在幾千人，公路修好，運輸暢通，至民國卅年三月，日寇南進，公路截斷，騰龍失守，日寇先鋒隊，部份已過惠通橋，被我遠征軍英勇之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將惠通橋炸毀，而通過之先鋒隊，被三十六師全部消滅，而日寇佔據騰龍後，即沿村里抄家搶劫，寺廟學校

名勝古跡祠圖書古物，均被搶劫一空，大肆燒殺，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荼毒殘暴之性，遍地皆是，良家婦女、強姦輪暴後，而殺戮暴屍者，遍地皆是，目不忍觀，龍陵成立偽政府，由劣紳之鄉人趙鵬程，擔任縣長，毫無人性，手段殘酷，魚肉鄉民，敲詐勒索，事以通敵而定罪，鎮安偽政權派張德周爲區長，余在海、張小貴、趙金開，爲副區長，余在海乃省清大學校畢業，因上有白髮蒼蒼之年高祖母與母親，下有弱妻幼子，無法離鄉，彼等尙明大義，暗通七十一軍，龍澗情報所，該所由鎮安鎮長李希吾任主任，筆者係中心小學教員，任副主任，且彼此眷屬遷至後方，經時三年轉報敵情真實，收益很大，民卅三年，張等不慎，被趙查知，將張余等四人，嚴刑拷問，即將該四家老幼十九人，全部槍斃，張等四人之首級，懸掛鎮安街，以通敵之罪名而示衆。尚有臘勳情報員段金凱、白泥塘小寨王成章，亦被逮捕而槍斃。更藉機將家境富裕者，以通敵之數，而被勒索者，尚有多人，本縣爲情報而工作者，祇有黃草垠之趙鴨鳳，雖屬鄉婦，目不識丁，爲人謹慎，以每日推銷蔬菜、水果，經常前往

日寇營內，且先後營救國軍情報員五人，伊所轉報情報，暗藏褲內，未被查獲，民國卅二年，芒市之大佛寺、鎮安之大垵村，乃日寇儲存軍械、武器、彈藥最多，經趙婦將地圖標幟報告，我軍派專機前往轟炸，使日軍損失最大，而七十一軍亦發給趙獎金鼓勵，又被營救之情報員，亦將被救各情報告各軍師單位，亦發給趙歸獎金鼓勵，本縣遭日寇奸奸之蹂躪，致家破人亡者甚多，因時日久，不能一一記述，經將修建滇緬公路淪陷日寇之慘痛事情，簡述而已。

「接170頁

亂陣腳，如何因應當前急速的變數？又如何應付新形勢的中共統戰？綜觀前述試驗的結果，難道還不能看出今日我們應有的正確作法嗎？

在雲南起義，護國成功紀念日又一年一度來臨的時候，雲南籍的同胞們都記得這一段爲國爲民的光榮史實，今天，雲南籍的有識之士，還能不能拾回當年護國起義的精神，重新站起來，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在第二次護國運動中完成。

花燈歌舞

雲耀宗

花燈歌舞，曲調幽雅動聽，舞姿美妙，詞句情壓韻，扣人心絃，因為農村風氣保守，女孩子都不願拋頭露面，多由男扮女裝演唱，是我雲南人氏過舊曆新年，從正月初一到十五，一種娛樂助興節目。為慶祝新年快樂，一些古道熱腸人士自動組織花燈歌舞班，名曰唱花燈，其班底人馬并不固定，憑個人專長、愛好，秋收後農閒時期於晚間，找一寬大場地施以練習演唱，配之以高蹺，蚌壳舞、獅舞、龍燈舞，甚至國術武術之類民間藝術，全屬業餘性質，其經費來源大多來自大富人家樂捐，演唱期間對民間一介不取。我同鄉離家鄉近半個世紀，諒對花燈歌舞記憶欲新，感念在懷，茲摘錄花燈歌詞兩首供愛好此道同鄉於閒時模仿花燈歌音調高吭自娛。

(一) 開渡

花相公，擺擺搖，搖到江邊沒有橋，
雇隻小船湖江游，遇上倆個女多嬌，

花相公，想攀花，死皮賴臉不害羞，
他要姑娘對山歌，費弄聰明又要刁，
擺波大媽智謀好，倆個姑娘膽氣高，
首首山歌似春風，掃得黃葉四處飄。

(二) 開財門

生：棗子花開細濛濛，石榴花開滿樹紅，桃花
開在正月裡，梨花開在二月中，花開不長
久，乾妹情意濃，想起乾妹笑春風。

旦：拾把交椅攔門坐，打開青絲巧梳妝。左梳
左挽盤龍髻，右梳右挽看花樓。盤龍髻上
金鷄叫，看花樓上風吹身。

淡打胭脂擦白粉，柳葉耳環墜耳根。穿上
一件紅綾襖，鸚鵡褲子耀眼睛。

生：急急忙忙擊鑄房，十指尖尖來開門，
旦：板凳抬一抬，乾哥請進來，板凳拖一拖，
乾哥你請坐。

生：板凳跨一跨乾哥自坐下。

旦：小妹轉綉房，忙把清茶端，端呀杯茶來，
請乾哥哥嚐一嚐。

生：乾妹耶。
旦：乾哥哥耶。

合：請乾哥哥嚐一嚐。

生：將茶接在手，放在口中嚐，口口吃得茶花

桂子香。

旦：乾哥哥耶。
合：茶花桂子香。

生：乾妹妹耶。
旦：乾哥哥耶。

合：一杯香茶倆廂情意長。

旦：小妹轉綉房，忙把烟來裝。

生：双手接過這鍋煙。

旦：親手把火來點燃。

生：多謝乾妹情意好，只願情意比煙香。

旦：乾哥哥耶。
生：乾妹妹耶。

合：一鍋香煙倆廂情意長。

旦：你到妹家空坐坐，沒有好的待乾哥。

生：有心招待乾哥哥，十碗八碗擺上桌。

旦：本想招待你八大碗，沒有好菜怎安排。

生：沒有好菜上街買，鷄鴨魚肉擺滿街。

旦：小妹本想上街買，沒有銀錢怎安排。

生：頭道財門双扇開。

旦：荒山長出糧食來。

出：二道財門双扇開。

旦：荒山種出花果來。

生：三道財門大打開。

旦：牛羊成群滿山岩。

生：四道財門大打開。

旦：金銀財寶滾進來。

生：乾妹妹耶。
旦：乾哥哥耶。

合：金銀財寶滾進來。

旦：如得乾哥做幫手。

生：砌房蓋屋不用愁。

旦：如得乾哥做幫手。

生：谷米豐收堆滿樓。

旦：如得乾哥做幫手。

生：豬鵝鴨樣樣有。

旦：如得乾哥做幫手。

生：男耕女織共白頭。

旦：乾哥哥耶。

生：乾妹妹耶。
合：男耕女織共白頭。

雲南民歌

資料組

花燈調：新玉美人

楊文香、王怡萍、莫金玲等12人合唱

女：玉美人，坐閨房，費思量，哎呀依得啲，元宵佳節怎麼穿，叫郎來商量，哎呀依得啲，叫郎來商量。
男：耳聽得，美嬌娘，在呼喚，哎呀依得啲，忙到房內看端詳，衣裳放滿床，哎呀依得啲，衣裳放滿床。
女：大紅衣，綠花裙，比一比，哎呀依得啲，問郎那套最漂亮，綉鞋穿那雙，哎呀依得啲，綉鞋穿那雙？
男：絨布鞋，青藍衫，隨便穿，哎呀依得啲，上元佳節看花燈，有誰看妳穿，哎呀依得啲，有誰看妳穿。
女：燈好看，人嬌美，月兒亮，哎呀依得啲，穿紅戴亮鬧元宵，人人都歡暢，哎呀依得啲，人人都歡暢。
合：穿上呀，新衣呀，精神爽，哎呀依得啲，看了花燈打燈謎，彩頭我獨佔，哎呀依得啲，彩頭我獨佔。

花燈調：五更月出

張貴蘭、吳碧英、張貴娟等12人合唱

一更裡來月出頭，相約情妹
郎在園中，但願情妹早點來，相親相愛兩相依。

二更裡來月升空，妹在園中等妹來，等到三更人靜時，仍然不見情妹來。

三更裡來月正明，情妹不來妹憂愁，不脫鞋子連衣睡，小手彎彎做枕頭。

四更裡來月正圓，看見情妹打扮來，郎見情妹招招手，妹見情郎點點頭。

五更裡來月西沈，郎在園中會情人，郎有心來妹有意，有情有意配成雙。

※全部為重句。

花燈調：四季節

楊惠芬、莫敦儀、張貴芬等12人合唱 張直明提供

春牽裡來探小妹是新正，我約妳小妹妹上街去看燈，打從妳面前過呀妹妹哟，知道不知道，為何不看我。
夏牽裡來探小妹荷花香，我約妳小妹妹池塘把蓮當，船搖到妳面前呀妹妹哟，為何不睬我，登兒往船上拖。
秋牽裡來探小妹菊花黃，我約妳小妹妹中秋把月賞，花好月圓呀妹妹哟請妳答應我，月圓人亦圓。
冬牽裡來探小妹臘梅開，我約妳小妹妹來把梅花採，花開並蒂蓮哟，妹妹哟早結連理枝，拜堂過新年。

山是千層路來轉 祈小園唱

山是千層路來轉，三村四寨轉攏來，
山又高來路又矮，泥滑路瀾辛苦來。
一來一回火燒垠，十年難遇金滿斗，
金滿斗斗金滿斗，這樣好日難得有。

蜜蜂採花 龔學貞唱

出通丫口望見江，強似蜜蜂見花香，
蜜蜂見花搨搨翅，花見蜜蜂笑著開，
好花開放人人愛，採它一朵帶回家，
帶回家中瓶上插，為哥永遠陪著它。

火燒江橋 龔學貞唱

火燒江橋斷江路，哥做人家斷花山，
哥做哥的人家去，妹做妹的小孤人，
天上孤單小月亮，地下孤單妹一人，
月亮孤單星陪伴，小妹孤單無人陪。

燕子含香 龔學貞唱

小小燕子飛過江，口裡含著三柱香，
問你燕子飛那去，飛到廟上去燒香，
人家燒香求兒女，我倆燒香求成雙，
雙膝跪在月老廟，不得成雙不起來。

(A面)雲南民歌

小調：趕馬調 魯桂香唱 教化調

大路盤盤起灰塵，早花開放要出門。

大響響頭驟轉，小鉞響響要起程。

初三不去初四去，初五初六要起身。

馱子瑞在大廟口，驟馬放在小半山。

半山頭上望一望，我家大田正栽秧。

秧不發蓬誰之過，郎不回頭為那庄。

花燈調：五送情郎 魯桂香唱

一送情郎箱子邊，打開箱子兩吊錢，

一吊一百你拿去，留下九百壓箱錢。

二送情郎堂屋中，哥拿酒瓶妹拿盃，

哥拿酒瓶有酒吃，小妹拿盃一場空。

三送情郎院場心，磚鑲邊來瓦鑲心，

磚鑲邊來團團轉，瓦鑲心來心合心。

四送情郎大門外，一朵烏雲遮滿天，

難為老天大下雨，留住情郎三五天。

五送情郎五里坡，只送五里不送多，

再送五里有人問，親親表妹送表哥。

教化調：出門調 張健生、董小三對唱

男：初二早辰打牙祭，瞧瞧雞卦要出門，要出門，

雞卦就是四平卦，四平把穩去得成，去得成。

女：去年不說出門話，今年為何要出門，要出門。

男：出門不是哥想去，因為欠債逼起身，逼起身。

女：人家差賬不出門，我差了賬要出門，要出門。

男：人家差賬有抵處，我差了賬無抵頭，無抵頭。

女：出門領帶小妹去，燒水煮飯也要人，也要人。

男：大人說出小娃話，那個出門帶女人，帶女人。

女：勸你小哥哥勸不進，只好忍送出遠門，出遠門。

教化調：採茶調 董小三、張蓮惠合唱

正月採茶正月正，茅草護茶花護身，

茅草護茶茶好吃，花護小哥哥情深。

二月採茶二月八，上到茶山茶正發，

蝴蝶採茶成雙對，我倆有緣成一家。

三月採茶三月三，看見茶花開滿山，

茶花開在茶樹上，只能遠看不能攀。

四月採茶茶葉青，不是採茶是散心，

採茶小哥十八個，不知那個合妹心。

人家泡茶有人吃，小妹泡茶無人嘗。

山調：流爛的小燕

張連惠唱

燕子飛過青山崖，布谷訪問由那來，
我是高山小離燕，大陸風波到這來。

（B面）花燈調：四季情 張直明唱

春季裡來探小妹是新正，我約你小妹上街去看燈，
打從你面前過呀妹妹哟，知道不知道，為何不看我。

夏季裡來探小妹荷花香，我約你小妹池塘把蓮嘗，
船搖到你面前呀妹妹哟，為何不睬我，發兒往船上拖。

秋季裡來探小妹菊花黃，我約你小妹中秋把月賞，
花好月正圓呀妹妹哟請妳答應我，月圓人亦圓。
冬季裡來探小妹臘梅開，我約你小妹來把梅花採，
花開並蒂蓮哟，妹妹哟早結連理枝，拜堂過新年。

嫁郎要嫁馬鍋頭

嫁郎要嫁馬鍋頭，人又有錢又風流，
騎驃跨馬英雄漢，穿不愁來吃不愁。

小調：孔明設下雞血酒

魯桂香唱

村對村來城對城，漢家夷族一樣人，
孔明設下雞血酒，邊疆八族大同盟。

燕子銜泥 魯桂香唱

太陽要落山腳黃，燕子含泥過乾塘，
乾塘無水空留燕，小妹無心空留郎。
空留郎郎空留郎，燕子辭山妹辭郎，
燕子辭山明天見，妹辭小郎那天完。

想念家鄉 董小山唱

三月裡來三月三，布谷陽雀叫滿山，
布谷陽雀滿山叫，一時想起本地方，
本鄉本土不得在，離鄉別井換地方，
有了一日槍炮響，反攻大陸回家鄉。

轉接101頁

邊荒老兵

思渝

坐着塞吞大爹的牛車，在晨曦來到龍窩湖畔，我們在湖邊草坪上，席地而坐。兩個小娃在清澈的湖邊，嬉戲玩水。

馱牛被解開了，悠閒自在地吃着草。不時高興地擰着脖頸，響起一片碎鈴聲。

朝霞映在龍窩湖上，水鳥被牛鈴驚醒，湖面上泛起萬點金色。晨風送來陣陣蘆絮的淡淡清香。

面對明媚的湖光山色，塞吞大爹向我聊起了這泰緬邊地龍窩湖的美麗傳說：

很久很久以前，這裏只有山林，沒有湖。眼前這一泓清波，原是一片肥沃的山窪地。住在這裏的，最初是一些哥羅人（泰國山地人）。他們在這裏以農、獵爲生。住在山脚，有母子兩人，他們倆相依爲命地過日子。兒子有十七、八歲了，極有孝心。有一次母親病了好幾天，兒子採了草藥來，母親吃了還是不見效。兒子心裏很着急。後來，他在山邊發現了一棵樹，上面結了一些奇異的果子。他嚐了嚐，覺得特別香甜。兩、三個果子下腹，立刻精

神百倍。他很高興，但又有些奇怪，爲什麼以前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好果樹？他摘了果子回去給他母親吃。他母親吃後不但病痊癒，而且精神好了許多。好心的母子，摘了果子，送給鄰居們吃，此事慢慢傳開了，住在窪地的哥羅人，尾隨着年輕人去看，發現了這棵奇樹。貪心的窪地哥羅人，想把樹連根挖起來，栽在窪地裏。他們用鋤和刀斧，掏鬆了果樹根部的泥土，拿幾棵大繩捆了樹幹，用十條馱牛拽着繩子拉。結果，樹被拖出來了。但是，突然從根部洞穴冒出一股巨流，不但泥水淹斃了拖樹的人和牛，連住在窪地的哥羅人都無一倖免。整個窪地成了一片汪洋，只有好心的母子倆活下來。兒子一隻手抱着母親，一隻手緊緊抱着那棵自動浮洶到他倆面前的奇樹，才因此得救的。他倆大難不死，後來就去了遠方。這棵橫架在水上的奇樹，成了今天從湖中通過的路。這裏也不知經過多少年，才慢慢有人來往，並在水旁圍土而成湖。後來，住的人漸漸多起來，有漢人、擺夷、拉祜和山頭等，大概多

半是來自中國的緣故，所以，大家習慣稱這裏名為「龍窩」。

「龍窩」寨，原分老、新龍窩。老龍窩在密林外，新龍窩在湖畔。老龍窩在很久以前，被一陣天火，燒得乾乾淨淨，至今，再無人居住，空留一些殘垣破迹。然而，新龍窩也未逃過劫難。若干年前，一場無名火，燒去寨子大半。一位姓黃的地理先生，經過求神問卜後，告訴人們這裏有幾戶人家，暗暗做走私販毒的生意。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觸怒了山神，才惹發了這場無妄之災的。劫難後，那幾戶人家，行爲有了收斂。龍窩寨的人在村裏修建泰寺、觀音廟，還蓋了基督徒的禮拜堂。在龍窩湖邊植樹栽花，築亭鋪路，地方才逐漸安寧。

塞吞大爹有聲有色地講了龍窩的傳說故事後，又向我介紹了現在住龍窩一位傳奇的人。他遙指湖的東南角，高大的白楊樹下，蒼翠蔥蘢如孔雀開屏般的棕櫚樹叢旁的幾間茅屋。那裏住着一位名叫尹可舟的老軍人。他當年由大陸入緬，在游擊隊裏轉戰南北，功勳卓著。他不但學識淵博，同時懂得岐黃針灸之術，並且還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豐富多

彩的經歷，使人們對他的稱呼，也多種多樣：「尹教官」、「尹醫生」、「尹長老」，現在學校任教，大家又叫他「尹老師」。塞吞大爹向我講了他親身耳聞目睹的幾件事，不由使我對這位「教官」、「醫生」、「長老」集一身的老軍人，感到深深敬佩、傾慕和神往。

當初塞吞大爹在緬甸跑生意。有一次，替我方游擊隊運去貨物，恰逢緬軍在一峽谷裏，企圖夾攻游擊隊。塞吞大爹被嚇得心驚膽顫。尹教官安慰他不必害怕，並安排他和大部份部隊隱藏在山崖洞內，少部分潛伏谷中密林。當天，時逢大霧瀰漫。教官聞聽緬軍雙方接近，令密林埋伏的小股部隊，突向雙方開火，並迅速撤進洞崖。緬軍驟被攻擊，立即還槍。一時間，槍砲聲大作，越打越激烈，待弄清是誤會，已死傷過半。誰知，游擊隊又趁此攻擊，頓時打得緬軍狼狽潰逃。事後，有的說尹教官指揮有方，出奇致勝。有的說尹教官懂得奇門遁甲，喚來雲霧，使部隊隱遁，因而打得緬軍暈頭轉向，把尹教官說得神乎其神。這一仗是塞吞大爹親眼目睹，真是使他由衷佩服。

尹教官不但會領兵打仗，而且在醫術上也極負盛名。有一次，一個年輕連長，在戰鬥中，摔下山崖，頭部受重傷。那時，醫藥奇缺，僅有一點盤尼西林針藥，打下去無濟於事，游擊隊分散活動，待找到尹教官時，連長已頭大如斗，傷口流着黃水，人都氣息奄奄了。教官立即就地取材，以葛根煮水，清洗傷口，用身邊常帶的雲南百寶丹，撒在傷口上，再施銀針，直下「大樵」、「風府」、「風池」、「人中」、「百會」等大穴，使其止痛、鎮靜。說也神奇，經三天用藥和針灸後，頭竟完全消腫，傷者可以正常吃飯睡覺了。

尹教官稟性仁慈，信奉耶穌基督。後來，游擊隊撤防。他先去到泰北美斯樂，專心做起侍奉主的工作來，出錢出力建立禮拜堂。然後，不想為聲名所累，悄然來到「龍窩寨」，對過去的事，再也隻字不提。所以，在寨裏知道他經歷的人很少。他的妻子，是一個賢慧勤儉，體貼能幹的擺夷婦女，以前在緬甸，就深戀着教官，與教官一起來龍窩的。她替教官生了兩個聰明可愛的男孩，現在都十多歲了。塞吞大爹告訴我，清邁王老闆托他將我送到龍

窩，未去學校前，先去拜訪一下尹教官，請他老人家多照應。

大家吆喝一聲，喚來馱牛，叫兩個小娃一起上了牛車，駕車沿湖中小道，向湖東南角而去。

「龍窩」寨的房子，大都是用鐵皮作屋頂，也有用茅草的，還有用葉片的。用鐵皮好看，貴一些，但夏熱冬涼。用茅草作頂，不如鐵皮好看，但便宜些，而且冬暖夏涼。最難看是一片片放久了變黑的樹葉作頂，不過最便宜，此種柚木樹葉，很奇特，一般的火竟燒不着它。此地的牆壁大部分是竹，其次是木，也有用土春的土牆。

此時，寨裏人家大多炊煙嫋嫋。少數起早的，已駕牛車，叮咚上路了。「龍窩」人大都在山間種洋芋、玉米和旱稻。在山上刀耕地遠的，就要駕車去得早些。

我們穿過寨子中的小道，一會兒到了尹教官的家。兩間茅屋，四周竹籬圍籠。籬上纏滿瓜藤豆蔓。籬前五棵白楊，拔地而起，巍峨挺秀。「大門」其實無門，只是用三棵龍竹，橫穿過直豎方木上的孔而成「門」。來到「門」前，我們下了車。塞吞

大爹大呼：「教官、教官」，首先跑出條黃色小狗，見大爹就亂搖尾巴。這時，從屋內走出一人，揚手高叫：「塞吞，進來，進來——」看此人，身軀高大，相貌堂堂。雖滿頭銀髮，但臧聲響亮，邁步虎虎生風，無絲毫老態。

我們進去後，塞吞大爹對教官說：

「教官，這位阿章（大老師），是王老闆介紹來學校，並且叫先來拜訪教官。」

「哦，幸會，幸會。裏面請——」教官雙眼生輝，大手一握，溫暖有力，話裏帶着濃厚的雲南騰龍口音。

院內站着一位滿面含笑的擺夷大嫂，看樣子無疑是教官夫人了。「老師，你家好。不客氣，請坐。」接着她又對塞吞大爹說：「好久不見，你還在咯？」

「大嫂，本來我都去了，到閤王爺報到，他問我心中還掛着什麼？我說沒有，只是教官太太做的酒菜還沒吃夠。閤王一聽，又叫我回來囉。」

塞吞大爹打趣的話，把大家逗得笑了。他把兩個小娃牽到尹教官和教官太太面前。

「這是我慄慄乾女兒的兩個小娃。來來，給尹老師和師母敬禮。」

茅屋場院四周花木扶疏，大盆小鉢的藥草繁茂。院內搭架，葡萄枝葉盛密，紫色果實，串串累累。正門前一排走廊，屋簷下兩排茉莉，滿院飄香。門上一副對聯，極為有趣，不但深富寓意，而且把教官大名「尹可舟」包含在內。

左右聯是：

「唯信奉基督認可

願拯罪人於方舟」

橫聯是：「以尹家園」

門前走廊，右邊擺就藤椅、茶几。左邊放飯桌、木凳。教官和我，廊上坐下，品茗塞喧。茶裏有教官自製茉莉，又另有一番風味。大嫂進廚下去準備早點。教官的兩個小孩早已上學去了。房前屋後花木藥草很多，塞吞大爹和兩個小娃去招呼牛，免踏壞草木。

廊上木桌，擺着一疊舊報紙和筆墨，我上前一看，墨跡未乾，紙上寫着：「雲心自向山山去，何處靈山不是歸。」鐵畫銀鈎，蒼勁流利。字體和門

聯一樣。原來教官正在練習書法。

教官長期戎馬生涯和虔誠基督，使人覺得他性情豪爽，談吐誠摯溫馨感人。他目前在學校，一週內有三節公民課，教會裏只有週日講道，平常倒也清閒。偶爾，教會的兄弟姐妹或其他貧窮人家來找他看看病。

談話間，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因耳炎求治。茅屋醫療室內放着一些簡單藥品和用具。壁上掛有針灸穴位圖和幾幅書法國畫。教官取棉花浸葛根水，給她消毒洗淨耳中的膿血。用銀針在「然谷」、「曲池」等穴位針刺，然後，去院子藥草盆鉢裏摘來虎耳草和敗菜葉，舂搗成汁，塗在耳內。教官安慰她，不要緊，再來幾次就好了。療畢，摸着她的頭頂，閉目祈禱。後來，她千恩萬謝地去了。

教官說，龍窩寨多半務農爲生，一般家庭清貧，藥材是他自己種的，又算是一種奉獻。

看到教官宅心仁厚，醫術精湛，生活在這邊荒山寨，而怡然自得。真使人肅然起敬而心潮起伏。後來，我探詢地問到他對中醫針灸的看法時，他發人深省地講出一番話來。

他說，中醫針灸，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所謂「萬病一針」，就是說針灸大有學問，很多病都能治。而從古至今，有二千多年悠久歷史。現在，連草澤鈴醫、江湖術士，都會用針灸，治一些簡單的病。然而，中醫比起西醫來，的確進步太慢。我們中國人治醫學，向來以崇古爲宗旨。不事改良，不想發展，保守、狹隘，只望仲景復世，扁鵲再生，就算榮先耀後了。我們中國醫學、針灸，幾百年，都在糊糊塗塗中過去，無多大進步。直到現代，特別在臺灣，才有些轉機。看看日本、越南、歐美，針灸發展多快，目前在德、法、意等國，針灸已相當風行。如果不再努力，我們自己的優秀文化，反而要落後他人了……。

我對醫學，懂得不多，對中醫針灸，更是一竅不通。但聽了他這一席語重心長的話，面對教官這位難能可貴的邊荒老兵，自己過着清貧的生活，對民衆默默奉獻，心裏還想着寶島臺灣醫學針灸的發展，怎不令人從心裏感動和讚賞！

一會兒，師母的早點煮好了。清甜的紅薯粥，好舒服。紅薯此地人叫「山藥」。加上幾碟擺夷蘸

菜：嫩豆腐、泡白菜、醃蘿頭。還有一盤「魚腥菜」，好久未嘗過了。用來佐粥，是最爽口的。教官說，這種菜名稱有幾樣，「魚腥菜」、「側耳根」，四川人也特別喜歡吃，叫它「豬屁股」。常吃，可以清火、明目。

早餐雖然是薯粥小菜，但真是開胃得很。

飯後，我向教官表示，打算去學校報到。教官說，陪我去見村裏頭人和學校主管，安排一下。

我問塞吞大爹何時返回，他告訴我，要拉一點土產回去，準備晚上走，我拜托他，走之前等一下，請他捎話。

龍窩的晚上，很安靜。我從學校出來，沿湖畔小道，往教官家走去。道旁的房屋，透過隙縫閃着油燈昏黃微弱的光。草叢裏蟋蟀的叫聲，和湖裏牛蛙的吼鳴，此起彼落。晚上，在校長家吃飯，吃了出來，天全黑了。想到塞吞大爹還等着我，於是匆匆趕去。

到了教官家，只見塞吞大爹和師母。大爹早裝好牛車，正等着見了我以後，就上路了。我請他帶封信給王老闆。他向師母告別後，我陪他駕着牛車

出來。

塞吞大爹走在路上，一反往常的風趣詼諧，臉色凝重地告訴我。教官在學校，課很少，薪金一千銖都不到。他爲人心地善良，看病一般都不收錢。晚上，教官和教會裏的楊牧師，又在教會聚會的地方，辦補習班。專門免費替那些白天做工而不得讀書的貧家子弟上課。教官生活很清苦，有時靠教官夫人，往返緬泰做點小生意，用老牛車裝點土產來賣。今天車上裝的大蒜，就是師母從緬甸買來的。

我聽到大爹的敘述，心中一熱，多好的一對夫妻！多麼令人崇敬的一位邊荒老兵。我送走塞吞大爹後，轉身向塞裏的教會走去。

教會聚會的地方，原來是一間不大的平房，耀眼的汽燈亮光，從窗戶射出。我輕輕地走在屋簷的黑暗處，從開着的窗戶往裏望，只見教官滿頭的白髮，高大的身軀，手執教鞭在大聲地講課。下面坐着二、三十個大大小小的「學生」，聽得那麼專注，那麼入神……。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視線漸漸模糊了，禁不住熱淚漣然。啊，多麼可敬的邊荒老兵！

探親雲南行

楊默寧

四十餘年來，與大陸家人音訊斷絕，飽嚙親情失散、骨肉分離之苦，所幸當年沒有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如今政府開放准許前往大陸探親，能有機會達成埋在心底數十年的心願，這也就是我政府對大陸來台的老兵關懷照顧，除了感謝政府的德意，並默默為個人大陸家庭的健康祝福。

人生本來就是離多聚少、團聚而喜，訴離而傷、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的感受可想而知。在本文中所以要報導的不是悲歡離合的事，而是真誠的提供有意返鄉探親的鄉友，將我個人獨來獨往探親雲南行的真實經驗，作為參考，希望對探親有所幫助，雖然此行所見僅屬毛皮、走馬觀花，仍感不夠深入，至少在我內心的出發點是真誠的惟恐吃虧上當，讓諸鄉友在心裡有個概念，尤其是在開始行動後要特別注意到「謹慎」「安全」。

準備：

一、心理準備：探親的目的在與親人團聚，在心態上應以高高興興返鄉，平平安安歸來，不要想得太多。

二、行動準備：個人健康評估是非常重要的，年邁體衰，體弱多病的鄉友，最好是携伴或約伴同行，並隨身携帶藥物，年青體壯可獨來獨往。

三、旅費：為了旅途勞累，少帶饋贈親友的東西如衣物等，以帶現金為主。（美金港幣）

四、證件：

(一)護照分類：考察、觀光、旅遊、商務等。

(二)探親台胞證：可享受特殊優待與照顧。

旅行社的選擇：

一、甲種旅行社：費用較高、服務週到。

(一)代辦旅途平安保險。

(二)兼辦香港食、住及交通服務。

(三)代購大陸各大城市機票及車船票。

(四)行李託運並護送至登機車船爲止。

二、乙種旅行社：費用低，有限度的服務，很多在旅途間發生的問題必須依靠個人的能力來處理。航線選擇：直飛雲南昆明的有：

一、中國航空公司。

二、港龍航空公司。

選擇國際航線費用高，但舒適、安全、可靠。取道廣州費用低（相差 $\frac{1}{2}$ ），人潮擁擠，行程時間欠準確、安全性低（旅途遭遇扒竊等）

旅途住宿：

一、大飯店、大酒店、消費高、舒適、衛生設備

全附電話電視及書信用品等。

二、賓館次於大飯店。

三、招待所（使用公廁）。

四、普通旅館。一般都不接待台胞、僑胞及觀光

客。

外幣兌換：

一、交易方式：

(一)銀行。

(二)黑市自行交易。因爲是不合法，交易時要

特別注意以免受騙。

二、兌換程序：

(一)先兌換成外匯券，一美元約換三元七角左右。

(二)外匯券兌換人民幣。一元外匯券約兌換一元五角人民幣。（一定要黑市兌換）

(三)縣級不兼辦兌換外幣業務。

雲南現行交通種類：

一、航運：

(一)國際航線。(二)國內航線：省與省間。

(三)省內航線：

1.昆明—保山。

2.昆明—思芳。

二、鐵運：未曾利用，在此不作詳述。

三、汽運：謹述客運部份。

(一)省市公市、計程車、出租小客車。

(二)長途公共汽車：日間夜間兩種。

(三)縣縣相連、鄉鄉互通。

(四)農村仍須步行或以腳踏車代步。

雲南現有的公路幹線：

一、滇緬公路：途經安寧、祿豐、楚雄、南華、（原名鎮南）祥雲、大理、永平、保山、騰冲、梁河盈江、陵川、瑞麗。

二、昆洛公路：途經普寧、玉溪、峨山、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海、打洛。

三、彌寧公路：起自滇緬公路的彌渡海壩庄站，經彌渡、南澗、景東、恩樂、鎮沅、景谷、振興普洱。

四、其他的公路幹線很多因為沒有作進一步的瞭解在此亦不詳述。

雲南的建設：

一、昆明市：街道廣闊、高樓大廈林立，水泥路面原來的古城風貌，已不知去向，多數名勝古蹟在文革時期，難逃破壞與拆除的命運，金馬碧雞坊現已重新整修中，約30%的街道仍未拓寬，金碧路正義路部份仍保持陳舊房屋，當年市郊潘家灣如今已建設成鬧區，原來的各學校名稱全部更改，一律以數字來代替，如省立、市立第一中學、第二中學等。

二、縣市：全省各縣市，在建設上都有顯著的成

就有的縣市在管轄上也重新劃分、縣市名稱也有所更改，縣府所在地亦有移建，以外貌來觀，原來的地形地物都有所改變，當年所熟悉的鄉鎮街道、房屋，若不仔細的觀察與回憶，如今確難以辨認。一切的記憶都成了過去。

三、省、縣的衛生設備，仍以公廁為主，大飯店、賓館、高級住宅及辦公室例外。

四、水電供應，在縣級已全部供應，鄉鎮部份有，部份無。農村全部無改善。

所見所聞：

一、人民生活食僅能求飽，穿僅能求溫，講求營養講求流行美觀還尚早。

二、民間雖是貧窮，好客的風氣仍不減當年。

三、所謂自改革後，准許個體營（自由做小生意），如人民的生活必須品，可以自由買賣，所得屬個人所有。飼養家畜、水產養殖、種植水果蔬菜、販賣飲食、小型餐館等都不受限制。

四、爲了方便與節省，早餐都以零食充飢，從早晚街道馬路邊，都是販賣零食業，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唯一缺點就是衛生條件太差，奉勸看

看可以，決不能嚐試，以免招來病從口入之禍。

五、馬路上之行人90%以上均已腳踏車代步。

六、行人中，男性很難看到一位西裝者，女性很難看到一位穿著旗袍或裙子者，一律素包長褲、臂上掛有包包（樹膠製）。

七、行人中沒有看到互相笑談者，都是匆匆忙忙，痴痴呆呆，心事重重。

八、市區中看到擠與亂，行人擠、車輛擠，上下車擠，百貨公司看熱鬧擠，行人亂，穿越馬路亂，上下車亂，交通秩序亂。

九、縣城設高初級中學，三五農村設一小學，師資欠缺，學校設備簡陋，教學方式落後，學生成績不理想，家庭也不重視督導。

十、由於薪金或工資太低，沒有工作獎金制，服務工作績效差，無上進勤奮心，凡事都是以混而過。

十一、婚姻制度，女孩結婚不受年齡限制，男孩子須滿24歲始得結婚，女孩第一胎須滿20歲不分生男或生女，僅限生育一人，農民可生育二人，多生育者停平價糧與罰款處分。

十二、墮胎合法化，全部免費。

特別注意事項：

一、證件（台胞證）好好保管，決不可遺失，否則就回不來。

二、提高警覺，「謹慎」「安全」第一。

三、把握時間，決不可過時。

四、不要亂吃東西，或吃得過飽，病從口入。

五、說話要隨機應變順水推舟，小心禍從口出。

六、保持生活正常，早睡早起。

結論：

一、開放探親是政府的德意，得來不易，大家應好好珍惜。

二、貧窮落後是整個大陸的真實寫照。

三、中共高科技人才很多，如太空科學及精密武器之發展都很有成就，但是一般性的知識份子太少，也就是說缺少領導地方發展的基層幹部，由於政策錯誤，專權統制，慣用奴才而不培育人才，高幹爭權奪勢，製造個人派系，幾十年亂整的結果，形成人民飽受虛驚，心存畏懼，不敢說，不敢做，人與人之間相互猜疑，喪失信心，尤以文革的迫害與大屠殺造成今日人才缺乏的主因。

四、返鄉探親，除了行前應作充分準備，詳細籌劃有關返鄉後的安全問題決不顧慮，想當然有些鄉長擔心在大陸時於公於私的恩怨問題，放下心壯大膽勇往直前，不會有所畏懼，由於過去生活貧窮，於公於私的恩怨怨，導致整個大陸陷入中共署政之手，忍飢挨餓，忍辱負重，如今曙光剛現，誰又願意引火自焚。

五、中共統戰的四句口號是，既往不究，來去自由，不得留難，保證安全。

六、自開放探親以來，中共為收到統戰效果，表面的政策是給予台胞僑胞熱情接待與照顧，行住的優先方便，統戰陰謀，切記禍從口出，特別慎言。

七、生活富裕，社會安定，自由民主是大陸人民一致所追求的目標、探親行動，在有形的方面是將個人財富送往大陸，而無形的力量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落實，奠定大陸反攻的基礎！

八、中共所謂搞活、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等等都是在玩統戰把戲，而實際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政策的本質是永遠不會變的。

中華民國 77. 7. 7. 于中壢陸光五村



返鄉探親記

李淑英

七十七年元月。我懷著喜懼參半的心情，帶著旭兒踏上探親的行程。喜的是：四十年思鄉思親的宿願得償；懼的是：共產黨朝改暮變的政策，以及面對浩劫後的親人和先人廬墓。

我家住在昆明市區——寶善街。是昆明市的商業集中區，批發、零售，盛極一時。

當飛機進入昆明市郊，減速下降時，我熱淚像珍珠斷線般難於控制。四十年！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年呀！魂牽夢繞的親人、故鄉，終於在望了！真是「臨老返故鄉，返鄉須斷腸。」

飛機緩緩下降的瞬間，淚眼模糊中，巫家壩機場，一片荒涼。同我民國三十八年離開時，了無新意。西山似已失去當年的青翠；昆明湖也無當年清麗活潑的面容。

進入驗關室，我與旭兒排在最末尾，等待驗關。突來一陌生人上下打量我，問道：「你是李淑英

嗎？」還真嚇了我一跳。答稱「正是」。他隨即叫來一人，把我們的行李全部提起毫無表情的說：「跟我來」無奈，只好跟他走。一直走出驗關室，他纔說：「有人接你」。掉頭而去，放下不安的心，對他說了聲謝謝。

大門外一群人在呼叫：「歡迎你回來，大姐、大姨媽……」很快的圍上來。我對週圍人群，似曾相識，但又陌生，我問：「你是誰？」我是二妹淑芳嘛。」久別重逢，情緒激動，相擁而泣，耳邊有人說：「回來應該高興嘛！先上車吧！」真不敢相信，比我蒼老的相擁者，竟是二妹！

大伙扶我上車，向市區直駛。車行不到五分鐘，緊急剎車後掉轉車頭，又向機場駛回。我驚問：「怎麼啦？」爬上車的陌生人答：「我找着接班人啦！」弟妹們齊聲說：「不要怕！司機超速嘛！」原來是大陸規定四十公里即算超速。二妹夫陰陽怪

氣的說：「快過年啦，要錢啦」。停車後，五妹夫同攔車者下車去交涉，很快便隨同一全副武裝者回來。並向我介紹：這是××；這是我大姐，來者彬彬有禮，並致歉意的說：「沒事，你們走吧」回程中，大家說：「若不是你們母子在車上，司機駕照要被扣，除罰錢外，要充當十天義務交通人員。直到抓到另一超速的車，方解除職務發還駕照。」哈！真絕！我想在台灣絕對行不通！嚴苛的公權力，大陸民衆祇有乖乖聽命的份兒，車入市區，正下班時間，滿街的腳踏車並肩而駛，車上的人們，面部毫無表情的急馳著，道路兩旁的房舍破舊不堪，偶爾有一兩家店鋪開著。

由招東路經護國路，轉入寶善街，車停家門前，下車後我急著方便。二妹帶我橫過街，到大井巷底的公廁。雖屬冬天，遠遠的便聞到臭氣，坑坑相對，一目瞭然，墊著腳尖進去，墊著腳尖出來。問二妹爲何如此？她說：「沒辦法，規定如此！生產大躍進時，怕人入廁偷懶，要互相監督嘛！」多可怕的規定呀！

進入家門，完全不是舊時模樣。配住了五戶，

只留六分之一的小房間給福弟一家住。同旭兒立在院中，望著原住的房間，真是有家歸不得呀！弟弟招呼我進屋，門邊，屋內，人塞得滿滿的，大姐、姑媽、姨媽嚷著，爭相自我介紹，或替我介紹：「這同志、那同志，這是×同志的愛人」聽起來很不習慣，介紹完了又齊聲說：「當年離開得快，好福氣。」

晚飯在春城飯店，席開四桌。大家舉杯祝我光榮返鄉，我是素食，他們事先不知，我也無胃口，開水泡半碗白飯，看他們用餐，已失去昆明人傳統的禮貌。

飯後安排我住宿冶金招待所，一窩蜂似的擁著我到住處，爭相向我訴說淪陷後的慘狀。直到凌晨兩點纔完全離去。

昆明在淪陷後四年開始整肅，幹部看不順眼的人，就抓去勞改，都是些莫須有的罪名。有的在鬥爭大會上當場打死。一九五九—六一年、三年全大陸鬧飢荒，有玉蜀黍粉糊充飢算是幸運的，一兩天吃不到飲食是常事，餓死不少的人。

我家被扣上黑五類的罪名。土地房產全被充公

，父母弟弟被下放保山勞改，先父在一九七二年體力衰竭去世。母親因病改派海埂填湖勞改。文化大革命時被迫在昆明電台廣播喚我回昆。三妹淑華被誣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措著標語罪狀，拖著六十斤的板車遊街。要她認罪，活活折磨而死，死後還誣她是畏罪自殺，不准親屬收屍。幸驗屍證明非自殺，乃讓收屍土埋，僅以幾塊木板釘成棺材下葬，沒多久三妹夫再次被抓下放勞改，（一九七六年死於保山勞改場），留下四個年幼兒女無人照管，母親因高血壓症被放回家，以自己的糧票給予四個外孫子女吃，自己行同乞討充飢，苟延殘喘，於一九七八年去世。二舅賀美被抓進公安局拷問，要他交出與我通信的資料。受盡各刑罰，終於投水自殺。只二妹一家成分較好，見機得早，與父母劃清界線，做了小幹部。前年退休，同幾個退休幹部搞集體戶，如今開了運輸公司。

十餘小時的悲痛，難於入寐。借重鎮靜劑後，好不容易昏昏入睡，醒來已是七點鐘。

八點鐘所有家人齊集冶金招待所，一同乘車到小板橋的羊鋪頭去掃墓。羊鋪頭的後山，原是我家

果園，如今不爲我有，出產梨、白香桃，可惜此時不是產收季節，祇能望樹興嘆。果園的盡頭，五堆土墳，灰黑的墓碑上，寫有親人的名諱。看完後悲從中來，泣不成聲，未孝敬父母反而帶給父母不幸，生爲人女，情何以堪，同來家人與我一同，久久不已。

中午被羊鋪頭的親戚挽留午餐，都有敘不完的辛酸。薄暮時分纔回到招待所，由二妹說出明天的旅遊計劃：

1. 到棋盤山還願，早餐不在招待所用。

2. 遊筇竹寺。

冬天的早晨，天亮得晚，在晨曦朦朧中起床，已是六點多，大夥人已在車上等我，急忙上車後，車直駛棋盤山，一路上寒風凜烈，霜露重，車過筇竹寺後，處處童山映現，往日的蒼松翠柏，山茶花樹，不見踪影，據說是做了土法大鍊鋼的燃料，車在三灣兩轉中停下，前無通路，要下車步行，原來棋盤山是玉案山的後山，不是觀光區。

一下車，寒氣襲人，巖然北方，冷得我發抖，侄輩左右相扶而行，沿便道上山。每隔一段山路，

在背風的路邊，就有人縮成一團，渾身戰慄，向我們乞討，令人同情。我急掏人民幣散發。二妹把我拉開說：「大姐不要管，讓我來打發。」叫侄輩扶我到前面去休息。

休息地是幾家集體戶聯合經營的，門口站了不少人，原來已早有人在此地準備早飯，二妹替我介紹洪書記和張組長兩位共幹，彼此問好後，招呼我進入小屋，屋內矮桌子三張，草燈十多個，灶上煮了一大鍋雞，肉香四溢，也替我準備了鹹菜，熱騰騰的蒸飯上桌，大夥用餐，飯後一大碗米湯喝下，感到無限溫暖。

吃飯時有人問我：「頭髮怎麼白得如此漂亮？」

「

我說：「是思親思鄉白。」

洪書記說：「台灣很進步！回來還習慣嗎？」

我說：「中國人的美德是勤儉，努力加上勤儉，自然就進步，能回到自己家鄉，即使睡在地上，也聞到土香，喝涼水也感覺甜。但是最使我難於忍受的是兩面不是人：在台灣別人稱我們是外省人；回到故鄉，拿的台胞證」大概我說得太直率，他無

言以對。有人說：慢慢走吧，還有一段路程呢！

有人前面帶路，東彎西拐的向上爬，半小時候，到達目的地，只見到斷垣殘壁，和一堆堆破損的土磚，石椅、石桌也非完整。棋盤祖師的塑像也沒了，據說是被四舊運動的成果。

在如此景況下，香火雖不算盛，但還有不少善男信女來此跪拜，人人念念有辭的禱告，盼神靈給予平安。共產統治下，真能平安嗎？

下山回到停車地，已是十一時，隨即乘車到筇竹寺。

筇竹寺是千年古廟，以五百阿羅漢塑像聞名全國，自唐以後，歷代都有整修，淪陷後，僧眾被解放出寺，寺則被列為重點保護單位，故而破四舊運動與紅衛兵造反時未受波及，大陸開放觀光後，中共當局撥款修葺，並派園林工人駐寺培植花木。以招來觀光客，爭取外匯。

在寺內停留參觀了兩小時乘車回招待所。

在招待所休息了兩天，等友人來取台灣友人托帶的衣物、外幣。參加親戚的喜宴和便餐外。其他時間，就是遊覽名勝，且遠至路南石林。

祖先留傳下來的名勝古跡，文物珍藏。目前都是中共賺取外匯的好資源，諸如市區의 翠湖公園、圓通公園、西山公園——三清閣、龍門、小石林、太華寺、華亭寺、黑龍潭公園、金殿、大觀園等景物都未遭到破壞。

十二天還鄉中的我見，能為各鄉親報告者，有以下數點：謹供參考。

一、昆明市的集體戶（數戶聯合公司，多為退休共幹經營）、個體戶（私人經營）目前發展很快，衣食而外尚有積蓄，惟不敢花用，怕政策改變，一般人民生活尚過得去，但農村普遍窮困。

二、由昆明到各縣，均有公車行駛，近鄰者每日往返約四班次，遠縣則每日對開一班次。

三、人民說話較往日自由，即共幹私底下亦有反黨言論，還鄉人指斥共黨，罵共黨不易被留難。

四、青年人普遍抽香煙，更流行跳舞。

五、中共特別重視歷史教育，對於不適於共黨者全部改編以欺騙後代子孫，中小學生對偽編歷史之認知，實在驚人。

謝施南施兄贈六駿圖代東 申慶壁

畫馬南施氣象雄奔騰六駿如飛龍

謝將心意筆端顯歸放華山六詔東

鎮雄 申慶壁

題贈蔣將軍馬幫圖 申慶壁

組隊代車兼代船裕民護國曾雙肩

路遙馬力有知者圖獻將軍座案前

題贈心一將軍馬幫圖

曾與馬幫共建功跋山涉水艱難同

居安猶有思危意圖上追尋舊歷蹤

元江楊宇光鄉長八旬華誕 申慶壁

名山自樂狀嶺勝水元江連富良

毓秀鍾靈仁且智建功立業壽而康

謀深慮遠重全國行潔品高冠四方

邁進太公釣渭歲華山歸馬待鷹揚

申慶壁戊辰重陽前二日

從昆明之行談到當前大陸工作的方向

王 坪

三十八年前，我搭乘木炭卡車離開昆明的時候，曾在碧雞關小息片刻，向這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看了最後道別一眼，山下馬街的工廠歷歷在目，草海的湖水波平如鏡，海埂彎曲的堤岸護衛著澄清的湖面，遠處的市區上空有迷濛的薄霧……。

這最後的景像，三十多年來不斷在腦際浮沉，而當這一夢想成為事實，在從上海乘坐了六十四小時火車，車上播音員告訴旅客即將到達昆明站的時候，車窗外的景色並沒有勾起似曾相識的回憶，彷彿到了旅途中另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近鄉情怯的情懷；從鐵路進行的方向判斷，昆明鐵路總站應該是在市區的東南郊，但這一帶已經是景物全非，無法辨識了。

鐵路總站是新建的，從地下道出站時，兩個女幹部把守位一個小小的出口，不時傳出對不能體會她指揮的旅客的責罵聲，成千的旅客忍氣吞聲的擁擠在地下道等待出站；半小時後擠到了出口，拜「

台灣同胞」之賜，沒有挨罵，於是在親屬歡愉感慨的溫馨中上了「麪包車」。

對闊別了近四十年的人而言，長時期對故土的懷念，原是這一片土地和景物固有的，親切的原貌，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四十年前所熟悉的一切，這舊有的印象正是堆砌起懷念情感的基礎；當懷著舊夢重溫的心情，看到的却是面目全非的時候，縱然新的改變也算是進步，却無法填補那長期懷念舊日形象所產生的失望與陌生；似乎這眼前的一切，距離那盼望中的親切感已愈來愈遠了。

昆明市區較前擴大了許多，原來屬於昆明縣的鄉鎮和安寧縣等都已納入昆明市，人口已逾二百萬，據說市區擴大，是爲了滿足許多鄉村人口希望進入「都市」，使他們也有屬於都市的感覺。原有的四圍城牆城門都已拆除，護國門，金馬碧雞坊，近日樓，狀元樓等昆明市的勝景都不見了，東區和南區變化極大，許多五、六層的公寓式房屋外型 and 台

灣同類建築相似，但內部設施卻非常簡陋，多數沒有浴室和廁所，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另建的公共廁所；那些數十年前傳統的公共大茅坑，毫無遮隔，而臭氣薰人，公寓樓梯轉角處堆滿了各家的主要燃料煤球，甚至成了公共垃圾場。

幾條市區街道，正義路和金碧路等都種植了法國梧桐，濃蔭之下雖有林蔭大道的清涼，而蕭條的市容，商店在只有一支日光燈管照著貨色少而設備陳舊的店面，令人有種難以表達的感傷。

圓通寺依舊，而圓通山則成了動物園，飼養著熊貓虎豹和成群的大象；翠湖和大觀樓等風景區已遍植柳樹，倒也增添幾許嫵媚。由於鐵公路交通較前方便，許多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穿著不同的服裝，使昆明市面成了人種展覽會，服裝不整的軍人在到處遊蕩；人們上街除了步行和騎自行車外，可以搭乘由兩節車廂連接，中間用可摺皮布圍繞以便轉彎的公共汽車，車資便宜，約「人民幣」二角五分，乘客擁擠的程度遠超過台北二十年前的公共汽車。除了清晨趕時間上學上工的人之外，其餘人們在街上騎自行車態度悠閒緩慢，似乎是只用來消磨無

所事事的時間。

我騎著自行車，按記憶一處處尋訪昔日老友，那些原來熟悉的地方，不是早已改頭換面不復辨識，問遍鄰居路人也不得要領，就是面對破舊的住所，得悉老友早已亡故，或者下放勞改不知所終，其中一位傳姓好友，則查出早在文革時期被恐怖的經歷嚇死了。唯一能找到的兩位老友，不但滿頭白髮，有的已垂著半尺長的鬚鬚，彎腰曲腿，臉上的皺紋記錄著三十多年的苦難，在他們身旁，我看起來簡直成了小朋友了。這令我想起杜甫「贈衛八處士」中「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人生悲歡離合，還有何時能如此深刻？

雖然山河大致依舊，人事卻已全非，應該在意料之中，但我此行仍在政府開放探親之前，目的並不只為了探親，而是希望以親身經驗來證實多年來

的個人構想。

對我個人而言，前往大陸所獲得最大的收穫，不在於三十多年的心願得償，而在於依據三十多年兩岸政經實質上的消長，在大陸同胞心中所形成的認知，已成為光復大陸最有效的唯一潛在動力，而

這一力量卻自始未受政府決策階層所重視；政府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態下，長期維持對中共避之惟恐不及的政策，未能把握經濟建設所產生的優勢，從大陸同胞的心理上，去「以中共之道，還治中共之身」，來從「人心」的層面徹底摧毀中共政權的基礎；三十年來對光復大陸的希望，仍然只停滯在標語口號上，面對中共的對我孤立，統戰，除了防毒面具式的「三不政策」之外，似乎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嚴密的作法來，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實際行動，即使是執政黨十三大會後所提出的大陸政策，也仍然寫法得不足以指導黨前不同的變數而力不從心。

在與大陸人士接觸的時間裡，發現不論是中共幹部或各階層民衆，除了對三十餘年的苦難餘悸猶存，本身普遍消極與無奈外，對自由地區的進步繁榮則充滿了憧憬和羨慕。當每一位親友或前來搭訕的路人，從閒話家常中得知台灣進步，和民主社會與自由經濟制度何以能導致高水平的生活和繁榮的經濟時，表現在臉上的是獲得新知的頓悟與驚喜。甚至有中共黨員說：「這樣看來，中國還是只有

實行三民主義才有辦法」，而利用毫無政治宣傳意味，以話家常方式，自然地把正確的思想傳達給大陸同胞，使他們從閉塞的思想控制中產生自然轉變的政治態度，是這次大陸之行的主要收穫。

這一試驗，證明了我多次向有關方面提出建議而石沉大海的觀念的正確性。在面對中共這樣一個已膨脹到如此龐大的集團，絕不是在大陸政策中提出「中共必須首先放棄四個堅持……」之類條文，就能使中共效法「除三害」中的周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們當前要作的事是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以台灣經驗作教材，來徹底改變大陸人民的思想基礎，自然也就是瓦解了中共政權的基礎。

大陸淪陷的失敗，實際上就是爭取人民認同方法的失敗；中共竊據大陸的成功，是宣傳統戰發揮了整體而徹底的效力，固而爭取到大陸廣大人民群眾的成功（雖然是暫時的）。而我們政府三十多年來雖在經濟建設上成功了，卻至今仍然沒有一套整體的作法來應用成功的優勢條件，過於保守的心態仍然束縛著新的「大陸政策」。政府，學者專家，工商人士……仍然只在各自的立場上自行其是，自

張三丰行狀

王人品

三丰先生，於明洪武二十五年爲逃避太祖之命詔，遯跡雲南，爲滇中有名之傳奇人物。在昆明有其修煉之道場，名曰三丰庵，大陸淪陷前，庵尚矗立完好，香火鼎盛。庵中有老鐵樹、蔚然蒼茸。其在滇之神仙傳奇事蹟，尤爲民間家喻戶曉、津津樂道。先生爲深通儒釋道三家之學者，呂祖以後，能深藏宏願，廣大法門者，惟先生一身而已。偶見新中華季刊載有關於先生文字，特摘錄其行狀，用應文獻社之囑。

三丰先生姓張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實，號三丰，先世爲江西龍虎山人，故嘗自稱爲天師後裔。祖父裕賢公學精星算，南宋末，知天下王氣將從北起，于是攜帶本支眷屬，而遷徙於遼陽懿州。先生父名居仁，亦名昌字子安（一字仲安），號白山，壯負奇氣，性素恬淡，無仕宦情，終身定於林下。於定宗丁未夏，先生母林太夫人，夢元鶴自海天飛來，而於四月初九日子時誕生先生。以其丰神奇異，體格碩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五歲目染異疾，積久漸昏，其時有張雲庵者，方外異人，住持於碧宮，自號「白雲禪老」，見先生奇曰：「此子仙風道骨，自非凡器。但目遭魔障，須拜貧道爲弟子，了脫塵翳，慧珠再朗，即予送還」。太夫人允許，即投雲庵爲徒，靜居半載，而目漸明，教習道經，過目便曉而不忘，有暇兼讀儒釋兩家書籍，會通其大意即止，匆匆七載。由於太夫人思念不已，而雲庵亦不留。于是拜辭歸家，專究儒業；然先生素志，非在列名上聞，以備擢用，欲效毛廬江捧檄意，故於至元甲子秋，遊燕京時，上方定鼎於燕，詔令舊列文學才識者持用。栖遲燕市，聞望日隆，始與平章政事廉公希憲識，公異其才，奏補中山博陵令遂官位。政暇閒訪葛洪山，相傳爲稚川修煉處，因念一官蕭散，頗同勾漏，子豈不能如同稚川？越明年而丁艱，又數月而報憂。先生遂絕仕進意，奉諱歸遼陽。

終日哀毀，覓高山冰潔者營厝甫畢，制居數載，日誦洞經，脩有邱道人者，叩門相訪，聚談玄理，滿

座生風，洒然有方外想法，道人既去，因束裝出游，田產悉付族人，囑代爲掃墓。挈領二行童相隨，北至燕趙，東至齊魯，南至韓魏，往來名山古刹，吟咏間觀，且行且住，如是生活，幾乎將近三十年，均無所遇，於是西往秦隴，挹納太華，太白奇氣，走褒斜，度陳倉，見寶雞山澤，幽邃而清雅，乃就居焉。中有三尖山，三峯挺秀，蒼潤可喜，因而自號爲「三丰居士」。

延祐元年（西元一三一四年）年六十七，殆入終南，得遇火龍真人，傳以大道，更名玄素，一名玄化，合號玄玄子，別號昆陽。山居四載，功效寂然。聞近斯道者，必須法財兩用。平生游訪，兼頗好善，囊篋殆空，不覺淚下，火龍奇怪進告以故：乃傳丹砂點化要訣，命出山修煉，立辭恩師。和光混俗者數年。泰定甲子春（西元一三二四年），南至武當，調神九載，而道始成，於是湘雲巴雨間，隱顯遨遊又十餘年，乃於至正初（西元一三四一年左右），由楚還遼陽省墓訖。復往燕市，公卿故交，死亡已盡。遂往西山，遇前邱道人談話道，促膝參同，方知長老先生符陽子。別後復至秦蜀，由荆楚往吳越，僑寓金陵，遇沈萬山，傳以丹道，事在至正十九年（西元一三五九年）臨別前，先生預知萬山有徙邊禍害，叮嚀說：東南王氣正盛，當晤君於西南方。仍還往秦，居於寶雞金台觀。九月二十日陽神出遊，土人楊軌山以先生辭世，買棺收殮。臨空時際，柩有聲如雷，啓視復生，蓋其陽神出遊，樸厚者見其宛若死去，後乃攜軌出遯去。

又二年（西元一三六一年）滄桑頓改，海水重清，元紀忽終，明運又起，先生乃結庵於太和，故作瘋漢，人視若邈邈道人。道士邱元靖，安靜可喜，秘收爲徒，他日入城都，說蜀王椿入道不聽，退還襄鄧間，其踪跡更莫測。

洪武十七年甲子（西元一三八四年）太祖以華夷賓服，詔求先生不赴，次年又強迫沈萬三敦請，亦未果，蓋帝王自有道不可以金丹玉液，分人主勵精圖治之思，古來方士釀禍，皆因游仙入廟，爲厲之階，登望聖者，決不爲唐朝葉法善宋朝林靈素，前車可鑒矣！

二十五年（西元一三九二年）乃遷入雲南，巧適太祖徙萬三於海上緣此踐約來會，同煉天元服食大藥，次年成。建文元年（西元一三九九年）完璞子訪先生於武當，適從平歸來，相得甚歡。

永樂四年（西元一四〇六年）後，即命胡瑩等遍訪天下，終未見先生。所謂深藏宏願，廣大法門者，呂祖以後，惟先生一身而已。後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天順三年（西元一四五九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終未測其存否？

先生鑒齡微忱，招齡入道，凡著作知多遺漏，然其詩古文詞，鑑論經訓皆宗三教大旨，以棄百世名言，亦涵三宮所云，雖訪未全而義則全，名爲「三丰全書」——

正訛顯蹟彙記諸篇，前後有互見者，其詳略却自不同，閱者可參見首尾，則先生之實事益見。

雲水前集皆係先生住世時所作，編年紀月，如見平生，其有散見於各省志傳者皆集中之作，故不注某詩見某志。

雲水後集三集，一係度汪仙時所作，一係住空青時所作，故仍以編年序之，紀神遊，聞他處有先生乩沙，恐其人鬼雜出，難以盡信，間有可信者則錄於彙記內。

有靈寶畢法丹經，乃修仙捷徑，讀此經者，盡心修身，金丹大道有何困難？

玄要篇詩古道情，別刻混爲一卷，不與雲水詩相參；凡明史文翰所載道書目——金丹直指，金丹秘訣，即今大道論，玄機真講與玄要篇，俱見神仙通鑑。

另者「張三丰太極煉丹秘訣」六卷，其卷一：傳記含有列傳、三丰先生本傳、張三丰外傳、歷代顯蹟紀。

卷二：太極長生訣內有重陽祖師十論、運用周身筋脈論、打坐淺訓、打坐歌、積氣關說、太極拳說、學太極拳須斂神聚氣論、太極行功說、歌、拳歌、太極拳十三勢行功心解、行功十要、十忌、十八傷、太

一代名將舒子光將軍

傅金泉

舒將軍諱榮字子光，民國六年一月初五日，出生於雲南省彌渡縣舒家營。稍長，負笈昆明，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目覩軍閥割據，民不聊生，慨然入黃埔軍校第三期步兵科。民國十五年一月畢業，歷任排、連、營、團、旅、師長、河南南舞師管區司令、十三軍副軍長、十二軍軍長等職。

將軍畢生戎馬，凡討逆、剿匪、抗日、戡亂諸戰役，靡不參與，戰功卓著，其聲望大者，如民國二十三年團長任內，於江西廣昌，擊潰匪軍三師之衆；民國二十七年旅長任內，於魯南台兒莊，以一旅兵力，擊斃日寇二千餘人；民國二十九年，師長任內，以一旅兵力，擊斃日寇二千餘人；民國二十九年，師長任內，以一師兵力，殲滅敵軍五千餘人，俘虜無算；民國三十七年，軍長任內，於徐州東南之趙店，斃匪四千餘人；同年十二月於徐州以西之郭營，以一團兵力，扼守要衝，斃匪五千餘人，虜獲步槍八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其指揮若定、忠勇奮戰之精神，雖古今名將，蔑有加焉。

民國三十八年參加上海浦東作戰，迭殲頑敵。不幸於徐蚌會戰時，足部重傷，不良於行，奉調國防部中將部員。未久奉准除役，退隱田園。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將軍因心臟病突發，病逝於耕莘醫院，享年七十歲。德配王夫人，相教有方，子女有成。蘭芳桂馥，克振家聲，所謂義方垂裕，積善餘慶，信可徵焉。將軍獻身軍旅，効忠黨國，勛猷彪炳，典範長存，當與日月同光，永垂不朽。

民國四十七年，余執教於新店國民小學，將軍長女尙勤系余門生之一，旋受聘為家庭教師，每日前往舒府授課，將軍必等候於大門內，一聞電鈴，立即開門相迎，一面鞠躬，一面口呼：「老師辛苦了。」言畢快步走向書房，開門請余進入，接著奉茶、遞煙，從不假手他人。授課畢，將軍已佇立室外，見余起身，親身啓門，恭送至大門口，鞠躬致謝。不論風雨寒暑，天天如此。某日余步入舒宅，適逢修葺房屋，不慎一腳踏入石灰泥中，將軍立即

蹲下，親手爲我脫去泥鞋，著上拖鞋，復又爲我洗刷鞋上泥漿，風乾後送入書房。於茲雖已事隔三十年，當時之情景，猶歷歷在目，一如往昔。自是年起，每年三節，均邀余到舒府共渡佳節。每次赴宴，必虛位以待，入座首席，時時敬酒，頻頻布菜，使我忘去身爲異鄉遊子之痛。時達七年之久。尙勤畢業之後，接著擔任將軍次子尙忠、次女尙賢導師，余同將軍遂成忘年之交。

將軍在世時，我經常前往拜訪，將軍最喜歡同我談起二度駐軍懷來之情趣，談話間面露笑容，精神愉快，對本縣之蘋果、白菜、羊肉，質甘味美，讚不絕口，將軍於民國二十六年，駐軍八達嶺迤南長城各要隘，遏阻日軍北上。民國三十五年，率軍自熱河西進，會同傅作義、孫連仲友軍，合力收復察省全境。抗戰軍興，將軍遏阻日寇，軍入察省在先；勝利之後，復又拯救省民於共匪之手於後。將軍惠我省民之德澤，令余永誌不忘。

民國六十三年春，將軍因患胃水腫，住入榮民總醫院，時余執教樹林國民中學，聞訊前往探視，當我踏入病房，深爲將軍懷抱不平。往日將軍，出

生入死，奮戰沙場，流血流汗，保國衛民，如今身爲退役中將，竟住的是次於三等病房，同室住了近十名病患，多係榮民百姓，終日人員進進出出，將軍焉能安心靜養？將軍雖口不出怨言，內心能不爲之隱痛乎？換若任何一位功在國家的將領，能忍受此等近乎不人道之待遇乎？將軍住院其間，我曾三度前往慰問。每次我看到他一個人靜靜地躺在病牀上，內心爲之悲痛不已。當他發現我身立面前時，總是點頭微笑，時而閉目寧神，時而張目以視，心似有所欲言，口卻難以張啓，目覩此情，令我黯然神傷。將軍出院之後，我到舒府，又看了他二次，由於不良於行，都是躺在躺椅上，見我步入客廳，領首微笑，伸手示坐，雖病魔纏身，口不能言，仍不失往日怡然安詳之神態。

舒將軍不幸病逝於耕莘醫院之後九日，即六月三十日下午，於台北市殯儀館舉行公祭，大殮前余瞻仰將軍遺容，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含哀視殮，公祭畢，發引南港花園公墓，靈車啓動，天色巨變，雷聲大作，雨下如注，車抵墓園，余已全身濕透。安葬畢，舉目四眺，青山翠谷，四合環抱，

綠蔭密佈，環境清幽。將軍安葬於此，深得青山伴忠骨，幽谷護完人之宜。

綜觀舒將軍一生，值得稱道者，略陳之如下：

一、刻苦自勵：將軍高中畢業後，自昆明前往廣州投考軍校，結伴同行者四人，有的乘轎，有的坐車，惟有將軍徒步而行。試畢放榜，錄取者獨將軍一人，其他三人，名落孫山矣！

二、智勇雙全，能征善戰：將軍久歷戎行，歷屬湯恩伯兵團，別人不願防守的險地，他去防守；別人不願打的硬仗，他去攻打。湯將軍常對其僚屬云：「有子光在身邊，我可高枕無憂矣！」若非將軍智勇兼備，能征善戰，湯將軍何以獨對將軍信賴之殷，倚畀之重？將軍領兵之日，其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完全基於其「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之赤膽忠心所致。平時精研戰略戰術；戰時指揮若定。歷次戰役，將士用兵，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完全得之於將軍精忠報國精神之感召。滿身彈痕，是他於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最佳之標幟。

三、清廉自矢：過去身爲將領而一生清白者，

爲數不多，將軍自少尉領兵，到中將退役，其間一向堅守實兵實餉，從不冒領公帑，中飽私囊，即使自己薪俸所得，亦多用在官兵急需身上，故而畢生兩袖清風，身無長物。似將軍之清廉，在過去將領中，能有幾人？

四、刻苦自立：將軍素堅清白之守，基於不在其位，不受其祿之志節，於退役之後，自動放棄自身應享的終身俸給，自己與夫人，靠種菜養雞，維持一家數口之生計，不辭勤勞，終日矻矻然於菜園雞舍之間，無怨無尤，怡然自得。

五、爲人忠厚，待人誠懇：將軍對長者尊而敬之；對平輩禮而遇之；對晚輩慈而愛之。生平待人，一本於誠，一切盡其在我，不怨天，不尤人。古今完人之所備，將軍兼而有之，美哉！將軍之爲人也。今逢將軍逝世十四週年，敬撰斯文以紀之。

爲了悼念舒將軍，敬撰七律乙首，其詞曰：

東南不世一將軍，爲人木訥性率真，胸懷壯志凌雲漢，精忠報國不後人。

久戰沙場肩重任，臨危受命趨前陣，所向披靡揚威武，戰功彪炳耀古今。

轉載察哈爾文獻

懷隴體要先生

中慶璧

戊辰年十一月十四日

體要先生為吾鎮雄人氏，曾任無錫縣長，民國二十五年初夏前往寄離。二十六年冬初，淞滬陷落，敵軍逼錫城，縣府被炸，員工星散，移皇埠墩。豐麵廠待命，嗣沿京滬路步行晉省述職，余均隨侍。敵機狂炸鎮江，失去聯繫。先生回滇，任雲南省黨部書記長，公路局長：余則浪跡大江南北，由豫至渝。三十四年雲南省政府改組，回滇始重逢。省府再改組，先生任建設廳長，翌年闕別，舉家赴京，中共控制大陸，先生流寓香港，五十七年往謁後即未再面。七十六年遣時平時均兩兒代候。謙垂涕泣而道：深以在位時未助我一臂為念，今春謝世，未能往弔，謹送花圈寄意。歲暮編輯雲南文獻，重讀遺著，心田起伏悲不自勝，特略誌交往以志哀思兼致感激之忱！

落花時節江南逢

理隔升沉鄉誼通

稅吏隱身承贊許

鴛盟促締感恩隆

太湖泛侍正初夏

危邑守隨度仲冬

避敵步趨京滬道

省垣機毀各西東

滇池風雨重相逢

雖異立場宗旨同

世局回還舊模樣

天涯形隔益情隆

戊申親謁香江寓

邨厨骨舒鄉味豐

深感關心五十載

汗顏辜負望飛龍

憶舅父隴體要

——致楊宇光先生函

尊敬的宇光老伯：

來信收到很久，今日才得回信，請原諒！舅舅離開我們已近一月了，一月了，他老人家高大魁梧的身影，和善的面孔，瀟灑的舉止，歷歷在目，幽默的談吐和教孩子唱『三民主義』的歌聲，時時迴旋在我的耳邊，舅舅沒有死他老人家永遠和我們在一起，舅舅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許多關心我的長輩、朋友總是問我，『舅舅給妳留下了什麼？』舅舅給我和孩子們留下了，他老人家的精神、人格和做人的道理，我以為這比什麼都寶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舅舅的精神所在，始終如一，熱愛國家、民族，忠於自己信仰。主義，畢生追求真理，善於學習，不斷進取，對政治局勢，有敏銳的洞察力，獨到的分析力和準確的判斷力，在香港深居簡出幾十年，然而沒有一天不關心時局和國事，是一個走在時代前面的巨人！

舅舅的人格所在，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言行一致，具有松柏之姿，冰雪之操，一生一世最鄙視唯利是圖的投機份子，最痛恨失節降敵的敗類，做人要做這樣的人，舅舅是一個平凡的人，然而在平凡中却見其偉大的人格！

舅舅做人的道理，舅舅是一個極端負責任的人，大而言之，對國家，對民族，對國民黨，對自己各個時期擔任的種種事；小而言之，對家人，對朋友，都是極端的負責任！

時代變遷，迫使舅舅一家，幾經流離，幾經搬遷，汽車、洋房可以丟掉，而外婆的一個梳妝鏡却幾十年一直帶在身邊，可見我舅孝心非一般。

記得，我同舅舅到『石澳』，我第一次在大海中暢遊，歡喜若狂，突然發現舅舅老淚縱橫，舅舅說『以往來石澳總是同舅母一起，今天為什麼只剩我一人？』舅舅、舅母伉儷情深，相敬如賓是親朋好友皆知的，至於對於後人和子孫，更是關懷備致。這一點，我深有所悉，舅舅恩重如山，我和子孫後代將永遠牢記！

宇光老伯，原諒我！馬得如此之拉染，我完全明白，在舅舅整個政治生涯中，您老和舅舅合作、奮鬥，您老對舅舅的理解比我深刻千萬倍，只不過提起筆來就壓抑不住自己對舅舅的崇敬、緬懷和熱愛，有不當之處請賜教。

在電話中，您老曾關心到我的家人，謝謝，現奉告如下：我的先生、李克蓉醫師是一個老老實實，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外科醫師，原本不打算來香港，其一，是來港無法行醫，其二，是怕增加舅舅的經濟和精神負擔，昨天，接李醫師電話決定攜一子一女申請來港，一家團聚，一切從頭做起，道路是艱苦曲折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地址：香港英皇道二九四號（北角）五洲大廈六樓A座。電話：5-701530）

最後希望老伯伯保重身體，有機會赴港時一定通知我，有什麼事需我在港辦理，來信、來電，我一定照辦。

祝

安好

愚姪 楊煥花

一九八八、四、一

陳廣深先生行狀

追悼會



陳廣深先生，祖籍廣東省饒平縣人，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泰國曼谷出生，曾兩度返回家鄉就學，因聰慧過人，不但國學基礎佳，且熟諳兵法與拳擊，六韜三略，奇門遁甲之術，抗戰時，在雲南服務，大陸淪共組華僑志願軍，轄於李彌將軍之一六一師，任師長，縱隊司令等，後來台受訓，入步兵學校高級班十七期，畢業後，再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畢業，曾任中國國民黨泰國總支部召集人，並蒙蔣公聘為中央評議委員，並遴選為僑運立法委員。民國七十七年初應美國總統雷根之邀赴美訪問，不幸在美遭歹人暗算而遭害，享年七十三歲。

陳廣深先生字天海，於民國四年（乙卯）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泰國曼谷，祖籍潮州澄海縣備下池再移饒平縣黃崗鎮南門內，明末清初，遠祖即參加鄭成功部，秘密從事反清復明工作，為鄭成功所手創洪門之主要成員，至丁未年祖父陳啓瑞公，協助親侄湧波司令，奉孫中山先生命，起義黃崗事敗後，啓瑞公乃率季子昌逃抵暹邏，昌成公更承父志，繼續領導洪門三點會，一面在海外推展革命任務，一面發展漁農業致富，至民國四年十二月，乃生獨子廣深先生焉。

先生三歲時患病，母夢而遵神囑，攜返祖國饒平縣故梓療養，幼讀私塾，聰慧過人，隨而再返曼谷，畢業於培英中學，迨十九歲時，曾病死還魂，先生之傳奇事蹟，曾傳遍鄰里，復再度回國進修，聘國學大師余國泰、許先春、陳宗彝諸秀才，誦讀諸子百家，先生之國學基礎於焉奠定，尤對易學造詣特深，復從名師遊，熟諳兵書，兼習南北派技擊，對六韜三略、奇門遁甲，無不精進。

抗日軍興，先生蒙召入滇，奉派軍委會駐潮汕辦事處工作，曾為文公諸報端，斷日本必敗，原報稿迄存附於先生之回憶錄內，中共統轄大陸後，拒入北平葉劍英之邀，并為文指責毛共王朝之必敗，復蒙日本素心會邀請於衆議院，斷定毛朝必宮廷叛變而式微，并斷周恩來、毛澤東死亡確期，曾為我現仍駐泰之沈

代表免勤及在座之數十位僑領所稱奇，先生固洞燭機先，為舉世少有之預言家矣！

先生在大陸淪共初期，組華僑志願軍，蔣李彌將軍，編為一六一師，先生奉任副師長代師長（師長係我駐泰武陳振熙君未到職）縱隊司令，參加反共戰鬥，歷績卓著，隨奉召來台受訓，進入步兵學校高級班十七期，畢業後再奉召入革命實踐研究院興二期畢業，固一時英俊，現留台同學至多，莫不樂道此四十年前往事也。

先生先後出任中國國民黨泰國總支部召集人，曾出席十一屆及十二屆代表大會，蒙總裁蔣公聘為中央評議委員迄今，旋復奉選任立法委員，為文論事，貢獻至多，并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委員，兼泰國地區主任委員，在僑社則歷任中華會館理事長、華僑職工聯合會理事長及若干僑社負責人，固泰國我僑社之中堅僑領也。復捐資建立圖書館，更捐資獎學而造福後進，仁風德政，莫不景仰。年前美國之現總統雷根，派美國共和及民主兩黨之顧問張峻（永令）先生，代表雷根總統親到曼谷贈動給廣深先生，表揚其對國際事務之貢獻，并邀其赴美訪問，當時我駐泰代表沈克勤先生及泰國僑界領袖參加觀禮者至衆。

張峻先生係國際洪門之秘書長，復代表國際洪門將統領之旗幟劍棍及古鼎親移由廣深先生保管，參加觀禮之友好，莫不認為係光榮盛事。

先生年初，乃應邀赴美訪問，萬想不到的是，張峻先生於事畢由舊金山返洛杉磯途中被殺害，先生曾為之痛不欲生者再。

刻雷根總統所授勳表及邀請函件以及張峻先生遇害碑石，均由廣深先生石彫於其獨力出資數千萬所興建之世界洪門公園之紅花亭內，想不到刻廣深先生又遇害，不到一年間，世界洪門之兩位巨頭均先後棄世，不僅洪門之損失，亦黨國之重大損失也，豈真數馬！廣深先生遺有妻子兒孫均稱賢孝。今日追述行誼，亦僅能撫拾其大略而已，幸垂察焉。

大哥李祖科

趙懷志

從前在大陸上的茶樓酒肆中，說書人的開場白：「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借來做為本文的開場白也非常適當。李祖科，字級三，民國元年出生於雲南省騰衝縣和順鄉，自小隨同父母移居盞西鄉。自幼喜愛弓箭刀槍，用弓箭射擊飛禽，百發百中；因為所居住的地區情形特殊，除少數漢人外，其餘的都是擺夷及山頭。擺夷性情溫和且能吃苦耐勞，山頭則完全相反，懶惰兇悍搶劫為生，漢人稱之為野人；山頭人嗜酒如命，外出時用木板製成一刀壳，把一把鋒利的長刀裝在裏面隨身攜帶，遇到被搶的人反抗時，他便會抽出長刀向被搶人連砍三刀半，人頭落地後身斷三截，這叫做野人殺人的三刀半。

李君家中販酒及日用品，山頭人吃的用的物品，必須用山中的特產前來換取；李君豪爽成性，每個從山上前來換物的人，只要他在家必定給來人喝上一碗酒，遇到吃飯時也叫來一起吃，因此頗得山

頭人的好感。他自小即與山頭人接近，對山頭話及其風俗習慣知之甚詳，山頭人已把他視為同類，凡有解決不了的事，只要他一到場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從此名聲就漸漸的大了起來。山頭人所搶去的東西，只要記得時間地點，請他代為尋找也頗有效。搶劫事件日漸增多，被搶人員告到縣府也沒有結果，後來有人建議縣政府，把盞西孟撫夷所轄的山地部份割撥出來，再找一適當人物管理，選來選去終於選上了李祖科。所有的新官都是世襲，只有李祖科是官派；李祖科當上新官以後，凡是經過盜匪出沒的地方，只要有李祖科的旗號就可以通行無阻。因此李祖科三個字，在滇西的滇緬邊區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這個時候，他也組成了一支自衛的武力，這是寓兵於民的武力；平時各人做各人的工作，一旦有事即集結而成軍，是一股民間的唯一強大武力，縣政府也把他依若長城。幾次土共來犯，他都率隊參與圍剿，對共匪的假面具知道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在土共竊據的巢穴中曾掠護過一批心理戰的文件，文件中說：「對人民略施小恩小惠就可以瓦解人民恐共的心防。」文件裏規定：「凡是到民間取用一桶水，必須將水缸全部再裝滿；住人民的房屋，必須將附近的環境打掃乾淨；到無人看守的菜園裏取菜，必須把錢放在取過菜的地方，如果拔了人家的蘿蔔，必須把錢放在蘿蔔洞上，表示我們絕對不吃人家的東西，先讓人民對我們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李君看了這些文件，才真正認識土匪的狼子野心，所以凡是聽到有同情共匪言行的人都恨之入骨。縣參議會成立時，我們都被選為縣議員，每次開會都可以見面，並可以聽到各人不同的意見，在一次討論禁烟問題時，他很幽默的說：「凡是烟字都不是好東西，就只有『有厚望焉』」的寫字比較好一點。」大家聽了都轟堂大笑起來，他也露出愉快的笑容，到底是幽默還是錯誤？只有他自己才會知道。自從聽到他這一次風趣的談話後，我對他就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因此就常常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在一起討論時局，最後終於促成了我們之間異姓結

盟行動，並公推李君為大哥。大家快快乐樂的相處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以後，時局就不斷的惡化，我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未來的局勢發展上；因為我從事黨務工作，負有應變的責任，尤其是具有實力的人士，隨時都必須掌握，故對李君的動向特別加以重視。在議會開會時，議長爲了要先向匪謀送秋波，故用反表決的方式刪除了黨部的補助經費，當時就覺得事態嚴重，投機的觸角已經觸到李君的身上了，李君便應用他潛在內心深處的愛國情操，以不置可下的曖昧態度應付着。夜幕低垂的一個晚上，李君一個人到我的住處做了一次歷史性的長談，決定必要時由李君籌組反共游擊隊，自任指揮官以蓋西做為根據地；長談結束後，我即遣散人員轉入地下部署。不久議長即被調為縣長，警察局長調為副縣長，狼狽為奸的做起賣國賊來，不但自動獻城投降，還散發無恥的投降宣言，早上還吃着中央政府所派百里侯的高官厚祿，下午就變節求榮，反罵政府為匪幫，開創了贗衝人民自有歷史以來，寡廉鮮恥賣國求榮的先例。假如當時他們不鬼迷心竅，有遠見有決心的組織反共武力，不但贗衝的自由可以

延長，而騰衝的財富撤到緬邊，也可以建立一個黃金王國了！只可惜一念之差，鑄成了遺臭萬年的大錯，害得子孫蒙羞，縣譽蒙塵！

當我發現匪謀扶持下的匪偽組織，其根基未固正是消滅的最好時機，乃結束部署工作，前往蘆西策劃收復縣城。到達蘆西後即與李君及重要幹部，草擬計劃及人事的安排，並推我為駐緬聯絡專員，以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一路總指揮李祖科名稱呈報李彌將軍總部，這些急迫的工作非到緬甸探詢不可，同時決定部隊成立全權由李君負責，我即前往密支那找尋通往猛撒總部路線。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久就找到了通往猛撒大路，於是重要文件始得寄出，重要任務總算有了好的開始。再回過頭來從事後方的聯絡工作，一切都進行得非常的順利，一個從猛撒受訓回到密支那的人，看到我可以呼風喚雨的樣子非常的羨慕，希望我離開的時候把職務讓給他，我聽到後弄得哭笑不得；聯絡工作靠的是人緣，正所謂「人在人情在」那裏可以移交呢？

當接到總部頒發的人事命令：派李祖科為雲南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趙懷志為騰衝縣長兼總

部上校高參，王肇修為副縣長。我派專人將這些重要文件送交李司令時，李部已於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先以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一路總指揮番號誓師北上，前往騰北重鎮東屏召開收復縣城大會，當各路英雄齊集時，李君已收到總部派令，很高興的宣佈後聚餐慶祝。李君長久以來已養成一種習慣凡有重要行動都必須先看雞頭卦，今天大宴群雄，所有的雞頭都必先送到他的面前以便查看，同桌的人看到他突變的神色，都不願開口說話，結果還是他首先開口：「大事不妙，所有的卦都是凶卦，今晚必須嚴加防守，如果平安的度過今晚，明天再進行其他的行動。」飯後即召開緊急會議，分配工作，規定撤退訊號、撤退序列，會議結束後，各部隊就進入了緊急的狀態，嚴密的監視着自己的防區。到了午夜，果然發出淒厲的第一槍以後，就斷斷續續的從四方響起，經過一陣猛烈的射擊後，又漸漸的沈寂下來，這就是撤退的暗號；適於此時退却的路上覆蓋一層朦朧大霧，伸手不見五指，退却的人一個牽着一個的走，天將亮時終於到達緬境安全地帶，坐下休息時大家都在發表死裏逃生的高見，有的說司令

是星宿轉世自有天神保佑，有的說司令太太隨時在拜觀音菩薩；那一片大霧就是菩薩施的法；有的說既然冥冥之中有神在保佑，今後我們更可以大膽的朝著正義方向前進了。

退入緬境後，隨即前往猛撒總部整訓。第三軍政區成立發展區域，正是緬北邊區我部署多年的密支那一帶，也是李司令影響力最大的地方，新軍政區的發展，自不能不借重李司令的地緣特殊關係，故以他的部隊為主幹前來發展，以許司令溫文爾雅的儒將風範，配合上被山頭人認為是同一族類的李司令祖科為搭檔，天時地利人和，對游擊隊都非常有利，只要我們能夠秋毫無犯，走到那裏人民都會歡迎到那裏，他們還認為「大漢」是真正來拯救他們的。不幸的是許司令所帶的發展幹部都是一些貪婪無度的餓狼，一出柵門就開始亂吞肉食，在極為短暫的時間即闖下滔天大禍，害得他自己命喪黃泉並引來國際間的聲討，也將大有可為前途無限的外據點毀於一旦！迫使名震全球的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隊，不得不撤回台灣。

李司令回到台灣，由少將司令被核為少校隊員

，往日的赫赫勢力雖不復存在，但「座上客常滿」的盛況却不減當年，李君深感坐吃山空的警語，乃決定從事鑿池養魚的副業，必須雇用一名看守魚池兼割草餵魚的工人，有一個賦閒在附近的舊幹部爭先要做，李君很高興的就答應由他來做，耐勞方面打算有了收穫後再分紅利。可是李君早被仇家收買而尚不知情，就在李君全家被謀害的前一天晚上，李君還被友人邀飲一整夜，第二日便凶性大發，屠了李君一家三口，連十二三歲的繼子亦不能倖免，就足以證明仇家所要求的是剷草除根永絕後患。時間匆匆，可憐一代民族英雄的英名就要被淹沒了，特此時將其行誼提供雲南文獻，俾後人撰寫騰衝縣誌時，有所依據，聊盡思兄、慰兄的一點心意！

幕後主使人雖然能逍遙於法外，但是天理是絕對不會饒恕壞人的！我除了能將您平時熱愛國家，亂時能夠堅守志節，不惜毀家輸難，首先發動全省規模最大的反共游擊組織，您的行誼，除了尊稱您為民族英雄外，似乎再也找不到更適合的稱呼了，安息吧！大哥！

祭周世顯 文

李鍾延

雲南省順寧及雲縣鄉弟李鍾延謹以香花素果之儀，致祭於周故鄉友世顯兄之靈前曰：

嗚呼！世顯鄉兄，過去我們曾經同生死，現在我們正在共患難，將來我們還要共成敗，肝膽相照，血濃於水，雖然，您情睽南北，相見不易，境遇各殊，但是，我們忠黨愛國的目標從未改變，您從小到大，從青年到兩鬢斑白，對國家、對家庭的責任從不懈怠，我們忠忠實實的做人，誠誠懇懇的做事，腳踏實地，走我們應該走的道路，慎戒恐懼，勇往直前，但您已光榮美滿先走完您的全程。嗚呼！日月不掩，春秋代序，哲人凋謝，草木同悲，老兵不死，精神永垂，蘇子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長嘆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世顯鄉兄，您走得其時，死得其所，雖然沒有戰死沙場，馬革裹屍，但是，您的子女，燕南及周延已長大成人，已經盡到人生最後的力量，您不嫖、不賭、生活節儉，從這裏可以看到您廉潔自守，不貪不取，不亢不卑，只要認識您的人，將會肯定您光明磊落的人格，我們的同鄉、同學、朋友都會以您偉大的人格為榮，您清清白白的來，乾乾淨淨的去，這就是您沒有遺產的遺產，這才是最偉大最富有的遺產。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我們都會懷念您那山高水長的忠義風範。

日子會這樣的巧合，十八年前的今天（十月十八日）在您全力的撮合下，我和

陸選繡小姐接受您對我倆的祝福，想不到十八年後的今天，竟會站在您的靈堂之前，對着您的靈柩和遺像，向您作無盡的哀思，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傷心的往事，不堪回首，冷暖自知。

世顯兄，請您閉緊雙眼，義無反顧，安然地走，走到蒼山之巔、洱海之畔，走到鳳山之麓，北河之濱

，渡頭落日，懷人思長，流水悠悠，永念不忘，天蒼蒼，海茫茫，在那海峽的彼岸，正是我們的故鄉——雲南。天蒼蒼，海茫茫，在那白雲深處，正是我們生長的地方——洛黨，象莊，魂兮遠揚！魂兮遠揚！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雲南省 順寧 李鍾廷 叩拜
雲縣

附： 故陸軍中校周世顯先生行述

周先生世顯世居雲南順寧洛黨鎮以農為業耕讀傳家事親至孝幼讀寧順中學適逢日寇侵華抗日軍興乃移孝作忠毅然投筆從戎直接參加救國行列入中央軍官學校十九期畢業後轉戰大江南北，出生入死痛擊倭寇以還日軍曲膝共匪獨亂隨部進駐山東展開圍剿戰鬪慘烈負傷數次屢建奇功獲上峰嘉勉三十八年隨軍來台部隊整訓調升陸軍步兵學校中校隊長培育後進幹部成效卓著調九二師中校步兵營長晉升後勤指揮部副指揮官曾獲忠勤寶星雲麾勳獎章十一座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功成身退先生光明磊落性情濶達樂於助人因緣際會遇台南縣麻豆淑女陳眉小姐結為夫妻育有子女二人已長大成人家庭美滿正可以娛晚年何以天奪人願宿疾復發昏倒在地送台南榮民醫院診治醫藥罔效於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與世長辭

憶玉石翡翠名商人廿六

周經綸

廿六學名李旭山，父爲李公昌德，係蓮山縣太平街人氏，李炳公認其爲族侄。於民國七十六年在台北逝世。

秉山川之靈，廿六靈氣過人，少年所玩戈螺（陀螺），其所製所操者，旋力特好，時常勝人出衆。旋轉力持久在乎中心力，中心力在乎如戈之鐵軸錐支撐，是以軸錐頂立陀螺旋轉，其力以飛空砸地，戈螺彈跳而仍爲繩之扯力與地之引力所立地旋轉。以心靈出技藝，所製所操之戈螺均勻度高，持久旋力可勝人，戈螺之戰，每使友輸！

太平街將星升，玉星伴出。李炳公在中原對外硬戰中成名將，李公昌德在玉石廠以「豆腐腦」維持生計，柔戰歲月，耐得天運，成爲玉石名商人，翡翠亮星出現。廿六隨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玉石廠開初築公路，鹿群野獸，仍戀故居老路，廿六駕車獵鹿，當初，車燈車聲，各獸不以爲獵

至，只作詫異呆立，廿六舉槍，每中目標，獵意盎然自得。射鹿而不用逐鹿，是在時運之起，此時運之起在於「開初」。

廿六獵鹿，不在中原逐鹿。古今王、公、辛苦追也！

廿六擁大玉離玉石廠飛抵國際商港香港，在翡翠大王與玉石專家之間周旋、掌握玉商、共舉玉杯，指點翡翠紅綠；機運又起，旋在臺北李炳公餘部勢內創奠玉市，飛來飛去，砸訂翡翠市場。如今廿六春秋作古，想其人，憶其事，其時其運其數，留在同鄉心中！

民國廿六年某月廿六日誕生，是爲廿（音念）六，逝世爲民國七十六年，始終時六帶綠……。

七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昆明文訊(一)

常紹群

完白我兄道席：

承兄先後賜教及由李夫人携來書籍兩種，均已收到，闕然久未答覆的原因：「工作忙，年事高，應酬多（同鄉親友），生活自理」，幾乎整天忙忙碌碌，靜不下來。知我如兄，當能諒我！

李公百年誕辰紀念專輯，親友們爭相索閱，因此，除王福的已交王樵外，慶華的一本，至今尚未交去。李輯及「文獻」，我都認真閱讀了幾遍，對李公的道德文學萬分景仰，其次演政績，時間雖短，尚遺甘棠之思，遺憾的過去未得側身李公左右，親沐教誨，以致非鹿死馬，虛度一生。

對「雲南文獻」，深感後君希鎰所傳「漫談發雲主滇」一文，不懂事迹詳實，而史書更為高尚，並雖然毫偏頗，殊堪欽佩。其令兄希鎰和嫂子每到昆都來做寫閒讀，對我較為熱誠。

我的近況，無喜可告，惟賤軀尚健，有時偶患感冒，無不是介意。入秋以來，可向兄報喜的有兩大喜訊，即雲南大有龍騰虎躍，前程似錦的好兆頭，吾人愛鄉愛國，自當欣喜如狂耳。

一是本單位（包括省文史館）修建了八層辦公大樓，於十月一日以前完工於九月廿二日舉辦省文史館，古今書畫作品展覽。（即現在的文史館員書畫作品，已故館員參事的書畫作品，館藏的歷代名家書畫作品。）

雲南現代的書畫家，只有不少查出之士，蜚聲國際的有袁曉岑（即做過鎮雄縣縣長袁達君之弟）等人；本館館員書家有解德厚兄等十餘人，畫家只有十餘人。我的看法：——畫家有關甫的二筆山水，神韻清新，關山月的西山龍門，氣勢俊逸，張葦研的花卉，生機盎然，其他好的尚多，不須贅述；書家有段雪峰（如君長於鑑案）的篆書對聯一付，係用鐫章的辦法運用好好書法，故其力透紙背，如屋漏痕！筆力強勁，石坡天擎，在此次展覽中，應列首位；李群杰（麗江人，納祜族，省縣史館名鑒館長，雲南書法家協會

主席，曾於一九二七年任鎮雄縣代理縣長李炳堃之子）的行書中堂，係臨字，氣魄雄偉，龍騰虎躍；解德厚兄，仍臨泰山經石谷，進步很大，堪稱能品，若能放手為之，即成佳品也。堪驚奇的是青年書法家郭偉，久鍊大小篆籀，能入能出，現以象形字和籀篆為一體，成為創新流之龍，殊堪贊賞（近年很多青年「書法家」於創新，不踵而走，非鹿死馬，東施效顰，唯郭君基本功很好，故其創新屬於大家能出耳。

已故館員如周鐘嶽、丁中立（滿清世士）漂其、布麥陽、吳紹麟等等，兄所深知，但陳古逸的指出，恐兄未曾見過，實可列為妙品！館藏的古代書畫，盡屬珍品，其中列為神品所有陳老蓮的畫，王鐸的字……，滇中前輩如錢南圓、丁壯圖的字，李仰亭、繆嘉蕙的書品很艱深。我們的鎮雄女畫家曾師南的畫亦有四幅，亦不亞於繆素筠也。（曾師南，清末舉人曾仰山之女，岑毓英的義女，女家即在我舊居之側）

第二展廳（二樓）展出東巴畫展，作書張雲岑先生，麗江納西族，年約四十來歲。東巴是納西族的文字，其文類以象形文字，張君用東巴文結合現代的文字和版畫的神髓，畫出東巴的畫面，有人物、動物、耕作、生活等等描述，富有鄉土氣息和古先民的生活情趣，可算獨創，別具一格，張君的獨創精神，殊堪欽佩。所惜者，未係我兄高明的鑒賞耳。

我本一介武夫，胸無點墨之染，兄所深知，我只以一管之見，呈述座右，乞兄指教。

二是本省中秋節、國慶節到來之際，於九月廿四日在昆明市東風廣場（即護國門南太橋側面龍雲住宅「震莊」面前舉行雲南首屆民族藝術節）開幕典禮和遊行。開辦「雲南民族藝術節」的目的：在於「繁榮雲南民族藝術，振興雲南經濟，加強民族團結，擴大國內外的聯系和友誼，讓世界了解雲南。雲南是一個美麗神奇的地方！因為它有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悠久的民族文化，給民族、歷史、考古、人類、民俗等學科的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研究對象；豐富的礦產、能源、熱帶作物和林業等資源，為我省同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交往與協佐提供了衆處的可能；綺麗的高原風光，罕見的喀斯特地貌，熱帶、亞熱帶景觀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為旅遊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雲南不愧是植物、動物和有色金屬的王國，不

愧是民族藝術的寶庫。

四季爲臺的臺城，今天裝飾得更加美麗輝煌，全城張燈結彩，花團錦簇，大街小巷的花壇、花台、公路兩旁的行樹，草地，金桂飄香，秋菊吐艷色，芳草萋萋，松柏青翠，等候着民族藝術遊行表演隊伍的來臨。下午四時，我立居住的五福巷高樓上聽到喧天的鼓樂聲，觀衆的歡笑聲，我就跑到南順城跟腳的路口（即現在的東風中路的鬧市——原群舞台右側），擠在人群中觀看，只見深厚悠遠的「過山號」吹奏聲中，以廿五個兄弟民族的代表簇擁着的藝術節會徽標誌車爲引導，走過來各民族載歌載舞的方陣：——有白族的「繞山靈」，族的三大絃、花鼓舞、左腳舞、烟金舞、藏族的弦子、鈴鼓舞、哈尼族的棕扇、葉車、鉦鼓舞，景頗族的「目腦班歌舞、阿昌族、德昂族的「敖露」、堆沙」舞，苗族的龍笙舞，傣族的「孔雀舞、象腳鼓舞」、依拉賀」舞、白象舞、馬鹿舞、「嘎光」舞、佤族、壯族的手中舞、龍蟲舞、諾族、布朗族的「厄扯」舞、波完肯兒舞、四族的禮儀舞、布儂族、水族的「把式舞」、錢捧舞、納西族、普米族的「窩忍仁、打跳舞、族的高拉龍舞」、木鼓舞、拉祜族的擺舞，栗栗族的「期布刮且舞」、獨龍族、族的「鉈達達比亞」舞，蒙古族的跳樂舞，以及漢族花燈扇花舞、獅子舞、旱船舞、龍燈舞。

各民族沿街精采表演，博得中外觀衆一次又一次的熱烈鼓掌。數可愛的是昆明的小中學生組成的小兒民族舞蹈隊和腰鼓隊，以奮進的節奏和熟練的舞步，更把節日的氣氛推向高潮。

入夜，我又到了翠湖的水月軒草地上，觀看民族舞劇，內中有「愛的足跡」舞劇，傣族的孔雀舞、族的烟盒舞……等等，比在街上表演的精采得多，直到夜十二時才回住處。

我對舞蹈是外行，鄉巴佬，但在雲南講武堂時，看過傣族同學所跳的孔雀舞，在滇西敵後打游擊時，只看過栗栗族、景頗族、阿昌族、鄉壇族（族的一種）等等的舞蹈。我對烟盒舞很感興趣，中秋節前會練過幾次，但不熟練，原打算在中秋節單位上所舉行的聯歡會上表演一番，因不熟而作罷。由於過去看過

一些民族舞蹈，今天對雲南民族藝術節所表演的各種舞蹈，倍感親切，流連忘返，只不覺疲勞。

值得告慰兄的，我今年吃八十二歲的飯了，能夠白天、晚上的參加娛樂中，各站三個多鐘頭，這只能說明我生逢盛世，夕陽雖晚，尚有餘熱耳。

藝術節於十月六日晚結束。我聽了廣播，看了「雲南時報」七日的報紙，知道了十二天來，來自廿六個國家的來賓和台灣、魚港、澳門的同胞，中央有關部門和國內廿七個省市自治區的卅六個代表團的朋友們，觀賞了我省廿五個民族文藝的精華節目，親眼看到了我省經濟建設的成就和科技成果的大型展覽，並進行了旅遊觀光，大大增進了對雲南這塊極待開發寶地的了解，對雲南豐富的礦產能源和生物資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十二天的活動中，海內外來賓與我十七個地外市和有關部門、單位的代表廣泛開展了經濟技術協作洽談和商品交易，據報上宣布初步的統計，到十月四日止，成交總額達卅二億多元。」

我個人體會，這次「雲南首屆民族藝術節，是一次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改革的一大實績，達到了」繁榮雲南民族藝術，振興雲南經濟，加強民族團結，擴大省內外國內外的聯繫和友誼」的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希望每年都開一次，將對我省經濟的繁榮，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省是一個美麗神奇的地方，吾兄比我更為清楚，我們明建未區，我們鎮雄只有豐富獨特的礦藏資源，有前景廣闊的畜牧業，有許多名特產品。出於吾人所想不到的：——①昭建是雲南名酒之鄉，共有十種劇「部優」或「省優」。「漢曲」被評為部優質酒，已載入「中國美酒」史冊；卅八度的「雲曲」以低而不淡著稱省內外；獼猴桃縣酒獲國家金龍獎；由「五糧液酒廠監製的水富總廠生產的「醉吃月」，氣四溢，可與「五糧液」媲美；與茅台酒「同一水源的威信總廠生產的「晨曦」、「雲酒」，濃郁，爽口提神，被稱為雲南的茅台」。最近「雲西曲」「晨曦」「醉吃月」，被商業部評為優質產品，「雲西曲」被省商業廳，外事辦、旅遊局指定為擬待外賓的宴會酒。捲烟：——有「畫苑」以配料精良到為中央「十三大」的專供烟；「龍泉」作為旅遊烟進入中南海銷售，各受歡迎，茶，有水富「茉莉花茶」及永善的

苦丁茶」較有名。（此次交易市場上我買了一盒苦丁茶、價七角，我泡吃了一杯，味並不苦，清涼回甜，比普通買靈好吃。）還有我們鎮雄生產的藥材，其中以竹蓀、天麻、無菌為著名。較大宗的植物藥材，還有杜仲、半夏、大黃、當歸、茯苓、蟲、雲木香、黨參、黃柏等。此外，昭建區內出產的木漆、桐油、笋乾、五倍子、核桃、花椒、辣椒乾等在市場上也是強手貨。鎮雄生產的獼猴桃罐頭、櫻桃罐頭，只在昆明暢銷。

我意乘我精神尚旺之際，希望 兄讓黃玉棠先生來滇一遊，試做一些土特產生意，本錢不在多寡，只要肯來嚐一嚐，由小到大的擴展經營，一切我可包乾負責，全力支持！黃來打頭陣等後，覺得我言不虛，而且忠實可靠的話，兄即可叫令郎等來做較大的生意。我是以報恩的觀點來對 兄和黃君，並無其他想法，請兄三思！（劉墨材回國數次，於前年在貴陽扶植其侄孫劉成江搞個酒廠，生產兩種牌子的名酒，一叫「僑侄」，一叫「窖侄」，侄味亦純，在貴州列為名侄，暢銷各地，售價不高，其侄子那銀生在昆時代其推銷，黃君若來雲南，最好把威信生產的兩種名侄和劉家生產的兩種名侄轉銷到台灣，讓雲南同鄉嚐一嚐家鄉的美侄，亦大樂事。）

其次此間有一「白藥廠」工人叫熊祖佑者，收藏有從辛亥革命直到抗戰時期的各種歷史照在數百張，我們編寫「滇軍誌」曾向他議購數十張，議價每張人民幣三元五角一張，茲將熊君收藏照片的片名寄兄一閱，若需要的話，我可向他洽購。此外，我亦告訴他收集此次雲南藝術節所展覽的民族 民族制品等「照片」。（此項我右1）王堯夫講過請他收集）因兄正在編輯雲南民族風物，想來兄是需要的。

現在海峽兩岸日趨緩和，乞兄在環境許可時，率嫂子和侄兒侄女們回鄉一遊，一賞美麗的雲南風光和人間天堂的蘇杭，並和闊別數十年的鄉親們、知友們共敘天倫之樂，而話巴山之兩，吾兄其有思乎？情長紙短，不盡依依。端此，敬祝健康長壽！著作等身！閣府幸福康樂，工作如意！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三日

常紹群上

昆明文訊(二)

完白先生雅鑒：

七月十七日，法國巴黎大學熊東明先生應邀在雲南省圖書館報告廳作書法演講。熊先生已允應作為『錢南園研究會』之名譽會長。非常巧，在授聘儀式上，當我將聘書遞交熊先生時，剛好收到申先生六月廿四日托王樵先生轉給我的信，兩位名譽會長均允應。

『錢南園研究會』我們只聘請在海內外有名望的學者教授為名譽會長，第一位被聘請的就是申先生，第二位是熊東明教授，他在法國就已允應。前不久我的一位親戚從美國寄來『世界日報』（八八·五·十九）戴國聖先生『錢南園鞠躬盡瘁』一文，可惜未見上篇，想必國聖先生亦為我滇人，南園先生在海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法國和美國的一些博物館均藏有南園墨迹）

東明先生講學後之當天下午，到機場接楊振寧博士，楊先生是在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之後，由臺北抵港赴昆的。由于熊先生的關係，我有幸會見了楊先生，雖是世界一流之科學家却平易近人，于書法及傳統文化都有很深的理解和認識。他與熊先生是至交，其父楊武之早年應熊慶來先生之聘在清華組建算學系，童年他們都在清華園內讀小學，此次是熊先生特邀他來雲大主持熊慶來獎學金的頒發儀式。事也很巧，熊先生應聘為錢南園研究會名譽會長授聘書時，先生也允應為我之名譽會長，只是目前開放部分人士探親，先生暫不能前來，雖不能直接見面交往，但書信文章早已神交，這種高境界的文化交流，還有什麼能與之相比呢。弟在此間奔走，尊崇鄉賢，亦為給滇中後人樹楷模，目前僅先從南園先生開始。再一巧事是，昆明市滇劇團，排了三年的滇劇『錢南園』首次公演則是為歡迎熊、楊兩先生之光臨講學，我從小只喜歡京劇，兒時常與祖母看戲，馬連良先生的『借東風』也看過。因滇劇團演『錢南園』，我也就喜歡

滇劇了。前一年，該劇團與我協商，我曾義務為他們製作了一些仿錢公手迹的道具，略表對錢公的景仰，對演出的支持。熊先生這次返里，作為名譽會長，『錢』劇他是無論如何要去看。所以，由於他的光臨，楊振寧先生也就一起來了，但不知楊先生喜不喜歡滇劇。據他說，抗戰期間，他在昆明七年，對昆明很有感情，此次看滇劇的地點，他還記得是原來綏靖路雲南大戲院的地址。他擔任香港雲南同鄉會名譽會長，條件之一是：要能說出昆明一到十的老地名，如『一窩羊』、『二徙巷』、『三義鋪』、『四集堆』、『五華坊』、『綠水河』、『麒麟寺』、『八大河』……等等，這些老地名，連我也記不全，想不到楊先生和研究高能物理之餘，竟還留下這些印象。這次『錢』劇的演出，固然存在不足，但竟是首次為『錢』公事迹的呼喊和表彰。我在八三年此間的報上，曾呼籲尋找『錢南園故里碑』而今五年過去，如石沉大海，無人問津。筱國先生輩尚且懂得教化，尊先賢，以俸銀倡建祠堂，刊刻錢公遺集。而又一巧事是，熊、楊兩先生下榻被安排在『錢公祠』舊址，即盧漢占祠堂後在青蓮街之別墅公館，這真是戲劇性的巧合。先生定會想像出此間的情景，無奈弟將有關劇照寄來，可窺一斑。

嗚呼，『文革』中吾滇之歷史文物多毀盡，而今又不修復倡建，以致令嘉言懿行墜地，故世風日下，人材不振，日就衰竭。與之東瀛日人倡神社相比，實在愧對祖宗，愧對鄉賢。

先生著述等身，且有令人感佩之閱歷，并以堅定之信念經世治學，宏揚民族文化。此次與東明先生談及有關錢南園研究會，將來開展之活動時，介紹過先生亦是名譽會長之一，熊教授似覺名字很熟，也許法國亦有認識先生的滇籍人士。現將與熊教授商量之有關進一步之活動情況通報先生。如下：

一、在今年一月廿四日舉辦錢南園研究報告會』之基礎上，整理收集有關錢公文章、書法、繪畫、及史料之考證研究、美術、戲劇之創作等等（這裏亦有自稱錢公後人者在寫錢公之傳記）將來記集成冊，海外學者（特別台灣地區）亦請先生廣為聯絡。

二、擬舉辦海內外人士參加的『南園杯』書法大獎賽，歡迎各位鄉長惠賜墨寶。（詳細之比賽辦法細則

容日後函寄先生)

三、在九〇年錢公生日舉行一次紀念錢公誕生二百五十周年之報告會，暨大獎賽獲獎作品之展覽(包括題詞)、熊秉明先生亦從巴黎前來主持頒獎大會，屆時敬請先生光臨主持，(如先生還不能來，可請李淑英等先生及女士光臨指導)

四、九〇年為錢南園先生塑一半身之銅像，秉明先生已允應考慮設計及造型，我與有關方面交涉，將來置於公園讓子孫後代瞻仰，熊先生目下正在漢城，他為奧運會製作了一個雕塑，他承擔此任是最理想不過的了。從現在起到九〇年，我均要為此四項任務而努力奮鬥。我們以往開展任何活動均是自籌自樂，印簡介說明書，都由我與印刷廠畫墨稿，聯合舉辦的目的，則是為了不收場地費，如希望撥款之類，一輩子也很難搞幾項大的活動，雖困難很多，亦甘苦自樂。惟此次預計九〇年錢公之紀念，事關重大，鄙人亦經多方籌劃，擬舉辦一個人書法展覽，(一百幅)義賣所得，則為錢公雕塑銅像集資及舉辦紀念錢公書法大獎賞之費用。惟弟在此間，適逢通貨膨脹，原欲為錢公修祠堂一事恐成泡影，然銅像是一定要塑的。義賣展出之作品此間百姓無法承受經濟能力，我想若能聯繫先在美國展出，然後從美將一百件作品運到台灣，捐贈旅台雲南同鄉會，敬送各位鄉長。各位鄉長以樂捐之功德，集資為錢公塑銅像，吾將以樂捐之序列刻在塑像後面之功德碑，將其芳名勒石，昭示後人。當然，若在美有認購者，亦更好，不過我的一百件作品將以宏揚滇中文化為主，如護國起義，大小彝之書體，滇中之名聯，亦有一部分是宏揚中華傳統文化、朱子治家格言、李、杜詩、正氣歌等。我想敬贈淡江大學一堂(四條屏，兩對聯共六條屏)朱子治家格言，此文稿及家父幼時教我的啟蒙讀本。我將以顏楷恭書，大陸對此已蕩無所知了，可悲也。此事亦請先生成全。展出義賣事，弟在此間，耳目閉塞，亦請先生多介紹一些情況，是否可行，請多指示。然我也想出來看看世界，也許一走一看，會完全改變我現有的觀念，讀『文獻』驟然已使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近我常為佛門書寫匾聯，以積功德，昆明近籌建了一居士林，也掛功德建房塑觀音，我曾為之寫了一功德碑。嗚呼，

唯錢公除滇劇團及研究會外，尚無宏揚之舉。我曾問居士林屬何處所管，答曰：『統戰部宗教處』原想做居士的我，頓感無聊而已。惟書法能寄托一切，難怪東明先生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了。想當今，為政清廉，幾人如錢公，懇請先生聯絡海內外尊崇錢公之滇籍人士，倡塑銅像，進而建祠堂而今海內外一起重視我滇中先賢，改變社會只有維繫我中華傳統文化之發揚光大，我想是會獲得成功的。以上雜議不知可行否，盼先生教誨。

敬頌

秋祺教安！

弟
張誠拜啓

九、廿七中秋後于臺華寺廟中

上接173頁

極拳七十二圖勢。

卷三：修道篇包括大道論、安樂延年法、長生不死法、超凡入聖法、歸源論等。

卷四：煉丹篇又括煉丹大候說二篇，服食大丹說、聖母靈胎訣、制鉛、銀、砂、汞秘訣、金精陽炁論、金火論、踵息煉氣篇、九轉龍虎丹、大丹起手秘訣、長命金丹等。

卷五：煉丹歌咏即金丹詩、續金丹詩、大丹詩示武當弟子、無根樹道情等。

卷六：水石閒談共分閒談、詩談、乩談三則。

此書傳世，頌其詩，讀其書者，應知仙道不虛也。

高雄雲南同鄉會之誕生

本社

旅居高雄地區的雲南同鄉因鑑於台北市、桃園縣、花蓮縣、台東縣，台南市均已成立雲南同鄉會，因此於十數年前即倡議籌組高雄市雲南同鄉會，但因各種客觀因素的限制且到七十七年四月中旬才覓足卅位發起人，五月廿三日早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五月廿五日即獲核准。六月十二日下午由發起召集人譚偉臣鄉長假高雄市大同二路一四三號聚豐園餐廳召開首次發起人會議，高雄市社會局派張景月先生蒞臨指導。會中各位發起人發言踴躍，經充分交換意見後選出籌備委員於下午四時召開籌備委員會，決定會址所在地，組織編制分爲秘書處、總務組、文書組、議事組，成立大會定於八月七日假高雄市國軍英雄館舉行。八月七日這一天，天氣晴朗，中午以後鄉親們即從各地趕至，頓時將勝利大廳擠得滿滿的。台北同鄉會亦由申代表慶璧鄉長伉儷，王巍將軍，朱心一將軍伉儷以來賓身份出席。下午二時卅分大會準時舉行，大家推舉譚偉臣鄉長

爲主席，會議進行極爲順利，並全程錄影留念。會議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理監事。其選舉結果如下：

一、理事十五名：譚偉臣、盧若蘭、李芬、李美華、李清廉、楊寶仁、黃朝湘、曾美娥、李之穎、王瑞韓、王朝洲、譚玉鳳、李靜書、吳晶、瞿錫德。

二、候補理事五名：晉毓芳、李培孝、禹昌武、施得君、施慶。

三、監事五名：王肇仁、譚錦鳳、施瑩、白紹生、朱起勤。

四、候補監事一名：浦王金枝。

出席會員大會的鄉親，依籌備會議規定會員以樂捐方式，茲將捐款一千元以上之芳名列後以昭徵信。譚偉臣五萬四千元，陳建炳、盧若蘭各五千元、申慶璧三千元，朱心一、吳芝本、施瑩、謝聰明、胡金禮、周法第、王肇仁、李靜書、瞿錫德、楊寶仁各捐二千元、李志清、徐光斗、彭蘊泰、王

瑞韓、徐祥明、朱起勤、楊湛池、吳品、楊康成、白紹生、馬學德、李祖之、禹昌武、黃朝湘各捐一千元。

除捐款外，申代表慶璧、朱將軍心一查各贈中堂一幅，譚理事長偉臣又捐出大作「心臟保健與治療」壹仟冊贈予各位會員鄉親。

高雄市雲南同鄉會成立後，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各項會務發展甚遠，其中主要項目有：

一、吸收會員：當旅居高雄地區的鄉親得悉同鄉會成立之訊息後，紛紛主動報名參加，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會員人數即超過二百人，截至十月底登記人數已逾四百三十人，而且正增加中，顯示了大家對同鄉會的支持與愛護。

二、服務鄉親：凡是在同鄉會權責範圍內，各位鄉親遇到需協助的地方均鼎力迅速辦理，如出具證明，求職公紹，醫療保健，各項民刑案件調解與協助訴頌等，三月來辦理績效甚佳，頗得鄉親的好評。

三、接待回國參加十月慶典之僑胞同鄉，每年的十月慶典活動，其中我雲南籍鄉親亦為數不少。今年回台的僑胞鄉親南下高雄時即受到全體理監事的

熱烈招待，藉此機會聯絡鄉情，溝通觀念使旅居海外的鄉親回到祖國有賓至如歸的溫暖感。

四、編印大會特刊：七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為雲南首義護國七十三週年紀念，特編印大會特刊，紀錄史實，並恭請政府首長題辭，精印分發各會員外，並送呈李總統暨黨政軍首長，中央、省、市、縣圖書館永久保存。

五、發動捐款救災：本年十一月初由新聞媒體中得知故鄉雲南邊區發生大地震，房屋倒塌近十分之九，當場死亡人數逾千，傷者不計其數，災民無家可歸者超過百萬，財務損失超過人民幣十餘億。災情僅次於十餘年前發生之唐山大地震。消息傳來所有在台鄉親均表關切，紛紛發起募捐救災行動，高雄地區的同鄉亦不後人，此項捐款救災活動正積極進行中。

高雄市雲南同鄉會成立伊始，各項會務極待推展，雖然千頭萬緒，但深信在全體理監事合作無間的推動下，又得全體會員同鄉的支持，未來的前途將呈現一片光明的遠景。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七十六年會務報告

周爾新

壹 救災部份

今年可說是一個救災年，本會全年的工作，均投入緬甸臘戌火災及雲南西南邊區的震災行動，得到全體會員、同鄉，甚致其他善心人仕的熱烈支持，因而圓滿順利完成任務，達成我們預期的目標。

緬甸臘戌大火救助工作

初則，今年三月廿日在緬甸的臘戌發生一場大火，萬餘棟房屋俱燬，死亡數百人，傷在無數，二萬餘人無家可歸。據緬甸政府的宣佈，這次臘戌大火為緬甸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火災。

因為這一災區，幾乎全是我們同鄉難胞聚居之地，他們平日生活已經很艱苦，復又遭此浩劫，實堪悲憫！尤其是該區內的僑校全部燬棄，數千中華

幼苗，不僅失去家園，亦失去了學習，使此一災區在中華文化傳承上有斷層之慮。

本會聞訊後組成了「救助臘戌火災專案小組」，以本會財務委員會的成員，並邀請了對這次臘戌災變，熱心奔走的同鄉趙廷瓊、許政澤、段榮昌等三位先生參加共同研商救助事宜。迅即由本會發出週知，請全體會員同鄉及各地同鄉會，予以大力支持，勸募救助。同時並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及僑務委員會呼籲，亦請伸出援手，始克有濟。

經月餘之努力籌募截至五月廿八日經當日救災小組決定，以壹萬元美金之整 捐助，折合當日匯率共需新台幣貳拾捌萬陸仟叁佰元，其不是之數，暫由本會墊付，容至截止之日續收到捐款後再為結算，亦即是日經覓妥股實可靠之同鄉就赴緬之便帶往災區面交當地具有聲譽之同鄉施寶相、趙秉生、

龍朝臣、劉震華、李自顯等五位先生代為處理，見款額應按美金市價再折合緬幣肆拾萬元交付，俾災民能迅速而直接得到實惠。

嗣於七月間本會已收到臘戌施寶相與五位鄉長王復，捐款緬幣肆拾萬元，經已收到，並收捐款之半數作為救濟災胞之用，半數作為僑校復建之用。此次臘戌火災僑務委員會及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亦為捐出美金壹萬元，本會特此申謝。自五月底截止收款後，總共收到指捐款計為新台幣叁拾萬零壹佰伍拾元除歸墊外，尚餘壹萬叁仟玖佰伍拾元，亦經小組決定餘款留為本會工務開支之用。其捐款人芳名，均全部刊登本期文獻徵信錄附件二：

雲南省西南邊區大地震本會採取 之協助措施及募捐情形

一、吾鄉西南邊區於今年十一月六日晚間九時發生芮氏七、六級之大地震，雖在瀾滄縣，但震幅二百公里內之十餘縣市均遭到嚴重之破壞及傷害。據新聞媒體報導，災情十分慘重，死傷數千人，數十

萬人無家可歸，受災人數已達數萬人，為雲南有史以來的一次大地震。

二、本會何悉此一災變消息後，當即發生緊急通知，召開全體理監事會議，並請各地同鄉會派員參加，商討應採取之救助措施。台灣電視公司記在並在十一月十日到本會訪問，當經周總幹事新發表簡短談話：「對於此次雲南災變，執政黨中央即時發動社會各界救助，深表感謝，並呼籲各界支持。」已在當晚該台新聞報導中播映。

三、十一月十二日新召開之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由楊理事長主持，桃園、高雄同鄉會亦派員列席，經決議如下：

1. 向旅台全體同鄉勸募，以新台幣壹佰萬元為目標，並促成救災專案小組，審理共事。
2. 首由出席之各理監事當場認捐，當場即獲得萬元。

3. 刊登廣告及發通知請同鄉及會員，不論多寡踴躍捐輸。

4. 致電災區同胞慰問，代電寄送紅十字會收轉。

5. 適應時機，舟行研究是否籌組慰問團前往災

區慰問災胞。

四、救災專案小組，復台開二次會議，重要決定如後：

1. 推楊理事長家麟、周總幹事爾新、中央民意代表陶委員貫成、簡委員漢生、申代表慶璧、后代表希鎧，約期前往中央黨部向李秘書長面呈本會謝意。

2. 推請后理事希鎧、馬理事崇寬、簡監事漢生往見紅十字會徐會長，面陳本會勸募情形，見籌募之捐款擬在截止之日以前，一次送交該會。

3. 居於地震災區遼瀾，交通不便，及各種客觀因素，決定目前不組團前往災區慰問災胞。

4. 通知各地同鄉會改募集之款，收齊後彙總為一筆，以旅台同鄉名義致送，並分列各國鄉會經募之款額，送交紅十字會之日請各同鄉會派員共同參加。

五、以上三、四兩項決議經已如議執行辦理。在募款截止日以前（紅十字會為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本會截止日期，定為十二月廿五日），到時當可突破壹佰萬元之目標。希望今日到會之各位鄉長

把握最後的一刻，如未指助在，不論多少，請予解囊相助，再加充實，以表我鄉親手足之情，本會此次募捐對象，雖只是同鄉，但亦有非同鄉之善心人士投入投入，為各省同鄉聯誼會主動發五名同鄉會促其響應，收捐款送交本會劃撥帳戶，特此向所有之捐款人表示謝意，至於捐款人之芳名，因限於本期文獻截稿日期，只能收十二月九日以前收到此，先刊於本期文獻徵信，其十二月十日以後收到此，容在十九期文獻續刊。

貳 其他部份

一、大陸雲南同鄉尋找在台親人：

自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在台雲南同鄉一年間前往雲南探親此，為數不少，他們返台之後受其在鄉親友之囑託尋覓在台之親人者甚多，截至目前為止被尋在台之親人已有二、三百人，除本會有資料者，當即查告，其餘本會無法查知者，並搜集在各報刊登之尋親啓事或新聞報導，特彙為尋親表，刊於本期文獻請各鄉長請協助查看，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儘速與尋親人或本會聯繫。

二、聘請常年法律顧問：

本會鑒於台灣地區已進入高度的工商業社會，及在政治上的開放，由於經濟繁榮、社會進步、政治自由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問題，隨時均可牽涉到法律問題，每人均要有法律的知識及法律上的保障，爲對同鄉提供在法律諮詢上的服務，特聘請了駱文翰律師爲本會的常年法律顧問，會後本會人員及同鄉爲在法律上有疑問或諮詢均可逕向駱律師請教，免費服務。

駱文翰律師事務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3號11樓三民書局大廈，電話——三三一六七八。

三、第八屆理監事改選結果：

本會於去歲今日舉行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改選全體理監事，爲充實理事陣容，在本次選舉中，決定的理事名額由廿一人增加爲廿五人（依規定廿五人已爲最高額），當即收第八屆全體理監事選出復於七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召開第八屆第一次全體理監事會及理事長，茲收改選結果公布如下：

理事長：楊容麟。

常務理事：陶 鎔、申慶璧、后希鑑、周爾新、張

邦珍、李先庚。

理事：丁懋時、朱心一、李國經、丁中江、簡

爾康、狄文光、邱開基、蔣公亮、李黎明、裴存藩、馬崇寬、李經遠、王巍、龍繩武、丁懋松、王文、張鼎鍾、石炳銘。

候補理事：楊世麟、吳維綱、李淑英、魯以治、汪生蘭、俸光鑣、劉亞泉、裴幼藩、雲耀宗、黃通鎰、簡明有、念爾佑。

常務監事：李拂一。

監 事：劉番右、李達人、簡漢生、趙士英、丁燕石、沈徑瞻。

候補監事：段榮昌、張鼎鈺、吳子清。

參、附件如後

一、附件一、七十六年（一至十二月）結算書

二、附件二：第七屆結存資金一覽表

三、附件三：徵信錄（一）（會務方面）

四、附件四：徵信錄（二）（臘戍火災捐款）

五、附件五：徵信錄（三）（雲南震災捐款）

六、附件六：大陸雲南同鄉尋覓在台親人表

附件一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七十五年（一至十二月）決算書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一) 收入部份

上年餘存	一二〇、三〇九	定存四〇萬元，為繳納內湖房屋欠款及貸款於76.7.30提前解約提出。
利息	一〇、三四七	內含郵撥戶利息一八一元。
自由樂捐	三一、六六〇	樂捐名錄詳見文獻十七期徵信錄(一)

二、另雷雨田鄉長捐一萬元三期鄭故代表遺族捐基金十萬元併其他財務，另列清單送請財委會統籌管理。

理監事特捐	七六、〇〇〇	特捐名錄詳見文獻十七期徵信錄(二)
-------	--------	-------------------

續收75.年會費	六、九〇〇	同 右 (三)
----------	-------	---------

收76.年會費	六三、六〇〇	同 右 (四)
---------	--------	---------

收76.年入會費	一五、六〇〇	同 右 (五)
----------	--------	---------

收74.年暫付款	八、〇〇〇	同鄉緬僑生馬來泰君借用還回
----------	-------	---------------

其他收入	九四、五〇〇	同鄉申請證明文件樂捐規定
------	--------	--------------

合計	四二六、九一六	
----	---------	--

(二) 支出部份

七六年春節團拜	九、六六五	包括登報及場租
---------	-------	---------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二九、九六五	包括登報及有關支出除收餐費二一、八〇〇元外實支如上數
------------	--------	----------------------------

招待費	五八、七八七	包括接待、宴客及理監事會開會餐費
綜合座談會	一四、九〇一	計二次並聚餐

婚喪賀唁及濟助	一一、一六九
---------	--------

人事費	一五六、〇〇〇
-----	---------

事務辦公費	五七、四六八
-------	--------

十七期文獻印製費	七六、〇〇〇
----------	--------

印製一、二〇〇冊共七九、〇〇〇元，除譚偉區鄉長價購五十冊三千元外實支如上數

合計	四一三、九五五
----	---------

(二)總結

剩餘	一二、九六一
----	--------

一、細帳備查。
二、本決算書提報理事會並選監事會審查後刊十八期文獻公佈。

附件二：

項	目	金	額	說
---	---	---	---	---

明

(一)收入部份

房屋剩餘專款	三四三、八三九
--------	---------

基金	五〇〇、〇〇〇
----	---------

原積存四〇萬元及鄭故代表嘉綱遺贈十萬。

歷年繳土銀貸款	二〇四、〇四四
---------	---------

合計	一、〇四七、八八三
----	-----------

(二) 支出部份

住輔會內湖房屋 尾款及利息	一八〇、一二六
土銀內湖房屋全 部貸款及利息	四六四、四四三
會所整修及油漆 粉刷	二八、七〇〇 76.年六月辦理
76.年會所地價稅	一八、七八一
未 收 款	三四、〇〇〇 房屋款徵信時請先公佈後補迄未收到(名單及金額另附)
合 計	七二六、〇五〇
餘 款	三二一、八三三

附註：(一) 本結存資金一覽表，截至76.年年底止，本會所實餘之全部資金共為新台幣叁拾貳萬壹仟捌佰叁拾叁元。

(二) 固定資產徐州路房屋土地所有權狀及張故代表倍光原遺贈書均保存於世華銀行保管箱。

(三) 歷年決算書及帳目均載於各期雲南文獻。

(四) 至本會財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餘款三二一、八三三元，在合作金庫開立專戶保管，提款時由財委會召集人與總幹事共同會庫提取，依據本年歲入歲出預算先提拾萬元留會作週轉之用。

(五) 世華保管箱之鎖匙由財委會召集人保管，張委員鼎鈺簽庫會同總幹事開取。

(六) 本表經財委會後召集人希望鎧、張委員鼎鈺，及周總幹事簽字後附卷存查，並複印三份分由簽字人存執。

附件(三)：徵信錄(一)(會務部份)

(一)收同鄉樂捐部份：

李拂一鄉長一〇、〇〇〇元 馬志平先生、張玲女士一〇、〇〇〇元 申慶璧鄉長二一、〇〇〇元

(二)收理監事77年特捐部份(每位四仟元)

石炳銘	李先庚	申慶璧	王文	李拂一	馬崇寬	沈徑瞻	王巍	楊家麟	丁懋松	李黎明
龍繩武	裴存藩	朱心一	李國經	后希鎧	狄文光	張鼎鍾	丁燕石	蔣公亮	張那珍	陶鎔
劉香谷	周爾新	李達人	李經遠	邱開基	(一、〇〇〇元)					

(三)收入會費部份

1.收七十七年常年會費部份(每位叁佰元)

丁懋松	丁超先	刀小鳳	王巍	王人品	王綏成	王樹能	王應昌	文浩	方懷德	方從剛
石炳銘	石光有	石安玲	田裕民	任承光	朱家連	朱志中	朱集三	艾僑英	李炳用	李拂一
李黎明	李吟風	李炳錫	李中民	李慧佛	李三雷	李登祿	李忠堂	李有文	李國揚	李實明
李凌衝	李毓瓊	李其潤	李德中	吳國材	吳學貴	吳子清	吳莊惠	余明遠	車克標	呂志魁
呂家成	車楊惠蘭	沐巨樑	汝桂媛	何功允	何穎嫻	宗正高	周爾新	周寶誌	周經綸	周順
金美英	拔文榮	郝段從妹	苗慶年	胡明昕	胡文林	施宏謨	施之溥	施金彩	范振興	柯佩瓊
保國富	洪秀英	俞星燦	姜式瑾	段榮昌	段盛育	倪供顯	倪思永	馬崇寬	馬玉蘭	馬賽位
馬秀珍	高仲權	徐天章	俸光鑣	唐紹銓	張元	張友仁	張少俠	張汝敦	張龍賢	張惠菊
張德中	張家聰	張塾	張鳳書	陳學禮	陳文章	陳增培	陳惠州	陳繩光	陳學如	陳吉安
郭煥文	郭嘉泰	郭玉藩	梅兆桐	許政澤	晏吉光	莫俊華	革家麟	曹志榮	彭德昌	彭純德

葉士魁 雲耀宗 童桂英 普德 普朝顯 馮繼元 馮德壽 楊振瀛 楊超杰 楊燦東 楊家浩
 楊德貴 楊祖美 楊家麟 楊天喜 楊國相 楊一立 楊昌生 楊世俊 楊浚 楊明 楊世炳
 楊海文 楊陸興 楊惠蘭 楊平 楊汝孝 董鑫華 董兆澧 董光 鄒光祖 雷世蒼 熊世偉
 裴仔藩 趙極聲 趙衛民 趙廷環 趙希聖 趙承先 趙石堯 劉義民 劉亞泉 劉光熹 劉華
 劉曉陽 潘子良 蔣進中 鄧翊武 尹家茂 濮子榮 鍾元秀 嚴永和 譚家祿 羅良達 羅陽師民
 羅玉芝 羅啓泰 蘇令德 王品義 沈徑瞻 席淑媛 趙士英 李自然 姚雲仙 趙士英

2. 收七十七年新參加會員入會費（每位四百元）

文浩 任永光 李德中 吳莊惠 余明遠 呂家成 沐巨樑 宋正高 施金彩 洪秀英 倪思永
 姚雲仙 陳榮如 陳吉安 張熟 張鳳書 許政澤 韋家麟 童桂英 董光 潘子良 羅良達
 楊陸興 楊海文 楊平 楊汝孝 楊惠蘭 馬秀珍 姚雲仙

3. 續收七十六年會員常年會費（每位叁佰元）

寸珍璠 王華興 王文 王品義 王應昌 毛慧斌 方懷德 尹廣煊 田裕民 米龍祥 李魁
 李中民 李景然 李淑英 李維九 李自然 李純明 李恒徑 李國經 李國武 李汝昌 李實明
 吳瑞麟 邱開基 敖乃華 狄文光 汪生蘭 汪夏輝 周德浚 金美英 胡萬銑 施飛鵬 保國富
 段金聲 段榮昌 馬有誠 馬鴻才 秦燦雯 高彥清 張士奇 張鼎鈺 張鼎鍾 陳少樺 陳朝科
 曹志榮 黃通鎰 馮德壽 馮德壽 楊振瀛 楊超然 楊時雨 楊德貴 楊新傑 楊德寬 楊本儒
 楊學武 楊亮臣 楊曉雲 董兆澧 雷世蒼 熊世偉 熊秀娟 裴仔藩 趙士英 趙士英 趙士英
 趙廷環 劉紹周 劉曉陽 蔣家蕙 魯以治 魯振蘭 簡明有 譚家祿 羅榮壽 饒興邦 楊陸興
 馬崇寬

附件四：徵信錄(二)

臘戌火災捐款芳名錄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楊家浩	五〇〇	馬玉蘭	五〇〇	陳惠州	五〇〇	錢禎祥	四〇〇
裴仔藩	一、〇〇〇	王文	一、〇〇〇	張友仁	一、〇〇〇	楊明	五〇〇
楊世俊	一、〇〇〇	張鼎鍾	一、〇〇〇	王春山	五〇〇	段金聲	五〇〇
劉華	一、〇〇〇	吳國材	五〇〇	彭華春	五〇〇	趙希聖	三〇〇
沐巨樑	五〇〇	胡文林	五〇〇	周經綸	六〇〇	呂志魁	五〇〇
丁懋松	二、〇〇〇	洪秀英	三〇〇	鄒光祖	一、〇〇〇	李黎明	一、〇〇〇
李國泰	一、〇〇〇	陳繩先	一、〇〇〇	王綏成	五〇〇	李拂一	二、〇〇〇
沈徑瞻	一、〇〇〇	丁懋時	二、〇〇〇	張龍賢	一、〇〇〇	周德浚	三〇〇
施之溥	五〇〇	陳文緯	一、〇〇〇	趙士英	二、〇〇〇	施治	一、〇〇〇
姜式瑾	一、〇〇〇	李其潤	五〇〇	劉香谷	二、〇〇〇	崔玉崗	一、〇〇〇
陶鎔	二、〇〇〇	段維	九〇〇	趙文琪	五〇〇	方德懷	五〇〇
蔣公亮	二、〇〇〇	方從剛	一、〇〇〇	石安玲	五〇〇	葉士魁	一、〇〇〇
王樹能	五〇〇	徐天章	五〇〇	李炳用	五〇〇	陳文章	五〇〇
周寶誌	五〇〇	曹志榮	五〇〇	馮繼元	五〇〇	保國富	二、〇〇〇
何穎嫻	一、〇〇〇	雲耀宗	一、〇〇〇	彭純德	一、〇〇〇	馮雲谷	三〇〇
董光	一、〇〇〇	章時晶	五〇〇	董鑫華	二、〇〇〇	李道顯	一、〇〇〇
李蒼	一、〇〇〇	楊德明	二、〇〇〇	申慶璧	二、〇〇〇	楊復林	三〇〇

汪生蘭	一、五〇〇	革家麟	五〇〇	楊應泰	一、〇〇〇	童桂英	五〇〇
陳吉安	五〇〇	張人和	一、〇〇〇	吳維綱	二、〇〇〇	李慧佛	五〇〇
后希鎧	二、〇〇〇	秦燦雯	五〇〇	龍繩武	二、〇〇〇	柯佩瓏	二、〇〇〇
朱心一	三、〇〇〇	普增鵬	五〇〇	范振興	五〇〇	趙承先	五〇〇
何從龍	五〇〇	彭德昌	五〇〇	李吟風	五〇〇	楊振瀛	一、〇〇〇
汪夏輝	五〇〇	施惠民	五〇〇	李中民	一、〇〇〇	楊世炳	三〇〇
楊德貴	二、〇〇〇	石炳富	五〇〇	趙銑	五〇〇	石光有	五〇〇
毛慧斌	一、〇〇〇	高仲權	一、〇〇〇	吳學貴	一、〇〇〇	趙極聲	五〇〇
羅玉芝	五〇〇	劉紹周	二、〇〇〇	周芷君	二、〇〇〇	劉曉康	二、〇〇〇
楊昌生	五〇〇	楊國相	一、〇〇〇	李忠堂	一、〇〇〇	龔延年	一、〇〇〇
黃選周	五〇〇	王巍	一、〇〇〇	李三雷	四〇〇	李有文	五〇〇
李翠珍	一、〇〇〇	楊允	五〇〇	將進中	一、〇〇〇	趙衛民	一、〇〇〇
金三	一、〇〇〇	尹家茂	五〇〇	張淑仁	一、〇〇〇	張發順	五〇〇
葉品煥	一、〇〇〇	尹廣煊	一、〇〇〇	陳增培	五〇〇	張元	一、〇〇〇
濮子榮	一、〇〇〇	梁德美	一、〇〇〇	嚴永和	五〇〇	黃林夢	五〇〇
謝學安	五〇〇	李先庚	二、〇〇〇	楊燦東	二、〇〇〇	苗慶年	一、〇〇〇
簡明有	一、〇〇〇	黃通鎰	二、〇〇〇	石炳銘	一、〇〇〇	李淑英	一、〇〇〇
俸光鑑	一、〇〇〇	黃福昭	五〇〇	張鼎鈺	一、〇〇〇	張邦珍	二、〇〇〇
周爾新	二、〇〇〇	馬崇寬	一、〇〇〇	楊一	一、〇〇〇	陳聯芬	五〇〇

楊榜源	二、〇〇〇	倪思永	二、〇〇〇	陳克儉	二、〇〇〇	唐魁麟	二、〇〇〇
宗潤興	二、〇〇〇	楊振斌	一、〇〇〇	許政澤	二、〇〇〇	劉長祿	二、〇〇〇
郭子然	一、〇〇〇	趙宇銓	三、〇〇〇	宋衍忠	二、〇〇〇	陳子和	三、〇〇〇
楊爲蘭	二、五〇〇	李潤蘭	二、〇〇〇	楊崇光	二、〇〇〇	楊大品	一、〇〇〇
周聚春	二、〇〇〇	寸雲美	二、〇〇〇	寸惜陰	三、〇〇〇	李協亭	二、五〇〇
趙廷環	五、〇〇〇	楊鳳聲	五、〇〇〇	張舒然	三、五〇〇	黃美雲	三、五〇〇
饒世貴	一、〇〇〇	楊太芬	一、〇〇〇	趙翠菊	一、〇〇〇	余冢隆	五〇〇
萬山愛	五〇〇	段盛育	五〇〇	黃國相	一、〇〇〇	李祝仁	一、〇〇〇
赫鴻銘	五〇〇	楊冢林	一、〇〇〇	楊柏枝	二、〇〇〇	楊啓治	一、〇〇〇
張洪修	五〇〇	李本傑	五〇〇	趙懷志	一、〇〇〇	蔡國佐	三〇〇
楊彥光	一、〇〇〇	張蘭	五〇〇	尹泰祥	五〇〇	林永蘭	五〇〇
張得中	三〇〇	王人品	五〇〇	李達人	一、〇〇〇	李經遠	一、〇〇〇
保經榮	二、〇〇〇	吳榮超	一、〇〇〇	范春蘭	一〇、〇〇〇	楊小亮	五〇〇
龍九洲	五〇〇	魯發訓	一〇、〇〇〇	李榮東	五〇〇	魯大榮	五〇〇
方錫民	一、〇〇〇	潘立志	一、〇〇〇	劉冢和	一、〇〇〇	王美玲	五〇〇
屈紹維	一、〇〇〇	劉樂山	一、〇〇〇	李文芳	一、〇〇〇	王信仁	一、〇〇〇
李培恭	一、〇〇〇	楊新傑	一、〇〇〇	王需文	一、〇〇〇	張祥麟	一、〇〇〇
李國經	一、〇〇〇	郭嘉泰	二、〇〇〇	狄文光	一、〇〇〇	陳柏林	一、〇〇〇
張惠菊	五〇〇	朱集三	一、〇〇〇	倪思永	一、〇〇〇	雷世蒼	一、〇〇〇
段榮昌	五〇〇	楊文聰	一、〇〇〇	余彬林	五〇〇	楊家麟	五、〇〇〇

楊兆鏡	二、〇〇〇	劉繼鰲	二、〇〇〇	金漢山	二、〇〇〇	李仁芳	一、〇〇〇
李錦天	二、〇〇〇	陶然	二、〇〇〇	尹明偉	一、〇〇〇	楊朝双	二、〇〇〇
鄭二	二、〇〇〇	李毓枝	一、〇〇〇	張建萃	一、〇〇〇	張廣昌	一、〇〇〇
閻本華	一、〇〇〇	虞會璋	四、九〇〇	毛聯富	一、〇〇〇	董春亭	五〇〇
李開華	五〇〇	馮桂林	五〇〇	楊世德	五〇〇	沈維俊	五〇〇
顏林山	五〇〇	楊思雲	五〇〇	劉堯澤	五〇〇	丁伯功	五〇〇
童公揚	五〇〇	李械	五〇〇	李人傑	五〇〇	吳仲民	五〇〇
李興洲	五〇〇	李天民	五〇〇	段仕彥	五〇〇	高武闌	三〇〇
楊興蘭	三〇〇	李順	三〇〇	楊洪	二〇〇	張恩榮	二〇〇
陳吉生	二〇〇	楊應林	二〇〇	陳正剛	二〇〇	張明才	二〇〇
蘇連科	二〇〇	李高遠	一〇〇	趙汝國	一〇〇	趙汝典	一〇〇
李有福	五〇	李盛榮	二〇〇				

附件五：徵信錄(三)

雲南震災捐款芳名錄

一、捐款叁萬元者：

楊家麟 裴存藩 張鼎鍾 陶鎔 劉香谷 張邦珍 張新湘 申慶璧

二、捐款貳萬元者：

李拂一 李先庚 后希鎧 李龍慧娛 蔣公亮 楊德明

三、捐款壹萬伍仟元者：

沈徑瞻

四、捐款壹萬元者：

周爾新 馬崇寬 狄文光 王文 李國經 李達人 王巍 李黎明 龍繩武 朱心一 楊一立

趙文琪 張乾然 台胞苗栗廠婦女互助會 胡立如 施金杰 石炳銘 石安麗

五、捐款陸仟元者：

張鼎鈺

五、捐款陸仟元者：

張鼎鈺 陳水金（伍仟元）

六、捐款伍仟元者：

黃通鎰 趙士英 宋炯 福建漳浦同鄉會蔡奇男 四川建縣同鄉會 吳維綱 台北市遼寧同鄉會

謝源宗 徐朝番 浙江黃巖同鄉會 葉士魁 李經遠 李文淑 湖北同鄉會 陳文緯 四川達縣同鄉會

七、捐款肆仟元者：

施治 葉品煥

八、捐款叁仟元者：

王希天 趙懷志 無名氏 雲耀宗 汪生蘭 花蓮福建蒲仙同鄉會 台北溫嶺同鄉會

九、捐款貳仟元者：

王維翰 王維謙 楊燦東 劉泗英 農如玉 楊源棟 王春山 馮德壽 趙廷璟 黃禮賢 張元

飛上達 馬鳳岐 鄒光祖 濮子榮 李自然 李少恨 熊秀娟 毛慧斌 楊季龍 吳明士

京山同鄉會 丁仁宇 台北市東陽同鄉會 俸光鑣 蔡竣翔 蔡林素金

十捐款壹仟陸佰元者：

周經倫

十一捐款壹仟伍佰元者：

歐陽哲

十二捐款壹仟零陸拾元者：

台北雲南大學校友會

十三捐款壹仟元者：

曾畢仙 俞星燦 劉華 楊家浩 趙中福 李三雷 李純明 楊世俊 于家楨 張友仁 李維康

董鴻書 蔣進中 趙衛民 劉亞泉 熊世偉 郭玉藩 李慧佛 楊祖美 段金聲 趙廷中 姜式瑾

王樹能 蘇令德 楊允 黃選周 金昌德 金昌興 許嘉廷 金二 劉光熹 李道顯 楊浚

施宏謨 范振興 蕭公度 施之溥 張少俠 陳惠州 吳學貴 張汝敦 苗慶年 李魁 胡明昕

莫俊華 董兆澧 楊自忠 張淑仁 林勝峰 秦燦雯 江夏輝 楊超然 陳正豐 章時晶 楊陸興

吳世屏 李國揚 高仲權 師能詩 嘉義市河南同鄉會 李忠堂 陳權仁 張瑛 楊國樹 李蘭英

李中民 楊德貴 李淑英 王碧霞 台北市河南同鄉會 田定法 潘瑞慶 革家麟 石光友 唐信佛

屏東縣武平同鄉會 張婪女 李銘德 木巨樑 張蘭 周順 黃偉禎 浙江遂安同鄉會

澎湖福建同鄉會 無名氏 江西安福同鄉會 丁誠 浙江玉環同鄉 勝水水電衛生材料行

十四捐款捌佰元者：

陳吉安

十五捐款柒佰元者：

何穎嫻 陳繩先 呂志魁

六捐款陸佰元者：

譚家祿

七捐款伍佰伍拾元者：

張鳳書

八捐款伍佰元者：

洪秀英 南投山地農牧局 何從龍 羅啓泰 李兆坤 錢禎祥 王綏成 朱正義 趙希聖 留淑琴

陳增培 鍾元秀 楊振瀛 和茂才 郁段從妹 徐天章 普增鵬 普德 方懷德 李炳用 譚錫均

周寶誌 柯佩瓊 石安玲 石炳富 馬國勳 施惠民 胡文林 李有文 崔玉崗 彭純德 楊錦朋

李吟風 吳國材 謝學安 黃林夢 黃國昇 羅良達 曉興邦 李登祿 李其潤 楊本儒 楊國相

王人品 許美珠 陳留 朱孟則 謝琴英 楊錫九 張發順

九捐款肆佰元者：

張龍賢

十捐款叁佰元者：

張家聰 車楊惠蘭 梅兆桐 張德中 李林衡

十一捐款貳佰元者：

楊復林 廖先進 朱家連 趙承先 王宜忠 曹志榮 李炳錫 陳文章 陳如 無名氏 劉志仁

楊迺琪 楊桂蓉

十二捐款伍拾元者：

黃志德

附件六：大陸雲南同鄉尋覓在台親人表

尋人者	被尋者	與尋人關係	被尋人籍貫	聯絡處
張致衡	張瘦英 (小名張金娥)	叔姪	原由靖後住昆明	昆明金馬柴油機總廠醫務室張德收轉其欠張致衡(信存本會)
趙惠英	張文彬	夫妻	思茅縣翠雲區官房鎮	張文彬電話二五三〇六九一(信存張處)
胡祥敬	胡益恒	父子		洪秀英士林社子社中街一五六巷五十號三樓電話：八一二四五八三
同右	陳桂仙	姨母		同右
同右	俞春輝	姨父	昆明市	同右
趙忠禮	趙朴生	父子		張宗聰：台北縣土城中正路四段一〇二巷八〇弄二六號三樓 俞星燦電話：(〇二)二四七〇六六〇
盧雲生	盧錫光	叔侄	陸路口舖南	同右
梅海洋	楊文煥	約70歲親人找	劍川縣	姜式瑾：台北市松山路六五六巷二號二樓電話：七六四一八六〇
鈕淑貞 (鈕筠鄉)	杜毓春	(社式昌80歲親人找) 又名戴邦興	同右	同右
李中炎	李發奇	72歲 (李育豪)	南洋籍	同右
陳昆俊	顧昆政	弟兄	劍川	同右
劉純	喻菊昌	(顧政妻)	建水縣	同右

花柱元	丁香	李氏及女兒	張煥琛	趙煥銘	(崇順)	王正亮	王正明	耿雲仙	丁紹培	王瑞培	黃培光	楊謝氏	方因英	李桂英	李英文	李登亮	張誥榮	楊玉榮	(金仙)	陳蘭芳	李惠財	杜倫
程克勤		張信芝	張順清	趙順清		王林喜	耿雲惠	丁紹芝	李化龍	黃培德	楊如富	納家明	李華			李登雲	張蓮榮	楊鴻澤	李俊才	(鍾生)	陳維華	杜惠金
		夫妻父女	兄叔弟	兄叔弟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弟妹兄	父姐子	父姐子	父姐子	家人	家人	姐弟	兄弟
		同	同	同		晉寧縣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晉寧縣	晉寧縣	廣南縣	廣南縣	八甲	昌寧明並鄉	劍川羊城人	劍川羊城人
花柱元	一香港九龍九龍灣啓福臨時房屋區十座一五號	三本會存有來信				陳吉安：台中市北屯區仁美里仁美六巷一號電話：(〇四)二九一〇二一六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陳吉安：台中市北屯區仁美里仁美六巷一號電話：(〇四)二九一〇二一六	同	莫俊華(蘭英)(〇二)〇三二〇八七九	六六〇	羅良達：中和市華新街二三六號四樓電話：九四〇	弄一七一電話：九三二一四六九	表兄劉亞泉住台北市景美區育英街三十一巷三十八

[illegible]

劉紹英	宋順	陳安	高文	高芬	胡安	童林	陳建	趙建	趙氏	張氏	戴興	李氏	任仙	瞿壽	曹氏	代華	紀鳳	馬金	
紹畢	全正	必永	敏梅	振振	顧蔡	自張	翠家	殷愛	金										
劉書慶	馬建芬	陳嵩山	高正海	同右	賀福	陳運	陳運	趙香	黃斌	張清	戴進	李泉	任高	瞿元	曹福	代春	方鴻	馬光	
姊	表	父	兄	同	表	岳	父	叔	叔	丈	丈	哥	兒	父	哥	丈	娥	姐	
兄																	母	找	
妹	兄	子	弟	右	妹	婿	女	母	父	夫	夫	哥	子	親	哥	夫	找	弟	
貴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雲	雲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玉	鎮	盤	
							南	南								溪	雄	河	
州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省	省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市	縣	西	
雲南省昭通市第一礦廠	雲南省昭通市土城鄉二社	雲南省昭通市西街供銷社	雲南省昭通市大吉街五〇號二樓	同	雲南省昭通市周家莊	同	雲南昭通市懷遠街二三號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台灣省台中市西區羅街十一號王人品	台北縣土城鄉大暖路廿九號電話：二六〇〇八五〇	馬金鳳（瓊芳）曲靖水電十四局三幢二單元十號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同	同
																		同	同
																		右	右
																		右	右

雲南旅台同鄉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甲、獎學金部份

壹、捐款收入

李鄒維結女士捐助李故代表宗黃紀念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正（每年捐助壹萬元）。
貳、利息收入新台幣伍萬叁仟壹佰捌拾貳元正。

叁、去(卅)年十二月五日結存新台幣壹佰貳拾貳萬陸仟伍佰玖拾貳元正。

以上共計新台幣壹佰貳拾捌萬玖仟柒佰柒拾肆元正。

肆、發放獎學金部份

(一)特優獎學金二名

蕭羨一 捌仟元（女：祿豐人東吳大學政治系四年級上下）

羅美琳 捌仟元（女：蒙化人東吳大學中文系四年級上下）

(二)大專七名

馮懷珍 陸仟元（女：騰衝人陽明醫學院牙醫系五年級上下）

周正芬 陸仟元（女：年定人政大財稅系三年級上下）

楊正凱 陸仟元（男：平彝人政大歷史系三年級上下）

陳薇屏 陸仟元（女：昆明人實踐家專 會統科二年級上下）

陳雲珠 陸仟元（女：保山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二年級上下）

姜韻華 陸仟元（女：彌勒人台大圖書館系四年級上下）

張琴美 陸仟元（女：墨江人銘傳商專國貿科二年級上下）

（三）高中一名

陶文珠 肆仟元（女：景谷人銘傳商專五年制二年級上下）

以上共計支付新台幣陸萬貳仟元正。

伍、郵滙費用及影印獎學金申請書費用新台幣玖佰肆拾元，以上肆、伍兩項合計支付新台幣陸萬貳仟玖佰肆拾元正。

上開收支兩抵尚結存新台幣壹佰貳拾貳萬陸仟捌佰叁拾肆元正）

乙、助學貸金部份

壹、利息收入新台幣壹萬壹仟肆佰玖拾壹元正

貳、去(70)年十二月十六日結存新台幣貳拾肆萬玖仟捌佰叁拾伍元正

以上共計結存新台幣貳拾伍萬壹仟叁佰貳拾陸元正。

叁、支出部份（無）

丙、本(七十七)年度申請獎學金經評審合格學生名單

壹、特優獎學金者一名

陳雲珠 捌仟元（女：保山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三年級上下）

貳、大專者十一名

- 劉君珊 陸仟元（女：蒙化人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系五年級上下）
周正芬 陸仟元（女：牟定人政大財稅系四年級上下）
周玉惠 陸仟元（女：武定人東吳大學德文系四年級上下）
張美鳳 陸仟元（女：騰衝人師大家政教育系四年級上下）
楊 灝 陸仟元（女：大理人台大夜間部外文系五年級上下）
陳偉彰 陸仟元（男：玉溪人逢甲大學銀行保險系銀行組三年級上下）
楊 琪 陸仟元（女：保山人靜宜文理學院夜間部中文系二年級上下）
張美惠 陸仟元（女：騰衝人中興大學法高學院會計系一年級）
陳記鳳 陸仟元（女：景東人陽明醫學院護理系一年級上下）
張琴美 陸仟元（女：墨江人銘傳商專國貿科三年級上下）
陳慧卿 陸仟元（女：晉寧人嶺東商專國貿科五年級上下）

台北市雲南同鄉會地址
台北市城中區徐州路六號之三
電話：三九四五九三七

題贈

蔣將軍馬幫團

組隊代車

魚代船

裕民護國

榮慶府

騎邊馬力

有到鹿

團叔將軍

座榮前

申慶璧 內原已

張南施 受恭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創刊
雲南文獻 第十八期

發行：雲南旅臺同鄉會雲南文獻社
社長：理事長兼 楊家麟

社務委員：周爾新 李先庚 張鼎鍾

朱心一 馬崇寬 李文明

布義鳳 狄文光

編纂委員：李拂一 后希鎧 申慶璧

楊德寬 黃通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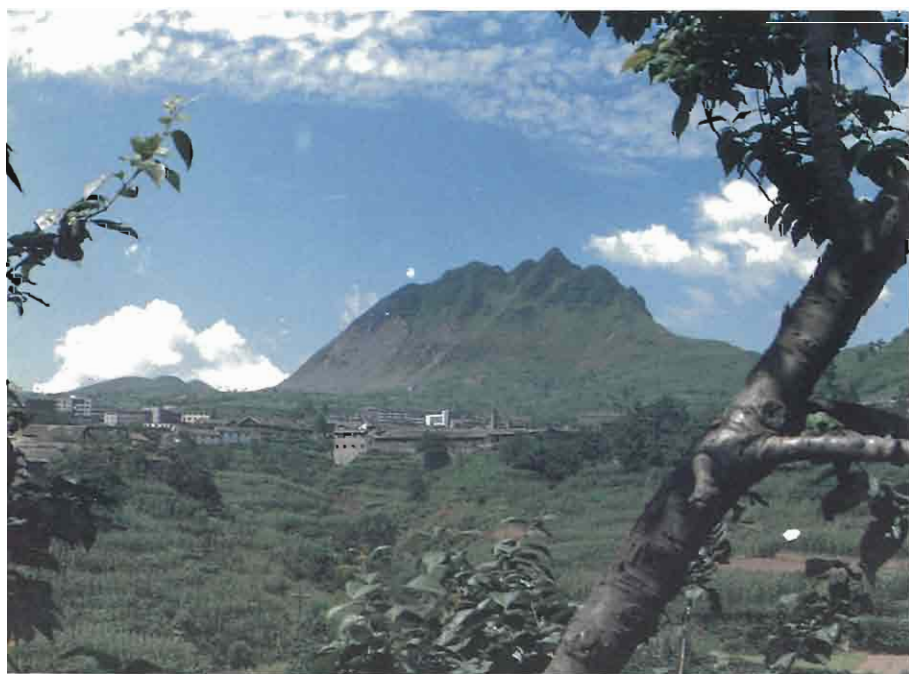
發行人兼
編：申慶璧

臺北市麗水街十七巷一號三樓
電話：三五一—二五〇七

副主編
兼執編：黃通鎰

臺北市臥龍街一三一巷二〇之三號四樓
電話：七三五一—一九七九

台北市雲南同鄉會地址
台北市城中區徐州路六號之三
電話：三九四五九三七



聳峰烏雄鎮南雲

恭賀
新禧

臺北市
桃園縣
臺南市
花蓮縣
臺東縣
高雄縣

雲南省同鄉會賀

大理賓川雞足山金頂